

第37年

38

$20.00

編者話

今期乃刋南宮宇先生所著的「龍飛鳳舞殺邪奸」巨型小說。龍正飛乃龍家莊二少爺，年屆二十仍不學無術，又整天家游手好閒，致令被其父龍吞嶽一怒之下趕出家門。終南山上，碰到南極仙翁與北極邪叟……南宮宇先生所著的故事寓意深長，警醒世人凡事莫看表面，凡人凡事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這才是人生的眞諦。欲解開「翁邪兩不立，屎尿對乾坤」之謎；「敗家子」的龍二少最後變得好或壞？請閱本故事。

*　　*　　*

今期再選刋讀友喜歡的申公豹先生撰著的新故事「八方狙殺」，申公豹先生繼「五彩傳奇」之後，又以全新追緝故事題材撰編了讀友喜愛的文章，故事內容引人入勝，語言詼諧凝練。新故事由本期起連續刋載，請欣賞。

本期另有石中蓮先生所著的「黑白雙劍」，一併獻給讀友欣賞。

*　　*　　*

下期將刋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天機俠隱」，屆時請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84.12.26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38期
（總號189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殺邪奸

終南山上，鳥語花香。

龍正飛却完全沒有欣賞的心情，自早晨開始，不是今天，而是三天之前的早晨開始，他便一直往終南山上跑。

他究竟想去那裏？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衹是看到震怒的老父親，在他被趕出門之時，擲了這一個小布囊給他。

他也在盛怒之際，又把這個布囊擲回給老父親，可是，老父親又再一次把布囊擲給他。

他最後還是把布囊拾起，頭也不回，離開家門。

終南山莊的龍府，既是武林世家，也是富甲一方的大戶。「終南龍世家，文武震天下」，有誰不知？

古語有云：富不過三代。



不學無術　被趕出門



當今的龍世家主人龍吞嶽，是龍世家的第二代傳人。龍吞嶽的父親龍宇翰，是個大學士，文經武略均了得，當年曾位極人臣，非常富有。

龍宇翰雖是文經武略了得，但在武略方面，却祇是紙上談兵，他閱過無數拳經劍譜，對於武藝之事，極其嚮往，但由於自小習文，一生叱咤官場，無暇眞正的習武，因此自小便請很多武林高手，傳授他獨子龍吞嶽武藝。

龍吞嶽也不負父親期望，雖然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師傅，但來到龍世家的，也有很多武林異人，其中尤以「終極老人」武功最高，因此，他也學得一身武藝，而且還能把龍宇翰所遺下的家產，發揚光大，成爲武林上文武兼備的世家。

到了龍正飛，正是龍家的第三代。

龍正飛有兄長，名叫龍正吟，他兩兄弟，年齡相差十五年，而今龍正飛是二十歲，而他兄長已是三十五歲。

龍吞嶽晚年才得龍正飛，因此對他非常疼惜，也許，因爲太過寵愛，使他到了二十歲，仍是一事無成，終日游手好閒，無所事事。

而龍正飛的兄長，龍正吟却是與他大大不同。

龍正吟已是三十五歲，爲人穩重，也文武兼備，不過，他爲人野心極大，不但欲利用家財，籠絡朝中大臣，也利用金錢，招呼很多武林奇人。

別人也許是看不出他有甚麼抱負，但老父龍吞嶽却內心暗道，此子的野心，有可能使龍家的聲勢更上一層樓。

可是，野心大的人，也會帶來極大的危機，他可以使龍家更爲顯赫，但若處事手法欠佳，也會使這一個辛苦經營得來的世家，一敗塗地。

龍吞嶽晚年之時，越想越覺得大兒子所作所爲，並不簡單，也許，人老了便多顧忌，他祇希望龍正吟好好維持龍世家，却不想他招惹一些無謂的是非。

可是，一旦沾染了名利權力之思想，那會放手？龍正吟已不理會父親，獨自坐大。

因此，龍吞嶽便冀望於龍正飛。

當然，龍正飛也他有精明之處。

可是，龍正飛却是一個極不爭氣的人，二十歲了，武功不成，文材也欠佳。

飲酒猜拳，他無一不識。

賭錢更是無一不精。

那日，龍吞嶽正臥病床上，但祇有龍正吟一人，陪伴在側。

龍吞嶽問道：「正吟，正飛去了那裏？」

龍正吟道：「今早他一早出門了，不知他到那裏去了！」

「又是去賭錢飲酒？」

龍正吟並沒有回答，他是個非常穩重的人，而且深藏不露，祇是輕輕的嘆息了一下。

龍吞嶽道：「你祇有這個弟弟，要好好看顧他，我一旦歸西，一切全靠你了！」

「爹爹何出此言，你老人家當然是長命百歲！」

「正吟，你不用在我面前說甚麼假話，你的一切，我當然是了然於胸，不過，無論你有甚麼野心，也要照顧好你弟弟！」

龍正吟又嘆了一口氣。

龍吞嶽道：「我知道，正飛爲人不務正業，不過，他人聰明，祇要導之於正途，他一定可以成材！」

「導之於正途？」

「你沒有想過辦法？」

「辦法？爹爹，多年以來，你用過這麼多辦法，又有甚麼收效！」

這一次，連龍吞嶽自己也嘆了一口氣。

龍吞嶽道：「你們兩兄弟，是我們龍世家的第三代，有道是，富不過三代！」

龍正吟聽了，大笑道：「我還以爲爹爹擔心的是甚麼，原來你害怕我有這一個弟弟，會把我們龍家家財敗了？我想你不用擔心，因爲有我……」

「有你又如何？」

龍正吟聽了父親這語氣，心頭不悅，更大言不慚地道：「爹爹，我不但要把你留給我的家財保存，而且要加以發揚光大，我還要我們龍家的第四代，第五代，依然是屹

立不倒，永爲人知！」

「你會用甚麼手法？」

龍正吟道：「何用甚麼手法？我們富甲一方，我當然會用正宗的手法！」說到這裏，他又笑了起來。

龍吞嶽本身文武兼備，頭腦精明過人，但對於自己這一個兒子心中所想倒是不知。

況且龍正吟的笑聲之中，充滿着邪惡的味道。

他本想多聽他說幾句，但回心一想，他已是三十五歲之人，所謂三十而立，一切他自有主張。

這時，恰巧龍正飛回來。

龍正飛甚麼長處也沒有，但還有一點孝心。

他聽聞家人說老父親臥病在床，大哥也侍候在側，他連忙回家，走進了爹爹寢室。

「爹爹！」

龍吞嶽本已倦極，但一嗅到龍正飛身上的酒味，整個人醒了過來，道：「你往那裏去了？」

「我……」

龍正吟道：「又去飲花酒了？」

龍正飛道：「也不是甚麼飲花酒，祇是幾個朋友，喝酒猜拳，也樂得有幾個歌姬陪伴，吟詩作對！」

他說得是非常輕鬆，却氣得這位老父當堂挺起了身子，「天還未黑你飲花酒？」

「也不是……」

龍吞嶽怒道：「你多少歲了？」

龍正飛聽了，怔了一怔，道：「二十歲。」

「二十歲！你自己說，你二十年來，有何成就？」

「成就？」龍正飛聽了，似乎是摸不着頭腦，他反問道：「爹爹，你要我有甚麼成就？」

這話氣得龍吞嶽氣喘起來，道：「你沒有讀過聖賢之書？」

「有，略有！」

「聖賢叫人立志，你可有？」

龍正飛搖搖了頭，道：「我沒有甚麼大志！」

這話又再氣得龍吞嶽不單喘氣，還咳嗽。

龍正飛立刻上前，爲老父輕拍背脊。

龍吞嶽一手推開了他，才道：「你學了多少武功？」

「武功？有，當然有。」

「你耍一兩手來看看！」

龍正飛道：「沒有甚麼好看！」

「當然，你學的祇是花拳綉腿！」

「對，我祇學一些易的，好看的，師傅說武功用來强身健體……」

龍吞嶽又被他氣得上氣不接下氣。

龍正吟本來一直沒有作答，而今也插口道：「爹爹，你何必……」

龍吞嶽道：「正飛，其實你想怎樣？」

龍正飛聽了，稍作考慮，才道：「也沒有甚麼。」

「都怪太寵壞了你！」

龍正飛也沒有甚麼表示。

龍吞嶽似是自言自語：「你一出世，便使你娘親難產而死！而今長大，還要連累我！」

龍正飛聽到父親提起自己從未見過面的娘親，心下也產生了內疚，不過，他繼續聽到父親的話，却激起了一肚子無名之火。

龍正飛忍不住反駁道：「娘親之死，也許因爲我，我應感歉疚，但爹爹說我長大成人，也累及龍家，這話却又何解？」

龍吞嶽道：「你終日無所事事，花天酒地，你不但花去我千萬家財，還會連累我清白名譽！」

龍正飛越聽越覺老父親說話沒有理由，又再反駁道：「我去喝酒行樂，祇是一百幾十兩，以我們龍家來說，使用一百幾十兩，怎會花去家財千萬？」

「你可知道，古人有云：坐吃山崩？」

「就算我用你錢財，但我也不致連累龍家清白名譽！」龍正飛仍不服氣。

「怎麼不會！你惹來風流孽債，又會惹來風流病，怎麼會不敗我龍家清譽？」

「我怎會惹來風流債，風流病？」龍正飛越說越氣，怒道：「爹爹，你無事找我來罵！」

「找你來罵又如何？」

「這對我不公平！」

「有甚麼不公平？」

「不公平便是不公平！」

「那你不喜歡這裏了？」

「沒有甚麼喜歡不喜歡，不過……」

「不過，你想走了？」

這話說得龍正飛無名火起三千丈！「我並沒有說要走！」

「你並沒有說過不想走！」

老父竟然如此寃屈他，一時之間，龍正飛忍不住叫道：「走便走！」

「最好你走！」

本來龍正飛並沒有下決心要走，祇是一時意氣之下，才出此言，不過聽到老父再加上一句「你走最好！」他不能再把這話咽下去了！

於是，他站了起來，掉頭便走，口中叫道：「你們千萬不要拉着我！」

沒有人拉着他，連他兄長也沒有。

他一直走向寢室門口。

龍吞嶽突然叫道：「你站着！」

龍正飛心中舒了一口氣，但口中仍硬，叫道：「你叫我停下來，幹甚麼？」

他回轉頭來。

那知道一回過頭來，一件東西便迎面擲來。

可惜自己學藝之時沒有下過苦功，明明看見有東西擲來，也無法擋住。

那東西幸好不重，也沒傷他。

但龍正飛接了那東西，是一個布囊，祇是呆站着。

老父道：「還不走！」

龍正飛以爲老父會收回成命，那知道是催促他上路。

他怒極把那個布囊拋回給他，然後轉身。

老父接了那布囊，又再擲回給他，他拾了起來，連頭也不回，一直往門外走。

沒有人追來，連丫環婢僕、乳娘書僮，也沒有追來，照理他們之間，總應有人知道。

乳娘自小寵他，沒有人不知道這事。

如果她知道，沒有理由不來勸他，祇一勸，自己作好作歹，也要留下。

可是，一個人也沒有，連那隻花貓走過，看也沒有看他一眼。

狗眼看人低，連貓也沒有例外。

於是，龍正飛一直往外走，他不知走了多遠，才停了下來，他祇感到口乾舌燥，還有些肚子餓。

他這麼匆忙出走，甚麼也沒有帶。

祇有那個老父親擲來的布囊。

他沒有看過，也不知那是甚麼，大概是一張銀票，好讓他在路上暫時可使用。

這時，他感到疲倦，附近也有些店舖，便找了一間較像樣的，走了進去。

他也不理會自己袋裏並沒有銀兩，便叫了一碗大滷麵來吃。

大滷麵這種粗東西，對這位龍二少爺來說，本來是不値一瞧的，但如今吃起來，却如天下美味。

那一碗濃湯，似乎與那些滋補濃湯，不遑多讓，他一口把它喝光了。

這時，他才知道，食物是如此美味。

既然吃飽，便想離開。

那知道那個小二，一把便把他拉着，叫道：「老兄，想吃霸王麵？」

「霸王麵？」

「你吃了麵還沒有付錢。」小二道。

龍正飛這才想起，道：「多少錢？」

「是三分五錢。」

「三分五錢？」他摸懷內，也搜搜袖口，那裏有一分一釐？

龍正飛一向飲食，不要說是一碗麵食，就算是一次花酒，也不用自己付一分一毫，因爲那個不知他是龍家二少爺，龍老爺怎會不付錢。

因此，他一向吃東西沒有付錢的習慣，不過，他還是知道吃東西是要付錢的。

那小二看他左摸右摸，仍然拿不出錢來，便道：「我早已看出你有意吃霸王麵。」

「我怎會是個吃霸王麵的人？」

「如果不是，你拿錢出來。」

龍正飛又再左摸右索，仍然拿不出一分來。

忽然，他想起那個布囊。

於是，他拿出布囊，裏面有兩張紙。

其中一張，赫然是一張銀票。

龍正飛心想：「父親還是關心我的。」

他把銀票遞了給那小二。

小二一看，道：「五百兩銀票？」

「怎麼樣？」

「你吃了三分五錢，却用一張五百兩的銀票來找贖，你是不是在開玩笑？」

「怎會開玩笑？你銀票不通？」

「我不知道你這銀票通不通，不過……」那小二以非常不禮貌的目光打量了龍正飛一遍。

龍正飛氣極，道：「我怎會是個……」

「知人口面不知心。」這小二倒也勢利。

這時，掌櫃見二人說了這麼久，叫道：「小二，發生了甚麼事？」

小二拿了銀票，上前道：「這位客官，吃了三分五錢，却拿這張銀票……」

「拿來看看！」

小二把銀票拿到掌櫃處，龍正飛也跟了上去。

掌櫃看了銀票，道：「五百兩？」

龍正飛道：「你們害怕這銀票不兌現？」

掌櫃道：「不會，這是大正銀票，照理是不會不兌的，不過，你吃了多少？」

「三分五錢。」

「三分五錢，却用五百兩銀票？」

「但我身上沒有零錢。」

「你叫我怎樣找給你？」

龍正飛對銀票並不看重，道：「你找回多少給我？」

「找回多少？」

「多少也好。」

「我今日做的生意，也祇有一百兩。」

「就找一百兩好了。」

「甚麼?」掌櫃還以為自己聽錯。

「找回一百兩。」龍正飛道：「其餘的，當是我打賞給你們。」

「給我?」掌櫃道。

「也給這小二。」

「多少?」

「一錢。」

「甚麼?」那小二以為也會有兩一兩，而今聽了，祇有一錢，便苦着臉。

龍正飛道：「你不是一直以為我吃霸王麵的嗎?」

「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給他一兩。」

掌櫃道：「你眞是要找?」

「當然，不過，你還是要冒險。」

「冒甚麼險?」

「可能不兌。」

「客官貴姓?」

「在下姓龍。」

「龍?對，是龍家少爺，一切沒有問題。」

那個勢利小人小二，也立時尊稱一聲，道：「龍少爺，龍少爺!」

掌櫃立時找了一百兩給龍正飛。

龍正飛不再看二人一眼，揚長而去，他並不覺得有甚麼損失，其實他損失了四百兩，不過，他對金錢其實沒有多大要緊，他向來要甚麼有甚麼，祇有一樣東西他不要，那便是白眼。

離開那間小店，他仍是漫無目的。

不過，他記得那個布囊之內，仍有一樣東西，那是一張字條，他沒有看過。

他拿了字條出來，展開一看。

字條上祇有十多個字：

「終南山上：

翁邪兩不立，屎尿對乾坤」

幸好龍正飛也懂這些字，不過，字雖淺易，却使人不明白。

龍正飛父親龍吞嶽是個文武兼備之人，竟然寫出「屎尿」這些不雅之字句，實使人費解。

「這是甚麼意思?」龍正飛自言自語。

這時，他在人羣中走着，想得出神，突然，有人把他撞個滿懷。

龍正飛其實也是個極為機警的人，他雖然想得入神，但被人一撞之際，也覺那人是故意的。

那人正從他懷中扒了一百兩。

龍正飛並不在乎金錢，而在乎不服氣，這明明是在虎頭上釘虱?

他一手把那人抓住。

那人拚命掙扎，但却無法推開龍正飛，那人情急，一拳打向龍正飛。

龍正飛冷不提防，被打個正着。

登時，淚水與血水同時流下。

淚水並不是因為哭泣，而是被打中眼睛，淚水自然流下，血水也是因為鼻孔被打得流了出來。

他忽然想還招。

那知那扒手早已遠去。

人羣之中，並沒有人理會他，一時之間，龍正飛百感交集。

他掩着臉，心裏是一陣陣的悲酸。

出來一天，先是又渴又倦，繼而遭人白眼，再一次被人扒竊打傷，自他出世以來，幾曾受過如此欺凌之苦?

可是，自己却無辦法，一切無可奈何。

以後的日子如何過下去?

自己豈不是正如老父之言，毫無用處?

不過，自己確是文不行，武也不行，活了二十年，果眞是百無一用。

他越想越悲，竟然眞的哭了起來。

不過，依然沒有人理會他。

他來到了一間破廟，想在此借宿一晚，再想辦法，那知道又被乞兒所趕。

他再拿字條出來，讀着：「終南山上……終南山上，是不是爹爹要我上山?」

上山?

他決定上終南山，不過，依然沒有目的，也不知為甚麼要上?

跑了三日，終於來到終南山頂。

這地方到處樹木，渺無人跡。

「爹爹叫我上來作甚麼?」

他呆呆的站在一個山崖之前，目光散渙。

忽然，他聽到有人聲。

回頭一看，却又不見有人，他以為自己幻覺，又再望向懸崖。

「這人想死!」

果眞是人聲，而且龍正飛可以肯定，這是個老人的聲音。

「不是想死，是找死。」

這是另一個老人的聲音，這聲音較為高昂。

「想死與找死，有甚麼分別?」

「當然有。」

「有請說。」

「想死是想要死，想想用甚麼辦法死；找死，是找個辦法怎樣死。」

「那還不是一樣?」

龍正飛又再環視四周，仍不見有人。

本來他來這地方，並不是找死或想死，於是，他忍不住的叫道：「我並不是想死，也不是找死。」

先前的老人聽了，道：「我早說過他是想死，不是找死的了。」

另外一個較為高昂聲音的老人道：「他實在是找死。」這人看來十分固執。

龍正飛道：「好了，好了，想死也好，找死也好，請兩位前輩高人亮相。」

「亮相?」

「他說我們漂亮，相貌堂堂。」

「亮相是這樣解釋的嗎?」

「當然是。」

「你怎如此肯定?」

「因為這解釋是我說出來的。」

「你說出來的，便一定對?」

「當然。」

「我並不同意。」

「那麼，你有甚麼好解釋?」

「有，亮是光亮，相是一雙一對的雙(廣東諧音)，他說我們是會發光的。」

「光光亮亮，與我說的意思差不多。」

龍正飛聽了，叫道：「錯，你們兩個都錯。」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們兩個都錯。」

他突然聽到了一些聲音。

他向左邊回過頭來，就在這一剎，一塊濕濡、泥漿似的東西飛過來。

龍正飛立即閃開，但那東西來得極快，他閃也閃不及，祇覺得左臉頰上已被那濕濡的東西粘着。

他立時又向另一邊轉過去。

這一轉，也是刹那間之事，另一塊濕濡、泥漿似的東西又再飛過來。

龍正飛也想閃開，但他閃開的速度仍然不及那濕濡濡的東西快，「啪」的一聲，右臉頰又被那濕濡濡的東西粘着。

這時，他不但左邊臉頰、右邊臉頰巧被漿實，中間的嘴巴，更被封住了。

他立時想用手撥開，可是，他一舉右手，右手立時麻痺，不能再動。

右手不能動，自然想用左手。

他一舉左手，左手也立時痲木不能舉起。

他整個人轉了過去，可是，他想再走前一步，或者是退後一步，却也無能為力。

他人是完全清醒的，但全身却不能動，他知道眼前是兩個高手，自己已被他們「隔空點穴」了。

這時，左右兩邊同時出現了兩個老人。

左邊的一個，光禿的前額，五綹長鬚，臉孔慈祥，一身五彩衣服，一看便知是民間傳說中「壽星公」的模樣，他還手持長長的拐杖，微笑的望着龍正飛。

右邊的一個，同樣是光禿的前額，但與「壽星公」面貌風度，大不相同，不單是不相同，簡直是大相逕庭。

祇見那人前額雖禿，但後面却拖了一頭長髮，看他面貌，年紀自是不輕，但長髮却是黝黑，他臉孔不單不慈祥，而且帶有戾氣，看來有些奸詐，而且令人討厭。

龍正飛一看見他，心裏便覺不喜歡這老人。

兩個老翁望了龍正飛一會，又互相望了一眼，才忍不住的大笑起來。

龍正飛人是動彈不得，但眼珠仍然可動，他眼珠左右閃動，滿是疑惑。

慈祥的「壽星公」問道：「小子，你覺得奇怪嗎?」

那邪惡的「壽星公」也道：「你心中有很多事要問?甚麼也不明白?」

龍正飛要點頭也不行，眼珠依然滾動。

慈祥的「壽星公」向邪惡的「壽星公」道：「你以為最先解答甚麼問題才好?」

「當然是他臉上的東西。」

「那臉上的……怎麼說是東西，而不說南北?」

「東西便是東西，怎會說是南北?」

「我却說是南北。」

「南北便是南北，不過，老實告訴你，這小子臉上的，既不是東西，也不是南北。」

「那是甚麼?」

「你早知道，何需問我?」

「是的，我早知道，為甚麼要問啊?」邪惡的「壽星公」仍然一臉的邪惡。

可是，那慈祥的「壽星公」實在不能再忍着，嘻嘻哈哈的大笑起來。

那邪惡的壽星公也立時大笑。

兩人笑聲震天，震得龍正飛耳膜也痛了，可憐他仍不知這兩個老人在笑些甚麼。

兩個老人終於止住了笑聲。

邪惡的壽星公道：「你笑甚麼?」

「當然是笑這小子臉上的東西。」

「我早說過不是東西。」

「是糞。」

「對，是糞，根本不是東西，也不是南北。」

兩人又大笑起來。

苦的是龍正飛，本來不知道漿滿了自己臉頰上的是甚麼，還不覺得怎樣，但而今知道，那實在不是味兒，可是，自己却仍然動彈不得。

「那是甚麼糞?你的糞?」

邪惡的「壽星公」又大笑起來，

似乎承認，也似不承認，祇是大笑。

龍正飛想嘔，却無法嘔出。

「不是我的。」邪惡的壽星公笑完，才說出了眞相。

「那麼，那是……」

「是熊糞！」

「熊糞？那益了這個小子。」

「爲甚麼？因爲熊糞滋補養顏，使人長青不老。」

慈祥的壽星公道：「你常常用？」他並不等待那邪惡的壽星公回答，便道：「如果補得像你這模樣，那補不補也沒有甚麼關係了。」

邪惡的壽星公聽了，突然憤怒起來，叫道：「你認爲我的面貌醜惡？」

「你想聽眞話還是假話？」

「當然是眞話。」

「那麼，我說的了。」

「快說。」

「醜，簡直是醜惡。」

邪惡的壽星公聽了，更加憤怒，一掌打向慈祥的壽星公，慈祥的壽星公一閃便閃開了。

慈祥的壽星公道：「我早知你有此一着，你這個人，不能接受現實，更不能面對現實。」

「甚麼現實？」

「你的樣子醜惡。」

「你還說？」

「我說的是實話。」

邪惡的壽星公非常生氣，這一下雙掌齊出，慈祥的壽星公立刻一躍而起，避過了這隱隱含有雷聲的雙掌。

可是，邪惡的壽星公雙掌不中，又再出招。

兩個老人，就在龍正飛眼前打起來，他們並不是兒戲，而是非常認眞，一招比一招厲害。

龍正飛看得驚心動魄，因爲祇要任何一個老人，打在自己身上，自己既沒有反抗能力，也沒有閃避的能力，他唯有閉目待斃。

雖然是閉目，但仍聽到虎虎拳風，也有如雷似的掌風，忽然，他又聽到了鐵棒揮擊的聲音。

原來兩人越打越興奮，把手上鐵拐也舞動起來，看他們怒目相向，並不是在玩耍。

連那位面目慈祥的壽星公，也一臉莊嚴，那邪惡的更不用說了。

兩人在相距十丈之外，同時站穩。

慈祥的壽星公道：「好了，算了。」

「算了便算了，其實我們今日互相餵了多少招？」

「有三百五十招。」

「我看不止。」

「是三百五十招。」

「好極，是三百五十招便三百五十招，也夠了。」

「當然是夠了，老邪，這些年來，我們這樣相餵招，餵了多少？」

「這有數可計算的。」

「怎計？」

「一日餵三百五十招，一年便是……十二萬七千七百五十招。」

「不，是十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五招。」

「爲甚麼這麼說？」

「因爲我今日多出了五招。」

「那便是十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五招了。」

兩個老人，說了這麼多話，似乎祇有這一句，最終大家都是意見一致的。

「走了。」

「好極，我們走吧！」

兩人似乎完全忘記了龍正飛，龍正飛發出了「唔唔」的聲音，才惹起兩人回首。

「還有這小子。」

「怎樣處置他？」

那邪惡的壽星公忽然滿臉邪惡的道：「吃了他！」

「吃他？你吃吧！」

「你爲甚麼不吃？」

「他臉上滿是熊糞，怎吃？」

又提起龍正飛臉上的熊糞，龍正飛全身起疙瘩，又再發出唔唔的聲音。

「你求我們？」

龍正飛天生傲骨，人也倔强，雖在這狼狽情形之下，竟然搖頭。

「你不肯求？」

龍正飛搖了搖頭。

「那我們走了。」

龍正飛心中一急，又發出唔唔的聲音。

邪惡的壽星公道：「求嗎？」

那慈祥的壽星公，此刻似乎動了慈悲之心，不理會龍正飛是否相求，也代他答道：「求了！」

「不過，仍然要表示一些誠意。」

「甚麼誠意？」

「譬如跪下。」

「對，那十分容易。」

那慈祥的壽星公已不理會龍正飛有甚麼表示，祇見他衣袂似乎被風吹起了一些，而龍正飛祇覺雙腿一軟，整個人已跪了下來。

邪惡的壽星公道：「好了，如果你早一些說話，早一些跪下，便不用捱這麼久啦。」

他上前，輕輕的拍了龍正飛一下，他整個人立時好像鬆了綁一樣。

他立時用手抹去臉頰上的熊糞，不過，那是糞便，怎樣抹也抹不乾淨的，反而弄得滿臉俱是。

兩個壽星公看了，又大笑起來。

龍正飛本來已是滿臉寃屈氣，來到這裏，無端受這些屈辱，一時之間，百感交集，便坐在地上。

兩人奇怪，看着龍正飛。

龍正飛也不知何來勇氣，見他們這樣，竟然一撲上前，把手上的熊糞，也揩在兩人的臉上。

兩人臉上被弄汚不多，但這個時候，却輪到龍正飛大笑起來，這一笑也把心中鬱氣，暫時笑掉。

兩個老人，也是左揩右抹，可是越抹越是汚穢。

龍正飛道：「我看要用水來洗。」

「好極，我們去找水。」

龍正飛想跟兩人前去，可是，兩個老翁一邁開脚步，龍正飛便不見二人的踪影了。

龍正飛叫道：「你們欺負我。」

兩個老翁立時又出現在龍正飛面前，同聲問道：「我們怎會欺負你？」

「先用熊糞，又再用武功。」

邪惡的壽星公道：「用熊糞，並不是欺負你，而是因你出口不遜。」

慈祥的壽星公道：「用熊糞封住你的口，使你不再亂說話。」

「好了，這我也不再追究，但你們武功比我高，一開步便不見人，我怎能跟得上？」

慈祥的壽星公道：「你懂武功？」

「祇懂一些皮毛。」

邪惡的壽星公道：「好極，我喜歡謙虛的人，你祇懂一些皮毛，與我們這雙天下無敵的壽星公相比，的確不公平。」

這邪惡的壽星公居然講道理。

慈祥的壽星公道：「那麼，怎樣才算公平？」

「在這小山坡之後面，有一個水潭，你上到那山坡頂之後，便可見到，你先上去。」

「然後又怎樣？」龍正飛問。

「我們讓你先上去山坡頂上，我們才起步。」

「山坡之後便是水潭？」

「是的。」

「那我一定勝過你們。」

「好極，那我們便來一次比賽。」

龍正飛覺得這兩個老人，十分古怪，有時認眞，有時却十分無聊，有時嚴肅，有時却是九不搭八，對付這種人，一定要先弄清楚他們的性格。

「比賽？」龍正飛問。

「你不敢？」

「當然敢，因爲我一定贏。」

「爲甚麼？」

「因爲你們讓我一半，我祇要上到山坡之上，然後滾下去，也會贏你們。」

「那要比比看。」

「不過，比賽一定要有勝負，勝負便要有獎罰。」

「有獎有罰，對，對極！」

兩個壽星公，聽了有獎有罰，似乎十分雀躍。

龍正飛道：「如果我贏了，你們怎樣？」

「我們？」兩壽星公同道。

慈祥的壽星公道：「你先說。」

邪惡的壽星公道：「我？我輸了，我便……教你這小子一種武功！」

龍正飛心想：「這主意也不錯！」

慈祥的壽星公也道：「好，我也是！」

「那你輸了又如何？」

龍正飛道：「我……我爲你們做牛做馬！」

兩壽星公互望一眼，道：「也好！」

不過，那個邪惡的壽星公却道：「還是做馬好！」

「爲甚麼？」

「因爲我喜歡騎馬。」

慈祥的壽星公却道：「不，做牛好！」

邪惡的壽星公道：「你又在拗氣！」

「不，我不是拗氣，而是牛好！」

「怎麼你硬說牛好？牛又跑得不快！」

「但騎牛可以揾馬！」

龍正飛聽了，差點兒笑了出來。

「根本已經有馬了，又何必騎牛揾馬？」

兩人這樣又無端端的吵起來。

龍正飛道：「我不理你們了，我先上山坡！」

他飛身上了山坡，希望趁他們不在意之時，贏了他們，洩一下剛才被愚弄之苦。

當他上到山坡之時，那兩個壽星公仍然在山坡之下，喋喋不休的爭吵着。

龍正飛心下正好笑，不再理會他們，看那邊山坡之下，果然有一個水潭。

他不理一切，連跑帶跳，向水潭走過去。

眼看便要到水潭，可是，他突然覺得有人在他身邊一閃，再定眼一看，兩個壽星公已坐在水潭邊。

這一變化實在太快，快得使他不知他們甚麼時候出現。不過，事實在眼前，這兩個壽星公早已比他先到水潭之邊，他輸了已成事實。

龍正飛心下慨嘆，天下間竟有如此輕功的人，而且竟是兩個行將就木的老人。

不過，他仍然是心有不甘。

倏然，他有了一個念頭，不理一切，從兩個壽星公當中，一插便跳入了水潭之內。

龍正飛在水中浮起，叫道：「我贏了，我贏了，我贏了！」

兩個壽星公同時道：「你怎麼贏了？」

「因爲我說過，最先進入潭水中的便贏，而今我已在潭中，你們仍在岸上，沒有入潭水之中，所以我贏了！」

「你有這麼說過？」

「當然有。」

邪惡的壽星公問道：「你聽過嗎？」

慈祥的壽星公道：「好像有。」

「有是有，怎會好像有？」龍正飛道。

兩人仍是一臉茫然。

龍正飛道：「好了，我是個講信義的人，你們輸了，我便拜你們爲師！」

他從水裏出來，一臉正經的道：「既然你們教我武功，請受弟子一拜！」

兩人見龍正飛跪下，却也不謙讓。

龍正飛道：「弟子姓龍，名叫正飛，請問兩位師傅高姓大名！」

兩人同道：「我叫……」

一時之間，他們爭着說，却甚麼也聽不到。

龍正飛道：「你們一個一個來。」

那滿臉邪惡的壽星公道：「我先說，我……其實你上得終南山，也應知道咱們！」

「對，終南山巔，地極老人，你怎不知？」

龍正飛道：「兩位是地極老人，也有名有姓呀？」

「我是南極仙翁。」那臉帶慈祥的壽星公道。

「我是北極邪叟。」那臉帶邪惡的壽星公道。

「也該有個正式名字呀？」

南極仙翁道：「你先說！」

北極邪叟道：「你先說！」

龍正飛道：「怎麼你們連名字也怕說？」

南極仙翁道：「我可以先說，不過，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我說了出來，你不能笑！」

「好，我不笑！」龍正飛一本正經，其實，人的名字有甚麼好笑？

「我不信！」南極仙翁道。

「那先讓我猜猜，你這麼大年紀，仍然叫明仔？」

南極仙翁搖搖了頭。

「叫小豬？」

他仍然搖頭。

「好，我說，我姓廖，單名一個化字！」

「廖化？」龍正飛道，他突然想起一個古語：「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是譏人無甚能力之話。

龍正飛果然沒有笑。

「好了，輪到你了！」

北極邪叟道：「我也有一個條件，也是不要笑！」

「好極，你看，廖前輩說了，我沒有笑。」

「不過你一聽了我的名字，也許要大笑！」

「不，我不會。」

「好了，我說，我姓史……」

這「史」字一出，龍正飛已覺好笑，因爲一個姓廖，另一個姓史，豈不巧合之極。

廖化也忍不住笑起來。

這一笑，使龍正飛也忍不住，不過，他仍是竭力的忍着，雙頰鼓漲着。

「我姓史，單名一個正字！」

「史正！」龍正飛道，一時之間，再不能忍，便笑了起來。

那知道這一笑，眞使史正大動肝火，竟然動手要打龍正飛。

一拳兩掌，龍正飛連身猛退。

可是，史正並不罷手，又再追上，又是三掌兩脚，打向龍正飛。

龍正飛已避無可避。

可是，廖化却立時加入了戰圈，先化解了史正的招式，保護龍正飛。

然後兩人又對打起來。

他們足足打了五十多個回合，水潭四周飛沙走石，打得十分緊張。

突然，兩人又停了下來。

「我們爲甚麼打架？」史正問。

廖化道：「龍正飛是我徒兒，你打他，我當然也要還手保護他！」

「龍正飛也是我的徒兒，我怎會打他？」

「不過，他笑你的名字，其實……有甚麼好笑，我廖你史，有甚麼稀奇！」

結果，廖化與史正兩人自己也大笑起來。

龍正飛也加入了他們的笑聲。

三人從岸上，一直笑到入潭水，然後三個人在潭水中洗臉洗澡，倒十分快樂。

龍正飛道：「好了，我們回去了！」

「回那裏去？」

「你們沒有地方居住？」

廖化道：「當然有。」

「你們一起居住？」

「不，我怎會和他一起居住？」史正道。

廖化道：「我住在上面那個山峯。」他指着南面一個極高的山峯。

史正道：「我住在另一邊那個

北峯。」

「你們分開住，隔得那麼遠，我跟你們學武功，去那裏才是？」

「當然是先去我那處！」史正道。

廖化道：「沒有道理，先去我那處！」

兩人又再作這無謂爭議，龍正飛有了經驗，知道如果讓他們這樣爭議下去，祇是浪費時間。

龍正飛心想：「這兩位師傅，一邪一正，父親一向教導我們，爲人要正直，那當然是要跟一個正氣凜然的師傅學藝！」

於是，他止住二人爭議，道：「兩位都是我的師傅，我也尊重兩位師傅，那由天意決定吧！」

「怎麼天意決定？」

龍正飛在地上拾起兩枝幼細樹枝，然後轉身來，道：「你們抽吧！抽到長的先教我。」

廖化與史正各抽一支。

其實龍正飛故意讓南極仙翁廖化抽到那支長的，便道：「誰抽到長的？」

龍正吟廖化道：「我！」

「好極，我先跟你回南峯！」

史正見天意如此，也無異議，道：「你教他多久？」

「三個月！」

「好極！龍正飛，你三個月之後，再來我處！」

龍正飛道：「三月之後，弟子定去北峯受教！」

史正不再說話，轉身而去，不及兩步，已不見人。

龍正飛道：「史師傅輕功眞厲害！」

「你說他去如閃電？」

龍正飛點點了頭。

廖化道：「這有甚麼稀奇！」

他說完也一轉身，再走兩步，他已不見人。

龍正飛實在佩服，心想：「單學這兩位師傅的輕功，已夠我終身受用，回到家裏，也不再被父兄看扁。」

他呆呆的站着。

遠處傳來了聲音：「還不走？」

龍正飛如夢初醒，直往南峯而去。

那知道朝着南峯走了不久，便看到一塊大石壁，壁上生滿了藤蔓，而石壁之上，正是南峯所在。

龍正飛不禁叫道：「怎樣上去？」

他抬頭一望，祇見這石壁之上，有些地方，偶然生出了一兩棵松樹。

廖化正坐在其中一棵之上。

「上來！」廖化道。

「我沒有你的輕功，怎樣上去？」

廖化道：「你自己想辦法！」

「想甚麼辦法也好！」他看見龍正飛並沒有甚麼反應，便再加上一句。

於是，龍正飛開始找些藤蔓，看看可否爬上去，他找到了一束半枯的樹藤，試試抓着，便爬上去。

開始還是好端端的，爬上了十多丈，可是，再用力攀上一些時，那些枯藤，突然斷了，龍正飛反應也快，下跌了三丈多，抓住另一些藤蔓，穩住了身體。

龍正飛叫道：「我爬不上去呀！」

廖化道：「那你自己跳回地上！」

龍正飛往下一望，心想：「跳下去也可以！不過，這樣跳下去，大有危險！」

龍正飛叫道：「師傅，你拉我上去吧！」

「不！」廖化非常斬釘截鐵的回答，他不單沒有理睬龍正飛，反而自己再飛身一躍，上了另一棵較高的松樹之處，坐在上面，不理龍正飛。

這時，龍正飛上下不得，手也酸軟。

廖化道：「你自己想辦法，甚麼辦法都可以，只要能上來！」

「我在這裏半天吊，還有甚麼辦法可想？」

「那你自己好自爲之了！」

「如果我想不到呢？」

「那很簡單，你一是吊在那裏，一是跌下去，也許跌死，也許僥倖生還！」

「你不救我？」龍正飛奇怪地問。

「不，絕對不會！」

「爲甚麼？」

「爲甚麼我要救你？」

「因爲我是你的徒弟！」

「正因爲你是我的徒弟，我才不救你！」廖化道，看來他並非在說笑，而是非常嚴肅。

「爲甚麼？」龍正飛實在是大惑不解。

「我不會教一個連自己性命也不保的徒弟！」

「不過……」

「不要再不過，性命是你自己的，你要好好保護自己，用甚麼辦法都可以！」

龍正飛心中不禁詛咒起這面貌慈善的廖化，其實是一個十分殘酷的老人。

「你再不行動，我回去再也不理你了！」

廖化說着，又一躍而上，又再上了另一棵較高的松樹，這樣，他與龍正飛相距更遠了。

龍正飛知道，這老傢伙並不是說笑，是眞的不理他，在這情形之下，實在只有自己才可以救自己。

他先安定了心神。

心神既定，雙手也較爲有力，身體也不再因風，或是因害怕而飄蕩，他再抓了一些藤蔓，爬了上去。

有了信心，爬上的力量也足了，果然，又上了幾十尺，可是，一個不小心，險些又跌了下去。

幸好他手快眼明，並沒有再墮下去。

廖正在上面，發出了十分不屑的笑聲，這笑聲使龍正飛非常反感。

「絕對不能讓這老傢伙看扁了！」

又再奮力，爬上了十來尺。

可惜，一抓落空，又墮下丈多。

上面傳來廖化的笑聲，更爲响亮，更爲難聽。

龍正飛看看上，再看看下，以自己的武功功力來看，根本沒有可能爬上去。

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正如一隻螳螂，絕對不能以牠的雙臂擋車，硬來只有死路一條。

龍正飛忽然心中一亮，自忖道：「爲甚麼我一直沒有這樣想過？我在家中，力量不及哥哥，爲甚麼我一直不知進取？」

這一刻，他的腦子似乎也活了起來。

他再往上一看，知道自己再沒有能力爬上去了，又往下一望，下面有危險，但可以肯定，跌了下去，應該也不致於死！

於是，有了決定，先下去再說。

他慢慢的抓着另一些藤蔓，一步一步的慢慢爬下去，終於，他回到了地面。

廖化見他如此，問道：「你不上來了？」

「怎會不上去！」

「那我等你！」

龍正飛慢條斯理的坐了下來，他故作如此，其實他的手脚已傷了，非常痛楚。

不過，在這痛楚之中，他居然想到了一個辦法。

他躺了在地上。

廖化看了，知道他可能是故弄玄虛，並不理會他，可是，過了一會，仍見龍正飛大字般躺在崖上。

「你不上來了？」廖化問道。

「不，我當然要上去。」

「那你還不動身？」

「因爲……」他欲言又止。

「因爲甚麼？你根本沒有能力，動一下腦筋吧！」

龍正飛並沒有反駁他，他一聲不响躺在地上。

「你眞的不上來，那我回家去了。」

「你可以等一下，因爲……」

「因爲甚麼？」

「因爲時辰未到！」

「時辰？你上來與時辰有何關係？」

「有，當然有。」

「你在說謊！」

「說謊？我騙你也沒用，因爲我一到那時辰，自然可以上到崖頂！」

「甚麼時辰？」

「是秘密，不能告訴你。」

「要等多久？」

「我也不能告訴你，你看不到我躺在這裏觀日？」

「觀日？」

「當然，觀日定時辰！」

「怎麼觀日定時辰？」

龍正飛並沒有回答。

廖化見他不答，反而好奇心大增。

「你可以教我嗎？」

「教你？弟子愧不敢當，因爲你是我師傅！」

「那也不用這樣墨守成規，大家可以切磋一下，你教我觀日，我教你武功！」

「我……我却不敢！」

廖化已不再理會龍正飛，向下躍來，這一塊嶙峋的峭壁，對他來說，簡直是一塊平地似的。

龍正飛看在眼裏，也佩服這老人的輕身功夫。

廖化已來到地面。

「怎樣觀日？」廖化問。

龍正飛道：「觀日當然要躺在地上！」

廖化依言，躺在地上，與龍正飛並排。

那時已過了正午，日頭偏斜，射得他連眼也睜不開，怎能觀日？

忽然，龍正飛反身一撲，雙手緊扣着廖化的腰。

廖化一躍而起，本想甩開龍正飛，那知道龍正飛早已下了決心，死箍着他不放。

「你在做甚麼？」

「時辰到了。」

「甚麼時辰到了？」

「上崖頂的時辰到了！」龍正飛道。

「甚麼時辰？」

「這個時辰，我可以緊抱你的腰，你一定要回家的，那麼，我便可以上崖頂！」

廖化聽了，並沒有動怒，反而笑道：「好小子，竟然懂得用這旁門左道之計！」

「沒辦法，我根本沒有能力爬上去，不過，這主意打定了……」

「打定甚麼？」

「因爲你一教了我輕功，我上落這山崖，一定比你還快！」

「好極，小子，不過，你還是算漏了！」

「甚麼？」

「我可以把你隨時甩開！」

「可以嗎？」

廖化並沒有回答，把身體晃動，要把龍正飛甩開，不過，龍正飛死抱住不放。

廖化再用力，仍無法把他甩開。

這時，廖化想動手。

龍正飛早知有此一着，忙叫道：「你絕不能點我穴道後，再甩飛我！」

「爲甚麼不能？」

「因爲你說過你隨時可以把我甩開，却沒有說過點我穴道之後，才把我甩開，你是江湖前輩，早已成名，的你絕對不能不守信諾！」

廖化道：「我當然不用點穴，也可以把你甩開。」他說完此話，又再左右晃動身體。

龍正飛早已下了決心，死抱住不放。

廖化雖然武功高强，但這樣被龍正飛攔腰抱着，一時間，要甩開他實在也不易。

廖化見抖他不開，突然笑了起來，道：「好極，好極，我與你一齊上崖！」

龍正飛心下一喜，以爲自己的詭計得逞。

廖化被龍正飛攔腰抱着，對他上崖，却並沒有多大妨礙，他仍是身輕似燕，轉眼已上了半壁，到了一棵從岩邊伸出來的松樹，倚在一旁，休息一下。

廖化此時才道：「小子，我在這裏才甩你下去，看你還能活得多少時候！」

想不到這個一臉慈祥的南極仙翁廖化，竟是這麼狠毒，他又搖晃身體。

龍正飛這時，正是騎虎難下，他祇好抱得更緊，不過，抱得緊也是沒有用，因爲剛才在地面，死抱廖化，有脚作力，而今是半天吊，被他甩下去的機會，實在大了很多，加上他往下一望，立時更爲心驚膽跳。

廖化知道他膽怯，叫道：「你鬥不過我……」

他又再用力搖晃。

這一搖果眞把龍正飛一隻手也甩開了，龍正飛本以爲再沒力支持下去，那知道，他在胡亂當中，一手無意間又向廖化的腋肢窩。

登時，廖化整個人軟了，既乏力再搖身體，也突然笑了起來。

這時，龍正飛又有了機會，再攔腰抱緊廖化。

廖化叫道：「不要搔我！」他全身扭摔，不是害羞的扭摔，而是怕搔腋窩的扭摔。

龍正飛非常機靈，如何不知？

他抓緊這個大好良機，道：「你還不上去，我再搔你幾下，來個同歸於盡！」

廖化聽了，心道：「萬萬不可，萬萬不可！」

他不再爭辯，施展了渾身解數，一鼓作氣，直上了山崖之頂。

到了崖頂，龍正飛放開了廖化，道：「師傅，我終於上了崖巔了！」

「那不是你自己上來的！」

「不過，你說過，叫我用甚麼奪理辦法也可！」

龍正飛這樣說，自己覺是强詞奪理，不過，出乎意料之外，廖化並不斥責他，反而道：「對對！」

「對！對了甚麼？」

「你作了幾件事！」

「哪幾件事？」龍正飛聽了，實在摸不着頭腦。

廖化道：「第一，你用計騙我下去！」

「騙人也對？」

「當然對！你既無能力勝人，所以你要騙！」廖化外號是南極仙翁，一臉慈祥，而他說這一句話，實在不相稱，怎麼能說騙人也是對的？

「第二，你攔腰死抱，也對！」

「爲甚麼？」

「下定決心，不怕萬難，就算不成功，也要對方失敗，這是無畏精神，對極！」

龍正飛不敢再問如何對法。

廖化又道：「打架的時候也是如此，你既勝不了對方，又無法逃走的話，那麼，來個同歸於盡也好！」

這又是何等悖於常理的論調？

龍正飛眞有點不相信，一臉正氣，一臉慈祥的廖化，突然說出這些話來。

廖化似乎也知道龍正飛對自己說的話懷疑，又道：「人生於世，便是這樣殘酷，就以我們江湖人來說，人在江湖，你不殺人，人便殺你！」

「可否……」

「可否以和爲貴？」

「如果是兩個毫無相干的人，當然可以，但當兩人一旦有利害衝突時，無論是父子，兄弟、朋友，也不行了！」

龍正飛雖然讀書不多，但總有倫理綱常之想法，道：「人生不致如此。」

廖化聽了，大笑起來，道：「我一直也以爲不致如此，可是，可是……」

他並沒有再說下去。

龍正飛知道，一臉慈祥的南極仙翁，有此言論，當中必有重大原因。

廖化道：「還有一大對！」

「甚麼？」

「你搔我腋窩！」

「這也對？」

「當然，當時你要想盡法讓我背你上來，你知我怕搔，這是我的死穴，你既然知道，爲甚麼不威脅我！所以你做得極對，非常對！」

這更是出乎龍正飛的意料之外，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如何與這位江湖成名人物對答。

「好了，這些理論，你暫時還未能消化理解，日後把這些理論，配合我教你的武功，一定可以使你在江湖立足，大放異采。」

這南岸之上，倒也是個安全的地方，峯上有精緻的小屋，足夠兩人居住。

南極仙翁廖化是個好吃的人，當然也有足夠的糧食儲備，一切都不用擔心。

一夜無話。

拜師學藝 一正一邪

第二日，龍正飛還未起來，已被廖化弄醒。

這時，天還未亮。

龍正飛矇矇朧朧問道：「叫醒我做甚麼？」

「學武。」

「這麼早？」

「當然，因爲沒有多少時間。」

「怎會沒有多少時間？」

「因爲我與北極邪叟約好，祇有三個月。」

「對，三個月，而今祇是第一天。」

「對於練武，三個月實在太短，我也不知你有多少天份，因此要盡量利用時間。」

「其實，你與北極邪叟也祇是一番戲言。」

「不，絕不是戲言，我與他一直在鬥，說話鬥，武功也鬥。」

「原來你與他並不是好朋友。」

「是好朋友！」廖化道。

「既是好朋友，又何必相鬥？」

「不，既是好朋友，那才要相鬥。起來，起來。」

龍正飛無奈，連臉也沒有洗，你被廖化拉到那個山崖之前。

廖化道：「你連這山崖也上不去，因此，我要先授你壁虎遊牆之功。」

「怎樣？」

廖化也不解釋，一把拉着了龍正飛，便向崖邊奔去，來到崖邊，也不停步，一直躍下崖去。

龍正飛想停也來不及。

登時，他被廖化牽着手，有如騰雲駕霧般，一直往崖下墮去。

開始之時，龍正飛祇覺心驚膽顫，但到了山崖一半，祇覺廖化正以一股內力，慢慢的迫入他所牽着的手心，龍正飛開始穩定心神。

祇見廖化雙腿踏着山壁，健步如飛。

他也有樣學樣，跟着廖化下去。

轉眼之間，已來到崖下。

龍正飛坐在地上，想休息一下，那知道廖化却又道：「來，來，再上去！」

他也不理會龍正飛有甚麼反應，又一手拖了他，往山崖上跑上去。

他並沒有攀籐，也沒有抓甚麼樹枝蔓籐，祇是往上跑去，就像跑在平地一樣。

龍正飛被他牽着，不由自主，他祇覺得一股力量，又再從廖化手心傳來，使他心神穩定，內力加倍，果然，他也有力量，踏着石壁而上。

這樣上上落落，這一天他們一共走了七次。

開始的時候，龍正飛像個學步行的孩子，但到了第五次，似乎已掌握了一些竅門。

加上在這五次上下過程中，廖化一直以掌心迫入內力，龍正飛整個人已變得神清氣爽。

到了第七次，龍正飛已可以自已穩步而上，也可穩步而下。

廖化見他有如此成績，也十分高興，道：「你學武天份不差，不過，接着的十天，你依照我授你方法，天天上下崖壁七十次，然後回來打坐，唸熟心訣。」

「七十次？」

「你嫌少？」

「不！」龍正飛伸了伸舌頭，不敢再多言。

龍正飛自從被父兄趕了出來，早已下定決心，改過自新，而今在這山上，再無別的可想，便也專心向這位南極仙翁學藝。

之後的十天，他見不到廖化，祇好天天作了七十次上崖下崖的練習，然後又在崖邊打坐唸訣。

開始之時，還不覺有甚麼進境，到了第八天，他才知道廖化用了這個最速成之法，授了他這套壁虎遊牆之功。

第十一天，廖化才再出現。

他一見了龍正飛，半句話也沒有說，便拉他到崖前，一把把他推下山崖。

龍正飛也氣定神閒，一步一步下崖，然後提氣而上，再一步一步上崖。龍正飛以爲廖化一定會稱讚他，那知道，廖化祇是搖了搖頭，並沒有說半句。

他又再一把拉了龍正飛，往山崖上走。

「去那裏？」龍正飛問道。

「到了你便知道。」

終於來到了一個山洞洞口，兩

人進內，祇見這個山洞非常大。

「很大的山洞。」龍正飛道。

廖化道：「你進了裏面才說。」

兩人再進內，龍正飛舉首一望，這才呆了，原來裏面的山洞才眞正可以稱得上大。

廖化道：「這外面是個山崖，高聳入雲，裏面却是中空，所以才有這個大洞。」

洞內漆黑，祇見前面有些閃光。

廖化點了一個火把。

火光一起，前面那塊石壁，更爲刺眼，原來這石壁光滑一片，但上面插了很多刀劍。

刀劍並不是刀鋒劍鋒插入石壁，而是刀柄劍柄插入石壁，換句話說，刀鋒劍鋒是外露的。

這石壁祇有三十丈，滿是刀劍，石壁的高度，比不上那個山崖。

廖化道：「你而今要練的，便是上這個刀山，然後再下來。」

這石壁上的刀鋒劍鋒，排列並沒有一定次序，左一柄，右一柄。

「上去？稍一不愼，便會……」

「誰叫你不愼？看我！」

廖化已一躍而上，一步一步上石壁，當然，他是完全避過了那些刀鋒，然後下來，也沒有受到絲毫損傷。

然後，他對龍正飛道：「輪到你了。」

龍正飛有些膽怯地道：「我怎能……」

「你當然能！」廖化已不理會，又是一手牽着龍正飛的手，往插滿了刀劍鋒的壁上走去。

廖化當然懂得趨避那些刀劍，可憐的龍正飛，開始還可以躲開一些，漸漸，廖化走得越來越快，他避無可避，一上一下，回到地面，兩脚已是傷痕無數，血如泉湧。

廖化見了，並沒有動半點憐憫之心，祇道：「這樣要練十五日，飲食方面我已替你預備好，十五日之後，我再來見你。」

說罷便出了洞。

龍正飛坐在地上，看着雙腿的血，突然，他聽到了一陣聲响，「隆」的一聲，這個洞居然還有門，進來之時並不見，廖化出去之後，門才關上。

那些刀劍，非常鋒利，劃入腿肉，往往成寸，雖是皮肉之傷，也使龍正飛痛入心脾。

幸好他身上還有些金創藥，止住了流血。

不過，坐着等傷口復原也不是辦法，他看看這個刀劍山壁，咬了一咬牙，道：「爲甚麼他可以，我不可以？」他毅然站了起來。

三日以來，他雙腿似乎再沒有一處是完整的。

龍正飛再一次用心，把學來的壁虎遊牆功，再度用在這刀劍山壁之上。

十日之後，他居然可以上下自如，不過，速度却與廖化不可同日而語。

再練五日，更見成績。

在第十六日，廖化一早便出現，拉起未睡醒的龍正飛，道：「上！」

龍正飛十五日來，天天練這個刀劍石壁，臉也沒有洗過，鬍子更沒有刮過，好像一個深山野人。

廖化也沒有理會，更沒有表示驚奇。

龍正飛一吸口氣，疾上刀劍石壁，然後，從容而下，神色自若。

廖化見了，笑道：「好極，好極！」

「也應該休息一下了。」龍正飛道。

「休息？」

廖化又再一把拉了他出山洞，洞口却有一個大灶，灶內有熊熊烈火，而灶上却有一大鍋滾油。

「我餓了這麼久，有甚麼好東西吃？」龍正飛道。

「吃？吃你自己。」廖化道。

「這是一個油鍋，跳進去！」

「甚麼？你開玩笑吧？」

「不，不是開玩笑，我授人武藝，從來不開玩笑，不過，你先脫衣服，讓我替你擦膏油。」

「擦甚麼油？」

廖化不再作任何解釋，一把把他衣裳拉了下來，龍正飛道：「好了，好了，我自己脫。」

他一脫脫剩了一條內褲。

「再脫。」

「還要脫？」

「這裏又沒有甚麼人，而且你脫剩內褲，下了油鍋，滾油黏着你的內褲，黏在肉上，那種滋味……」

龍正飛知道廖化並不是開玩笑。

他祇好脫了內褲。

廖化從懷中拿了一個瓶子出來，道：「你自己把這油膏，全身擦滿。」

龍正飛依言。

當他全身滿是膏油之時，廖化道：「跳下去！」

龍正飛不敢。

廖化從地上，拾起了一條樹枝，抛下了油鍋，立時，引起一陣滾油沸騰，也冒起了一些火。

這現象更令龍正飛膽顫心驚。

龍正飛道：「師父，你先來一次示範。」

「示範？可以。」

廖化伸出右手，却祇把一隻中指，插入了滾油之內，祇見他沒有甚麼痛楚表情，又把手指拿了出

來。

「到你了。」

龍正飛也把一隻手指伸了出來。

廖化道：「不，是全身躍入。」

「不，我眞的不能。」

「不，你不是不能，祇是不敢。」

「對，我不敢。」

「你上刀山敢，爲甚麼下油鍋却不敢？」

上刀山？龍正飛而今才想起，洞中練那個刀劍石壁，果然就是上刀山，而今要下油鍋？

「我不想死！」

「不會死的。」廖化道，他想了一想，道：「好，我教你一些心法，使你不但刀槍不入，連滾油也不能灼傷你！」

「有你的功夫……」

「坐下來，你唸：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唸六十四次！」

龍正飛依言，漸漸閉上雙眼的唸，六十四次，很快便唸完了。

「現在你可以躍入鍋中，絲毫不受損。」

「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龍正飛實在懷疑，可是，看看廖化的眼神，他知道這一次是無可避免的了。

他想師傅並沒有理由要讓自己灼死在油鍋當中，既是如此，龍正飛把心一橫，自忖道：「死便死吧！」一躍而入了滾油之中。

他一沾油，便以爲熱得死去活來，那知道整個人浸入了油中，並沒有灼熱的感覺，反而覺得十分清涼。

廖化大笑起來。

龍正飛再撥一下滾油，那裏有熱的感覺。

他跳了出來，道：「師父弄的甚麼玄虛？」

「這根本不是滾油。」

「是甚麼？」

「看似滾油，其實是一鍋清水而已！」

「爲甚麼？」

「當然，我弄了一些手脚，這個玩意兒，你在鄉間也見過，見過有人滾油取元寶沒有？」

龍正飛想起了鄉中每逢大節，街頭便有這種表演。

「這一鍋根本不是滾油，祇不過是嚇人的，這些滾動的泡泡，祇是一些草藥而已！」

「那你要我躍下，爲的是甚麼？」

「信心！」

「甚麼信心？」

「對自己的信心！」

「你對你自己假如沒有信心，你敢躍下嗎？」龍正飛搖搖了頭。

「而今，你對你自己有信心了？」

龍正飛點點了頭。

好極，今日的功課完了，明天，我又會爲你準備另一項練習。

這一天，龍正飛果然有好的招待，有好的食物，有清涼的水讓他沐浴，還給他好好睡了一大覺。

對龍正飛來說，這實在是天下最好的招待，自上山以來，他根本沒有好好的吃過一餐，也沒有好好的洗過一次澡，更沒有好好睡過。

當他在翌日醒來的時候，他感到自己好像脫胎換骨，變成了另一個人似的。

南極仙翁廖化也一清早便已出現。

「正飛，你今日神色不錯！」

「很好！」

「那你對今天的訓練，一定有最佳的反應。」

「訓練？我還以爲已告一段落。」

「不，今日的訓練……」

「又有甚麼新花樣？」

「你前幾天連上刀山，下油鍋也行，相信沒有甚麼可以難倒你的了！」

龍正飛也滿臉是自信的微笑。

「你跟我來！」

「龍正飛跟着廖化，來到前面那片空地。

這時，這片地方並不是空着，而是鋪滿了松枝，松枝是着了火的。

「甚麼訓練？」

「非常簡單，走過這些松枝！」

龍正飛上前一看，心想：「你這老傢伙，又弄甚麼玄虛，看來又是試試我的膽量的！」

「這些松枝可是全燒着了的呀？」

廖化並沒有甚麼表示，也沒有回答。

龍正飛望着這一地燃燒着的松枝，心裏也沒有甚麼特殊的感覺，他並不懼怕，因爲前天那鍋油，看似沸騰，其實是一鍋清水，看來廖化又再照辦煮碗的嚇自己。

「好，我試試！」

他沒有了心裏的恐懼，一脚便踏上這些燃着的松枝。

火並不是虛假的！

他雙脚赤痛比刀割還更厲害，可是，一步一踏下，再無反顧之理，他祇有拚命上前，踏過那更熾熱的松枝。

「好輕功！」廖化居然這樣讚他。

龍正飛走過了這一段火路，跳了出來，坐在地上，捧着雙脚，叫道：「好痛，好痛！」

廖化微笑的望着他。過了良久，廖化依然沒有說話。

龍正飛心想：「上一次那一鍋滾油，看似眞的一樣，下去却是假的，而今這一片松枝，看上去也是眞的，自己却想也不想便踏了上去……」

這時，他心中似乎有些心得，但模模糊糊，不甚了解，他立時向廖化道：「請師傅指點！」

廖化這時才清清喉嚨，道：「正飛，你可否領略這段火路的妙處？」

「妙處？」

「兩天之前，你躍進一鍋沸油，行動之前，有多少恐懼，有多少顧慮，但今天眼前一段火路，你却毫不猶豫的便踩了上去，你爲甚麼這樣做？」

「我以爲……」

「錯誤便是以爲二字，殺人與被殺是非常實在的事情，並沒有以爲！」

廖化竟然是非常嚴肅。

他繼續道：「上一次那一鍋油是假象，但我並沒有告訴你這一段火路是眞是假，你自己也沒有試過就放膽走過去，這說明甚麼？」

龍正飛低下了頭，道：「師傅說得是！」

「當我們面對甚麼也好，一個强敵，一個難題，甚麼也好，一切務求實事求是，不能以爲！」

「對，師傅教訓得是！」

「好了，你一切都明白？」

龍正飛點點了頭。

廖化道：「那麼，你再來一次！」

「甚麼？」

「再在這段松枝火路上走一遍！」

龍正飛雙脚尚有餘痛，已有了水泡。

「走！」廖化催促着。

「等明天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龍正飛知道這師傅的脾性，他慢慢的站了起來。

「快！你拖延時間，也是要走過去的！」

龍正飛鼓起了勇氣，再度站在火路的一端。

「走！」

可是，龍正飛望着松枝燒得射出燦燦火焰，那有勇氣才踏上去？

突然，廖化一掌發出。

他掌力雄渾，把慢慢燃燒的松枝撥了起來，立時，火焰更猛。

這一下子，更使龍正飛沒有勇氣踏上。

廖化叫道：「走！」他又再催促，而且又想發掌，把火煽得更旺。

龍正飛道：「不要再煽了！」他頓了一頓，道：「我走！」

話是如此說，但他依然不動。

廖化不再理會，又再一掌打出，松枝已成了熊熊烈火，並發出了「必必剝剝」的燃燒聲音。

龍正飛心想：「再不踏下去，火會越來越大，那時候，一踏入內，自己更成了一個火人！」

於是，他吸了一口氣，大踏步而上。

雙脚掌被灼，痛入心脾，不過，既一踏上，已成了不歸之路，他終於攝定心神，全神貫注一步一步走過了這火路。

廖化見了，擊掌叫好。

龍正飛走完了火路，雖有痛楚，他似乎覺得並不比第一次所受灼傷爲嚴重。

他坐了下來，似是自言自語道：「走過這一段火路，比想像更爲容易！」

「對，這也是我叫你再走這一段火路的目的，就是要你面對艱難的事情，下定決心，還是可以解決，趦趄不前，卻永遠不能把事情弄好！」

龍正飛對師傅，立時另眼相看。

廖化一臉慈祥，但其內心剛毅果斷，決非可從那張臉孔上看出！所以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廖化道：「好了，對於意志的訓練，也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而今授你拳脚！」

龍正飛聽了，高興地道：「師傅教我好功夫？」

「對，我會教你好功夫，你有甚麼期望？」

「師傅走遍江湖，少林、武當……那一門那一派沒有見過？」

「當然，天下武功源於少林、武當，這話連三歲小童也知，當年達摩祖師東渡，教世人武功，目的是甚麼？」

龍正飛回答道：「教人强身健體！」

「當年張三丰離開少林，自創武當，以太極開闢了新天地，目的是甚麼？」

「也是强身健體！」

「他們有沒有說過打架？」

龍正飛不能立即回答，因爲事實上，教導武功的師傅，那一個不是强調强身健體？

廖化見他不答，問道：「正飛，其實你想學武，目的又是甚麼？」

「……强身健體！」

「那你不用學了！」廖化說完便站了起來要走。

龍正飛一把拉住他，問道：「爲甚麼？」

「因爲你已是十分强健，而

且，祇要把過往的武功天天勤練，足以使你血脈均勻，強身健體！」

「那不夠！」

「不夠？」

「弟子武功膚淺！」

「膚淺，怎會膚淺，你目的在強身健體而已！」

龍正飛無言。

「如果……」

「如果甚麼？不妨直言。」

龍正飛道：「如果打架？」

廖化微笑地道：「那還不夠，要學要學！」

「那……那我要打架！」

「要打架也不行。」

「還要甚麼？」

「要打贏！」

龍正飛實在想不到，這位師傅會如此說，龍正飛在家之時，家中常有各種不同武藝的江湖人出入，他從來沒有聽過一個師傅會如此說。

不過，他回心一想，他所說的，其實一切也是事實，那一個學武，不是想打架，每動手打架，那一個不想贏，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可惜，世人虛僞，口中說的，與內心所想的並不一致。

龍正飛是個聰明人，見廖化師傅如此說，也和應道：「對，要打贏，一定要贏！」

廖化立時捻鬚微笑。

「師傅，那教我甚麼武功？甚麼門派？」

「沒有甚麼門派，而且非常簡單，祇有四招。」

「四招？那四招。」

「雖是四招，那足夠你學一輩子！」

「師傅武功果然是博大精深！」

「不要給我戴高帽子，我這麼大頭，戴不上的！」話雖如此，廖化還是哈哈地笑。

「弟子受教！」

廖化又嚴肅起來，道：「第一招叫『插眼』。」

「插眼？用手指插？」

「用甚麼也可以，祇要你把對方的眼插中，而且插盲了更好！」

「用甚麼也可以？」

「當然，用少林功可，用武當功也可，甚至用你自己的龍正飛功也可。」

「用刀劍？」

「用刀劍當然也可以。」

廖化續道：「我沒有多少時間，立時授第二式，第二式也非常簡單——鎖喉。」

「鎖喉？也是致命招法。」

「對，用甚麼方法也可，目的祇有一個，把敵人喉嚨鎖死，直到氣絕爲止！」

「用甚麼方法也可以？」

「刀劍也可，用刀劍之時，改爲切喉，一刀下去，免生後患！」

龍正飛聽到此處，似乎已開始領略廖化武功的精髓所在，他的武功怪異，但實用。

「第三招呢？」

「撩陰！」

「用腿？撩陰腿！」

「也不一定用腿，下陰是人的致命處，也是最脆弱的地方，用手用掌，用拳用脚，悉隨尊便！」

「對……」

「對甚麼？」

「對女人呢？」

「殺人並沒有分男人或女人，只要是殺人，一律對待。」

廖化道：「不要把敵人分作男女，很多時候，女人爲敵，比男人更厲害百倍。」

龍正飛道：「師傅所言極是，有此三招，定是天下無敵！」

「不！」廖化斬釘截鐵地道。

「怎會不？」

「因爲你懂，別人也懂，敵人也一樣可以插你眼，鎖你喉，撩你陰，那時，要看功力！」

「功力？」

「我曾授你口訣，那便是你練功所在，這門功夫，却絕對沒有捷徑，你勤於修練，功力才能深厚，來，試一試你剛才學過的三招！」

「我？」

「這裏除了你，還有誰？」

龍正飛有點猶豫。

那知道，廖化已出手，他雙手猛然插向龍正飛雙眼之處。

龍正飛一昂頭閃開，但廖化雙錐拳立時跟下，龍正飛一個翻騰，又再避開。

那知道，他人身還未穩，廖化又再攻上。

攻的部位依然是龍正飛的雙目，這時不用錐拳，而是用盡了——挖、挑、扣、探、鈎、揚，眞是無所不用其極，使龍正飛雙目眼花撩亂，閉起之時，有灼痛不已的感覺。

如果不是廖化手下留情，龍正飛早已失明。

龍正飛突然眼前一黑……

却聽到廖化道：「我早已叫你攻我，你既不攻我，也擋不了我攻你，你可知道，你剛才盲了多少次？」

龍正飛慢慢睜開了眼睛，茫然搖頭。

廖化道：「如果我沒有數錯，應是九九八十一次！」

龍正飛道：「多謝師傅賜教！」

他一拱手，繼而搶攻，攻向廖化雙目。

「來得好！」廖化並沒有惱怒，反而讚起他來。

於是，龍正飛施盡全身解數，

猛攻廖化雙眼，廖化年紀雖是老邁，但一動起武來，身輕如燕，動如脫兔，機靈異常。

龍正飛已用盡了辦法，可是，却仍攻不下，他立時改變了主意。

這一次，是鎖喉。

他繞向廖化，一手扣喉，一手猛插。

如果龍正飛的父親看見龍正飛此打法，一定是罵他下三濫，可是，廖化一邊閃避，一邊叫好。

不過，三十招過後，龍正飛仍然無法攻下。

龍正飛又再變招，撩陰腿頻施，踢得廖化左閃右避，脚派不上用場，龍正飛竟然也用手。

非常骯髒猥褻的打法。

可是，廖化却讚不絕口，道：「對，這才是打架，打架要陰毒，要狠！」

廖化一直作守勢。

再過三十多招，龍正飛久攻而無功。

廖化突然叫道：「我來了！」

這一次，他改守爲攻，攻的部位，簡直是出神入化，時而是眼，時而是陰部，時而喉嚨。

龍正飛開始，還左閃右避，再覷準機會，反守爲攻，仍漸處下風，只能閃開。

廖化一鼓作氣，再猛力搶攻。

龍正飛再無法閃開，只有退，一直退至崖邊。

廖化一聲吆喝，一掌使出。

龍正飛只覺寒氣撲面，自忖這一掌既擋不了，也無法避開，一定一命嗚呼！

可是，廖化這一掌却在使出一半之後突然凝住。

龍正飛突然感到胸口一鬆。

廖化把掌收了，吸了一口氣。

龍正飛道：「多謝師傅不殺之恩！」

「傻小子，我當然不會殺你，不過，爲甚麼到了這個時後，你還不領略不到我教你的第四招？」

「第四招？」

「是第四招！」

「師傅還沒有授徒兒！」

「這第四招怎會用口相授？你一定要領悟！」

龍正飛還以爲引他用甚麼「禪宗」，不用口語相傳，只能以悟領略。

「怎麼？你還不懂？」

「弟子愚昧！」

「這麼簡單，也不明白！」廖化說來，有點生氣。

龍正飛想了又想，實在無法想出甚麼新招，他似是在自言自語道：「插眼、鎖喉、撩陰……還有……」

「三招也不收效，你便如何？」

「大有被殺可能！」

「不是可能，而是事實，你還不……」

「走？」

「對，走，第四招非常簡單，走，而且這一招最爲重要，我早授予你！」

「授我？」

「我讓你上崖下崖，那不是『走』的功夫？天下武功，一山還有一山高，當武功不敵，只有走，而且要走得快，那才是最高的境界！」

廖化這話說來雖兒戲，但其中蘊藏之道理，又何等艱深！

龍正飛一時之間，似還未理解。

廖化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龍正飛聽了，略有所悟。

廖化又道：「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龍正飛開始明白。

廖化道：「你好好思量一下，剩下只有兩個月，你不但要好好思量，還要好好練這四招！」

「然後……」

「然後你到我那個死對頭處！」

「死對頭？北極邪叟，不是你的好朋友，老朋友嗎？」

「當然不是。」

「那我見你們之時，你們關係十分友好呀？」

「我早說過，表面所看之事，並不一定是眞實的，其實我們一生在鬥，這一次無端遇上你，也是一鬥！」

「鬥甚麼？」

「到時你便明白！」

「我到北極邪叟處，應該怎樣？」

「你一見他，不用多一言，就用我那三招猛攻他，爲我出一口氣！」

「我……我怎能冒犯……」

「正飛，你仍是冥頑不靈，我與老邪叟鬥，目的在贏，不用講甚麼道義！」

龍正飛心中大不謂然。

廖化突然喝一聲，道：「記着，要贏！」這句話後，頭也不回，便離開了。

他這次一離開，竟然兩個月不見。

龍正飛在這山崖之上練功，看着月上月下，而且看過了兩次月圓，知道自己已在廖化處過了三個月了。

在這三個月內，反覆思量，覺得廖化這位師傅，與一般師傅不同，但仔細琢磨其言，却感到又非常實用。

＊ ＊ ＊

龍正飛在第三個月圓夜，便來到最初見到這兩個終南老人的地

方。

果然，月上了頭頂之時，北極邪叟史正便出現。

龍正飛上前，深深一揖，道：「弟子拜見師傅！」

史正道：「老不化這樣叫你招呼我？」

龍正飛並沒有作答。

史正道：「不，龍正飛，你應該依照你師傅所言，他吩咐你怎樣招呼我，你便怎樣招呼我！」

「我……我不能……」

「怎麼不能？」史正望着龍正飛，過了一會，仍無反應，奇道：「你尊師重道？」

龍正飛點點了頭。

史正道：「尊師重道的第一章，是甚麼？」

「當然是尊師所訓。」

「答得是，」史正又再等，半晌又道：「還不動手？」

「動手？」

「我與老不化多年相交，怎會不知他之為人？動手！」

龍正飛實在不想，一見這個師傅，便動起手來，而且要動得那麼粗鄙下濫。

不過，史正却是嚴陣以待。

龍正飛只好道：「我來了！」他飛身撲上，一對錐拳，便插向史正雙目。

「來得好！」

史正昂首一避，但龍正飛一招不中，錐拳又再攻上，目標仍然是雙目。

一連十招，却也攻不下史正，只見他從容避開，雖然他一臉邪氣，却有一代宗師的風範。

龍正飛經過兩個月來，反覆思考練習廖化的招式，這時已有了很大的改進。

雙目既攻不下，他不再猶豫，突然又改為一招鎖喉。

史正道：「插目鎖喉，俱是下三濫的功夫，咱們學武之人，怎能使用？」

龍正飛不答，雙腿撐起，回脚一撩，撩向史正陰部。

「這一招更為人齒冷！如果對手是位姑娘，你怎下手？勝了也不能面對天下人！」

此時，史正邪惡的臉，却有正氣。

「來，再來！」

龍正飛看看史正，這人外號為「北極邪叟」自是一臉邪氣，惡行惡狀，想不到他竟然用「正氣」二字教訓自己，心下有氣。

一氣之下，他再出招，更為狠毒。

史正穩守，並且口中唸唸有詞，道：「天下有正氣……下則為河嶽，上則日星……」

居然是文天祥的正氣歌。

這個滿臉邪氣之人，竟然在唸正氣歌，實在不太協調。

龍正飛久攻不下，停了下來。

史正道：「老不化果然只教這下三濫的功夫，他還有沒有教你第四招？」

「有！」

「還不使出來？」

「弟子要受師傅教誨，如何能使出？」

「喲，我知道第四招他教你走，這老不化向來不敢面對現實，甚麼事也是一走了之！」

龍正飛道：「師傅，你對南極仙翁心存不善？」

「不，天下萬物，始終至善，我又怎會對他心存惡念？況且我們已和平相處幾十年！」

「你……」

北極邪叟史正道：「他教過你一樣東西，你記得嗎？」史正望着他，依然一臉邪惡。

「他教過我很多……」

「他有沒有說過，表面所有的，未必一定眞實？」

「有！」龍正飛記得下油鍋，走火炭的教訓。

「這一點，我不能說他不對，你看看我……」

龍正飛抬起頭來，望着邪叟。

「你覺得我怎樣？」史正問。

龍正飛有些猶豫，道：「你……」

「說老實話。」

「一臉邪惡！」

「再老實一點！」

「令人討厭！」龍正飛低下了頭。

史正笑道：「不用尷尬，你說的是事實。」

話雖如此，龍正飛仍然覺得尷尬。

史正道：「你以為我天生如此？」

「不是？」

「……」史正似乎欲言又止。

龍正飛道：「師父，你怎會是一臉邪惡？」

「啊，對了，你叫我師父，你來這裏的目的在於武藝，那麼我一定要盡我所能，教你武藝。」

史正似乎不想把他一臉邪惡的原因說出來，並且竭力把話題扯了開去。

龍正飛知道，他一臉邪惡的後面，一定有一個非常痛苦的故事，不過，他既然不願說出來，不提也罷，到了適當的時日，他自然會說出來。

「不，我不能先教你武藝。」史正道。

「為甚麼？」

「因為你受廖化的惡言洗腦，你一定要把那污穢去盡，才能學



老婆婆對龍正飛道：「你做我的徒弟好嗎？」

武。」

「師父教我的是污穢？」

「是的，插眼、鎖喉、撩陰又豈是大丈夫所為？」

「沒有甚麼不對。」

「當然是大大的不對。」

「不對？打架不是求勝？」

「當然，求勝也是常人之心。」

「既是求勝，插眼、鎖喉、撩陰豈不是最有效的武功？」

「非也，非也！」史正說起來，有些激動，他似乎要把龍正飛這個想法，糾正過來，却又在這一時之間，無法用例子說明。

史正似是自言自語道：「其實我早知廖化會教你最不知廉恥的武功，你先入為主，我恐怕也沒有能力說服你……不，他自己沉淪是他自己的事，對於一個年輕人，怎能對他如此荼毒？」

龍正飛聽他言語，似乎覺得自己已是沉淪於萬劫不復似的。

龍正飛也不再與他辯駁。

忽然，史正發出了笑聲。

本來，邪惡是表示一個人想到了歪念頭，不過，龍正飛而今已明白，史正的面貌與他內心，其實是完全相反的。他的一臉邪惡，並非天生，而是被迫，那麼，他發出邪笑，正是想到了一個好主意。

史正道：「打架要贏，對嗎？」

龍正飛點了點頭。

「贏一次就可？」

「當然不是，百戰百勝才好。」

「以力以惡勝人，並非上上之勝。」

「那麼，怎樣才算上上之勝？」

「以不戰而勝人，那才是上上之勝。」

龍正飛大大不明白，反問道：「怎能以不戰而勝人？天下那有這樣的事？」

「當然有，你聽過諸葛亮空城計的故事？」

「聽過。」

「諸葛亮把城門打開，雖司馬將軍大軍壓境，依然不懼，結果如何？」

「司馬將軍恐城中有詐，結果是不敢攻入。」

「諸葛亮不費一兵一卒，勝了司馬大將軍，那才是大大的勝利。」

龍正飛想了一會，道：「對！」

史正又道：「秦檜岳飛的歷史，你可曾聽過？」

「聽過。」

「岳飛直搗黃龍，收復北宋江山，已是指日可待之事，但秦檜却用盡小人之計，唆使皇帝用十二金牌召岳飛回朝，結果你知道嗎？」

「岳飛無奈班師回朝，結果是被陷下獄。」

「這一次是小人得逞，秦檜勝

了。」

「對!」

「不對，當時，秦檜雖然是小人得志，不過，而今祇要你到岳墳去看看，你便知道究竟是誰勝誰負了。」

「岳墳?」

「岳墳是後人為紀念岳飛而築的，墳前有岳飛像，他堂堂正正的坐着，他前面有秦檜下跪，秦檜早已成了千古罪人，遊人每到岳墳，必定打秦檜的頭，以至幾百年來，秦檜頭已凹下，在人民百姓心目中，岳飛才是大勝利者，而秦檜用卑鄙可恥的小人計，雖奪得眼前勝利，現在看來又怎能說是勝利?」

史正可謂用心良苦。

龍正飛生性純良，本來對於南極仙翁廖化所言，已覺得不對，不過，在他日夕薰陶之下，漸漸覺得他所言成理，而今史正之言，又把他良知催醒過來。

「對，用卑鄙手法，逞一時之勇，得一時之快，又怎能說是得勝!」

「對，對，你生性純良，幸好良知未被完全泯滅。」

他頓了一頓，又道:「你肯跟我學一些救人的武功?」

「救人的武功?」

「是，殺人的武功，廖化早已教了你，救人的武功，才是真正的武功。」

「怎麼用武功救人?」

史正道:「我教你這『十忍功』。」

「十忍功?」

「十忍功內有十招，招招救人。」

龍正飛也覺得十分有興趣，問道:「那十招?」

「你聽着:這十招是——割肉飼鷹、投身餓虎、砍頭謝天、折骨出髓、挑身千燈、挑眼仰絕、剝皮書經、刺心淡志、燒身供佛和刺血洒地。」

龍正飛越聽，越覺心驚膽跳。

史正見他如此模樣，問道:「怎麼啦?」

「這十招都是殺身成仁。」

「對，犧牲自己，成全他人，這才是人生大大的勝利，也許，一時之間，你不明白，但希望總有一天，你會有所領悟。」

龍正飛點首。

跟着的三個月，史正用心的指導龍正飛練習這「十忍功」，他為人十分剛正，教導龍正飛也是非常之嚴謹。

這套十忍功，處處以敵為重，看來與武學的原意，大相逕庭，不過，史正內功已臻化境，很多時候，不用出招，以內力護體，沒有出招，早已可以使敵人震懾。

因此，史正一直以深厚的內功授予龍正飛，內功是講求日子的累積，當然並不能在這三個月內，把龍正飛立時提升到至高境界，不過，在他諄諄善誘之下，龍正飛自己已感到漸漸神清氣爽。

＊　＊　＊

轉眼又是三個月。

那又是月圓之夜，史正與龍正飛二人，在皓月之下打坐。

史正有點離別愁緒的感覺，但龍正飛反而覺得有些興奮。

史正道:「正飛，明天你便見到廖化。」

「是的，師父有何吩咐?」

「他一見你，便會用最陰毒的武功對付你。」

「他會殺我?」

「會否殺你，我不知道，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會用最陰毒的武功對付你。」

「其實，你們兩人認我為徒，目的是……」

「這事說來話長，你記得你當日上山之時，見到我們二人?」

「當然記得，你們正在……」

「閒話家常?」

龍正飛點了點頭。

「不，絕對不是，那次是我們一年一聚，他一直要殺死我。」

「他，廖化?」

史正點了點頭。

「他為甚麼要殺你?不過，那日我似乎看不到你們搏鬥迹象。」

「廖化並不是一個常人，他以慈悲面目，騙盡了人。」

「對，他面目慈祥，但其實是內心狠毒，連武功與武功的理論，也陰險過人。」

「他一直迫我。」

「迫你?」

「這事說來話長，應該是三十年前的事。」

「三十年前，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們本是同門師兄弟，他是師兄，入門比我早半年，師父對我們一視同仁。」

「你們的師父是誰?」

「也許你沒有聽過——終極老人。」

「終極老人?」

「你這麼年輕，怎知這樣的事?」

「我父親曾告訴過我。」

「你父親是誰?」

「龍吞嶽。」

「是他?」

「你也認識我父親?」

「當然認識，當年的龍世家，有誰不識，你祖父龍宇瀚與我師父終極老人，也曾有過一段淵源，所以你父親也曾跟我師父學過武藝。」

「是麼?」龍正飛立時感到非常有興趣。

「當年你祖父是文冠天下，我師父是武震中原。」

「你意思是我祖父文才天下第一?」

「對，我師父是武學中原第一。」

「一文一武，兩不相干呀?」

「本來是，不過，他們在一次偶然機會中，竟成莫逆，不過，我師父性格有點怪異。」

「怎麼怪異?」

「是雙重性格，有時是仁義至聖，有時是卑鄙無恥。」史正道。

「怎會?一個人怎會有此極端性格。」

「事實是如此，他當武林盟主之時，以仁義感人，人人尊崇，但他却暗中作了很多卑劣之事，不過，他並沒有被人揭發，他在終南山上隱居了。」

「為甚麼?」

「因為他自知性格如此，又控制不了，終於受你祖父所感動，決定終身隱居，不遺禍人間。」

「怪不得，怪不得!」龍正飛道。

「怪不得甚麼?」

「怪不得終極老人有你兩個這樣的徒兒。」

「我們兩個?」

「你是談仁義道德，廖化却是陰險卑劣。」

「對，我們兩人各走極端，不過，當中也有一個正常的。」

「誰?」

「師父的一個養女，也是我們的小師妹。」

「你們的小師妹，一定是冰雪聰明，美貌過人。」

「你怎知道?」

龍正飛祇是順口開河。

「就因為了她，我與廖化，一生都在鬥。」

「她去了那裏?」

「不知道，我們曾經跑遍了整個中原，仍找不到她的踪影。」

「為甚麼?」

「因為她根本不想見到我們。」

「她不喜歡你們?」

「不知道。」

龍正飛望着這位壽星一般的師父，想不到他到了這個年紀，仍會想起當年的兒女私情。

史正發覺龍正飛瞪着他，不覺的低下頭來，邪惡的臉上，竟有紅霞。

「那麼，她不喜歡你的師兄?」

史正並沒有回答。

「看來，她也喜歡你的師兄了?」

史正嘆了口氣，他沒有回答，但這歎息是意味着難以去證實。

「為甚麼你們不繼續去找她?」

「我們一直找，找了三十年，我們兩人都老了，找到也沒有用。」

話雖是如此說，但龍正飛知道，那並不是實話。

「他一直監視我!」

「你也一直監視他?」龍正飛問道。

史正並沒有否認。

龍正飛道:「原來你們一直隱居在這終南山上，便是互相監視。」

「其實我想成全師兄，不過……感情之事，又豈可說忘記便忘記?」

「如果你們那位師妹再出現在你們眼前，也許你們早已不認得了!」

「怎會?師妹的倩影，永留在我心上!」

龍正飛本來想再說，不過，他看見史正那種陶醉的表情，實在不忍再說下去。

史正仍然在緬懷過去，久久也沒有作聲。

那時，月已西沉，東方的天邊，開始有了曙光。

史正突然如夢初醒的道:「龍正飛，明天你又要回到廖化的跟前，他將會用最卑鄙的方法，迫你把我處所學的東西，向他交代!」

「我沒有甚麼可以隱瞞，也根本沒有甚麼需要隱瞞!」龍正飛道。

「對，天地有正氣……」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黑影自天邊飛來。

那黑影來的速度極快。

龍正飛上山六個月，總算有些成績，他早已站在史正前面，保護師傅。

那黑影翩然降下，竟是一個戴了黑色斗篷的傢伙，並且發出沙啞的叫聲。

龍正飛叫道:「請問……」

他這話仍未說完，那人竟突然來到他的面前，並且把斗篷一揚。

龍正飛祇感到一股強力的風，使他不由自主的向後翻了兩個觔斗。

敞開了斗篷的黑影，竟然是個老婆婆!

「把我的徒弟收藏在那裏?」這老婆婆發出了沙啞的聲音。

史正仍然打坐，問道:「老婆婆……」

他話還未說下去，那老婆婆已不理會，雙手如戟，正插向史正的臉孔。

史正感到一陣勁風襲來，連忙昂首避開。

那老婆婆一招未得逞，立時又再進招，她雙手成爪，又再抓向史

正。

史正已站了起來，仍然是左閃右避，仍未還招。

他的確是個君子，雖然而今他臉如寒霜，使他那個滿是的臉，更添邪惡。

老婆婆連出多招，仍未抓中史正，加上看到史正那使他驚怕的臉，叫到：「一定是你，一定是你！」

史正想分辯，已來不及，因爲這老婆婆又再進招，而且招式狠辣，勁力驚人，雖未正式觸及，已使人有烈膚之痛。

這老婆婆武功實在厲害，史正不得不暗攝心神，全力以赴。

龍正飛站在一旁，看着二人，既無法插手，也無法說一句話，因爲他們招式極快。

史正也想弄清楚這個老婆婆的來歷，無奈此人，似是瘋子，不由分說地而向史正攻了百來招。

而這百來招中，不乏是致命的招數。

史正是個極蘊含忍耐力的人，爲人雖心正，也再不能忍耐被這老婆婆瞎纏下去。

他猛吸一口氣，蓄勢待發。

老婆婆見他慢了下來，却仍不放過。

史正已覷準了一個機會，一掌打出。

這一掌祇有他七成的功力！

老婆婆竟然硬接一掌——「颯」的一聲，老婆婆的斗篷竟然被掌風震了下來。

史正暗讚這老婆婆功力不弱，不過，使他怔住的是，這個老婆婆戴着斗篷已被震下，露出她的臉，也叫他呆了一陣子！

一個鷄皮疙瘩的臉，却有一把烏亮而梳得十分整齊的頭髮，不過，隨着斗篷的震下，她那些頭髮也同時被震開，而且披散下來。

龍正飛也呆了一陣，因爲這老婆婆實在難看，幸好在這光天化日之下看見，否則一定會以爲自己遇上了鬼。

老婆婆斗篷被震下，頭髮也被震散開，登時是怒上加怒，突然狂叫一聲，身體暴退。

史正還以爲她因羞憤而走。

那知道，老婆婆身是退了，但招式却沒退，她駢指如戟，戳向史正。

「轟」的一聲，史正祇覺左臉與左肩之間，有一道勁力掠過，然後，他覺得一塊大石，竟然立時碎了！

龍正飛却看得眞切！

老婆婆駢指成戟之時，一道似氣非氣，似光非光的勁風，直指史正。幸好史正閃避得快，否則這股勁風一定毀了他，因爲那勁風穿過史正的左肩與左臉之後，射在背後那塊大石處，大石轟然被炸開！

史正忍不住叫道：「火脈指？」

老婆婆聽了，竟然笑了起來，道：「你這個老傢伙，居然識貨！」

老婆婆聲音沙啞，笑起來之時，使人更覺可怕，使人不敢迫視。

話未說完，她又是駢指一擊。

史正知厲害，不想與她硬拚，飛身而上，避過這一指，可是，這一指却沒有甚麼威力。

史正道：「技止此也？」

老婆婆有點憤怒，又再一擊！

這一次却不同了，祇見她勁力從雙指而出，龍正飛看得眞切，一道似氣非氣，似光非光的勁力，直射史正。

史正再躍起，可是，他躍起的速度，不及老婆婆來得快，祇見他一腿，中了老婆婆的「火脈指」，整個人不由自主的飛向懸崖處，幸好在懸崖邊緣之處停了下來。

老婆婆得勢不饒人，又再出那「火脈指」，幸好這一下，又再失靈。

看來這老婆婆所練的「火脈指」，並不是練得十分成功，有時靈驗，有時却失效。

不過，史正見她再駢指，也不敢再攖其鋒，翻身一滾，那知道他已身在懸崖邊緣，這一滾，便滾下了懸崖。

龍正飛立時飛身上前，可是，那還有史正的踪影？下面是無底的深淵。

龍正飛狂叫幾聲，並沒有回應。

他急忙施展他在廖化處所學的步法，跟着山壁，往下走去，他祇希望，史正墮下之時，有幸被石壁上伸出的樹木阻着，也可及時救他上去。

可是，走了多步，那有史正的踪影？

下面是迷茫一片，而且透出了一些怪異的味道，一時之間，他不敢再下去。

那知道，一回過頭來，却見那個老婆婆也像他一樣，沿着石壁，撲身而來。

龍正飛嚇了一跳。

可是，他還未作任何反應之前，老婆婆已一手抓着他的後頸衣領處，像老鷹抓小鷄那樣，把龍正飛抓了上去。她一手抓起他，沿石壁而上，似無半點吃力！

龍正飛不敢掙扎。

上到懸崖之上，老婆婆道：「你把我的徒兒收藏在那裏？」

「你的徒兒？我沒有見過！」

「沒有見過？我看她是朝着這邊走來，老傢伙死了，你還不說眞話？」

「我說的是眞話！」

「你騙我！」老婆婆臉色一沉，本來已是可怕的臉孔，更是可怕。

「你信不信我一指把你戳死？」

「信！」

「爲甚麼還不說眞話？」

「因爲我實在沒有見過你的徒兒！」

「在這山上，除了那死去的老傢伙之外，除了你之外，還有甚麼人？」

龍正飛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

「還有我！」

老婆婆回過頭來。

龍正飛雖然看不到那是甚麼人，不過，從聲音聽來，他知道那人正是廖化。

「師傅……」

廖化並沒有回答他，因爲那老婆婆的臉孔，嚇了他一跳，聲音却又彷似相識，一時之間，他有些呆了。

老婆婆望着南極仙翁廖化，竟然咧嘴而笑，道：「還有你這老傢伙！」

她對這個一臉慈祥的南極仙翁竟然似有好感，她放下了龍正飛。

「你收藏了我的徒兒？」

廖化一臉狐疑，道：「你的徒兒？」

「是你收藏我的徒兒。」

「我根本沒有見過！」

老婆婆嘆道：「世風日下，老傢伙也說謊！」她話未說完，一掌打向廖化。

廖化十分愕然，不過，他反應迅速，避開了這一掌，並道：「老婆婆，你講不講理？」

老婆婆道：「我從來不講理！」又是一掌揮出。

廖化並沒有史正那麼正直，見這老婆婆不單不講理，而且出手便要傷人，心中怒極，也道：「你不講理，我更加不講理！」

廖化也一掌拍出。

這一掌勁力非常，不過被老婆婆躲過，祇見身旁勁風所致，飛沙走石。

「好，痛快！」

老婆婆也駢指如戟，龍正飛知道，她那「火脈指」又來了，急叫道：「師傅，小心！」

廖化不用他提，早已小心，他見老婆婆一指擊出，並沒有小覷她。

這一指「火脈指」非常厲害。

「蓬」的一聲，廖化身後一塊大石，立時轟開，碎片撒開各處，彈在廖化身上。

廖化不禁讚道：「好指法！」

「這是火脈指！」龍正飛叫道。

「火脈指，這指法與我師門類似，你從那裏學得，老婆婆你是那一門那一派？」

「那一門那一派與你也沒有甚麼關係，看指！」

可是，這一指却無聲無息。

廖化道：「原來是火脈廢指！」他一邊說，一邊使出他的絕招，左手插眼，右手鎖喉。

老婆婆見來勢如此，猛然後退。

廖化是個講求打勝之人，怎會容她逃去？貼身追上，然後一脚踢出。

這脚勁力十足，而且踢出的部位，羞煞人也，因爲對方是個老婆婆，沒有理由踢出這一脚「撩陰腿」！

廖化果然是個但求勝利，不擇手段之人！

「你好卑鄙！」

老婆婆百忙之中，抽身一躍，人在半空之中，竟然也可以發力。

這一次是左指先出。

「轟」的一聲，幾乎打中了廖化的前額，幸好他昂頭一閃，並且翻身過了另一邊。

地上立時出現了一個大洞。

沙塵揚起，廖化仍不知發生了甚麼事，老婆婆的另一指又已出。

「轟」的一聲，這一招竟有破空之聲，打在廖化的右腿之上。

廖化狂叫了一聲，在地上翻滾。

龍正飛這時，也顧不了自己的安危，在地上翻滾，來到廖化身旁，叫道：「師傅，你怎樣？」

廖化腿部受重創，痛徹心脾，不過，他頭腦還清醒，一手把龍正飛推開，自己又向另一邊滾去。

老婆婆又一次出指。

幸好這一次「火脈指」又失效。

廖化坐了起來，對龍正飛道：「走！」

龍正飛在這時候，怎能撇下師傅而走？

老婆婆見這一指失效，又再運勁，一指再出，這一次是向着廖化心口而來。

廖化腿已痛極，明知她指自己心口，也無法躲避。

龍正飛也看得眞切，他知道，如果讓老婆婆這一指得逞，廖化將會人如其名，化爲烏有。

他也不顧得一切騰空一撲，雙手攬着老婆婆的腰圍，整個人向下一坐。

這一坐改變了老婆婆的重心，而那一招「火脈指」也失去了準繩，打在廖化的左腿之上。

廖化「呀」的一聲，腿上噴了鮮血。

老婆婆想上前，但廖化雙腿受創，已是動彈不得，不過，龍正飛死命攬着她。

老婆婆怒道：「男女授受不

親，你攬着我幹嗎？」

「不要殺我師傅！」龍正飛道。

「先放開我！」

龍正飛依然是那句：「不要殺他！」

「如果不放，你便再沒有雙手！」

「就算我雙手斷了，我仍要攬着妳！」

老婆婆怔着，望着正飛，忽然聲音也變了，道：「你爲甚麼對你師傅這麼好？」

＊　＊　＊

龍正飛不知如何回答。

老婆婆叫道：「那麼，我先殺你這小子，再殺那個老妖魔！」

龍正飛依然不理會她，死命的抱着她的腰。

突然，他感到雙臂非常痛楚，不過，他仍然死命不放，可是，漸漸，雙臂不單有痛楚的感覺，而是非常灼熱，雙手好像箍在一個燒滾的火鐵棒上。

他再也忍受不住。

老婆婆「呸」的一聲，龍正飛被甩了出去，撞在一塊大石之上，他痛極，而且滿天星斗。

不過，在他暈倒之前，他仍然看到那個老婆婆向廖化衝了過去，並再雙腿踢出。

龍正飛隨着廖化發出的悽厲聲昏迷了過去。

重回家中　面目全非

龍正飛甦醒過來之時，全身仍是陣陣灼痛。

他不敢大意，只稍爲張開眼睛。

前面是一堆熊熊烈火，烈火後面，坐着的是那個十分醜陋的老婆婆。

龍正飛心中叫苦。

他以爲自己昏了過去，那老婆婆對自己再不會留意，那知道她不單沒有離開，反而目不轉睛的監視着他。

龍正飛稍爲一動，老婆婆便已知悉。

老婆婆道：「小子，醒過來了？」

龍正飛無法掩飾，只好道：「我僥倖沒有被你打死，你還想怎樣？」

老婆婆並沒有惱怒，只道：「起來，起來，你叫甚麼名字？」

龍正飛坐了起來，覺得這時老婆婆並沒有甚麼惡意，雖然神態祥和，却依然十分醜相。

「你看着我幹甚麼？」老婆婆問。

龍正飛根本不想多望她一眼，便轉向另一邊。

老婆婆却又道：「你爲甚麼不看着我？」

龍正飛心裏有氣，但他不敢發作，只默然不語。

老婆婆又道：「我不美麗嗎？」

龍正飛聽了，不知是惱怒還是好笑。

老婆婆却不以爲意道：「我而今年紀老了，或許不再美麗，但你可知三十年前，我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有無數狂蜂浪蝶，追逐在我裙下。」

龍正飛幾乎要笑出來。

不過，當他望向老婆婆的臉時，他却不敢笑，因爲老婆婆這話似乎並不是對他說的，而是自己沉醉在一個過去的回憶中，她臉雖醜，此時目光却是出奇的溫柔。

那熊熊的烈火，忽然發出「必剝必剝」的聲音，把老婆婆帶回現實之中。

老婆婆道：「小子，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甚麼問題？」

「你叫甚麼名字？」

「我姓龍！」

「姓龍的？你是龍吞嶽的甚麼人？」她有些奇怪地問道。

「家父。」龍正飛問道。

老婆婆道：「你姓龍，叫甚麼名字？」這一刻老婆婆又顯得有點兇惡。

「我叫正飛！」

「龍正飛？倒是一個不錯的名字，」她頓了一頓，道：「那兩個醜怪的老人，是你甚麼人？」

「師父！」

「對，你早已說過，那兩人是你的師父，他們教你武功？」

「不單是武功，還有做人的道理！」

「做人的道理？做人有甚麼道理？」

一時之間，龍正飛不知如何作答。

老婆婆却接口道：「我做人的道理十分簡單，想做甚麼便做甚麼！」

「這倒也逍遙自在！隨心所慾。」

「你怎麼知道的？」

「因爲我沒有妳的本領，因此，我不能像妳般逍遙自在！」

「你認我作師傅，好嗎？」老婆婆突然提出這個可算是古怪的要求。

向來只有人求拜師，那有要求人家作徒？

「爲甚麼妳要我拜你爲師？」

「因爲你對兩個師傅都很好！」

「是嗎？」想起兩位師傅，龍正飛內心有愧。

「你爲甚麼不說下去？」

「因爲你是我殺師仇人，我應該爲師報仇！」

「怎麼報仇？」

「殺妳！」

老婆婆聽了，有些愕然，不一會竟大笑起來。

龍正飛十分奇怪，道：「你笑甚麼？」

「笑你！」

「笑我甚麼？」

「笑你大言不慚，你有本領殺我嗎？」老婆婆又再笑起來。

「我沒有本領……」

老婆婆道：「爲了証實你有沒有這個本領，我們來玩一個遊戲！」

「甚麼遊戲？」

「報仇遊戲！」

「怎麼玩？」

「我是你的仇人，對嗎？」

龍正飛當然是點頭。

「你要殺我？」

龍正飛又再點頭。

「好極，而今我給你三個機會，你來殺我。」

「怎麼殺？」

「難道你連怎樣報仇，也要我來教你？」

「用甚麼方法也可以？」

老婆婆點點了頭。

龍正飛滿心歡喜，但隨即又頹然若失。

老婆婆也看出他的表情，問道：「怎麼樣？」

「你武功高强，我根本不是妳的敵手！」

「妳怎知我武功高强？」

「妳連我兩個師傅也打死了！」

「對，那麼，我再給你一個好條件！」

「甚麼條件？」

「我讓你三次，三次我不出手！」

「三次不出手？我襲擊妳三次，你也不出手？」

老婆婆不耐煩道：「龍正飛，你這個人不像你的名字，龍正飛，應該是龍飛在天，翻雲覆雨才對，怎會像你這樣婆婆媽媽？」

「好極，我要爲師報仇！」

「來！」老婆婆是好整以暇。

龍正飛心道：「你這老婆婆實在是自取滅亡！」他緩緩的站了起來。

老婆婆仍然坐在那裏。

龍正飛心道：「兩位師父在天之靈，保祐我！」

可是，用甚麼方法殺這惡婆婆？

他首先想起史正，史正一直教他「正氣」，爲師報仇，是天經地義之事，而且老婆婆答應過，絕不還手，那麼先用堂堂正正的手法。

龍正飛繞過了篝火，來到老婆婆的前面。

兩個師傅半年的授武，龍正飛也學了不少，他立時運功，想一掌劈下。

這一掌應該擊在老婆婆的天靈蓋，使她死也死得堂堂正正。

老婆婆看着他，依然微笑。

龍正飛道：「我來了。」

他舉起右掌，八成勁力聚掌。

一掌劈下。

那知道，這一掌還沒有打到老婆婆的頭顱，突然，一股極大的力量反向他襲來，他整個人被這一股力量，彈上了半空！

人上半空，那股反彈之力仍未散，他立時在半空之中，翻了幾個觔斗，才卸去了那股力量，人落在篝火的旁邊。

他穩身之後，感覺手臂疼痛。

龍正飛道：「妳說過不還手呀？」

「我甚麼時候還過手？我一直盤膝而坐！」

「那爲甚麼有反彈之力？」

「小伙子，讓我告訴你，我這種武功叫『三花聚頂』，有一層無形的炁氣，罩在我頭上，只要你用氣力打下，那反擊的力量就和發出力量一樣！」

原來這老婆婆竟有這樣的功力，龍正飛有點慶幸，幸好自己只用了八成功力！如果全力擊下，而今雙臂大概已折裂了。

「好了，這是第一個機會，你殺不了我。」老婆婆是得意地道。

龍正飛站了起來，他心想：「史正所言的正氣，並使不得，廖化却說過，爲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我目的是殺她，爲師父報仇，只要她死，要甚麼正氣？」

此時他心裏有數。

「來，來，快來！」老婆婆道。

龍正飛這時，雙手已駢指如戟，這是廖化最擅長的一招：插眼。

龍正飛心想：「妳頭顱有三花護頂的炁氣，但雙目又有甚麼保護？」

他一運氣，飛身撲上，左右雙手，插向老婆婆的雙目，眼看這一招，老婆婆再無法躲避。

可是，龍正飛雖駢雙指，整個人却從老婆婆的頭頂處飛了過去。

龍正飛自己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只見老婆婆頭顱立時縮了下去。

龍正飛還以爲自己眼花。

老婆婆點了點頭，道：「好了，好了，你第二次出招，也殺不了我。」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甚麼？」

「妳……」

「啊，我應該向你好好的解釋一下，我除了懂『三花聚頂』之外，

還懂『龜息功』。」

「龜息功？」

「對，龜息功，龜息功有兩種，第一種是動也不動，人不動，連氣息也不動，像一隻龜冬眠一般。」

「還有第二種？」

「第一種不合我性格，我不能不動。因此，我學會了第二種。」

「頭縮入？」

「可以這麼說，其實還有很多。」

龍正飛道：「吹牛！」

老婆婆二話不說，縮成了一個像無手無脚的怪人。

龍正飛這時，實在不能不佩服這個老婆婆。

老婆婆道：「好了，你報仇兩招都失敗了。」

龍正飛無話可說。

老婆婆道：「第三招！」

「不，我不打妳了。」

「不，你一定要守諾言，我是一個非常守諾的人，你絕不能不守諾言，而連累我也不守諾言。」

「用甚麼辦法也可？」

「對，用甚麼辦法都可以。」

龍正飛正在想。

老婆婆道：「龍正飛，我也有一個要求，其實，我早已要求過。」

「要求甚麼？」

「如果在這第三招，你仍殺不了我，那麼，我們的仇便過去了，你便要做我徒弟。」

「做妳徒弟，妳有甚麼目的？」

「祇要你做我乖乖的徒弟便可。」

龍正飛也不與她爭辯，因爲他已想到了第三招，一式用掌，二式用指，俱不得逞，第三式用刀。」

龍正飛實在不相信，這老婆婆眞有金剛不壞之身。

「還不發第三招？」

他在老婆婆面前把刀晃了一下。

老婆婆見了，竟笑得合不攏嘴。

龍正飛怒極，不說一話，突然便向老婆婆的胸口插去，這是廖化所教，殺人是不用多說話的。

刀子雖非那種吹毛即斷的利刃，但畢竟是利刃，龍正飛已看準老婆婆心口，一刀插入。

老婆婆臉上稍爲錯愕一下，隨即變成痛苦的神色。

龍正飛再用力，把刀子插得更深，然後放開了手，刀柄在老婆婆胸口之外。

老婆婆雙手捧着刀柄，臉露痛苦的神情。

龍正飛看着她的表情，道：「對不起，是妳自己說用甚麼方法也可以。」

老婆婆突然倒了下來。

龍正飛嘆了口氣，不過，他立時又覺得不對勁，刀子插入胸口，怎會沒有血流出？

他再小心看看倒下的老婆婆。

沒有血，一滴也沒有。

這時，老婆婆又突然站起來，臉上再沒有甚麼痛苦，然後雙手一拔，那柄刀在她手中。

刀上也無血。

老婆婆好整以暇，然後不費吹灰之力，她把那刀折斷了，她折斷那柄鋼刀，就像折斷一根筷子那麼容易。

龍正飛駭然道：「妳連刀槍也不入？」

老婆婆笑道：「這祇是一種見不得人的功夫。」

這老婆婆實在是個異人，比起他兩位師父，更爲怪異，武功也更爲上乘。

「好了，怎麼樣？」老婆婆道。

龍正飛仍在驚愕之中。

「你要學我這些武功嗎？」

龍正飛道：「妳教我？」

「可以，不過，你要先爲我做一件事。」

「甚麼事？」

「我要你去替我救一個人。」

「救人？妳這麼大本領，也救不了這人，我怎會有這種本事？」

「這事說來話長，我有一個徒弟……」

「那麼該是我師兄了？」

「不，是你師姐。」

想不到老婆婆有個女徒弟。

「不過，她並不聽話，甚至可以說，常常忤逆我，背叛我。」

「做徒弟的，怎會這樣？」

「對，你說得對，做徒弟的，怎能這樣？你做了我的徒弟，一定不會這樣。」

「師姐去了那裏？」

「被人擄了。」

「爲甚麼妳不親自去救她？擄她的人，武功高強，尤在妳之上？」

「不，我不知那人是誰，我祇是不憤去救這一個叛逆我的徒弟，但我又不想她落入惡人之手上。」

「惡人，甚麼惡人？」

「姓龍的。」

「甚麼？姓龍的？」

「龍正吟。」

「甚麼？」龍正飛以爲自己聽錯了。

「是龍正吟，咦，與你名字，祇差一字。」

「他是我兄長。」

「你哥哥？怎麼會是這麼湊巧，不過，無論他是誰，你答應過，你一定要救我這個徒兒出來。」

「不會的，我哥哥雖說不上是

個大好人，不過，他也不會擄人。」

「你怎知他不會？」

「我家是出名的龍世家，而且，我爹爹還在，那會讓他作惡？」

「龍世家？你從家裏出來多久？」

「大概半年。」

「半年，對，就在這半年，江湖之上，有誰不知，龍世家變成龍惡家。」

「龍惡家？」龍正飛實在無法相信，自己顯赫的家聲，竟會變成一個惡名。

「你不相信？」

龍正飛肯定地搖頭。

老婆婆笑道：「那麼，你自己下山去看看，去救了我的徒兒回來。」

「你徒兒是誰？」

「她名叫鳳展翅，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姑娘，與我當年，不分上下。」

龍正飛笑了起來。

老婆婆道：「其實，我收她爲徒，也是因爲她與我當年一樣美麗。」

「我祇知她的一個名字，怎樣救她？」

「你是龍惡家的人，自然知道怎樣救人。」

龍正飛想再問，可是，老婆婆忽然變得煩燥不堪似的，她突然伸手一指，前面那塊石頭，轟的一聲，爆了開來，老婆婆道：「你還不走，我一指把你也轟爆了。」

龍正飛看老婆婆的眼神，知她並非說笑。

老婆婆又再不耐煩地道：「我給你三個月時間，三個月之後，再上此山，而且要帶回我的徒兒。」

龍正飛望着她。

突然，老婆婆吆喝一聲：「走！」

龍正飛被嚇得連忙跑開，離開了這個山崖。

想起老婆婆的話，他實在無法相信，自己祇離開了家庭半載，龍世家竟然變成了龍惡家？

他決定回家看一看。

* * *

龍正飛是間接奉父親之命上終南山，那時是滿腦子一片茫然，不知所措，也不知上山爲何。

而今，他下了終南山，却是滿腹狐疑。

回到家鄉處，一切似乎並沒有多大改變。

不過，最奇怪的一點，很多平民百姓，一見了他，都紛紛走避。

他隨便抓着一個路人，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你們一見我，便四散奔逃？」

「龍爺，龍爺，你饒了我吧！」那路人一臉驚慌的向他求情。

「叫我龍爺？」

「龍爺，不，應該是龍二爺。」

「你還認得我？」

「龍二爺，我怎會認不得你！」

「那麼，你告訴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我離開了這裏祇有半年，我的家竟眞的變成龍惡家？」

「你既然知道，何必難爲我，我又沒有……」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快說！」

「你先放開我！」那人仍然十分驚懼。

龍正飛放開了他，那知道，他一鬆手，那人便像一隻野兔般，竄入了前面小巷。

本來龍正飛可以追上去，但回心一想，這人不說，定有其他人會說。

他又走入另一街道。

這街道本是熙來攘往，可是，龍正飛一出現，就有人叫道：「龍爺，龍爺。」

霎時之間，整條街道上的人都抱頭鼠竄。

龍正飛想抓一個人，也抓不到。

龍正飛想道：「半年之前，我在這鎮上，祇不過是一個公子哥兒，吃喝玩樂，有誰不知我，就是從來也沒有人害怕過我，現在，他們怎會見了我便走？其中……」

他走到了一間以前常到的太白樓。

當他一出現，酒樓之內的人已有些緊張，當他找了一個座位坐下時，附近的人已逐漸離開。

龍正飛叫道：「小二！」

過了很久，才有一個瘦削的小子，似乎被人强行推他出來似的，全身顫抖的道：「龍爺有甚……甚麼吩咐？」

「你害怕甚麼？」

「我……我沒有害怕。」小二道。

龍正飛再看，這時酒樓大堂已空無一人，祇剩下他自己。

「叫你老闆來！」

那小二如釋重負的離開了，等了很久，才見那個老闆出來，那人根本是認識龍正飛的，而且平日裡爲人甚風趣，以前與龍正飛也常常說笑的。

老闆這時，却是一臉懼色，上前口吃似地道：「龍二爺有甚麼吩咐？」

龍正飛道：「馬老闆，你弄甚麼把戲？我祇是半年沒有回家，你怎麼把我看成外人了？」

「在下不敢，龍二爺，你有甚麼吩咐？」

「有甚麼吩咐？照往日一樣！」

馬老闆聽了，立時退出，不及

一刻，龍正飛平日喜歡吃的牛肉、一斤燒酒，已擺在桌上，而且還是馬老闆親自送上來的。

馬老闆正想離開。

龍正飛一手拉着他，道：「馬老闆，何不坐下來，與我喝一杯！」

馬老闆道：「龍二爺，你饒了我吧！」

「饒你？」

「是的，我家上有八十歲娘親，下有兩歲稚子，你饒了我吧！」

馬老闆說得好淒涼，龍正飛實在不知如何是好，祇好道：「那……那你不用……」

話未說完，馬老闆已飛奔離開。

偌大一間酒樓，本來是非常熱鬧的，而今祇剩龍正飛一人，其餘地方，杯盤狼藉，空無一人。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龍正飛祇是心中納悶。

他知道如果以而今的身份，無論如何追問下去，也是無補於事，於是，他迅速吃完離開酒家。

他在附近一間衣物店，買了一些衣襪，在衣物店內，他也是受到同樣的「禮待」。那店主人，不但不敢收他的錢，而且還非常恭敬。

龍正飛也不問下去。

當他離開了衣物店，立時找了個地方，把衣物換上，並且戴上了一頂帽子，使一般鄉民百姓，不再認識他，不再當他是龍世家的二少爺。

然後，他再入市集，他在人叢間穿梭，聽聽有關龍世家的事情。

有人道：「這半年以來，連累得我好慘！」

另外一人答道：「難道祇有你一個人受罪！」

「本來好好的生活，却招來那些惡人，弄得我們終日不安！」

「你祇是不安，而我却受罪，我昨天才買了二百斤酒，準備用來零售出去的，可是，那些人來到，不用三個時辰，便把我的酒喝光！」

「有沒有給錢？」

「錢？祇留下了零碎那麼多！」

「你沒有與他們理論？」

「他們是正常人之時，已沒有人敢與他們理論，喝了酒之後，我怎敢跟他們理論？」

「唉，前幾天我還不是受了和你一樣的苦？」另一個人插口道。

「你又受了那些人甚麼氣？」

「他們幾個人來我店內購物，左選右選之後，兩人都喜歡其中一件東西，祇剩下一件，兩人爭了起來，便在我店中大動肝火，打了起來！」

「怎麼？他們毀了你的店？」

「也差不多！」

「有放下買東西的錢嗎？」

「他們打得那麼兇，有誰敢出來要錢，當他們打完，就揚長而去！」

龍正飛聽了，却也忍不住口問道：「他們那麼胡作非爲，你們爲甚麼不報官？」

那三個人一起望住了他，並不說話。

龍正飛自知說錯了話，却又不知自己錯在那裏，不禁又再問道：「難道……難道……」

「你一定是外地來的。」

龍正飛點點了頭，道：「對，我剛到步不久，不過，半年之前，我也曾路經此地，這地方太平盛世，一切都非常平靜呀！」

「你說是半年之前？」

龍正飛點了頭。

「半年，這半年變化可大了！」那人嘆息道。

「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

「這半年來，來了很多人，據說是官場……」那人左望右望，欲說還休。

然後，那人又望了龍正飛一眼。

龍正飛一臉誠懇，可是，那人却怔了一怔，停了說話。

龍正飛再追問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那人聽了，忽然有所反應道：「兩位仁兄，我還是先走了！」他一說完，已轉入了一條巷口。

另外一人，似乎也有所覺，道：「我也不應多說，老兄，我也走了。」

第三個人，本來也沒有甚麼，看見兩個朋友，先後匆忙離開，立時也提高了警覺，偷望了龍正飛一眼，二話不說，也迅速離開。

龍正飛一把拉住了他，問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快告訴我！」

那人被他拉着，拚命掙扎，道：「大爺，大爺，你饒了我吧！」

他一手掙開，頭也不回，逃也似地離開去。

本來，龍正飛也可以追上，不過，看此情形，再追問下去，也徒費唇舌。

不過，這反而令龍正飛更加好奇，更想知道在這半年之內，這個小小的鄉鎮，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

忽然，他前面出現了五條大漢。

附近的人，早已狗走雞飛的散開。

看這五條大漢，祇是一般平民百姓的打扮，雖然一看他們便知道是懂得武功的人，但他們臉孔，並不是十分可怕，但爲甚麼那些平

民，看見他們，比看見猛鬼還要害怕？

龍正飛故意不理會五人，仍然站在路的中央。

轉瞬之間，五人已來到龍正飛面前。

龍正飛看着他們。

當中一人叫道：「小子，你爲甚麼攔路？」

龍正飛道：「攔路，我走我的獨木橋，你走你的陽關路，我怎會攔路？」

另一個大漢道：「答得好！唐爺，很久都沒見過有人敢於這麼答我們的話了！」

那個叫唐爺的，微笑點頭。

龍正飛不理他們，向前走去。

這五條大漢，保護着唐爺而行，因此，龍正飛再走上前，便面對唐爺，也陷入了他們四人的包圍。

唐爺並不高大，與龍正飛面對着面時稍矮了一些，因此，龍正飛是要稍爲低頭看，才看清唐爺。

唐爺似乎有些不悅，道：「小子，你還不離開，還阻擋着我的去路？」

龍正飛道：「我……」

他想離開這羣不懷好意之人，不過，這時，他已被五人所包圍，欲退出來，也無辦法。

唐爺突然一推。

龍正飛自然反應，稍一閃身，避開這一推。

唐爺有些愕然，道：「這小子居然懂武功！」

「好極，好極，唐爺，鎮裏有武功的人，都被我們打得七七八八了，祇剩下這一個。」

唐爺道：「小子，你初來乍到？」

龍正飛道：「對，我剛入鎮中，不知幾位大爺……」

唐爺道：「怪不得，怪不得！」

龍正飛道：「請恕在下有眼不識泰山，就此告別！」他拱手便想離開。

唐爺道：「小子，你想走嗎？」

「當然想走。」

「不過，你先開罪了我們，怎能這樣一走了之？」

「我開罪你們？」

衆人大笑起來。

龍正飛不知他們這笑聲代表甚麼，問道：「幾位大爺，我究竟開罪你們甚麼？」

「你眞的不知道？」

龍正飛搖搖了頭。

唐爺道：「你闖入我們五人之間，對我們是大大不敬，這當然是開罪！」

龍正飛見他們五人，聲勢洶洶，記得廖化師傅說過，如此情形，走爲上着。

龍正飛道：「既是開罪，那我向各位大爺請罪！」他拱手向五人打恭作揖。

唐爺道：「你倒明白事理，不過，我却不是個講理之人！」

「怎麼？」

「打恭作揖，不能算是賠罪！」

「那要怎樣？」

二人互望一眼，唐爺道：「跪下來，向每位大爺，叩一個響頭！」

龍正飛聽了，心內十分氣憤，天下間竟有這麼無賴的人？

龍正飛笑道：「幾位大爺，不用那麼認眞吧！」

「認眞！向我們大爺叩個響頭，已是你祖宗積德，家山有福！」其中一人道。

龍正飛道：「我想是你們在開玩笑！」他說完便想在其中二人中間穿了出去。

那知那兩人同時靠近，阻住他的去路。

唐爺道：「我幾時與你開玩笑？」

龍正飛站着，道：「就算我這樣阻着你們去路，也不用叩頭！」

「那麼，你叩是不叩？」唐爺問。

「不叩！」龍正飛是斬釘截鐵的回答。

唐爺笑道：「好極，好極！我越來越喜歡這小子，你們認爲怎樣？」

「任憑唐爺吩咐！」四人齊道。

唐爺又道：「小子，我再問清楚，你叩不叩？」

「不叩！」

「好極，你好硬的骨頭！」

龍正飛道：「不是我硬骨頭，而是你們實在無理！你們可以找個人來評一評理！」

龍正飛四週看了一遍，才發覺本來遠處仍有人在偷看他們，而今却人影也沒有一個了。

這些人連看熱鬧也不敢了！

唐爺道：「找個人，你來找！」

龍正飛陷入他們的包圍，道：「唐爺，你大人大量，何必要與小子爲難？」

「跪下叩頭！」唐爺道。

龍正飛傲然立着。

「這人阻手阻腳，壞我雅興，好，左手左腳！」

龍正飛開始並不明白他說的意思。

可是，那四個人已把他團團圍住。

其中一人道：「殺鷄焉用牛刀？讓小弟把這個硬骨頭打碎！」

其餘三人也實沒把這小子看在眼內，道：「好，你來！」

三人稍退，祇剩下一人與龍正飛對峙着，那人一言不發，攻向龍

正飛的左邊。

龍正飛稍爲避開，並沒有反攻。

那人又再攻來，也是左邊。

龍正飛這時才明白唐爺的話，知他所謂「左手左脚」的意思，是要他手下，把自己的左手左脚廢去。

龍正飛心下大爲憤怒，自忖道：天下那有這麼不講理之人？無理要人叩頭，已是不可理喻，要傷人也要選定部位，那實在是荒天下之大謬！

龍正飛一連避了幾招。

那人攻勢更爲凌厲，龍正飛心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也向那人左邊攻去。

一時之間，似並無勝負，可是，過了十來個回合，那人已知道遇到了勁敵，他不想在同僚面前丟臉，下手更爲狠毒，一掌打出十分勁力。

龍正飛早知這人心急，見他出掌，以力卸力，一卸之下，那人撞向路邊一條石柱上，倒了下去。

龍正飛道：「對不起！」

其餘三人，聽了這話，不覺是道歉，反感是揶揄，不多說句話，三人同上。

龍正飛與三人週旋了一下，知道自己對付這三個人，游刃有餘，倒不如玩弄一下這三個人。

那三個人依然是向龍正飛左邊攻來，目標依然是他的左手左脚。

龍正飛故意迴避左邊，在他們三個人之間，如穿花蝴蝶，穿來插去。

唐爺一旁觀看，也覺眼花撩亂。

那三人猛向龍正飛攻來，開始還是攻向左邊，但越來越無法攻向他左邊，於是，立時改弦易轍，向龍正飛全身攻去，務求盡快打敗這個小子。

龍正飛也想不到，上了半年終南山，遇到兩個古怪師傅，也授了這些功夫，竟能與三個大漢週旋，仍然尤有餘刃玩弄他們於股掌之間。

三人越是發狠，越是破綻百出。

龍正飛道：「好，讓你們見識，見識！」

他突然一發狠勁。

三人頓感他無論在那一方面，俱是難以應付，不過，在這一刻，已是騎虎難下。

龍正飛一個飛身撲起。

三人散開，龍正飛又飛身而下，三人向上攻來，正是空門大開，龍正飛身未落地，雙手同時揮出，登時，也不知他用了甚麼招數，三人竟然軟了下來。

當龍正飛穩身於地，三人不單身體軟了下來，連雙腿也軟了下來，緩緩的跪了下來。

那在旁看的第一個漢子，看了這情形，也顧不得甚麼，撲了上來，手中早已多了一把刀。

他一上來，猛力劈下。

龍正飛眼也不多瞧他一下，一閃開來，同時已奪了那人的刀，並且連出兩招，把那人左手左脚，同時傷了，而這時在場的另外三個人，早已呆呆的跪在龍正飛的跟前，狀甚可憐，又是可笑。

這一連串的動作，竟是一瞬間完成，看得這個本是威風凜凜的唐爺，也爲之口呆目瞪。

龍正飛望着他半晌，才道：「唐爺，小子已依唐爺所言，一切妥當！」

唐爺仍不明所以。

龍正飛道：「你要叩頭，這三個大爺已在叩頭，小子受不起如此大禮，就讓他們互相叩問好了！這大爺要傷我，我也依唐爺所言，讓他左手左脚受些痛苦好了！」

一時之間，唐爺不知如何作答。

龍正飛也不再與他多言，慢慢地消失在街角。

* * *

教訓了這個唐爺與三個爲虎作倀賊的大漢，龍正飛心裏有說不出的舒服。

不過，鎭上發生了甚麼事，却仍無所知。

他想先回自己家裏，拜見了老父兄長，才再作道理。

回想自己被父親趕出來，也曾被兄長看不起，不過，父親趕他出門時，仍以字條相送，叫他上終南山，自然有其用心，父親也許用心良苦。

可是，當他走近龍世家之時，看見到處有人巡邏，守衛森嚴，已不是當日的龍世家，他心內極爲不安。

如果這樣闖進去，只會打草驚蛇。

龍正飛決定忍耐一下，入夜之後，才再進內。

他在附近叢林躲了起來，往前望去，更見家之內，有更多人巡邏守衛。

龍正飛心想：父親向來極有自信，並不害怕有人來偷來打探，更不怕有人來襲，怎會用這麼多人守衛家，難道家之內，已有大變？

轉眼已是夜幕低垂，龍正飛只見龍世家之內，到處是漆黑一片，只有當中大廳，燈光通明。

這看來並不是父親的習慣。

龍吞嶽向來喜歡龍世家之內光明燦爛，但而今到處沒有燈光，連他自己居處的小樓，也無燈火。

龍正飛心想：「大概父親不在家了！」

他內心只是希望如此。

當他來到大宅，仍見有很多守衛護院巡邏，這些人俱是十分面生。

他對龍世家大宅當然十分熟悉，他決定從後門進內，可以避過衆多耳目。

入了宅內，這地方本是傭僕所居之處，可是而今再沒有傭僕，代而替之的却是一些粗豪大漢。

他們並不是本地之人，但見他們身邊都有兵器，似是一些軍兵。

怎麼龍世家之內，竟有軍兵？

龍正飛不動聲色，直往大廳之處走去，不過，來到大廳附近，却無法接近，因爲大廳四周，簡直是佈滿了守衛，連一隻蒼蠅也無法飛入。

龍正飛飛身上了一棵大樹之上。

這棵大樹，可以直望大廳。

大廳之內，燈火通明，一切都看得非常清楚，當中坐的，是龍正飛的大哥龍正吟。

旁邊却有兩個人。

其中一個，正是今日在路上所見的唐爺，另外在右邊的一個，却是一個老頭。

老頭看來普通，但却有一種特別的氣派。

三人正在大廳之內，商議一些事情，唐爺發言多，龍正吟與那老者，只是點首。

可惜這大樹離他相當遠，無法聽到他們在商議甚麼，不過，只見唐爺口沫橫飛，難道是說今天自己與他手下四人週旋的經過？

龍正飛本想飛身上屋頂，從屋頂偷聽，也許可以知道大宅之內，發生了甚麼事情。

不過，當他抬頭一望，屋頂之上，居然也有人巡邏，可以上屋頂巡邏，當然不會是普通守衛，只要稍爲妄動一下，這些人一定知曉。

如果龍家之內，發生了甚麼大事，或者老父被害，大哥又在這唐爺與老頭之間，自己若出手，被這些守衛所擒的話，那麼，沒有人可以救助他了，因此，要好好保護自己，才是自救之道。

忽然，大廳之內，唐爺與那個老頭都告辭離開，分別到大廳的小樓。

當中一間，本應是龍吞嶽臥室，不過，而今却是那個老頭所住。

父親究竟去了那裏？

而那個唐爺，居然是入住了自己的小樓。

大廳之內，只留下龍正吟一人，他似乎在沉思，也似乎在喟歎。

龍正飛眞想跳入大廳之內，親自問一問大哥，究竟大宅之內，發生了甚麼事情。

不過，大廳附近巡邏之人仍多。

終於，龍正吟也離開大廳，回到他自己居住的小樓，不過，在那三座小樓附近，巡邏之人仍多。

龍正飛不敢打草驚蛇，他決定打探清楚，再下決定，他飛身上了小樓後面的更樓。

那十分隱蔽，又是居高臨下，可以看清楚整個龍家大宅的形勢。

而那個更樓，以前也是龍正飛一遇到不快之事時，躲進去逃避一下的地方。

他飛身上了更樓。

他受過了上刀山，下油鍋的訓練，並沒有驚動任何守衛或者護院。

更樓之內，黑漆一片。

忽然，他聽到了一聲咳嗽，這一聲咳嗽，嚇了龍正飛一跳，因爲他實在沒有預料到，在這地方，竟然會有人。

開始的咳嗽聲，是一下。

接着竟是連續不斷，而且咳者越咳，越是氣咻咻的喘氣，聽來使人十分不安。

龍正飛竄身，來到更樓一個小窗。

雖然是漆黑一片，不過，龍正飛仍然可以看到更樓之內，有一個黑影。

黑影因咳嗽而顫動。

再看一下，才發現是一個長髮披肩的人。

龍正飛正想進入更樓內，忽然，背部一陣勁風襲來，他連忙矮身一閃。

然後轉身一看。

只見一個女子正提劍向他刺來。

龍正飛急忙閃開，可是，那女子並沒有停下來，一劍緊似一劍的刺向龍正飛。

龍正飛並沒有還擊，只是左閃右避。

這時，裏面的老人，又再咳嗽，咳嗽後更是喘氣連連，使這個女子立時分了神。

龍正飛趁這機會，一招空手入白刃，把那女子手上的劍奪了過來。

那女子猛然向後退。

龍正飛持劍，指向那女子。

忽然，裏面那咳嗽的人，叫道：「展翅姑娘，展……翅姑……娘……」

這時，女子已被龍正飛迫在牆角，龍正飛的劍，正指在她咽喉之前。

那叫展翅的姑娘，叫道：「我來了……老爺子……你要……要甚麼？」

「我想……」又一連串的咳嗽，然後又道：「我想……要一杯水……」

「好……好……我……」

龍正飛把劍拿了開來，忽然，他覺得裏面那老人的聲音，有些熟悉。

姑娘見龍正飛的劍慢慢移開，她也緩緩的沿着牆壁，走向更樓之內。

龍正飛也跟着她。

當她進內，龍正飛也閃身進內。

「外面……好像……」那老人道。

姑娘接口道：「外面風大！」她已把一碗水遞上給那個咳嗽的老人。

龍正飛這時已習慣室內的黑暗，他慢慢的沿着牆邊，移近那老人。

那老人捧着碗的雙手，不停的顫抖着。

展翅姑娘道：「老爺子，讓我來！」

這時，龍正飛已看清楚了，這個老人，並非別人，正是他的老父龍吞嶽！

他實在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眼前這個人，散開亂髮，污穢衣裳，臉容枯乾，瘦骨嶙峋，雙手顫抖，實在已不像人！

可是，那的確是自己的父親。

他叫了一聲，「爹！」

那老人似乎聽覺也弱了很多，不過，仍然有些感覺似的，道：「我好像聽到有人叫我……」他捧着水碗的雙手，顫動得更爲厲害。

龍正飛這時，實在再無法忍受，立即撲了上前，叫道：「爹，爹爹，是我。」

那老人昂起頭來，但目光呆滯，道：「誰？是你，你是正飛！」

「是我，爹爹，我是正飛！」

那老人正是龍吞嶽，但是，雖然他雙目是望着龍正飛，不過，他似乎並沒有看見龍正飛。

「正飛，正飛……你怎會來此！幸好你這時來了，如果再來遲一步，你永遠也沒法見到老爹了！」

「怎會如此，我才離開半年，我們的龍世家，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龍吞嶽整個身體也顫動起來。

展翅姑娘望着龍正飛，道：「原來你便是老伯伯的二兒子龍正飛，他一直都提起你！」

「爹爹，你先喝水，休息一下，再把事情告訴我！」

龍吞嶽努力的使自己鎮定下來，可是，他實在無法控制自己。

展翅姑娘上前，在龍吞嶽的太陽穴處輕輕按下。

龍吞嶽似是昏了過去。

龍正飛叫道：「你把他……」

「我把他暫時弄昏了，好讓他暫安靜下來，否則，他可能抵受不住。」

展翅姑娘把龍吞嶽輕輕的放在那堆禾稈上，讓他舒舒服服的躺了下來。

龍正飛也上前協助，可是，看着老父親這個模樣，他的淚水忍不住淌了下來。

「龍二爺，這不是哭的時候。」展翅道。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

「其實我也不大清楚，大約三個月之前，我與我師父來到這個市鎮，目的是上終南山，不過，當我們在這市鎮的時候，却遇到兩個人，他們知道我師父武功厲害，於是想收買我師父。」

「妳師父是誰？」

展翅姑娘道：「我師父也姓鳳。」

「鳳？那麼妳也姓鳳？」

鳳展翅點了點頭。

龍正飛道：「我不想知道妳們之間發生了甚麼事，我祇想知道，我爹爹發生了甚麼事情？」

「這點我也不大清楚，我祇知道你爹爹中了毒，受制於人，我看你還是去問問那位龍大爺——那應該是你哥哥？」

「是我哥哥扣押爹爹在此？」

鳳展翅點了點頭。

「怎會如此？」龍正飛實在無法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親自去問他。」

龍正飛站了起來，有點怒氣衝衝。

鳳展翅道：「龍二爺，我看你還是冷靜一點，再去查問，否則……」

「否則會怎樣？」

「我看你兄長引來的兩人，並非善類。」

「我兄長引來了兩人？」

「其中一個姓唐，另一個老頭子，人人都稱他爲公公，我不知他是誰。」

「姓唐的？」龍正飛想起今天所遇的人，其中一個叫唐爺，大概便是這個姓唐的。

另外一個老頭子，他在樹上窺視的時候見過了，這兩人坐在大哥的兩旁。

鳳展翅道：「那個叫公公的老頭子，面白無鬚，嗓音古怪，看來眞是個公公。」

「妳的意思是……」

鳳展翅低聲道：「是個太監。」

「太監？哥哥怎會引來太監，況且我爹爹也不喜歡朝廷中人。」

「這個我可不知，不過，看來

因爲你爹不喜歡這些朝廷中人，才會被你哥哥禁錮在此。」

「禁錮？」

「是的，而我其實也被禁錮，不過，我的工作是照顧你老爹。」

「由妳照顧我老爹，却又禁錮在此，究竟他在弄甚麼玄虛？」

「我早說過，我也不大明白，也許你聽了我與師父的遭遇之後，或可以猜到一些。三個月前，我與師父來到此鎮，在鎮上吃飯的時候，遇到這個姓唐的，與那個叫公公的老頭子。」

「在酒樓之內？」

鳳展翅似乎有些靦覥，半晌才道：「我師父與世俗之人不同，她吃飯的時候，也不上酒樓。」

「那麼，妳們在甚麼地方遇到那兩個人？」

「就在那間破廟之內。」

「破廟？」

「我師父有時神智不清，有時却是非常清醒，那日，她非常清醒，略施小技，便把那兩位身旁的手下，打得人仰馬翻。」

「他們聯手對付你師父？」

「不，他們讚我師父武功厲害，並且說他們正在招賢納士，希望找許多武功高强的人協助他們。」

「協助他們做些甚麼？」

「這點我不知道，那天，我師父不知爲甚麼這麼清醒，這幾年來，我一直在她身邊，也沒有看過她如此清醒過。」

「換句話說，妳師父一直有些瘋癲？」

鳳展翅厲聲道：「她不是瘋癲。」

「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師父平生所遇極苦，你不能譭謗她。」

「既然妳師父需要妳的照顧，爲甚麼妳反而會留下來照顧我爹爹？」

「說來也是話長，我師父携着我，跟着那唐爺與公公，來到這龍世家，我們開始的時候，得到他們極大的禮待，可是，我師父的實際情況，他們終於知道……」

「她怎樣了？」

「她頭腦清醒的時候，所說的話，一切言行，俱是頭頭是道，但是，當她想起過去的苦況，她便無法控制自己，竟然大鬧你們龍世家。」

「她爲甚麼會如此？」

「我想她是與那公公談了一些話，其中有一些內容，刺激了我師父。」

「妳知道他們談了些甚麼？」

「不知道，但我一直知道，我師父一直想找兩個人，據說這兩個人，以前與我師父是師兄的關係，不過，他們之間曾發生了一些事情，而我師父，可能爲了這些事情而一直神智不清。」

「那兩個人在那裏？」

「在終南山上。」

龍正飛聽到這裏，想起闖山的那個老婆婆，道：「妳師父是個女人？」

「當然是。」

「是個老婆婆，武功高强？」

「你見過她？」

「我從終南山下來。」

「她怎麼了？」

「她與我兩個師父打起來。」

「她不敵？」

「不，她反而把我兩個師父都打敗了。」

「那麼，她在那裏？」

「我不知道，我想，她既然找到兩個仇人，而且打敗了他們，也一定會回來找妳的。」

鳳展翅道：「但願如此！」

「妳還沒告訴我，爲甚麼妳不跟上終南山，反而要留在這裏，又來照顧我爹爹？」

「本來他們想殺了我。」

「爲甚麼他們不動手？」

「可能是因爲我還有利用價值，因爲我還可以引我師父回來，據他們所說，我師父上山並不是報仇，而是要去引那兩個人回來，那兩個人武功也厲害。」

「那姓唐的知道山上兩人是誰？」

「我想他並不知道，不過，那個公公，却對山上那兩個人，十分關心。」

龍正飛心中想：「廖化與史正兩位師父，與這位公公可能認識，而且還有些瓜葛。」

「他們怎會要你照顧我爹？」

「當時我師父突然離開，他們無法阻止她，我想離開之時，却被他們捉住了，他們便把我送上這個更樓。」

「他們不怕妳逃走？」

「我本來是困在另一邊那個密室，不許出來的，可是，當我大吵大鬧的時候，竟發現有人也被困在這個更樓之內，那時我想自殺。」

「爲甚麼？」

「困在密室，並不容易忍受，後來，你老爹說服那些人，讓我出來。」

「他們相信妳？」

「你老爹向他們保證我不會走，而且他們在我飯中下了毒，也估計我逃不出這龍世家，便要我在這裏服侍你爹爹。」

「你甘心被困在這裏？」

「不，當然不，不過，我還要等待我師父回來，二來，你老爹對我，可說是恩重如山，他這麼一個老人也可以堅持下去，爲甚麼我不

能？」

這時，昏迷的龍吞嶽在禾稈堆中蠕動身體。

「他應該醒了。」

「爹爹，爹爹！」龍正飛走近禾稈堆處。

鳳展翅道：「龍二爺，你不要再刺激你爹爹，否則，我看他不能再捱下去的。」

龍正飛也看過剛才的情形，道：「我知道，不過，我也要問他，他是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的。」

「你慢慢的問他。」

龍吞嶽果然醒了，他雖然是睜開了雙眼，但目光無神，神情呆滯。

龍吞嶽道：「正飛，正飛！」

「爹爹，我在這裏。」

龍吞嶽雖是望着龍正飛，却似乎並看不見他，祇伸出雙手，這時，他才可以肯定龍正飛在他身旁。

龍正飛道：「爹爹，你雙眼……」

「也沒有甚麼，祇是暫時看不見罷了。」

「你怎會如此？是他們……」

「不，正飛，我祇想問你，你有沒有依照我的話，上終南山去？」

「有。」

「找到南極仙翁與北極邪叟嗎？」

「不負所望。」

「他們都肯授你武功？」

「他們開始不肯，但終於也肯了。」

龍吞嶽聽了這話，似乎整個人也覺舒服了一些，道：「他們教你半年，相信……」

「他們迫我上刀山，下油鍋！」

「啊，那些是上乘輕功，上乘武功，你可學了？」

「孩兒向來無用，不過，也盡心盡力學了。」

「那好極了，正飛，我一向並不是對你偏心。」

龍正飛沒有回答。

「也許你一直以為我偏心。」

「大哥一向比我聰明，而且人也積極，這也難怪你對他……」

「是的，正吟他為人積極，而且想把我這龍世家擴大，可惜，他……他為了提升龍世家的地位，竟然勾結了朝廷中人。」

「朝廷中人？」

「那個公公，是朝中的寶公公！」

鳳展翅插口道：「寶公公？是當今聖上的大紅人，他的話比聖上還厲害。」

「對，你哥哥以為結交這一位朝中權貴，以後，龍世家便可以超然於江湖之上。」

「你不贊成哥哥的決定？」

「當然不贊成，咱們龍世家，雖然在江湖上並不算是第一流的世家，但總算有名有望，人人尊敬，當江湖中人，一旦知道我們與朝廷有往來，再沒有人尊敬我們了。」

「為甚麼？」

「誰不知這個寶公公野心極大。」

「他想怎樣？」

「他想怎樣，路人皆知，祇有你哥哥受他所蒙蔽，聽說他一旦事成，會封你哥哥為國師。」

「國師？」

「我們龍世家雖不是十分富有，但……」

「你哥哥認為有財並沒有用，祇要有權有勢，才可以一顯他的能力。」

「他以前也向我說過，不過，你也知道，我這個人，向來祇重吃喝玩樂。」

龍吞嶽道：「而今倒不可再如此，因為挽救龍世家的責任，已落在你一人身上了。」

「我？」龍正飛感到一股無形壓力，力壓心頭。

「我自知命不長久。」

「爹，你不要這麼說。」

「不，我自己知道，如果這三個月來，不是展翅姑娘照顧我，我早已一命嗚呼。」

龍正飛望着鳳展翅道：「謝謝姑娘！」

鳳展翅道：「你不用謝我，以後的日子，正如令尊所言，一切都靠你了。」

龍正飛道：「我得先找個大夫，為爹爹看看。」

龍吞嶽道：「不，正飛，你不用擔心我，我暫時還可以捱下去，最重要的是，把你權力薰心的哥哥喚醒，不要墮入唐爺與寶公公的圈套。」

龍正飛心想：「我而今應該怎樣做？」不過，他並沒有說出來，因為他要在父親面前，表現出自己成熟穩重的一面。

龍正飛道：「我要去找哥哥談談。」

鳳展翅道：「我看你無法接近他。」

「怎會？」

「因為唐爺與那個寶公公早已下了令，不是普通人可以走近他身旁的。」

「不過，我是他的親弟弟。」

鳳展翅也不欲多言，道：「你試試看吧！」

龍正飛道：「你暫時仍照顧我爹……」

龍吞嶽接口道：「正飛，你不用理會我，你與鳳姑娘一起去，多

個照應也好。」

龍飛鳳舞　誅殺奸邪

龍正飛不想再逆父親的意思，他與鳳展翅離開那更樓，龍正飛身負重任，顯得焦燥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鳳展翅道：「你怎打算？」

「找我哥哥。」

鳳展翅道：「你試試也好，我與你一起去，不過，我暫時不現身，當你有困難之時，我才……」

「謝謝妳！」

他們在更樓外面，一直等到天亮才出去。

龍正飛知道，他哥哥有早起的習慣，兩人飛身向着龍正吟所住的小樓，龍正飛首先飛身上了那個小露台，祇見裏面有兩個人正在對酌。

龍正飛還以為龍正吟或許與唐爺或者是那個寶公公在一起，那知細心一看，那有龍正吟在其中。

龍正飛伏在露台之外，細聽二人說話。

寶公公臉白無鬚，發出的聲音十分尖銳，道：「就這麼決定。」

那個叫唐爺的道：「公公，我看你還是考慮一下！」

「考慮甚麼？」

「殺這龍正吟是易如反掌之事，不過，殺了他除了可以得到他的家財之外，還有甚麼好處？」

「本來我也不想向你提及……」

寶公公似乎考慮了一會，才決先告訴唐爺，道：「此次我與你來龍世家，其實是主上有一道密令。」

「密令？甚麼密令？」

「既是密令，我當然不能告訴任何人，不過，而今我會說會封龍正吟為國師之事，他似仍有懷疑，我看此事要以快打慢。」

唐爺側耳傾聽。

寶公公道：「龍正吟的祖父龍宇瀚是個大學士，並得當時的主上器重，龍宇瀚是個讀書人，並不貪慕錢財，但當時的主上給了他一個錦囊。」

「錦囊？甚麼錦囊？」

「據主上說，那是一張地圖，當時的主子憐惜這位不貪財的大學士，也害怕自己一旦不在其位，這位大學士被朝中其他大臣排擠，可能因此無生計，因此留下這個錦囊，叫他在最困難之時，才打開來。」

「後來怎樣？」

「後來果如天子所言，龍宇瀚在當時天子駕崩之後，被大臣排斥，不受重用，他便告老還鄉，他始終沒有打開這個錦囊。」

「錦囊裏是張藏寶圖？」

「你猜對了一部份。」

「甚麼？」

龍正飛聽到這裏，也覺得十分好奇。

「可以算是一張寶藏圖，但並不是藏有萬兩黃金，或其他寶物。」

「那是甚麼？」

「那是一張礦藏圖。」

「礦藏圖？是甚麼礦藏？」

「是銅礦。」

「銅礦……」唐爺似乎心中有數。

寶公公道：「你明白麼？」

唐爺道：「仍不甚明白。」

寶公公道：「假若如今我有了那張銅礦藏的地圖，那比我有千萬兩黃金還要好。」

「為甚麼？」

「因為無論是當今的聖上，或是番邦的主子，都需要銅來鑄造兵器。」

唐爺聽了，道：「對，果然是比萬兩黃金還要好，因為有了這銅礦，無論那個主子，都要聽令於我們了。」

「對，不過，你要更正一下，不是我們，而是我。」這個「我」字，說得十分刺耳。

唐爺也十分機靈，道：「對，對，是寶公公，一切都要聽令於寶公公。」

寶公公陰陰笑道：「我得了那張礦藏圖後，看那一個主子給我較好的條件，我便把礦藏圖給他，或者……」

看來寶公公還有更多的打算。

唐爺這一次聰明了，不再多出主意，也不多加言語，祇道：「寶公公一定可以得到那圖。」

寶公公却道：「我與龍正吟說過，不過，他祇是支吾以對，依我看非用武力不可。」

唐爺道：「那一切交給小的去辦好了。」

「你怎樣辦？」

「殺了龍正吟，一切便可迎刃而解。」

「不，如果是這麼簡單，我怎會需要你？」

唐爺立時道：「對，對，這麼簡單，怎會用得着小人，小人願聽寶公公妙計。」

寶公公是個陰險之人，對唐爺當然有戒心，可惜他是個喜歡別人拍他馬屁的人，祇要唐爺多說兩句奉承他的話，他又似乎忘了防範。

寶公公道：「威迫利誘！」

「利誘我們曾試過。」

「國師這個職銜不夠引誘，看來還是封他做一個大將軍。」

「好極，如果他仍不交出那圖？」

「那便威迫好了。」

「先殺他老父。」

「對，甚麼時候動手？」
「越快越好。」
唐爺便要動身。
寶公公道：「慢着，不是就這樣去殺他父親，是把他父親擄在手上，在龍正吟跟前威脅他，如果他不願聽從，才在他面前殺那老頭子。」
唐爺道：「好極！」
寶公公道：「下午我會再在密室，與龍正吟商討，你把他父親押來，若果他仍不從，我們便在他跟前殺他父親，若他仍不肯，我們立刻連龍正吟也殺了。」
「好極，寶公公計策果然有過人之處。」
其實這些手段，這些所謂計謀，那有甚麼過人之處？祇不過是唐爺的吹捧拍馬屁的手段而已。
看來唐爺果眞要出來。
龍正飛急忙躍出小露台，往找鳳展翅。
鳳展翅也從另一邊出來。
龍正飛道：「那個唐爺要殺我父親了。」
「我也聽到了。」
「那我們快回去。」
兩人打算先回更樓上，可是，到了半途，便看見有一個人影跑在他們前面。
龍正飛道：「那個唐爺沒有理由這麼快。」
鳳展翅道：「我看那個人影也不像是唐爺的身形。」
兩人飛快往更樓，希望可以在那人到達更樓之前到達，不過，那人影實在太快，轉眼已不知所踪。
兩人趕回更樓。
鳳展翅非常小心，示意龍正飛先上去。
龍正飛上到更樓之上，一切都非常平靜，老父親龍吞嶽仍熟睡在禾稈堆中。
這時，他忽然聽到下面傳來打鬥之聲。
龍正飛立時下去，祇見鳳展翅正與一個老婦人在打鬥，而那個老婦人，正是在終南山上見到的老婦人。
鳳展翅一邊抵擋，一邊叫道：「師父，師父……」
龍正飛也上前叫道：「婆婆，婆婆！」
那老婆婆並不理會，祇道：「你也來，我祇想打架，好好打一場大架吧。」
老婆婆似是瘋瘋癲癲，與他們兩個對打，有時出手厲害非常，有時却是普普通通的招式。
鳳展翅道：「師父，我是展翅，妳認不得我了？」
老婆婆道：「我那知妳是誰？我要打死妳。」
「為甚麼？師父！」
「師父，我不是妳師父，妳叫我師父，我一樣要打死妳。」
龍正飛道：「婆婆！婆婆！」
老婆婆道：「你這猴子，也來打架？對，對，你有兩個師父？」
龍正飛道：「是的，我有兩個師父，妳記起了嗎？」
「記得，當然記得，不過，我要打一場大架。」
這瘋言瘋語，使龍正飛不知如何是好，忽然，他想到了一條順水推舟之法。
他突然停了手，道：「鳳姑娘，不要與她打了。」
鳳展翅不知他有甚麼辦法，但既然他如此叫停，也躍了開來。
龍正飛道：「婆婆，妳眞的想打架？」
「當然。」
「打架要找一個好對手，那才過癮。」
「對，你們兩個，其實沒有甚麼好打。」
「是的，妳等一下，有一個大漢來，這人武功厲害，妳要好好與他大打一場。」
「好極，那人在那裏？」
老婆婆似乎十分興奮。
不一會，果然有人奔來，老婆婆比他們還發覺得快，早已迎了上去。
唐爺領着五人，來到更樓之前，他們尚未站定，老婆婆已撲了出去，沒有發出一言，便與六人動手。
唐爺不得要領，也動手與老婆婆過招。
這一次，老婆婆出手果然厲害，三拳兩脚，已有三個唐爺的手下倒地。
老婆婆大叫道：「痛快！痛快！」
她又再施辣手，唐爺的兩個手下，轉眼又伏屍在她的跟前。
這時，祇剩下了唐爺一人。
唐爺害怕，轉身便走。
但龍正飛與鳳展翅攔着去路，唐爺一時之間，不知所措，退回原處，再回首時，祇見老婆婆正舉起手掌。
唐爺嚇得三魂不見了七魄，因為祇要老婆婆一下手，他便死無葬身之地。
就在這時，有一陣呻吟聲傳來。
老婆婆聽了，似乎受了這呻吟聲所刺激，整個人高舉手掌，呆呆站着，並沒有拍下。
唐爺本已閉上眼睛，但良久不見拍下，睜開了眼，祇見老婆婆呆着，他立時想逃。
不過，龍正飛與鳳展翅已在旁，不由他逃離。
老婆婆突然道：「我殺死你！」

她一掌便要拍下。
龍正飛道：「不要……」
此時，另外呻吟聲又起。
這聲音又再令老婆婆受到莫大的刺激似地，嚷道：「我已殺了人，多殺一個也無所謂！」
她一掌便要拍下。
唐爺叫道：「不，不……」
鳳展翅道：「師傅，你殺了甚麼人？」
「那兩個人還在附近？」
老婆婆望着外面一個柴堆，看來那兩個人藏在柴堆後面。
「他們還懂呻吟，那即是說，他們還未死！」
「未死？」
「會呻吟當然未死！」
「那找大夫醫他們！」
鳳展翅道：「你掌下這個人正是大夫！」
「啊，大夫，大夫，殺不得，殺不得！」
鳳展翅已竄到唐爺背後，一手點了他的背穴，道：「你想不想這麼快便死？」
唐爺不能說話，但可以搖首。
「既然不想死，便要依我的話去做！」
唐爺拚命地點頭。
鳳展翅一手把他反扣，對老婆婆道：「你在附近看看，找出兩個呻吟的人！」
這兩個人正是廖化與史正，原來史正並沒有眞的跌下深淵，他跌下深淵之時被松樹擋住。他們兩人養好了傷之後，又被老婆婆偷襲得逞，老婆婆便帶他們下山來。

* * *

原來他們被綁在一個竹排之上，老婆婆便是這樣帶了他們前來，他們可能經過一段時間昏迷不醒，老婆婆以為他們大概已死。
這時，老婆婆拉了他們出來，兩人拚命掙扎。
鳳展翅對龍正飛道：「你看看他們如何。」
龍正飛走近兩人一看，叫道：「師父，師父！」
兩人睜開緊閉的眼，見是龍正飛，都想掙扎起來，道：「徒弟，快救我！」
「正飛，你要先救我！」廖化道。
兩個師父，竟又你一言我一語的爭吵起來。
一時之間，龍正飛也無法勸說他們，而老婆婆聽了他們爭吵，叫了一聲，道：「你們再吵，一個也不救了！」
廖化與史正這才靜了下來。
鳳展翅向唐爺道：「你要扮作大夫，醫治他們兩人！」
唐爺道：「我不懂！」
「你不用懂，祇要照我所言去做！」
鳳展翅也不多言，當唐爺彎下腰時，突然伸出手來，把唐爺身上的要穴點了，唐爺暫時失去了知覺。
鳳展翅走近廖化與史正。
她看看兩人，身上並沒有甚麼顯著的傷痕，却又似是軟弱無力，無法起來。
鳳展翅知道，這一定是她這位師傅點了他們要穴，使他們癱瘓，這才方便帶他們下山。
鳳展翅對老婆婆道：「師父，你解開他們穴道吧！」
老婆婆道：「我不懂！」
「你怎會不懂？」
「不懂便是不懂！」她似乎臉有異色，鳳展翅知道她神經兮兮的性子又發作了，她不敢再勉强，可是，她自己又無法解開兩人穴道。
龍正飛道：「怎麼辦？」
「我師傅不肯解開二人穴道！」
「你懂嗎？」
「我不懂，她並沒有傳我這些技倆！」
「妳先看看他們再說！」
鳳展翅上前，試試拍打他們一些部位，兩人竟然可以活動手脚。
「對了，妳懂！」
不過，再拍幾個要穴，兩人仍然無法起來，看來有些重要的解穴手法，她的確並不懂得，不過，廖化與史正二人，却已感到較為舒通。
龍正飛扶了二人起來。
史正低聲在龍正飛耳邊說道：「你快按我神封，拍大澤……」
他依了師父所言，一按一拍之下，史正竟然全身可以活動起來，看來他知道解穴方法，但恨自己無力自救，有了龍正飛幫忙，自然是迎刃而解。
接着，史正叫龍正飛扶起了廖化，他自己出手，拍了廖化身上幾下，廖化也恢復了。
龍正飛略述了他們的情形，然後對鳳展翅道：「鳳姑娘，你控制了那個唐爺，你心中一定有了辦法？」
鳳展翅道：「也不是甚麼辦法，我祇是想，那個寶公公，是個非常小心的人，並不容易接近他，祇有利用這個唐爺！」
「對，利用他帶我們接近寶公公，然後我們一起出擊，擒了那個寶公公，那麼，甚麼事情也解決了！」
史正道：「這寶公公武功厲害？」
龍正飛道：「我們不大清楚！」
廖化又問道：「你哥哥又如何？」
龍正飛道：「我不知道，但看他與那個寶公公那麼投緣，巴結他

還唯恐不及，我想他已是無可救藥了！」

鳳展翅道：「我實在不明白，龍正吟是龍世家的長子，他甚麼也有了，爲甚麼竟要投靠這一個閹人！」

龍正飛也嘆息道：「我也不明白！」

史正道：「他有財有名，却無實際權力，因此，他希望可以投靠這個朝廷有力之人，得以跨鳳乘龍，使他的人生，更上一層樓！」

龍正飛道：「平凡的生活不好嗎？爲甚麼要弄到這個地步，連老父親也不顧？」

廖化道：「人便是這樣，永無滿足！」

鳳展翅道：「我們不用理會龍正吟的慾望，而今最重要的，倒是那張銅礦藏圖，如果這張圖一旦落在寶公公手上，不但龍世家有難，整個中原大地也有難了！」

龍正飛道：「爲甚麼你如此說？」

「這麼簡單難道你也不明白？寶公公一旦得了你們那張銅礦藏圖，他還會容你們龍世家的人存在？不會，當然不會，你們龍世家一定會滅絕，因爲祇有死了的人，才可以眞眞正正完完全全的保守秘密！」

「對整個中原又如何？」

「而今寶公公還沒有拿定主意，但祇要他拿到了銅礦藏圖在手，無論他投靠那一方，麻煩便來了，如果他投靠番邦，那更是生靈塗炭！如果他拿回京中領功，也不見得好，你明白嗎？」

龍正飛點點了頭，道：「當今聖上一定要開採這個銅礦，那時，一定要奴役百姓，得了銅礦之後，又是制造兵器，往打番邦，又是烽火連天，殃及百姓！」

他們越想越覺得這張銅礦藏圖的重要。

忽然，那個被點了穴的唐爺，躍了起來，一個竄身，已逃了。

原來唐爺在他們說話之際，暗中運功，撞開被點穴道，鳳展翅的點穴手法，仍未及她師父，因此讓他有機可乘，穴道一通，叫那個唐爺如何不逃！

衆人追出，已不見唐爺踪影。

老婆婆也跳了起來，叫道：「不要讓這大夫逃了，快追！」

鳳展翅道：「不要追了！」

但那老婆婆並不聽她話，早已追了出去。

龍正飛道：「我們不要追了，因爲這個唐爺一回到寶公公身邊，一定有足夠人手助他，而且他們會想辦法圍剿我們，我們還是以不變爲萬變！」

鳳展翅道：「不過，我師父……」

「她武功高强，他們拿她沒有辦法的！我們不用擔心。」

鳳展翅也覺有理，道：「那麼，我們應該怎樣？」

廖化道：「我們立即攻出去！」

史正道：「攻出去？你知這地方形勢，你知他們有多少人手嗎？」

廖化道：「我不用知，我一夫可當關！」

史正冷笑道：「我看你連那個老太婆也打不過，被她像死狗一般拖來，還說一夫可當關？」

廖化聽了，憤怒地道：「我祇是一時失手，可是，你還不是像我一樣？也像死狗一般，被人拖了來！」

龍正飛道：「兩位師傅，我們正面對强敵，如果你們兩個不合作，我們一定會死在他們手上！」

廖化道：「我看在正飛臉上，饒你一遭！」

史正道：「我也看在正飛臉上，否則……」

「否則又如何？」

「否則……」

這兩個老人，實在與頑童不相上下，龍正飛對着他們，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而鳳展翅這時對付這兩個老頭子倒有些經驗，因爲她自己的師傅，其實也是一個頑皮的老婆婆，而且有些神經質。

鳳展翅道：「兩位英雄，你們眞的要鬥？」

兩人很久沒有被人稱呼「英雄」，而今聽到，精神爲之一振。

「史英雄……」

「廖英雄……」

鳳展翅知道自己的話有效，便道：「如果你們眞的要鬥，有兩件事情要你們鬥！」

「鬥甚麼？」二人異口同聲。

「第一，看誰打倒那個寶公公。」

「好極！」兩人磨拳擦掌。

「還有……」鳳展翅道：「看誰救回我的師傅老婆婆，那才算贏了！」

「好極，好極！」

本來他們已想各自衝出去，不過，這時，外面已傳來陣陣人聲。

龍正飛道：「那個唐爺已立即通知了他們的手下，正從四方八面包圍過來！」

鳳展翅道：「我們上更樓！」

四人飛身上了更樓之上。

從高望下，更可見四方八面都是人，原來寶公公與唐爺，帶來的人手也不少，一部份是紅衣龍世家之內，還有很多，是駐紮在龍世家的外面。

這時，他們都好像接到了命

令，有如潮水般湧向這個更樓之處。

這更樓所佔地方並不大，轉眼之間，下面已堆滿了人，人聲鼎沸。

本來入睡了的龍吞嶽，這時也被人聲弄醒，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龍正飛道：「看來寶公公和唐爺，已命人圍剿我們了……」

龍吞嶽看見有兩個陌生人。

龍正飛連忙介紹，並解釋了剛才發生的事情。

龍吞嶽道：「我一直懷疑他們有甚麼企圖，想不到那張我父親傳給我的陳年地圖，却惹來這一次劫數！」

龍正飛道：「我們被圍在這裏，一定被他們攻上來，你有甚麼辦法？」

龍吞嶽道：「甚麼辦法……」他在沉吟着，看來一時之間，他也沒有想到甚麼辦法。

龍正飛道：「你有甚麼辦法？」

鳳展翅也搖頭。

這時，下面已突然靜了下來。

「怎麼會這麼靜？」

他們往外一看，祇見寶公公與唐爺已被簇擁而來。

寶公公用那陰陽怪氣的聲音，叫道：「龍吞嶽，我饒你一命，你竟恩將仇報，你而今把兩個老傢伙送下來，還有那兩個年輕人，我還可考慮一下，讓你活命！」

龍吞嶽聽了，十分氣憤，本想怒斥他，但一時氣往上衝，無法說話。

龍正飛只好安慰着父親。

鳳展翅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廖化與史正却在商量。

這兩個老傢伙，平日一見，總是相鬥，不是口鬥，便是武鬥，而今竟二人商量，大出衆人意料之外。

龍正飛問道：「你們有甚麼好主意，不妨說出來……」

他話未說完，兩個老傢伙，已不理會他再說些甚麼，同時衝了出去。

他們見到下面黑壓壓的人羣，並不害怕，反而高興的一躍而下。

下面的軍兵，立時散開，但這地方十分狹窄，人又太多，沒有迴避的地方，因此，他們想散開，但其實仍是擠在一起。

廖化落在那些人的頭上，雙手俯身一抄，便抄起了兩個軍兵，然後用力一擲，把這兩個軍兵擲向人堆，一時之間，人羣大亂。

史正却並不抓人。

他借力在軍兵的頭上肩上奔走，然後，左一脚，右一脚，踢在那些人頭上，登時，一片鬼哭神號之聲，死了七八個軍兵。

衆軍兵看見這兩個古怪的傢伙，出招古怪，出手也是狠毒，害怕起來，立時散開。

寶公公與唐爺本來站在後面，威風凜凜的，但一看此情形，也害怕起來。

他們害怕這兩個老傢伙躍到他們面前，一手抓一個，那時，他們的手下也無能爲力。

可是，這兩個老傢伙却似是玩要一番，見嚇退衆人，也抽身回去，再上更樓。

下面仍是一片混亂。

廖化非常得意的對龍正飛道：「你看我們一出手，便嚇走了他們！」

史正也道：「他們見過我們這樣的高手，一定很快便撤出龍世家！」

看來他們並不是過言其實，因爲寶公公已吩咐了衆軍兵，立時撤走。

本來是嘈吵熱鬧一片，轉瞬之間，又寂靜一片。

龍正飛與鳳展翅也覺得暫時心頭一寬。

龍吞嶽在裏面，看不到外面的情形，但聽到本來是人聲鼎沸的場面，而今是寂然一片，奇怪的問道：「正飛，你們用甚麼方法叫他們退走？」

龍正飛道：「不是我有方法，而是我兩個師傅，他們下去，搗亂了一陣，殺了幾個人，嚇得他們……」

史正也接口道：「屁滾尿流！」

廖化也道：「夾着尾巴逃走！」

龍吞嶽聽了，却並沒有高興的模樣，只道：「那個寶公公呢？」

「他本來與那個唐爺在後面押陣，但看見我兩個師傅下去，殺人如在玩遊戲，也嚇得他們退走了！」

龍吞嶽道：「他們並非善男信女，相信他們很快又有新部署了。」

史正道：「甚麼新行動？他們來一個，我們殺一個！」

廖化道：「來一雙，殺一雙！」經過這一次，二人下去搗亂殺人，他們似乎非常合拍，不再吵嘴。

龍正飛道：「爹爹，你有甚麼主意？」

龍吞嶽道：「我已是半個廢人，有甚麼主意？正飛，而今一切都要靠你了！」

龍正飛心中忐忑，但他仍然安慰父親，道：「爹爹，你安心休息，我一定可以奪回龍世家的一切！」

鳳展翅道：「我們合力，一定可以把這個寶公公、唐爺之輩，殺

個片甲不留！」

這時，廖化與史正似乎有所發現。

他們叫道：「正飛，正飛，你快來看！」

龍正飛立時出來，只見更樓下面，四方八面竄出了一些人，他們各手持禾稈草把，堆在更樓下面。

看來他們是要放火。

廖化看了，與史正低聲說了幾句話，兩人又再飛身下去，抓那些來人。

那些人一見了兩個黑影，已嚇得鷄飛狗走，不過，他們那裏可以逃得出二人手掌？

廖化抓了一個，擲了上天。

史正也抓了一個，也擲上半天，那兩個人竟然在半空中撞個正着。

「隆」的一聲，兩人墜下，動也不動。

其餘的人見了，連奔帶跑，可是，又有四個，都逃不過廖化與史正的手下。

他們各用左右手，各抓兩個，這一次，却不是擲上半空，而是你抛給我，我抛給你，一時之間，二人像在玩雜技，擲來擲去。

被擲的四個兵，當然是嚇得哇哇亂叫。

而史正與廖化二人，也是嘻哈大笑，他們像兩個頑童，玩得不亦樂乎。

突然，有箭從那邊小樓射出。

四方八面有幾十支箭一起射來，箭頭當然是指向他們。

廖化左一撈，右一撈，接了十來支。

史正却是左翻右翻，避開了那些箭。

可憐那四個人，被抛在半空之中，再沒有人來接，登時，跌在地上，頭破血流。

他們站起，拚命逃亡，可惜那些箭却不帶眼射中了他們，他們沒有被活生生的撻死，却被箭射死。

箭越來越多，他們武功再高，也無法一一擋下，兩人見此情形，躍回更樓上。

龍正飛與鳳展翅在上面，當然看到所有的情形。

史正到更樓之上，道：「他們不敢來了。」

廖化手中仍拿着幾枝箭，道：「他們一出來點火，我一箭一個！」

史正道：「對，我們徒手也可放箭！老廖，給我幾支箭！」

廖化並沒有反對，遞了幾支箭給他。

鳳展翅道：「他們不用出來，也可以放火燒我們！」

「怎會？」廖化與史正二人反問道。

「你看……」

只見小樓那邊，已有人放出一些「火箭」，那些箭縛有一個火把，射在禾草之上。

立時，下面成了一個小小的火海，刺鼻的煙，直攻上更樓。

廖化與史正二人也忍不住的咳嗽。

龍吞嶽更是嗆咳不已。

廖化與史正十分憤怒，但看見下面的火，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不過，廖化似乎心有歉疚，道：「這個禍是我闖的，我要下去！」

史正道：「我也去！」

廖化道：「我們一起下去！」

兩人不理會龍正飛的勸告，已同時飛身下去，他們躍了下去，左一脚，右一脚，已踢開了那些着火的禾稈，幸好禾稈堆得並不太多。

可是，火禾稈雖被踢開，但小樓的火箭却仍然射來，這次是專向二人射來。

廖化與史正二人，也不懼怕那些火箭，他們用手脚，擋開那些火箭。

雖然他們武功高强，但也無法擋開所有的箭，終於有一兩支，射在他們身上，並且燃着了他們的衣服。

兩人滾在地上，把火壓熄。

小樓內的軍兵見他們如此，更是箭如雨下。

廖化對史正道：「這不是辦法！」

「那你有甚麼辦法？」

「衝向那小樓。」

史正立時起來，不理身上火焰，直向小樓飛去，廖化當然緊隨尾後。

二人來到小樓，那些軍兵知二人厲害，紛紛避開，二人來到小樓窗戶處，一言不發，衝了入內。

他們二人動作非常迅速，小樓之內，除了一些守衞及放箭的軍兵之外，當然還有寶公公與唐爺在指揮。

寶公公與唐爺二人，見他們來勢迅速，本想逃避，但他們來不及走到門口，廖化與史正二人，衝了進來。

廖化叫道：「你這個妖人，不要逃走！」

史正道：「你這個男不男女不女的妖人，站着！」

寶公公自己是太監，平生最憎別人叫他妖人，聽到有人叫他男不男女不女，眞叫他無名火起三千丈。

他不再逃，轉過身來，立時，想逃的軍兵也立時護着了他。

寶公公道：「殺了這兩個老妖孽！」

軍兵聽了，沒有人應命，因爲他們都知道二人武功厲害，而且神化，在他們手下，只會連個全屍也沒有。

史正笑道：「他們不聽你的話了！」

廖化道：「連這個唐爺也是！」

寶公公怒道：「唐緯，你上！」

原來這個唐爺叫唐緯。

唐緯自知武功不及這兩個老傢伙，不過，在這情形之下，一來公公是自己頂頭上司，二來在自己衆多部下面前，他只能硬着頭皮而上。

不過，這人奸狡，叫道：「爲了省點工夫，你們兩個老傢伙，一同上來受死吧！」

這是激將法。

廖化道：「史正，我一人已可以使他閉上烏鴉嘴！」

史正道：「那麼，你一人上！」

廖化道：「好極！」

唐緯聽了，心中一寬，因爲自己的激將法收效，他們自視武功甚高，只會一人上。

史正想了一想，又道：「不！」

唐緯心中一驚，以爲這老傢伙改變主意。

廖化道：「你當然可以出手，不過，讓我把他打得半死，然後你再上！」

「好極，好極，只有半死，有一半未死，那由我來，那實在非常公平！」

廖化轉向唐緯，道：「你來！」

唐緯一撲而上，本來他手是空空的，但接近廖化時，手中已多了一把匕首。

廖化看似糊塗，但打架却不含糊，一個晃身，避開了那匕首。

「你想暗殺我？」廖化怒道。

唐緯已不理會他說甚麼，揮着匕首，向他猛刺，廖化並不慌忙，左一閃，右一避，看來已快刺中他，却被他巧妙地避過了。

唐緯一招緊似一招，却總無法傷到廖化分毫。

廖化像是穿花蝴蝶，看得史正牙癢癢的，突然叫道：「讓我也來玩玩。」

廖化道：「不，不，我還未把他打得半死！」這麼一說，手脚幾乎慢了一些，「嘶」的一聲，匕首擦過他的衣袖，削開了左邊衣袖。

廖化怒道：「你這廝連我衣服也刺破了，我要先奪你匕首，再刺破你衣衫！」

唐緯心中一驚，自忖道：「怎麼這人眞古怪，連要怎樣攻對方，也說了出來。」

廖化果然不再閃避，而是施出了「空手入白刃」之功夫。

唐緯明知他來奪匕首，當然不會那麼輕易上他圈套，不過，廖化功夫十分到家，三招兩式，竟然便把唐緯手中的匕首奪了過來。

唐緯心中一驚，叫道：「刀來！」立時有人抛刀過來。

唐緯接過，自忖道：「我有長兵器，任你武功如何厲害，也不能用武器刺破我衣裳。」

於是，唐緯使出大刀的功夫，用盡了劈、砍、撩、削等長拳大路刀法，務使廖化無法接近他。

史正在旁，看到唐緯揮舞着長刀，廖化一時之間，眞無法接近他一分一毫，史正叫道：「老廖，你要刺破他衣裳，並沒有那麼容易。」

廖化聽了，心中好氣，叫道：「我不用你理我，我自然有辦法。」

史正却道：「我教你一些竅門功夫如何？」

「我怎會學你那些三脚貓功夫？」

史正却不理會他所言，道：「攻他上盤，然後下盤，那麼，他中門自然大開，你便有機可乘剖開他胸口的衣裳了。」

可是，廖化却並不依他說的話做，反而猛攻唐緯的中路。

史正見了，頻頻叫道：「你不聽我話，當然不能刺破他衣裳，哈哈，你這個小子，倒懂得你老子說出來的辦法，死守中路，還可以捱下去，好小子，好兒子。」

廖化聽了，道：「老史，你怎麼認了他作兒子？你這人眞是認賊作兒。」

「那有甚麼不對？」

「當然不對，祇有認賊作父，那有認賊作兒，你眞是越老越糊塗了。」他哈哈大笑起來。

廖化越笑越是大聲，攻擊的招法也似乎有些鬆懈下來，唐緯如何不知這是反攻大好時機，倏然一招橫劈，眼看便要把廖化的右手劈斷。

廖化却突然一躍而起，避過了唐緯的刀。

唐緯想再施刀法，却不見了廖化。

他正猶豫不知所措之際，突然覺得背後一涼，原來廖化已一躍過了他的背後，匕首撲削，已劃破了他的衣裳，並且呵呵大笑。

唐緯登時縮向一旁，滿臉羞慚，因爲這一次的失敗，在上司與下屬眼前，眞使他無地自容。

不過，這時也不是退縮之時，他一個轉身，猛劈向仍然在哈哈大笑的廖化。

這次大刀劈下，是豁命的劈出，完全不顧自己安危，倒使廖化一連退了十步，不過，無論他如何劈下，總無法劈到廖化分毫。

史正在旁，看見廖化有些狼狽，却也拍手叫好，道：「殺你老

子，殺你老子。」

唐緯聽了，更加火上加油，道：「我殺了你老賊，再殺你這惡賊。」

史正聽了，道：「你叫我甚麼？」

唐緯大刀揮下，並沒有回答史正。

史正道：「你撩我打架？」

唐緯大揮幾刀，仍然打不到廖化，心頭火起，叫道：「撩你打又如何？」

史正道：「好了，好了，老廖，他撩我打了，那也應該讓我一演身手。」

廖化道：「我還未夠過癮。」

史正道：「不過，你已完成任務，你已刺破了他的衣裳。」

「好極，你來！」

廖化竟然好像玩耍一般，跳了開去。

史正立時躍到唐緯跟前，叫道：「我來了。」

唐緯看他還未站定，已一刀劈下。

史正一閃身，道：「好險！」但他並不還手，唐緯又一刀削下，史正也祇是閃避，而不還手。

唐緯見他又如此使自己沒有面子，刀起刀落，更是瘋狂。

廖化在旁，不明白史正爲甚麼祇閃而不攻，叫道：「老史，你才沒有料子。」

「我怎會沒有？剛才我教你打這人，你偏偏不學，而今我面對這狂人，你認爲我應如何對付？」

「你要我教？」

「不，我要考一考你。」

「啊，這個容易，我先問你，你想怎樣？」

「這人爲虎作倀，先殺了這倀，再殺虎。」

「好極，你有武器？」

「沒有。」

「那你喜歡用刀嗎？」

「蠻喜歡。」

「那先奪刀，再用力把這倀，剁成肉醬。」

「好極，我是個聽教聽話的人，先奪刀。」

這兩個老傢伙根本上是渾人，這一對一答，都是渾人的說話，在他們來說，祇是在胡說八道，可是，這些話，落在一般人的耳朵裡，卻是非常侮辱的話。

尤其是廖化教史正奪刀，而史正也大言不慚的說要奪刀，對唐緯來說，眞是奇恥大辱。

史正立時採取了攻勢，他並不是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而是用輕忽飄柔的輕身功夫，在唐緯面前前後左右上下穿花蝴蝶的攻擊。

唐緯以大刀緊守。

突然，史正一指使出，「嗤」的一聲，竟然有一道光氣，直指唐緯心口。

唐緯一閃，祇見那道光氣，射在大廳內一根棟樑上，並且發出了一陣白煙。

唐緯心中一驚，刀法稍亂，這一亂便給了史正一個大好機會，便立時竄向唐緯，一手點了他胸前要穴「神封」，他用勁異常，唐緯立時呆呆的站着。

史正拍了拍手掌，道：「我現在奪刀！」

他一步一步上前，可憐那唐緯，非常清楚眼前要發生甚麼事，但自己卻動也不能動。

史正輕輕把刀奪了過來，然後對廖化道：「怎麼樣？這手法不錯吧？」

「你這奪刀手法也有名堂？」

「有，當然有，這是蘭花拈刀手。」說罷此言，更是哈哈大笑，聲震屋瓦。

「好了，殺他！」

「怎樣殺他？」

「一塊一塊肉割下來。」

這話聽得唐緯全身顫抖，滿頭大汗。

在場的另一面還有寶公公，他一直沒有插手，也沒有開聲，而今看見情形不對，叫道：「你們敢？」

他的聲音刺耳。

廖化與史正忍不住望向他。

「怎麼不敢？」

寶公公突然拍了兩下手掌，這時，外面有幾個人拖着一個滿身鐵鍊的人出來。

這人正是老婆婆。

此時龍正飛與鳳展翅已飛身下來。

鳳展翅一見是自己師父，叫道：「你們把我師父……」

寶公公道：「你們再動手，我便先殺這老太婆。」

史正與廖化看看老婆婆，似並不十分關心，不過，鳳展翅已叫道：「兩位師父，請勿亂來。」

寶公公道：「我才是這地方的主人，你們全部退出去。」

鳳展翅道：「好，我們退出去。」

可是，兩個老傢伙，廖化與史正，卻一動也不動。

老婆婆本似是昏迷，突然，她抖動起鎖鍊，郞噹作响，並且咆哮起來。

看來，她受了虐待。

寶公公道：「使她安靜下來。」守着老婆婆的幾個軍兵，其中一人，手持長鞭，已一鞭向老婆婆抽下。

「啪」的一聲，老婆婆狂叫，並且全身扭動，可惜的是，她無法脫困。

那人又再抽了一鞭，這一鞭在

忙亂中抽下，並沒有準繩，打中了老婆婆的臉頰。

「啪」的一聲，老婆婆的臉頰竟然被打中，老婆婆發出一聲慘叫。

鳳展翅怒極，想撲上前去。

不過，龍正飛却一手拉着她，道：「妳看！」

祇見老婆婆的臉被鞭抽爛，但並沒有流血，而她的臉皮是個面具。

史正與廖化也看得眞切。

老婆婆雖然沒有流血，但臉部被鞭，也非常痛楚，一手抓向她自己的臉。

這一瞬間，她竟然扯下了這個面具。

人皮面具扯開，露出一副並不十分老的臉孔。

史正與廖化見了，立時驚叫起來。

「是妳？」

「怎麼是妳？」

史正與廖化一時之間，似乎也失了控制，不理會那些軍兵，同時衝向老婆婆。

那幾個守衛老婆婆的軍兵，想阻擋也來不及。

兩人扛起了老婆婆，史正更趁機會，一手搶了長鞭，登時，幾人中鞭，痛極狂叫起來。

頓時，整個大廳混亂起來。

寶公公見自己再無法控制，便也想逃。

鳳展翅與龍正飛一直在監視他的一舉一動，當他們一見他想逃離，那有這麼輕易放過他？

兩人一竄，來到他的身旁。

寶公公衣袖一拂，想撥開兩人，兩人早已有了準備，閃開來勢，出招攻向寶公公。

寶公公雖然是個瘦削的老人，但出招凌厲，尤其是他手上的長指甲，竟然有無比的威力，兩人幾乎被他抓中，龍正飛也不敢直攖其鋒。

突然，有人進入大廳，並且喝道：「龍正飛，你憑甚麼來騷擾我的客人？」

來人原來是龍正飛的大哥龍正吟。

寶公公趁他們一呆之際，竄向龍正吟。

龍正吟問道：「寶公公，你沒有甚麼吧？」

「沒有！」寶公公突然一撲，先把龍正吟的左手反扣，然後順勢躍到龍正吟背後，並把龍正吟兩隻手也屈了在背後，完全控制了龍正吟。

龍正吟叫道：「寶公公，你……」

「你不要多說，叫他們完全退出，並且放下那個老太婆。」

龍正吟被寶公公雙手反扣，十分痛楚，叫道：「你們……你們退出，留下老婆婆。」

史正與廖化問道：「我們爲甚麼要聽你的話？」

他們正小心呵護那個老太婆，鳳展翅也在旁，小心護着老太婆。

寶公公道：「你們不聽，我先殺這龍正吟。」

龍正吟道：「寶公公，你說要殺我？」

「當然。」

龍正飛道：「哥哥，你知道你這位客人……」

龍正飛看見他兄長一臉痛苦，向衆人道：「他是我哥哥，我不能看着他因此而被人殺死。」

兩個老傢伙極不願意放下老婆婆，不過，看此情形，如果不放下她，那個龍正吟一定遭殃。

龍正飛道：「我一定會救婆婆出來。」

二人無奈，放下了老婆婆。

鳳展翅也知這時情勢危急，如果硬來，龍正吟一定首先遭殃，事情也無法解決。

四人慢慢退後。

寶公公道：「龍正吟，你那張銅礦圖呢？」

「甚麼銅礦圖？」

「你不要再惺惺作態，我也老實告訴你，我不是來請你作甚麼國師，我本是來要銅礦圖的。」

龍正吟不語。

寶公公又道：「你立時拿了銅礦圖出來，我立刻便離開，你們還可保存龍世家。」

龍正飛道：「哥哥，你還不把圖拿出來？」

龍正吟依然不語。

寶公公道：「你這個人，吃軟不吃硬。」

龍正吟瞪視着寶公公，道：「寶公公，我一向以爲你是個有膽色有遠見之人，而今你眞正面目完全暴露了出來，好吧，你來殺我呀！」

寶公公道：「你道我不敢？」

「不是敢與不敢的問題，而是你實在想不想要那張銅礦圖？」

寶公公道：「我當然要！」

「那麼，祇要你動我一根毫毛，那麼，你就算把龍世家夷爲平地，殺死了我，殺死了龍世家所有的人，你也無法得到！」

寶公公低吟不語。

龍正吟知道自己這一番話說得入情入理，再道：「寶公公，你是個做大事的人，何必爲一些表面利益，而把你全盤計劃弄壞？」

「那你有甚麼好建議？」

「把這些老傢伙殺掉，免得碍手碍脚！」

「你有把握？」

「當然不用我來弄這幾隻猴

猻，你這位得力手下唐緯，怎麼祇站着而不動？」

唐緯被點了穴，雖然拚命運功解穴，但那兩個老傢伙使的手法奇特，一時之間，無法開解。

龍正吟竟然一躍上前，拍了他幾下。

唐緯立時全身鬆了。

龍正吟却也用了最快的時間，躍回寶公公身旁，這一下功夫的顯露，是向寶公公表示，自己並非弱者。

唐緯仍然未動。

龍正吟道：「吃過了兩個老傢伙的點穴，怕了？」

唐緯怒道：「我怕甚麼？」

寶公公也道：「還不上？」

唐緯再沒有別的選擇，向史正與廖化二人怒目而視，本來他們都正在關心躺在地上的老婆婆，而今見他蠢蠢欲動，而且目光非常不友善，他們也站了出來。

史正道：「這人害了鳳珊！」

廖化道：「是的，我們日夕牽掛鳳珊，想不到竟有人要陷害她。」

史正接口道：「分明是向我們挑戰！」

廖化道：「不單是向我們挑戰，而是向我們的至愛挑戰，我們再沒有選擇！」

史正點點了頭：「我們眞的不想殺人，不過，在這情形之下，鳳珊也不會怪我們！」

原來這老婆婆名字叫鳳珊，與這兩個老傢伙，似有一段極深的淵源。

史正與廖化一同望着唐緯。

唐緯突然怒吼一下，撲向二人。

史正與廖化二人，不慌不忙，迎着唐緯，同時發出了一掌。

唐緯知這二人厲害，早已把撲出的姿勢一改爲躍起，這時，二人掌力同到，「轟隆」一聲，整個屋頂，也被他們掌力所震穿了！

在場的軍兵都害怕起來。

但唐緯却已攀着另一邊橫樑，避開了這雙掌，而趁塵埃未定，已閃身到了二人身後。

他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二人後面，攻其不備，以雪前恥。

不過，廖化與史正並非如他想像的，當唐緯從後面施暗算，他們一感到那陣勁風，早已回過頭來，一人一掌，這一次，不再是轟開地上的大洞，而是同時打在唐緯的身上。

唐緯已扭曲不成人形，躺在地上，連最後一聲呼叫也沒有叫出來。

在場的軍兵，看到唐緯在二人掌下，幾乎成了肉餅一般死去，嚇得很多人偸偸離去。

龍正吟見了，却感到大快人心，因爲兩個老傢伙已替他拔去這眼中釘。

龍正吟道：「衆軍兵，我奉寶公公之令，你們立時殺上，把這五人殺了！」

剩下的軍兵已是不多。

聽到龍正吟的命令，又有一些溜開，剩下來的，雖對寶公公忠心，不過，人已不多，他們稍一遲疑，有人吶喊一聲，他們攻上。

兩人老傢伙見有人攻來，從容應付。

寶公公看看，自己手下已不多，心中有點不安，最大的不安，却是聽着龍正吟說奉自己之命而叫軍兵殺上，自己幾曾下過這命令？

這分明是龍正吟假借自己之令爲了顯示自己的威力。

龍正吟正是利用這一刹機會，表明自己與寶公公是可以平起平坐、分庭抗禮的。

這時龍正飛與鳳展翅也加入了戰圈。

轉眼已過了一盞茶工夫，軍兵已是死傷無數，寶公公似有些害怕。

龍正吟道：「不用怕，我自然有好辦法！」

寶公公道：「瞎纏下去，也無好處！」

龍正吟叫道：「護我與寶公公，同到偏廳！」

還有二十來個軍兵，立時保護着寶公公與龍正吟二人，然後，龍正吟又叫道：「偏廳密室！」

軍兵也眞的退得很快。

廖化與史正二人立時追上。

鳳展翅道：「有點不對勁！」

本來也想追上去的龍正飛道：「爲甚麼？」

「如果他們要逃，怎會說出口，讓我們知道？」

「有陰謀！」

可是，廖化與史正已追了出去。

衆軍兵果然是保護着寶公公與龍正進入了偏廳，偏廳地方不大，但軍兵也不多，轉眼已全部進內。

廖化與史正不虞有詐，兩人同時衝進去。

可是，偏廳之內，那有人影？

兩人站在當中，正猶豫間，突然，一張大網，已從天花間飛了下來，罩着二人。

二人在網的中間，打滾翻騰，無法脫身。

這時，寶公公與龍正吟出來，哈哈大笑。

龍正吟道：「罩住了這兩個老傢伙，其餘的也不難應付！」

兩個老傢伙在網中不斷大罵。

龍正吟上前，一人踢了一脚，

兩個老傢伙無法還手，仍然大叫大罵。

龍正吟道：「再叫，我先殺你們！」

二人仍然叫罵。

龍正飛在牆壁上，抽了一把劍下來，對寶公公道：「你殺這二人！」

寶公公拿起劍，心想：「龍正吟，你竟敢指揮我？」不過，寶公公不動聲色。

他一步一步走向廖化與史正。

兩人在網中，任你有天大本領，也無反抗的能力，於是，祇有靜了下來。

寶公公回頭對龍正吟道：「他們不叫了！龍兄，你那張銅礦圖……」

「我當然會把圖交出，不過，我並不想交給你！」

「爲甚麼？」

「因爲你有圖也無用！」

「你怎會如此說？」

「以我所知，你早已打算把這銅礦圖獻與番邦一個將領名叫金律頓的！」

寶公公道：「你消息果然靈通。」

「我要與你一起見那個金將軍，我才會交出圖來！」

寶公公內心非常憤怒，不過，他仍然笑道：「我和你一起去見那個金將軍也好。」

龍正吟笑道：「我相信我們龍家這個銅礦，可以幫他鑄無數兵器，那時……」

寶公公接口道：「那時，金將軍擁兵自立，而你是得力功臣，你就不單是一個國師那麼簡單！」

龍正吟也笑道：「你也不是一個公公那麼簡單！」

兩人大笑起來。

突然，寶公公一劍刺向龍正吟的胸口，這一刺用足了十成功力，劍已貫胸而出。

本來是狂笑着的龍正吟，已笑不出來，指着寶公公道：「你……你……殺了我……也得不到那張圖！」

寶公公笑道：「我怎會得不到？這幾年來，連皇上也忌我三分，你竟然一直在我面前顯顏色？你要凌駕在我之上？龍公子，你不要再發你的春秋大夢了！」

龍正吟聲音已變得衰弱，道：「你永遠沒有辦法得到那張……圖……」

「我怎會沒有辦法？你還有一個弟弟，還有一個未死的父親，他們怎會不知？」

「我……我早已把圖收藏了！」

「藏在甚麼地方？」

龍正吟不答，因爲他再已無力作答，這一個夢想權貴之人，死在他慾望之下。

寶公公見他不答，道：「就是剷平這龍世家，我也要得到那張銅礦圖！」

他俯身把劍從龍正吟身上拔了出來，那胸口血如泉湧。

龍正飛與鳳展翅本來在客廳之內談論着，天花也突然落下了一張網！

不過，他們並沒有被網罩個正着，因爲躺在地上的老婆婆鳳珊這時突然醒來，眼見大網罩下，一手拉着龍正飛的脚，也一手拉着鳳展翅的脚，然後猛力一滾！

兩人突然被人拉脚，也倒了下去，兩個大網就在他們眼前罩了下來。

老婆婆鳳珊道：「幸好我醒得及時！」頓了一頓，問道：「他們呢？」

鳳展翅把事情略說了一遍。

鳳珊老婆婆道：「看來兩個老頭已中了他們奸計，下一步，寶公公會迫你爹爹！」

「那我們……」

「當然是回去保護你爹爹！」

鳳展翅道：「師傅，你可以走動嗎？」

鳳珊老婆婆說道：「不可以！」

鳳展翅道：「我抱你回去！」

龍正飛道：「我們一人扶一邊！」

鳳展翅沒有異議，兩人各自扶一邊。

鳳珊的手臂搭在兩人肩膊之上，道：「當年兩個老傢伙也這樣救過我一次！」

「一人扶一邊？」鳳展翅問道。

「正是，自那次之後，他們都愛上了我！可惜他們誤會了，結果渾渾噩噩的上了終南山上！」

龍正飛道：「原來我兩位師傅是情聖！」

鳳珊老婆婆道：「其實……其實……」她有點欲語還休，似有一些不想向人透露的心事。

鳳展翅道：「師傅，你說呀！」

鳳珊道：「我與你父親也認識！」

龍正飛道：「是嗎？」

「我們四人其實算是師兄弟，兩個老傢伙喜歡我，我却不喜歡他們，天意弄人，我喜歡的是你父……可是，他却不喜歡我，結果我離開了他們，在江湖上亂闖。」

鳳展翅一直不知她師傅有過這一段歷史，問道：「結果呢？」

「我遇人不淑，生下了你這個女兒！」鳳珊老婆婆突然鼓起了勇氣，把這件隱藏心中多年之秘事，向女兒說了出來。

鳳展翅十分奇怪，道：「師，父，我是你的女兒？」

「是的，我已殺死了那個對我

不住的男人，而且我永遠不要再提起這人，因此，我把妳改姓鳳。」

「怪不得，我還以為這麼巧，與師父同姓。」

「不要再叫我師父了。」

龍正飛道：「你快叫娘親。」

鳳展翅道：「娘親！」

鳳珊道：「翅兒，妳日後一定要小心，女人最怕遇人不淑，一輩子便這樣斷送。」

龍正飛道：「珊婆婆，為甚麼妳會來龍世家？」

「因為我對你老父不住。」

「為甚麼？」

「我因為知道你父不喜歡我，我曾在他行囊之中作了手脚。」

「甚麼東西？」

這時，他們已到了更樓前，為了安全起見，他們一起扶着鳳珊婆婆上去，可是，鳳珊自己已受了內傷，使不出勁，兩人又沒有能力用輕功送她上去。

鳳珊老婆婆道：「翅兒，我曾教妳一招『鳳蓋乾坤』記得嗎？」

鳳展翅道：「記得，不過，你說這一招太霸道，不能練。」

「是的，不過，看來而今用得着，妳運氣……」鳳珊老婆婆把這招式解說了一遍，其實招式並沒有甚麼，最重要的是那運氣發功之道。

突然，上面更樓傳來了聲音，道：「飛兒，我也要授你一招『龍掌天下』。」說話的正是龍吞嶽，他已扶牆慢慢走下來。

龍正飛道：「甚麼？龍掌天下？爹爹，你不是說過，叫我不要練，甚至說也不要隨便說？」

「是的，祇有天子是龍，我們平民百姓那能稱龍，而且龍掌天下，有點……不過，而今那個寶公公正想掌天下，我們何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鳳珊道：「師兄，你並沒有老啊！」

龍吞嶽也道：「珊師妹，妳也仍具當年風采！」

鳳珊聽了，立時摸着自己的臉頰。

龍正飛輕聲問道：「珊婆婆，妳為甚麼……」

「你不用問，我一直戴上這個，一來是我臉上受了我那個卑鄙匹夫所傷，二來我要回來見我這三個師兄，我一定要以最佳面目見他們。」

她一邊說，一邊把面具整好。

龍吞嶽道：「師妹，我們還有敘舊的機會，不過，我先要授飛兒那招『龍掌天下』。」

「好極，我們當然有敘舊的機會，還有史正廖化那兩個老傢伙也要與我們一起敘舊。」

龍吞嶽道：「飛兒，你記得那招？」

「模糊得很。」

龍吞嶽道：「你先運氣丹田，再以勁道貫滿全身……」

這些勁氣之道，本來並不這麼容易練就，幸好龍正飛這大半年以來，跟廖化與史正二人學藝，這兩個師父却不是以正道教授他，這反而使龍正飛為了融滙貫通，找出解決的方法。

在這時刻，龍正飛臨時學這一招絕招，却可以急裏就章，勉強明白。

這時，寶公公已提劍趕來。

龍吞嶽叫道：「來了。」

寶公公已飛身到了更樓，劍遙指着龍吞嶽。

寶公公道：「銅礦圖！」

龍吞嶽道：「寶公公，老實告訴你，我也一直想找那圖。」

「你還是不肯交出？要我再在你跟前，殺你另一個兒子，你才甘心？」

「啊，你已殺了龍正吟？好極，好極，這個逆子。」

寶公公突然飛身前來，一劍架在龍正飛頸上，叫道：「你要看他死？」

龍吞嶽道：「不，不，不關他事，事實上我並沒有那張圖。」

鳳珊老婆婆道：「老妖，圖在我處。」

寶公公看着她，祇見珊婆婆手中竟有一張羊皮紙，上面看來真是繪有一些山勢之圖。

寶公公立時撲上。

龍正飛與鳳展翅立時以身護着。

寶公公不理一切，連出數招猛刺二人，兩人祇好避開。

寶公公又竄上。

龍正飛這時與鳳展翅心中，有同一想法，要立時殺這妖人。

龍正飛立時使出他的「龍掌天下」。

鳳展翅也使出她的「鳳蓋乾坤」。

龍吞嶽與鳳珊二人見初度使出這兩大絕招，見有如此威力，同時叫道：「使勁！」

兩人立時再發招。

這一次可不再是同日而語，兩人出招，交叉着擊向寶公公。

寶公公的身體撞向那飛簷，插在飛簷之上。

兩人互望一眼，連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兩招合作威力無窮。

寶公公死了，龍世家當然不再受威脅，不過那重建的重任，却放在龍正飛的身上，幸好有鳳展翅從旁協助。

還有四位老人家，他們師兄妹重聚，五個月後四師兄妹，終於成了親戚！

（全文完）

黑白雙劍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石中蓮・文 可飛・圖

意亂情迷　崑崙驚幻

天空飄着紫色的雲，地面灑着白色的雪，紫雲映雪，泛起一片淡淡的光，好個神潔的世界。

此際在北崑崙山頂上，正飛馳着一個短小的人影，看來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孩，穿一身藍布短裝，眉目間透露着軒昂之氣，只見他足似行雲，身如飛絮，顯出輕功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詣。

他仰首長空，深深的噓了口氣，遊目四顧，怡然自得，那神情，好像是第一次欣賞到這大自然的美妙。此時突然有人嬌叱一聲：「那裡來的野孩子，擅闖入紫虛禁地？」

那孩子猛然一驚，循聲望去，見不遠處凜然站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只見她體態似春風擺柳，眉如遠山含笑，滿頭青絲分梳雙髻，莊嚴中透着嬌媚的美態。

他不禁怔住了，人世間竟然也有這樣美麗的小姑娘，她是誰？因何一個人居住在這冰天雪地的崑崙山之頂上？

他思忖未了，那女孩子又發話了，她銀牙半露，嫣然一笑說：「喲，看你那副傻相，人家在問你的話呢。」

「我……」

「我甚麼，你未得允許，擅闖紫虛禁地，該受到甚麼刑罰。」

「在下並非故意。」

那女孩雙眉一挑，媚中帶煞，嬌叱道：「我管你是有意無意，看劍！」

眼前銀蛇暴漲，隱隱帶着風雷之聲，直取那男孩上盤的肩井穴。

那孩子正待飄身還擊，那知脚下積雪受了震動，發出山崩地裂的爆响，紛紛下墜，他整個身影也隨着向山谷中滾落下去。

這時，有人一聲長嘆道：「屏兒，妳闖禍了。」

那女孩驚懼的回頭看去，見一個銀鬚飄拂，白髮蕭蕭的慈祥老人，已站立在身邊，她一聲驚叫道：「爺爺，他，他是誰？」

「他是亂世的魔王，治世的俠義。」

「爺爺，我不懂，好就是好，一個人不可能做出兩種事情來。」

「可能的，孩子，這要看他以後的造化如何，妳看。」

那女孩子隨着她爺爺的手指看去，只見那孩子落身之地，白雪飛舞，轟轟的雪崩之聲不斷的傳了上來。

那老者長長的一聲嘆息：「劫

數，劫數。」

這眞是劫數，那孩子本來是天眞無邪，悠然自在，如今即隨着大小雪塊一起向崖下滾落，那雷霆之勢使他失去了知覺，再等他醒來時，全身已被厚厚的雪花壓着，祇有一個頭伸在外面，一陣陣陰冷刺骨。

他現在唯一的感覺就是冷，冷得四肢僵硬，胸部已逐漸停止了跳動，他運起全身功力掙扎了幾下，只是身上的積雪太厚，絲毫不能移動，他的心隨着冰雪的冷度一直的向下沉。

他絕望了，他想不到自己的生命會在這座崑崙山的絕頂結束，他沒有家，這個世界沒有他值得留戀的人，他死不足惜，只是他活着的時點間太短了，唯使他可惜的是這個世界還有很多他未曾見過、未曾聽過的、未曾玩過的東西。已往所經歷的，不過是這世界中的百分之一，這數目太渺小了，如今就這樣死去，豈不是空到人間走一回，他甘心死嗎？

不！他必須要活下去，他要看看這神秘的宇宙，除去冰山雪海之外，還有些甚麼稀奇的東西。

一股求生的慾望升上那孩子的心頭，他喃喃自語道：「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

「可是我又如何的活下去呢？冰山雪谷之中，罕無人煙之地，誰能來救我？」

一個人在絕望的時候，總會產生很多的希望，而這些希望由於現實的限制，往往又會破滅，就在這孩子希望快要幻滅的時候，那空谷之中突然响起了一陣歌聲！

「炁澤然兮，混沌蒼茫，兩儀將判兮化出陰陽。

「陽性炎上兮，如火高張，陰柔下沉兮，似水汪洋。

「水氣凝集兮，冰雪寒霜，陰寒徹骨兮，難忍難當。」

那孩子心想：「是啊，在這冰山雪海之中，我還能活得了幾個時辰。」那人又唱道：

「吾本一炁化大利，烈火冰山難傷我。

「世人不識機中妙，枉說玄門是迷糊。」

歌聲剛停，從山坡上走下個中年羽士，頭戴道冠，足踏芒鞋，腰掛大葫蘆，肩背七星劍，道骨仙風飄着出塵之概。

那孩子叫道：「這位道長救我！」

中年羽士走到他身邊，注視他半晌才道：「孩子，你姓甚名誰，家在何處？」

「我無名無姓，無家可歸。」

「這就奇了，天下那有無姓無名無家可歸的人，難道你是從大樹椏上掉下來的不成？」

「我……我眞的不知道。」

「你既從大樹上掉下來，如今被壓在冰雪之下，一上一下，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不救你。」

中年羽士說完轉身就走，那孩子大急叫道：「道長我求求你，我死不足惜，只是這世界上我還有很多東西沒見過，沒玩過。」

「原來你來這世界上，就是要看要玩的。」

「正是。」

「如此說來，我更是不能救你。」

「爲甚麼？」

「因爲就是讓你活上一百年，你也是無法看得完，玩得盡，結果仍然要死，豈不等於沒有救你一樣麼。」

那孩子聽得一愕道：「這人世間，竟有那麼許多的東西麼？」

中年羽士點點頭道：「不錯。」

「我不管，我能多看一些，就是死了也甘心情願。」

「你眞的要我救你？」

「當然。」

「好吧，不過你得要聽我的話。」

「我聽，我聽。」

「如果有一天你不聽我的話，我仍然可以將你壓在這冰山雪堆之下。」

「一定的。」

那中年羽士點頭道：「我們一言爲定，你且等着。」

中年羽士雙掌一揚，從掌心發出兩股熱力，形成兩道白白的烟霧，慢慢轉濃，漸漸的從烟霧當中透出兩道紅紅的火苗，越出越粗，最後竟形成兩條火柱直射到那積雪之上。

雪開始溶化了，慢慢的變成流水，那孩子身上的壓力大減，可是全身的衣履已被冰凍的雪水浸濕，有一些濕淋淋的感覺，他躍起身形，說：「謝謝道長救命之恩。」

「不用謝，你得隨我走！」

「可以，不過我得請問道長一下，剛才是甚麼功夫。」

「神功！」

「神功，難得啊，我想遍武林的功夫，都沒有像這道長這樣的。」

「武功是在體力範圍之內，而神功却是超出體力範圍之外，走吧！」

那孩子隨在他身後，翻過一道山嶺，已到了一處所在，那是個圓圓的洞穴，也是北崑崙山氣候最溫和的一個地方，洞口長滿了奇花異草，兩邊散着珍禽異獸，有如世外桃源。

中年羽士將他引入穴洞之中，那雖然是個天然的石洞，四壁光滑

如鏡，尚雕刻着許多不認識的文字，洞中有一張寬大的石床，一爐爐的烈火，一支古色斑爛的長劍，一支拂塵，一面銅鏡及一件寬大無比的法衣，幾張石櫈。

中年羽士一指石櫈道：「你且坐下。」

那孩子點點頭，果眞的坐了下來。

中年羽士又道：「從今以後，你一定得聽我的話。」

那孩子又點點頭。

「你先拜我爲師。」

那孩子雙膝一跪，拜了四拜。

中年羽士發出一聲朗笑道：「自現在起，我將一生所學的傳授與你，孩子，你見到麼？那洞壁間奇形的文字，那火爐中熊熊的火苗，那寬大的石榻，那古色斑爛的長劍，那黑色的法衣。」

「我見到了。」

「這些都是我要教給你的東西，不過在我未教之前，我得問你一個問題。」

「師父請說罷。」

「你眞的不知姓名，沒有父母？」

「是的。」

「那是誰將你撫養長大，又教你的武功？」

「我不知道。」

「奇怪，難道你一出世，就是這樣大的不成？」

那孩子眼神中現出茫然的神色，道：「我到這個世界上才只有三天。」

「三天？」那中年羽士現出不信的神色，天下那有剛出生三天的孩子，就具有十四五歲年紀的模樣，而且帶着一身武功，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可是看那孩子一臉誠實之容，却又不得不信，不由點點頭道：「也許其中有令人猜不到的離奇身世，我們暫且不談，但你又不能沒有個名字，否則我們不好稱呼。」

中年羽士沉思一下又道：「這樣吧！在目前來說，你還是個無父無母，無名無姓的人，暫時你就姓無，名象，無象的意思，是甚麼都沒有，等到一天你確實知道自己的身世後，再還本姓。」

「可是師父……」

「你要問我的名字，我逍遙世外時日已久，名字早忘了，但浮生如夢，毫無着實之處，你記着，夢浮羽士四個字這就行了。」

無象點點頭，夢浮羽士又道：「現在，我開始告訴你洞中各種事物的妙用。」

他停了一下又道：「那爐中之火，是用千年寒木作爲燃料，用此燃料有兩大優點：一是此木久埋冰雪之下，吸足了北方壬癸之精，木身具陰寒之力，燃燒起來不會有炙人的感覺；一是此木出土之後，經過九九八十一天的熱陽暴晒，去盡晦濕之氣，燒起來沒有濃烟撲鼻的現象。

「那塊大石並不是普通石頭，而是千年寒冰久結地層之下，不見陽光空氣，慢慢變化，而形成這塊大石，此石亦有兩大優點：一是得其地心吸引之力，堅硬異常；一是可消一身諸多不正之氣，如病邪魔障，神經錯亂，記憶衰退等等。」

無象道：「師父，這石榻竟有這樣大的功效。」

夢浮羽士點頭道：「不錯，還有那柄古劍，也是埋藏地心千年之物，出土後又是暴晒三年，得其子午巳亥四時之氣，身據水火之功，不獨可斬金斷玉，更可以任意指揮，斬人於百里之外。

「那黑色法衣是天蠶絲織成，可抵禦一切兵刄兇器，且寒暑不侵。那拂塵是百年以上的狒狒之毛製成，外柔而內堅，利劍難斷。」

無象驚喜道：「師父，你洞中竟有這樣多的寶貝！」

夢浮羽士道：「人生在世，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出世，該置身於萬物之外，放任於六合之中，隨隱隨現，悠遊自如。一是入世，講求立身處世，成爲一代巨人，頂天立地，繼往開來的大英雄，大豪傑，這兩條路不管你自己走那一條，必得借用石洞中這些寶貝，打定了基礎，然後方能有所成就。」

「師父預備教我些甚麼？」

「你想學些甚麼？」

「學你之掌心吐火之法。」

夢浮羽士道：「我之掌心不獨可以吐火，而且全身毛孔都可以吐水，我就教你這水火神功吧！」

無象趴在地面上，叩了幾個響頭，道：「多謝師父栽培之恩。」

夢浮羽士道：「煉這種水火神功，需要三年之久，在這三年當中，不獨沒有好的飲食，就連粗茶淡飯也沒有。」

「那不是要饑餓而死？」

「不會的，我這兒雖然沒有人間烟火，却有的是天然食料，不假人工，自可食用。你隨我來。」

無象隨着夢浮羽士走出石洞，向左一轉，有一條斜徑，一朵朵用梅花砌成的石階，顯得特別清幽，他們走完了數百階梅花石，已轉到後山，那是一道長長的狹谷，谷中長滿了鮮艷的草木，這些草木在平地上是很難看到的。

夢浮羽士道：「在這些草木之中，有許多是感天地的兩間靈氣所生，雖不能助人長生不死，但辟穀療飢，增補元氣是絕無問題。」

當下告訴無象經常服用的幾味草藥，其中有黃精、茯苓、何首

烏、人參、天門冬、熟地等諸多藥物。從這一天起，無象便開始練功，夢浮羽士讓他坐在火爐之前，雙臂平平前伸，掌心對正火爐，用意將爐中之火吸入掌心，由手臂直貫雙肩，至玉枕闔會齊，然後由風府、上泥丸，下人中，過十二重樓，經上鵲橋直達黃庭，稍停由丹田至下會陰，復上尾閭，穿夾背打一迴旋，而散發於全身毛竅，四肢百骸，無不遍穿。

無象連連七週天，頓感全身舒暢，精神百信，霍然而起叫道：「師父，我眞不明白，何以用意吸取，便能將神火之光吸入體內！」

夢浮羽士道：「萬法唯心成，天下諸事，莫不由一心而爲，心念一動，諸像隨之生滅，然其中又有主宰？」

無象道：「懇恩師明言。」

夢浮羽士道：「心者神之宅舍，雖云由心，其實由神，因一切因緣，莫不感其神，其神受感而後，動傳心位，諸念亦隨之而發。」

無象道：「念發之後，用之於有形，可出抑揚頓挫之音，喜怒哀樂之事，此一切皆憑手足口舌而作爲，無有形之物爲輔，則不足以成其諸事諸相，師之用意吸火入體，並未借用有形之物，何以能將火吸入體內？」

夢浮羽士道：「孩子，你懂得無化有的道理麼？無極而太極，中合兩儀是謂之陰陽，再分四象，而進化爲人性，以天地定位，已澤通氣，風雷相搏，水火不相射，而萬物借此化形，究其根無非是無極一點先天靈神，而傳諸太極，形成一氣，而傳諸萬物以化形，故神爲萬物之本，宇宙之根，心念一動，大氣重生，故士心並立而爲志，古人云：『志之所向，金石爲開』也就是這個道理。」

無象道：「如此說以無形爲主，有形次之。」

夢浮羽士道：「正是如此，你現在可以去服用些草藥充饑，此種不見烟火之物，不特可輕身，且可益氣。」

無象答應着走了，晚上夢浮羽士又讓他睡在千年寒冰石之上，四肢平攤，默默運行，意念想着，這大千世界，萬千流水，盡入已身之中，滙流百脈四肢、五腑六臟之間，這樣足足一個時辰，無象身體更顯得舒暢了，他坐起來道：「師父，適才用意吸火，尚有火爐在，如今用意吸水，並無水在，既無水在，又如何能吸呢？」

夢浮羽士道：「你懂得同氣相求的道理麼？此石既是千年寒冰所化，當眞北極壬祭之精英，壬祭者萬源之祖，世上焉有孫不戀祖的道理，你躺身在石上，以念求水，其水必至。」

無象道：「那何不動念取其江河之水，此來源不是更廣麼？」

夢浮羽士道：「江河湖海之水濁，地底流泉之淸，捨其濁而取其淸，這是必然之理。」

無象點點頭，從此他便安心練功，一日兩次，中午吸火，是爲進火，半夜取水，是爲退陰符，早晚無念躺身在石上，是爲卯酉沐浴，日以繼夜，循迴不息，轉眼間已過了年歲月。

無象這時的功力雖未趨於大成，但已到了寒暑不侵的地步了。

夢浮羽士從壁上取下那把古劍，輕輕一抽，頗有一股英朗之氣，照透四壁，他對着無象道：「從今天開始，我便教你劍術。」

無象道：「我好像記得從前我也曾學過劍術。」

夢浮羽士奇道：「你剛見我之時，不是說過你到這世界上祇有三天麼？如何能學過劍術。」

無象道：「我現在的感覺又不止三天了，我似乎已回憶起很多事情。」

「哦，你且說了說。」

「我好像記得七歲時，父母便被仇家殺害，後來由一個武功絕高的人將我救走，扶養於我，教我武功，並且給我服下一粒藥丸，他說要我忘記一切人世間的喜怒哀樂之事，重新做人。」

「你在那兒學了多久的武功？」

「好像是三年，臨行之時，他又給我吃了一粒，我出得師門，便覺昏沉欲睡，急切間找一個隱蔽之地，大睡一場，也不知睡了多久，睡醒之後，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因爲從你醒後到崑崙山頂之時，僅僅就有三天？」

「不錯。」

「如此說來，教你武功之人，也離這崑崙山不遠了。」

「據我記憶，好像就在崑崙山下。」

夢浮羽士點頭道：「照這樣看來，你應該是有名有姓有父有母的，祇是你自己不知道罷了。」

無象道：「正是，師父，我怎麼忽然會想起從前之事呢？」

夢浮羽士道：「這可能要歸功這千年寒冰及三昧火爐了。」

「爲甚麼？」

「因爲凡是一切藥物，施諸於人身，所以能生效的原因，是因爲眞氣質發生作用，而喪生記憶藥物，其特點又注重一個迷字，迷其神，迷其志，使其困惑不淸，如今你練這水火之功，却着重於一個神字，神淸自靈，一切雜氣也就慢慢的消散，記憶的恢復，這是必然之理。」

「師父，好像小時我曾聽人說過，父母大仇，不共戴天，這話是眞的嗎？」

夢浮羽士點點頭道：「古人有明訓，因人一點元靈受之於天，而身體髮膚，皆受之於父母，此種養育之恩，天高地厚，那有不圖報答之理。」

「可是，我從前那個師父又爲甚麼要我忘記一切恩仇，而重新做人呢？」

「人世間賭氣傾扎，而發生許多不平之事，得意的人趾高氣揚，飛揚跋扈，而失意的人却是含寃莫白，怨氣難伸，因此便想報復，這種想法，在雙方循環不息，便成了寃寃相報，永無止日。天下難以平靜，所以你從前的師父才叫你忘記仇恨。」

「一個道理是要報仇，另一個道理又不要報仇，這不是兩相矛盾嗎？」

「沒有，一個是站在先天的悲天憫人立場來說話，一個是後天倫理孝道來說話，孩子，你是走那一條路呢？」

無象流淚道：「既是父母之仇，我還是走後天這一條路。」

夢浮道士道：「這也是你的一片孝心，你的身世且慢慢的打聽，我先來教你劍術。」他邊講間，已提劍向洞外走去。

無象隨後跟着來到一處石坪上，夢浮道士右手仗劍，立了一個架式道：「我如今教你這套劍術，名爲一炁混元化兩儀，四相八卦合五行。」

無象問道：「甚麼叫做一炁混元化兩儀，四相八卦合五行？」

「兩儀由一炁所化，四相又由兩儀所化，而八卦又化爲四相，卦爻既生，內含水火金木土五行之氣，如乾兌兩卦屬金，坤艮兩卦屬土，震巽兩卦屬木，離卦屬火，坎卦屬水，這就是卦爻中所含的五行之位。」

「師父，爲甚麼金木土皆有兩卦，而水火祇有一卦？」

「因爲水火以神氣爲用，金木土三者皆可分爲二，唯水火切不斷，分不開，故祇有一卦。」

無象點點頭，夢浮道士又道：「現在我開始教你劍術。」

他邊講間，用古劍向石坪上劃去，祇見石屑紛飛，不到一刻工夫，已在地面上刻出一個圓形，當中一個小小的圓圈，中含陰陽兩極，四邊是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卦，分八方面排刻，他將圖形劃完，又道：「這種劍術，因名稱太長，因此我說一個名字，叫生化劍法。」

無象又問道：「甚麼叫做生化劍法？」

夢浮道士道：「這宇宙間無非是生生化化，此劍法以八卦爲基礎，順而化演，每一卦又生出八卦，八八六十四卦，順而再化，每一卦又變爲六十四卦，共四千零九十六卦，如此繁衍綿延，生生不息，這就是宇宙萬化的原理，今天我先教你基本八式。」

他令無象握劍，立於乾卦之上，然後告訴他姿勢動作，及手眼身法，步法配合運用之法，如此循環練習，落日時分，他已將基本八法練熟。

從此無象一心一意練劍，再加上子午水火之功，他一日之間，已很少有閒的時間，這樣一晃半年，無象將生化劍，從基本八式，已化演到四千零九十六式，速度之快，大出夢浮道士的意料之外。

這一天無象正在石坪上練劍，忽然聽得身後有人嬌笑道：「嘻，這是甚麼劍法？」

他吃驚的回頭望去，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大眼圓臉，黃衣黃服黃披風，婷婷玉立，他不由手脚一停，問道：「妳，妳是誰？」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我就是我嘛！」

「難道妳沒有名字？」

「你呢？」

「我當然有名字。」

「你能先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呢？」

「我叫無象。」

「不對。」

「我師父都叫我無象，還有甚麼不對？」

「我知道，但這無象不是你的眞名字，我要知道的是你的眞姓名。」

無象聽得一愕道：「我現在還不知道，無法告訴妳。」

那少女冷冷的一哼道：「你連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何必還問人家的姓名。」

「名字不過是代名詞，妳祇當我是無象不就成了麼？」

「那很簡單，我也可以告訴你一個代名詞，我叫姹女。」

「妳爲甚麼要起這個名字？」

「這有甚麼不好，據我所知，你知世還不足兩年，是個道道地地的嬰兒，你就用個嬰兒做名字，也比無象好得多。」

「嬰兒就嬰兒吧，反正是個代名詞。」

那少女笑道：「是啊，這才是像個男人說的話，喂，我問你，你剛才練的是甚麼劍法？」

無象嬰兒道：「一炁混元化兩儀，四相八卦合五行。」

「怎麼那麼長的名字？」

「又叫做生化劍法。」

「這還差不多，你學劍做甚麼？」

「報仇雪恨。」

「是誰的仇，誰的恨？」

「父母之仇，父母之恨。」

「仇人是誰，你知道嗎？」

「不知道。」

姹女走近兩步又道：「既不知仇人姓名，你如何報仇法？」

無象嬰兒又是一愕道：「祇要我武功練成，我會查訪得出來。」

「不用查啦，我知道。」

「妳……」

「當然，你不信是麼？」

「妳說我仇人是誰？」

「現在不能告訴你，等有一天你武功學成之後再告訴你。」

無象嬰兒向她怔怔地看了半晌，才道：「姹女，妳住在甚麼地方？」

姹女答道：「我住在南午門。」

「妳師父是誰？」

「黃婆。」

「她跟妳住在一起麼？」

「不，她住在中宮。」

「妳師父的武功很高麼？」

「不錯，尤其中和無極掌法，天下無敵，喂，這地方叫甚麼名字？」

無象嬰兒道：「我師父告訴我，這地方叫北地子，那山谷叫子午峽，這石坪叫練心坪。」

姹女道：「這眞可怪，我們兩人一南一北，應該是遠隔天邊，可是事實却近在咫尺。」

「也許是我們有緣吧！」

「是啊，我們有緣，無象嬰兒，你過來。」

無象嬰兒緩緩的走到她的身邊，姹女拉着他的左手，一陣溫馨之氣傳入他肌膚之內，立即有一陣異樣的感覺，美不可言，他心底不由感覺一陣舒服，竟然說不出話來。

姹女沖着他一笑，道：「無象嬰兒哥哥。」

無象微微一愕道：「妳……妳叫我哥哥？」

「這樣不好麼？」

「不是不好，在我的記憶中，我好像就沒有一個妹妹。」

「我做你的妹妹不好麼？」

無象嬰兒嘆道：「這些日子來，我雖然刻苦練功學劍，一個人摸索人世間一切奇奇怪怪的東西，可是總覺缺少些甚麼，如今不同了，不管妳是不是我的妹妹，妳能這樣叫我，我將活得更有意義。」

「嬰兒哥哥，別說那些傷感的話，你開始練劍吧，我看着你練。」

無象嬰兒點點頭，右手領劍，足踏八方，慢慢遊走起來。

他從基本八式開始，踏乾宮，走坎位，跨離門，轉坤方，巽兌震

艮，循環兜轉，那柄古色斑爛的古長劍，也隨着他身形在旋，愈轉愈快，最後竟分不出劍光身影，等到四千零九十六卦演完，僅僅祇花了半個時辰，這種速度實非常人所及。

姹女鼓掌笑道：「好劍法，祇是快而不狠。」

「如何才算快而狠？」

「你將劍給我。」

無象嬰兒將古劍遞了出去。

姹女一領長劍，也順着卦位走了起來，可是她身形很慢，每踏一步出一招，必隱現着雷霆之勢，聲威凌人。姹女連轉了八個方位，方始停手，回身向無象嬰兒一笑道：「你見到了麼？」

無象嬰兒道：「原來妹妹也會生化劍法。」

姹女道：「我這不叫生化劍法，叫化生劍法，與生化劍法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一個順行，一個逆行。」

無象道：「我的生化劍法，講求的是順行八卦方位，繁衍綿延，生生不息，妳這化生劍法一定是講求逆運了。」

姹女點點頭道：「不錯，宇宙間生化化生無非是一順一逆，順而下之，傳播萬代，逆而上之，方法歸宗，而且我化生劍法還有個很長的名字。」

「叫甚麼名字？」

「八卦五合四相，兩儀沖和歸一元。」

「如此說來，妳是主張收攝歸元，是陰性的劍法，而我則主張勃發流竄，是屬於陽性的劍法，此兩者皆有其優劣之點。」

姹女點點頭道：「不錯，陽性劍法快而不狠，陰性劍法狠而不快。」

無象道：「姹女妹妹，如果我們將兩種劍法揉和起來，又會產生甚麼效果？」

姹女沉思了半晌才道：「如果我想得不錯，應該是剛柔相濟，水火同源，陰陽互惠，龍虎共鳴的宇宙間第一套劍法了。」

無象嬰兒怔了半晌才道：「姹女妹妹，妳很忙是麼？」

姹女搖頭道：「不，我很閒。」

「妳能不能每天巳時來此，我們共同研究這天下第一劍法。」

姹女搖搖頭道：「不行！」

無象嬰兒又道：「爲甚麼？」

「我師父不會允許的，她說天下事都有利弊，去短留長，固然是一種很好的想法，但這樣一來，我不能保持某一種功夫的獨特性格。」

無象嬰兒失望的嘆了一口氣。

姹女又道：「嬰兒哥哥，你且別急，我會慢慢的說服姥姥的。」

無象又拉着她的手道：「姹女妹妹，妳對我太好了。」

姹女長長一聲嘆息，道：「不是我對你好，也不是你對我好，而是我們兩個人都很寂寞，都需要友情。」

「是的，我們都需要友情，姹女妹妹，我要回去練功了，明天見。」

「嬰兒哥哥，明天見。」

兩人雖然是第一次見面，而且見面不久，却產生濃厚的感情，依依不捨，揮手而別。

第二天一早，無象嬰兒吃完辟穀藥，又躺在寒冰石上沐浴一陣後，即起身趕往練心坪，却未見姹女的影子，他心中一急，大聲道：「姹女妹妹，姹女妹妹……」

四週一片空寂，並無半個人影。

他又叫了兩聲，仍不見有人回答，頓感到心頭一陣空虛，跌坐在石坪之上，連劍也沒有心練了，祇顧低頭沉思。

此際忽然聽身後一聲噗嗤聲，忙轉頭看去，見姹女悄悄的站在背後。

無象嬰兒一見心情突然開朗站起來道：「姹女妹妹，妳壞死了。」

姹女道：「我不壞，你也不壞，剛才我故意試試你，看看你心中對我是不是還有一點印象，那知你對我的印象竟如此之深刻。」

她說着突然流下淚來，又道：「嬰兒哥哥，我眞爲你擔心，也爲我自己擔心。」

「爲甚麼呢？」

「因爲我們認識才僅僅一天時間，可是感情却如此深厚，萬一有一天我死了，或者是你死了，另外一個人將不知如何活下去。」

無象嬰兒聽得發楞，這件事雖然無可能發生，但這也是實情，因爲人總是人，人是有血有肉，更有感情，這種感情如果全部投注在別人身上，萬一有那麼的一天，突然被別人帶走了自己，不再活在世上，另一人就會感到活在世上沒有意思，沒有價值。

他不由向姹女看了一眼道：「妳說，我們眞的會有那麼的一天麼？」

姹女淒然一笑道：「也許是不會的，我們不去想它，我師父已准許我跟你一起練劍，我們且來練劍吧。」

她說着從身邊抽出一支黑色的長劍，散發着一溜烏光，嬰兒接過一看，兩刃鋒銳，劍身奇重，不如自己的古劍握在手中飄飄自如，不由問道：「這柄劍怎麼如此之重？」

姹女道：「清輕之氣上浮，重濁之氣下降，故陽性劍較輕，陰性劍較重，現在時候不早，我們開始

練劍吧。」

無象嬰兒將墨色古劍交還姹女，自己取出白色古劍，立於乾宮之上，姹女則走向坤位，兩人默然對立，凝神運氣。

半晌之後，姹女才道：「嬰兒哥哥，如今你站乾父之位，我站坤母之方，先作第一次陰陽交接，然後你轉離宮，我去坎位，作第二次水火交接，之後你再轉巽位，我領震宮，你第三次風雷交接，你再去艮宮，我踏兌位，作第四次山澤交接，這四次交接之後，已由伏羲畫的先天八卦方位，而變爲文王畫的後天八卦方位，乾天中爻之陽而成離卦，坤天中爻之陰，而成坎卦，以後演變純是以後天坎離爲主，你懂嗎？」

無象嬰兒點點頭道：「我們一起出手麼？」

姹女道：「不錯，不過你的劍法較快，而我的劍法較慢，可能我出一劍，你已經出了二劍，這是陽承於陰，陰奉於陽的道理，等到你生化劍法四千零九十六卦演完，而我的化生劍法，二千零四十八招也同時收手，現在我們開始作第一次交接。」

無象嬰兒右手白色古劍一展，一招孤鴻接影，接着又變平沙落雁，已飛向離位，同時姹女墨色古劍迴腕旋轉，嬌軀輕輕飄起，一式嫦娥奔月，已飛向坎宮，她身形剛定，又喝一聲第二次交接。

他們每交接一次，無象嬰兒必須連施兩招劍式，而姹女祇能使一式，然而起手落脚的時間，却完全相同。

當第四次交接完畢之後，兩人頓覺一身舒泰，輕快無比。

姹女收劍嫣然一笑道：「嬰兒哥哥，這基本八式亦已練完，已由先天化爲後天，現在時辰不早，我們明天再練吧。」

無象點點頭，兩人快快分手，當無象回到自己的住處純陽洞中之時，已不見了夢浮羽士，他不由大吃一驚，連聲大叫：「師父，師父，師父，師父……」

連叫了五六聲，不見有人回答，却將那些珍禽異獸，嚇得紛紛飛走。

他想起自己被困冰雪之中，是師父救出，武功劍術也是師父傳授，不由雙淚交流，傷心的哭了起來，最後在石榻下面發現了一張字條，上面寫着：「字諭無象，爲師因急事須赴括蒼一行，歸期無定，武功劍法你可自己努力練習，好在你如今得到了伴侶，雙劍配合之道可行，希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將來有緣，或可再見。師字。」

無象嬰兒見過字條，甚覺悲凄，這天連功夫也懶得去練，第二天早晨，他慣例到了練心坪，那姹女已在等着，一見他便說：「嬰兒哥哥，你眼睛怎麼紅了？是誰欺負你了？」

無象默然不語，姹女急道：「你說麼，你爲甚麼要哭？」

無象道：「我師父走了。」

「眞的，是甚麼時候？」

「昨天我與妳分手回去後才發覺的。」

「他爲甚麼要走？」

「不知道。」

「是不是知道我與你相識，才氣走？」

無象搖搖頭道：「怎麼會呢？我與妳相識，我師父是知道的，不過他不是爲這件事而走的，他還鼓勵我們用心研究雙劍配合之法。」

「眞的？」

「妳看看我師父留條就知道了。」邊講邊從懷中掏出一張字條來。

姹女接過看，點頭道：「原來你師父去了括蒼，可是並未說出甚麼事！」

無象嘆道：「我與師父相處不久，而且一直在練功，因此他的事情，我一點都不知道。」

姹女安慰道：「嬰兒哥哥，你別難過，你師父如果沒有十分重要之事，絕不忍心將你一個人留在北崑崙山中，他既然叫你用心練劍，你就得聽他的話，我想他一定會回來的。」

無象點點頭，姹女又道：「我們開始練劍吧。」

兩人同時拔劍起身，圍着八卦圖形，走了一圈，無象將劍一放，嘆了一口氣道：「不行，我今天有些心緒不寧。」

姹女道：「嬰兒哥哥，那麼我們明天練吧，走，我陪你去散散步去。」

兩人忙又將劍入鞘，一逕向後山行去。

這後山正是無象採辟穀藥吃的子午峽，峽中有一條小路繞峽迴旋，兩人一前一後，沿着小徑向前走。

大家都感到無話可說，空氣顯得異常沉悶，這樣足足有半個時辰，他們已走到峽谷的盡頭之處，再向外走，便是一片白皚皚的冰山雪嶺，氣候也寒冷了許多。

原來這子午峽與練心坪、純陽洞、北地子這一帶，得其先天靈陽之氣，故氣候特別溫和，一年四季如春。

兩人在子午峽邊沿站了半晌，無象又是一聲長嘆。

姹女道：「無象嬰兒，看開一點吧，世上無不散的筵席，雖親如父子夫妻，密似至朋好友，有時候仍然是要分離的，何况是師徒。」

無象仍然是默然不語，姹女又道：「嬰兒哥哥，你知道一個做師父的，最痛恨徒弟的是甚麼？」

「不聽話。」

「是啊，你師父叫你好好練功，你却在爲他離開的事情愁苦，他如果知道，心中將作何感想？」

無象聽得一楞道：「姹女妹妹，我們去練功去。」

姹女拍手笑道：「看呀，這才有男子大丈夫氣概。」

言罷立即又陪他回到練心坪，兩人擺開架勢，順着後天卦位繁衍下去。

兩人由午至未，整整一個時辰，已將四千零九十六招生化劍法，及二千零四十八式的化生劍法同時練完。

無象道：「奇怪，想不到生化劍法與化生劍法一經配合，其中竟然藏着更多的奧妙。」

姹女道：「是啊，這就是宇宙間爲甚麼要有陰陽之氣的道理了，如果我們再將此劍法繼續繁衍，繼續配合下去，我想將來會有更多的奇跡出現。」

無象道：「我的水火神功，還有一年期間便可達爐火純青之候，在這一年期間，我一邊練功一邊研究配合劍法，然後我們再一起下山，行走江湖，這該多好。」

姹女微笑道：「祇要師父許可，我會陪你一起走的。」

「謝謝妳！姹女妹妹。」他話聲停了，忽從半空飄下一張白紙，這人跡罕至的地方，此紙從何處飄來？無象隨手一招，已將那白紙取到手中，打開一看，說道：「姹女妹妹，是妳師父寫的。」

姹女湊身看去，見上面寫道：「字諭姹女，爲師有急事赴括蒼一行，妳不可離山，好好研練配合劍法。師字。」

姹女看得一怔，道：「我師父也到括蒼去了。」

無象道：「奇怪，難道括蒼山發生了甚麼大事麼？」

「如果是有的話，定是有關武林之事。」

「妳怎地知道？」

「這還不簡單，你我師父都是武林中一代奇人，如非武林中發生了甚麼大事，他們絕不會如此倉促的趕去，何况他們既是武林中人，所發生的事情也應該是與武林有關連的。」

無象道：「妳說得也是，可是究竟是甚麼事呢？」

姹女道：「以我猜想，不外三件大事。」

「那三件？」

「第一件，是少林寺發出英雄帖，約天下羣雄至括蒼聚會。」

「我師父他們全聽少林寺的話？」

「你知道少林寺至今仍執掌武林中事，凡是發生了甚麼大事，必由他們出面，散發武林英雄帖，接帖的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推托，否則就違反了武林規則，而爲天下同道所不恥。」

無象道：「原來少林寺竟有這麼大的權威。」

姹女道：「少林寺不但是佛門聖地，而且是武林中泰斗，何况發散武林英雄帖的事，是代代相傳下來的規矩，沒有人願意去破壞它。」

無象嬰兒點點頭道：「那麼第二呢？」

姹女道：「那就是括蒼山出了甚麼邪魔外道，或妖孽鬼魅之類的東西。」

「第三件呢？」

姹女沉思一下道：「這第三件就是你我師父之間有了甚麼過節，約齊至括蒼決鬥。」

無象嬰兒聽得全身一震，道：「有這可能嗎？」

姹女嘆息一聲道：「我祇是這樣猜測而已。」

無象嬰兒搖頭道：「不會的，如果妳我師父眞的有過節的話，他們就不會讓我們倆在一起練劍了。」

姹女道：「那不一定，有許多人因爲上一代遺留下來的仇恨，不得不報，而又不忍再將這些仇恨留傳下一代，逼得在本身這一代解决的情形很多，如果我們師父是屬於這樣子的，那就很難說了。」

無象嬰兒眉頭一皺道：「但願他們不是這樣子的。」

姹女道：「是與不是，我們趕到括蒼山看一看不就知道了麼？」

「不行，我們的功夫尚未練好，怎能隨便離開這裡呢？」

「我們的陰陽配合劍法，最多再有三天便可以完成。」

「可是我練的水火神功，才有三分之二火候，豈能在半途而廢？」

「尚需多少時間才可練成？」

「一年。」

姹女搖搖頭道：「不行，等你功夫練好，括蒼山那邊該出的事情，老早就出了。」

「那怎麼辦呢？」

「有了，你在這兒等一等，我馬上就來了。」

說完轉身便走，無象不知道她弄的是甚麼玄虛，眼睜睜的看見她背影在樹林消失了，不到半晌工夫，她又跑了回來，手中多了本薄薄舊書。

無象道：「姹女妹妹，妳拿這個來幹甚麼？」

姹女道：「嬰兒哥哥，這是我

無意中在一個古洞中得到的，也許這上面有可以幫我們解決目前問題的辦法。」

無象不由問道：「這裡是講些甚麼？」

姹女道：「大約是講宇宙循環，萬物生化的道理。」

「如此說來跟我們的生化化生兩種劍法有些關連了。」

「我想是有的。」

無象急切的打開了第一頁，上面寫着：

「一日週天，循迴子午，

「一月週天，原於朔望，

「一年週天，流轉寒暑，

「一生週天，落於死生。」

無象嬰兒道：「這是甚麼意思？」

姹女道：「週天就是講循環的道理，一日週天，一月週天，一年週天，形成了許許多多的大小圈子，大圈子套小圈子，圈圈相接，迂迴無間，生生不息，就跟一部機器一樣，不過機器的大齒輪、小齒輪是有形的，而這種宇宙的圈子是無形的，我們再看下去。」

無象又打開第二頁，上面寫的是：

「一日週天，可奪一月。

「一月週天，可奪一年，

「一年週天，可奪一生，

「一生週天，可奪萬生。」

無象又問道：「這又是甚麼意思？」

姹女道：「這是講造化互奪的道理，一日又主於三十天，而一日又可奪於一個月，一年又主於十二月，而一月又可奪一年，一生週天可主人生數十寒暑，而一寒暑間，又可奪取人的一生，萬世迂迴，雖可主宰人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而人的一生，亦可奪萬世，我們再看下去。」

無象又打開第三頁：

「造化循迴，生生不已。

「運用之妙，在於一生，

「一心有主，安樂迴旋。

「千載萬世，峨然長存。」

再向下看，完全是寫奪取造化的方法，全書一共九十九頁，每一頁皆是八句，三十二字，共三千一百六十八字，字字珠璣，語語金石。

無象點點頭道：「現在我有些懂了，照此書中而言，不獨可以練成絕世武功，更可以練成萬世千秋不死之身，這種書也太神妙了。」

姹女道：「我們現在不必往深處想，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速成將功夫練成，趕往括蒼山一行才是。」

無象道：「正是正是，我們現在就開始練習。」

於是兩人從此專心練功，按本子辦事，不足三日，已將陰陽配合劍法及水火神功練成。

他們這是以一日週天，奪一年氣數，故而雖然不出三日，已抵過人間三年。

姹女道：「嬰兒哥哥，我們今日可以動身了。」

無象道：「我們收拾一下，立即下山。」

兩人立時分手，各自回洞收拾一下，隨後又聚合於練心坪，一同向崑崙山下進發。

當他們下了崑崙山之時，迎面來了一個老者，看年紀總在八十以上，生得臉如滿月，眼似寒星，鬚眉皆白。

用手一攔道：「兩位小朋友等一等。」

無象一見這人好生面熟，祇是一時想不起來在那裡見過，怔笑道：「這位老丈有何指教？」

那老者道：「孩子，你不認識我麼？」

無象嬰兒道：「好生面熟，祇是想不起來在那兒見過。」

「再想想看。」

無象嬰兒又沉思半晌，突然叫道：「你，你是我師父？」

那老人搖頭嘆道：「孩子，你記憶終於恢復了，如今還想報仇麼？」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豈能不報。」

「你一定要報仇，我也不阻攔於你，不過我要奉勸你幾句話。」

「師父請說。」

「上天有好生之德，此去勿殺無辜，勿造惡孽，我走了。」

那老者說完，身形一晃，已下去數十餘丈，這種驚世的功夫，實非常人所能。

姹女道：「嬰兒哥哥，他是誰？」

無象嬰兒便將前因後果詳細說了一遍，兩人隨即一道直撲括蒼山。

＊　＊　＊

括蒼山位於浙江台州附近，山勢綿延，長約數百里，縱橫於永安溪、枯溪、松陰溪、橫溪之間。

這正是個月朗氣清的中元之夜，在括蒼山的主峯之極，現出兩個青年男女，男的一身黑色勁服，女的白色羅衫，每人背負一柄長劍。

女的道：「嬰兒哥哥，我們在路上不是聽人說，這括蒼山在中元之夜，有場盛會麼，怎麼到現在連個人影都沒有。」

男的道：「是啊，那老叫化明明說是少林寺方丈了凡大師散發武林帖，邀請天下羣雄至此集會，難道是假的不成？」

此時，忽見大樹後竄出一條人

影來，道：「好啊，你們不說自己沒耐心，反而說我老人家信口雌黃，要知道他們約的是子夜，現在方酉末戌初，尚差兩個時辰。」

你道這三人是誰，那一男一女是無象嬰兒及姹女，老叫化是丐幫前任幫主，四海遊乞洪荒。他們三人原來在赴括蒼途中相遇，談起今夜之事，不想如今三人又在五老峯之頂遇上。

無象道：「原來洪老前輩早已來此，他們約定雖是子夜，現在多多少少也應有人來了才是。」

洪荒哈哈一笑道：「有些見不得人的傢伙，他們就是來了也不會現身，走！我們找個清靜的地方去聊聊去。」

說完返身便走，兩人隨後跟着，到一處離開峯頂約數十丈的一株古松之下，三人成三角形，盤膝而坐。

洪荒道：「你們知道少林方丈了凡大師，這次發這武林帖是爲了甚麼？」

姹女道：「請前輩開示。」

洪荒道：「遠在混沌初開之時，清濁之氣，驟然劃分，清輕之氣上浮而爲天，重濁之氣下凝而爲地，其中不清不濁之氣，致不凝結，更不飛揚，流竄大氣之中，形成無數個體形，更經日月星辰光華的感應，年深日久，結成了一種物件，此物至堅至剛，歷萬古而不壞，恆歲月而長存，俗稱爲鋼母。」

無象道：「那鋼母與這一次括蒼集會有何關係之處？」

洪荒道：「凡事都有起因，這種起因，佛家稱之爲因果，道家稱之爲週天，儒家稱之爲終始，今日之武林大會，追根窮源，實起因這塊鋼母的身上。」

姹女又問道：「那又爲甚麼呢？」

洪荒道：「那鋼母初凝之時，飛轉於太空之中，慢慢由於天體運行路線及大氣層之影响，飛墜於數種星辰之中，猶其是地面上，吸收最多，可是此物重而且銳，一經落入地面，便沒於地層之中，千百年中，很難得發現一次，那知在百年之前，在括蒼山之頂，便曾出現此物，初現之時，光芒萬丈，武林人物紛紛前來奪取，因此形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殺劫，天下英雄爲此而喪身者不計其數。」

無象道：「這鋼母究竟有甚麼好處，值得這些人以生命作爲賭注，前去奪取。」

洪荒道：「此物爲兵爲刃，無堅不摧，爲器爲皿，百毒不侵，爲物爲具，歷久不壞，人盛此氣，可以青春，禽獸盛之，可得長生，算得上是宇宙之至體，萬古長存。」

姹女奇道：「竟會有這樣多的好處。」

洪荒道：「正因爲有這樣多的好處，才使那些武林人物捨死忘生，拚命爭取，以致血腥遍地，草木皆兵，後來少林上代掌門慧光大師爲挽救這劫運，特制定了比試方法，誰能取得天下武功第一的稱號，誰就可以取得鋼母，當時參加比武的人不下千餘之衆，結果經慢慢淘汰，最後只剩下三人。」

姹女問道：「不知是那三個人？」

洪荒道：「第一個是北崑崙山黃婆。」

「是我師父。」

「不錯，第二個是夢浮羽士。」

無象點點頭，道：「原來我恩師也曾參加此會。」

洪荒道：「正是，第三個是紫虛禁地的紫虛道人。」

無象道：「是不是崑崙山上那個紫虛禁地？」

「正是那裡。」

姹女道：「怎麼三個人都出自崑崙？」

洪荒道：「妳知道崑崙山乃是天下理氣發源之地，其中分中南北三支，歷代以來的帝王，都出於崑崙中支，文臣出南支，武將出北支，此完全是崑崙理氣盛產而生，那三個武功最高之人，都出自於崑崙之地，這原是意料中事。」

無象道：「結果三人比試如何？」

洪荒道：「平分秋色。」

「那塊鋼母不是沒有得主了麼？」

「正因爲沒有得主，少林上代方丈又制定百年一試的規則。」

「如此說來，我師父他們都在百歲以上的了？」

「學道薰心，修智修定之人，活個幾百歲，本是尋常之事，如今剛好一百年，少林上代掌門人已深入後山清修，永不出世，因此這一次由當代掌門人了凡大師廣發武林英雄帖。」

姹女道：「這樣說來，此次大會並非是爲了恩怨情仇之事了。」

洪荒道：「當然其中也難免有恩仇，因爲百年前爭取鋼母，相互救援與互相殘殺之故，難免也有些恩恩怨怨。」

兩小同道：「原來是爲了這一件事，不知那塊鋼母如今藏在何處？」

「鋼母仍在括蒼山之頂，並未出土，如果誰勝了，祇要挖土數尺，舉手可得。」

「這百年來難道就沒有人偷偷將它挖去了？」

洪荒嘆道：「如今雖事隔百年，由於世道人心並未發生變化，

各人雖有貪得之心，然皆能守個信字，如果再隔百年，就不敢想像了。」

他們正談之間，忽聽得一陣尖厲哭叫的聲音，遠遠傳來，淒厲之極。

洪荒聽得臉色一變：「難道這魔頭也來了？」

無象問道：「是誰？」

「東海黑刹島黑刹魔君。」

那嘯聲一了，接着半空爆出一連串大笑之聲，那種喜悅之氣，頓時感染到每個人的心裡，都想大笑三聲！

洪荒臉色又是一變。

姹女又問道：「這又是誰？」

洪荒道：「這是南海快樂島的笑道人。」

接着又聽到嘻嘻之聲、怒喝之聲、淫蕩之聲，諸聲一齊發出。

洪荒嘆道：「想不到啊，海外五魔今晚竟然聚齊了。」

「不知海外五魔究竟是誰？」

「除去前兩人之外，尙有西海喜悅島的千悅如來，中海怒島的百怒居士，北海逍遙島的狐媚娘子三人。」

姹女道：「這海外五魔的功力如何？」

洪荒道：「這五人都是百年之前的魔君，以時間論，他們的修行之高，亦可想而知了。」

姹女道：「照目前情形看來，這一次武林大會又難免有所傷亡了？」

洪荒嘆道：「這是宇宙化演的生殺之機，也是武林的劫數。」

姹女向無象道：「嬰兒哥哥，你師父叫你不要殺害無辜，不造殺孽，看來是不可能做到的了。」

無象道：「我也只能是謹記着這一句話，眞的到萬不得已時，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說着又是長嘆一聲，道：「只是我父母仇人尙未找到，這是極大的遺憾之事。」

洪荒一怔道：「怎麼，你是個孤兒？」

無象嬰兒點點頭。

「沒有兄弟姊妹？」

「姹女是我唯一結識的妹妹。」

「誰是你殺父母仇人？」

「目前尙沒有查出。」

「你父母叫甚麼名字？」

「不知道。」

「奇怪。」

洪荒沉思了一下又道：「天下有連自己父母都不知道的人？」

無象將自己身世詳細說了一遍。

洪荒道：「那你爲甚麼不問你第一個師父？」

無象驚叫了一聲道：「是啊，我怎麼忘了？」

「你第一個師父又叫甚麼名字？」

「也不知道。」

「難道你從前的記憶還沒有完全恢復？」

「嗯！」

「你的第一個師父是甚麼形象？」

無象嬰兒道：「臉如滿月，眼似寒星，鬚眉皆白。」

洪荒道：「穿甚麼衣服？」

無象道：「白衣白鞋。」

「年紀呢？」

「八十以上。」

洪荒沉默了半晌，才道：「我怎麼想不出武林之中有這麼一位人物。」

這時，忽然有人大哭道：「你不知道我知道。」

從大樹後現出一人，披頭散髮，手持哭喪棒，身穿黑色長袍。

無象猛然喝道：「你是誰？」

「嘿嘿嘿，東海黑刹島的黑刹魔君。」

「哼，沒出息，幹麼哭哭啼啼的。」

「爲小娃娃弔喪。」

無象聽得大怒，一回手間，已按上了那柄白色古劍的劍把。

洪荒用手攔道：「小兄弟慢着，讓我老化子來問他幾句。」他頓了一下又道：「老魔頭，你說這人是誰？」

黑刹魔君道：「白袍白甲白衣冠，白髮白眉白銀鬚，白臉白手白光劍，白心白掌白彌陀。」

洪荒驚道：「你是說白刹魔君白燕平？」

黑刹魔君嘿嘿兩聲道：「不錯，我黑刹魔君久居海外，武林中人都稱我們爲海外五魔，可是與白刹魔君相比較，人又稱我們爲黑白雙魔。」

無象嬰兒怒道：「胡說，我那第一恩師豈是一代魔君。」

黑刹魔君嘿嘿兩聲怪笑道：「小娃娃，你如果不信，可以問問這死不掉的叫化子。」

無象嬰兒問道：「洪前輩，是這樣子的麼？」

洪荒點點頭道：「他說的沒錯。」

無象全身一震，道：「那就是他猜測錯誤，我師傅會是那種人？」

「嘿嘿，小娃娃，你那第一恩師是不是住於崑崙山的南麓？」

「不錯。」

「我敢跟你打賭，如果不是，我黑刹魔君馬上爲自己弔喪。」他哭喪棒一擧，又發出兩聲怪哭。

無象搖搖頭道：「不會啊，我們臨下山之時，我那第一恩師尙一再告誡於我說，不要妄造殺孽，殘害無辜。」

姹女叫道：「嬰兒哥哥說得不錯，這話我也會聽到的。」

洪荒道：「好人變壞，壞人變好，這也是有的，也許他現在已經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了。」

無象道：「這也許是唯一合理的解釋了。」

黑刹魔君又長笑兩聲道：「我不但知道你的恩師是誰，而且知道你的父母是誰，更知你的殺父母仇人是誰。」

無象跨前一步，道：「你說是誰？」

「小娃娃，請問別人事情，是應該用這種態度的嗎？」

「跟你這種魔頭，尙有甚麼禮貌可言。」

黑刹魔君又是兩聲怪笑道：「告訴你也無妨，你父母號稱天雁雙劍，白劍于亮，黑劍馮英。」

洪荒驚吼一聲。

姹女叫道：「老魔，你這話可有根據？」

此際忽聽哈哈大笑之聲，有人叫道：「怎麼沒有根據，他們還與你第一恩師是知交好友。」

月下又出現一人，道冠道服，背插拂塵。

洪荒笑道：「想不到啊，快樂島的笑道人也有興趣來括蒼一行。」

笑道人發出一陣大笑，道：「哈哈，貧道此來，與老化子可以說是不謀而合。」

「就算不謀而合吧，你且說說剛才那件事有何根據？」

「哈哈，老化子，這就是你孤陋寡聞的地方了，你難道不曾聽說天涯雙劍交了個魔道的朋友麼？」

無象急道：「此人是誰？」

「白刹魔君白燕平。」

「這也不能證實天涯雙劍就是我的父母？」

「哈哈，貧道還有下文呢。」

笑道人一陣大笑之後又道：「你知道天涯雙劍生前除了白刹魔君之外，尙有一位朋友？」

「誰？」

「中條劍客，古青。」

「古青又怎麼樣？」

「古青在天涯雙劍未結合之前，三人便已相識，二男同戀一女。」

「胡說！」

「哈哈，貧道說的有憑有據，後來黑劍馮英却選上了白劍于亮，黑白雙劍並馳江湖，創下了不少驚天動地的事業，因而引起了古青懷恨，就在他們婚後三年的一天晚上，明着是善意去採望，暗中却存加害之心，趁天涯雙劍爲他洗塵之時，他暗中在酒裏下了毒，然後趁機殺害。」

笑道人停了一下又道：「哈哈，小娃娃，總算你的命長，就在中條劍客古青的長劍將落到你的頸上之時，碰巧那白刹魔君白燕平來訪，中條劍客古青怕被人識破機密，倉皇逃走，可是終被白刹魔君認出他的背影，但他當時爲了救孤，不及追趕，草草將天涯雙劍埋葬，將你帶去撫養，然後他又怕今後怨怨相報，終無了期，因此一直瞞着你，甚至在你出師之前，使你失盡記憶，讓你道道地地重新做人。」

無象流淚道：「可是我父母怎會與魔道中人結識？」

「嘻嘻，這一點我知道。」

月下又出現一人，却是身穿紅色袈裟的大和尚，此人也是海外五魔之一千悅如來。

姹女道：「你說。」

千悅如來道：「嘻嘻，這件事要回到了三十年前，那時白刹魔君好殺成性，滿手血腥，天涯雙劍站在俠義立場，約他決鬥泰山之頂，結果雙方狠鬥了兩個時辰，白刹魔君終於落敗，天涯雙劍念他成名不易，劍下留情，勸他改邪歸正，白刹魔君白燕平當時深受感動，立即痛下決心，從善如流，雙方竟然成了莫逆之交，此後白刹魔君每年必去採望雙劍一次。」

洪荒道：「原來是這樣子的，如此說來小兄弟的仇人是中條劍客古青了。」

黑刹魔君與笑道人同聲道：「正是，正是。」

無象嬰兒一把抽出白色古劍道：「好一個中條劍客，我不殺你誓不爲人！」

姹女道：「嬰兒哥哥，你別急，這個仇我們一定要報的。」

此時突然聽得一聲媚笑道：「喲，報甚麼仇，人家都到齊了，你們却躲在這兒，不敢出頭。」

來人是二十上下的少女，穿一身水紅色緊身衣褲，柳眉斜行，媚眼橫飛，此人正是北海逍遙島的狐媚娘子。

洪荒叫道：「走啊，我們去看看去。」

衆人立即向主峯之頂走去。

此際括蒼山主峯之頂，已聚集了天下英雄，在峯頂的南側，用大石疊成一座高台。高約七尺，方圓五丈，石台上坐着一位老僧，一襲黃色袈裟，鬚眉皆白，此人正是少林寺方丈了凡大師，兩面已立着十八個中年僧人，一色大紅袈裟，這是羅漢堂十八位護法僧人。

五湖四海三山五嶽來的武林中人約有數百之多，齊站立在台下，這些人有的是存心奪寶，有的是專爲看熱鬧而來的。

他們到場中，海外五魔齊向東

南角擠去。

洪荒一擺打狗棒，緩緩的走向石台之前，姹女一拉無象道：「嬰兒哥哥，我們暫且不露面，你跟我來。」

無象跟她來至離石台七八丈遠的一株大樹之下，悄聲道：「我們且隱身樹上，看看他們這一次是如何奪寶。」

無象嬰兒微微的點點頭，兩人身形微挫，已上了大樹之上。

此際聽得了凡大師合什道：「本座這次奉上代掌門之諭，主持以武功爭取上古奇珍，先天鋼母的會場，此物是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設，稱得上是武林至寶，如今就埋在這石台之下，凡是今日到會之人，誰人以功力壓倒全場，老衲立即挖出鋼母奉贈，不過爲免減少死亡，各位可撫心自問，功夫不夠的，千萬別存貪得之心，身體髮膚皆受之父母，希望各位自重，我們現在開始。」

了凡大師說完又合什，石台之前，立即讓出一塊很大的空地。

此際有一個中年漢子叫道：「俺先來打第一陣，那一位賜教？」

此時人叢中又竄出個青壯少年，雙手拱道：「兄台上姓大名？」

中年漢子道：「在下山西周青，閣下呢？」

青年壯漢道：「好說，在下江南李雄，兄台請手下留情。」說完兩人都擺了個架式，立時打在一起，這兩人武功雖然平平，由於棋逢敵手，因此打起來倒也異常熱鬧，不出百招，山西周青突然一聲慘叫，捧腹後退。

江南李雄雙手一拱道：「承讓，承讓！還有那一位指教？」

人叢中竄起一人道：「咱河南牛勤來領教幾手高招。」

身形隨着語聲同落在廣場之中，由此可見此人的輕身功夫確是不弱。

李雄高喝一聲：「好身法！」雙掌一揮，便和身撲上。

牛勤轉身讓步，右手一引，咕隆咚一聲大響，李雄已摔倒當場，峯頂響起一陣彩聲，牛勤這一手是引用太極拳中的引勁，以四兩撥千斤的手法，祇見他雙拳一抱，又道：「還有那位英雄，不吝指教？」

這時人叢中又飛起一條灰影，落向場中，却是個二十上下的文生秀士，摺扇輕搖，滿臉春風，朗聲道：「在下白衣秀士馮田來領教高招。」

刷地一聲已打開摺扇，沿着場邊走了過來。

牛勤左步一虛，右手一提，身形緩緩轉動，兩人始終保持面對面的形勢。

太極、八卦、形意，同爲武當三拳，初步功夫着重於內練，講求以靜制動，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

牛勤練的是太極，而馮田則走的是八卦，這樣整整有一刻工夫，未見他們交過一招一式，場外有些練外門功夫的人頓時忍耐不住，起了一陣吹噓之聲。

這時，祇見牛勤身形一動，上步於身突見人影晃動之下，白衣秀士的摺扇已點上了他的前胸。

牛勤高叫一聲：「好身法，好手法，在下認輸啦。」身形一起，跳出場外。

接着又有七人進場，都被馮田摔了出來，大樹上的姹女悄聲道：「嬰兒哥哥，這年輕人的武功不錯。」

無象道：「豈但武功不錯，人也不錯，可惜等一下可能倒霉。」

姹女道：「爲甚麼？」

無象道：「他雖然宅心仁厚，連敗十數個英雄，而未傷他們分毫，可是等一下海外五魔等人物出現，恐怕就不會對他手下留情了。」

姹女叫道：「正是，正是，我們得救他一救。」

無象道：「妳看，有人出場了。」

姹女抬頭看去，祇見場中出現個白袍白鞋的老者，他輕輕唸道：「白袍白甲白衣冠，白髮白眉白銀鬚。

白臉白手白光劍，白心白掌白彌陀。

無象驚叫道：「是我那第一恩師，他怎麼到了這裡？」

姹女道：「我想，他絕不會是爲了爭取鋼母而來的。」

「也許他是另有目的。」

他們正講間，見到白刹魔君白燕平已與馮田打了起來，白燕平雙臂迴旋，東打西點，不過三招，已扣住馮田的右腕脈，低聲道：「孩子，這兒不是你逞能的地方，你先出去，我隨後就來。」左手就勢一托，已將他托出場外，自己正待飄出之際，忽聽有人大喝一聲：「慢着！」

姹女俯首看去，見那大喝之人正是東海黑刹魔君，不由道：「嬰兒哥哥，你那第一恩師，雖然化解了白衣秀士馮田的危機，但他自己却惹上了麻煩。」

無象嬰兒道：「不會吧，他們既稱爲黑白雙魔，難道自己人還會反臉不成？」

此時聽得白燕平叫道：「黑兄多年不見，一向可好嗎？」

黑刹魔君大哭三聲，使得全場人的心中爲之一酸，然後才道：「嘿嘿，好得很，聽說你功力大有進步，我們來印証一下。」

白燕平道：「難道黑兄也有意爭取鋼母，既然如此，咱們不必比武，小弟讓賢就是。」

黑刹魔君大哭道：「非也，聽說你白刹魔君已改邪歸正，自古道：正邪不兩立，敵我不並存，這場架是打定了。」

「黑兄一定如此，小弟捨命奉陪，不知如何打法？」

「嘿嘿，各以成名絕技，拚個你死我活。」

「黑兄成名絕技，大哭三聲，天下流涕，難道要看看小弟的定力不成？」

「用不着，久聞白兄的白彌陀掌，冠絕武林，我今天就以黑魔手對你的白彌陀掌。」

白燕平雙手一拱道：「請！」立即雙臂引伸，運氣於掌。

黑刹魔君兩手互移，兩道黑黑的烟氣從掌心發出，威力無窮。

白燕平道：「黑兄的黑魔手果然精進不少。」邊講間也從手心發出兩道白氣，與黑氣相抵，廣場之上，立即出現四道黑白氣柱，牢牢連接，各不相讓，這罕見的功力，使在場中許多人逐漸向前接近。

這時，黑白雙刹都不再說話，各自運用全身功力，勉力支持，這樣整整有一個時辰，兩人臉上皆微微出汗，顯然雙方是勢均力敵。

大樹上的姹女叫道：「嬰兒哥哥，可能你師父難以取勝。」

無象嬰兒道：「看情形那黑刹魔君也沒有辦法取勝。」

姹女道：「這樣長久下去，必會落個兩敗俱傷。」

無象聽得大急，他這第一恩師，對他有救命教養之恩，絕不能眼看他受傷，身形一挫，便欲向樹下躍去。

姹女一把拉住他道：「你幹甚麼？」

「我去替他下來。」

「這樣豈不有損你恩師的名頭？」

無象聽得一怔，說：「依妳呢？」

姹女道：「照目前情形，他們仍可支持一個時辰，今天既是武林大會，場中必有許多高人，到時定有人會出來解困的，萬一沒有，我們再來設法未遲。」

無象嬰兒點點頭，又向前望去，這時兩人皆汗流浹背，呼吸也顯得急促起來。

此際突然有人大笑三聲道：「今天是武林英雄爭奪鋼母的時候，你們這種無味的臭架，可不能放在今天來打。」

人影急晃之下，已躍入場中，原來是海外五魔之一南海快樂島笑道人。

笑道人身形落入場中，雙手一分，發出一股猛烈的掌風，硬生生的將黑白四道氣柱分開，黑白雙刹同時退了三步。

黑刹魔君大哭道：「好個牛鼻子，你是幹甚麼？」

笑道人大笑道：「你不是想奪取那塊鋼母麼？」

「當然，嘿嘿！」

「這就是了，白兄本來不想得到此物，你因何一定要纏住他亂打一遍？」

「這是私人恩怨。」

「可是今天是爭寶之日。」

「嘿嘿，依你說呢？」

「私人恩怨放在一邊，我們先來打一場。」

「嘿嘿，小弟捨命奉陪，不知如何打法。」

「當然是以我們成名絕技，哭笑三聲，以決勝負。」

黑刹魔君一哭三聲道：「好，白兄請過一邊，咱們的賬以後再算。」

這時石台上的了凡大師站起來，道：「各位英雄聽着，現在是天下聞名的笑道人與黑刹魔君比試哭、笑之聲，此聲是以無上功力，透過音韻之感於七情，能使人哀傷或大笑致死，各位撫心自問，如功力不足的，不必受無謂損傷，請各退十丈。」

此語一出，全場立時响起了一陣議論之聲，哭笑兩魔雖聞名江湖之上，然這種以音韻傷敵的功夫俱是屬無形一面，因此有很多人不予置信，反而更走近幾步。

大樹上的姹女道：「嬰兒哥哥，今天這一場武林大會，奇功層出不窮，我們也不枉來此一行。」

無象道：「不過有一件事很奇怪。」

「甚麼事？」

「何以到現在還未見到我第二恩師，以及妳的恩師呢？」

姹女驚哦了一聲，道：「是啊，難道他們沒有來？」

「如果我們的師父眞的沒有來，我們豈非白跑一趟了麼？」

姹女搖頭道：「並沒有白跑，你總算知道你的仇人是誰。」

無象道：「此事是眞是假，我還不敢斷定。」

「不會錯的，你曾記得我從前在崑崙之時，也曾對你說過，我知道你的仇人是誰了。」

「是啊，可是妳一直不肯告訴我。」

「老實說，這些也是我恩師跟我說的，她老人家好像對你的來龍去脈非常之清楚，然而我那時一直未敢全信，如今聽海外五魔娓娓道來，與師父所講的竟不謀而合，所以我才相信它是眞的。」

「姹女妹妹，妳到練心坪去，

也事先知道我在那裡了。」

「正是，我一個人受盡了孤獨寂寞，聽說崑崙山上尚有一個與我年紀差不多的人，就忍不住要出來找他了。」

姹女語音一了，那黑刹魔君已哀哀的哭了起來，他的哭音開始時很低，旋即慢慢轉了起來，愈哭愈悲，如喪考妣，如臨絕境，不出一刻，全場數百個武林高手，竟然有半數以上也跟着嚎哭起來。

姹女眼皮一酸，泫然欲淚。

無象道：「這是幻境，姹女妹妹。」

姹女聞言，急將心一定，才未被那哭聲所擾。

這時在那哭聲之中，突然竄起了三聲笑聲，笑聲宏亮，立即壓倒全場，本來尚在哭泣之人，有些竟然反哭為笑，全場中頓時聽到一遍哈哈大笑之聲。

黑刹魔君立將丹田之氣一提，張口嚎哭三聲，立時又有些人反笑為哭。

他們這一反一覆，足有十數回合，黑刹魔君已經漸漸不支，張口吐出兩口鮮血，身形已遁出場外。

笑道人立將笑聲一收，全場已恢復一遍沉靜，他高呼道：「還有那位不服，立請下場賜教。」

這時有人一聲怒喝：「我來也！」場中立時多出一人，身穿黃金色衣袍，一頭紅色長髮披過雙肩，粗眉環目，兇悍無比。

笑道人哈哈笑道：「我以為是誰，原來是中海怒島的百怒居士，請！」

百怒居士勃然大怒，猛喝一聲：「住口！」

場中立時有二百多名的武林人物，受到怒氣的感染，也跟着猛一聲：「住口！」

笑道人張口大笑，發出一連串的哈哈，頓將一場怒氣衝散，場中人也跟着哈哈的大笑起來。

百怒居士雙掌互擊，發出「啪！」地一聲大響，又高喝一聲：「住口！」

許多人又不笑了，也高聲怒喝道：「住口！」

他們雙方用本身功力，透過音韻之學，來代替刀槍劍戟，這種絕世的奇功拚鬥，眞出乎人想像之外。

大樹上的姹女嘆了一口氣道：「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無象道：「可不是麼？就拿剛才黑白雙刹的黑魔手與白彌陀掌，我的水火神功以及妳的陰陽配合劍法，這些都是武林中千載難得一見的功夫。」

姹女道：「其實這已不能算是武林中的功夫，而是武林之外的功夫了。」

此時已屆四更，天上的月色更為明亮了。

無象叫道：「姹女妹妹快看，那笑道人已支持不住了。」

姹女急向場中望去，果然那笑道人嘴角已流出血絲，脚部漸漸後退。

百怒居士一聲怒喝，道：「承讓，還有那位有興趣指教，請即下場。」

人叢中有人叫道：「嘻嘻嘻，你忙甚麼？我這不就來了麼？」

話音一了，已有人大搖大擺的走入場中。

你道此人是誰？正是西海喜悅島的千悅如來，身穿大紅袈裟，手托金鉢。

百怒居士怒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這禿驢。」

千悅如來微微一笑，道：「嘻，嘻，你發甚麼脾氣？」

場中人也有人跟着道：「嘻，嘻，你發甚麼脾氣？」

百怒居士大喝一聲道：「住口，誰要聽你那種陰陽怪氣的笑聲！」

場中人又反喜為怒的喝道：「住口，誰要聽你這陰陽怪氣的笑聲！」

這兩人一喜一怒，反反覆覆，結果百怒居士棋差一着，雙手撫腹退出。

千悅如來又喜悅的道：「嘻，還有誰要來奪取先天鋼母？」

場外飛進一人，那是個二十上下的少婦，一身水紅色緊身衣褲，柳眉如畫，媚眼斜飛，嫣然一笑道：「奴家來會會你。」

此女一出場，場中數百豪雄，頓時全身一震，這女子不但太美了，也太媚了，看到她的媚態，不由想起了床笫間私情，立時慾念橫生，心火難忍，千多道眼光如火一般的盯着她。

千悅如來此時不悅了，反而大怒的說道：「賤婢，原來是妳。我要……」

原來此人正是北海逍遙島的狐媚娘子。

狐媚娘子媚笑道：「你要麼？」

千悅如來怒道：「我要……」

狐媚娘子又道：「你的喜悅沒有啦。」

千悅如來道：「見了妳這賤婢，我的喜悅就發不出來了。」

狐媚娘子突然的哈哈笑了起來，嬌軀晃動，猶如花枝招展，說：「服輸了啦。」

千悅如來猛地一愣，臉帶愧色，退出場外，此時場中經過海外五魔一陣的內功拚鬥，已大半受了內傷，紛紛向後面退去。

狐媚娘子叫道：「如果沒有人叫陣，這先天鋼母就是歸我所有啦。」

姹女道：「嬰兒哥哥，看來海外五魔要算這狐媚娘子的功力最高了。」

無象道：「這不見得。」

「為甚麼？」

「妳要知道那黑刹魔君先鬥了我第一恩師致功力虧損，所以敗在笑道人，笑道人先鬥黑刹魔君，所以才敗給百怒居士，而百怒居士又因先鬥笑道人，才敗給千悅如來，千悅如來也因鬥了百怒居士，才敗給狐媚娘子，這樣一算來，以上四人皆受了內傷，而狐媚娘子祇打了一場，所以她佔了先，嚴格說起來，這五人功力，應該是相等的才是。」

姹女點點頭道：「正是，正是，嬰兒哥哥快看，又有人出場了。」

無象抬頭看去，見一排出來三人，這三人一色黑衣衫褲，足踏蔴鞋，不由問：「這是誰？」

頭頂突然有人講話，道：「這是三尸神彭氏兄弟。」

兩人仰頭上看，見洪荒不知何時也隱身到大樹來，而且比他們位置還高。

姹女叫道：「洪老前輩，這三尸神又是甚麼東西？」

洪荒道：「上尸彭倨，居鬱羅靈台，擾人智慧。中尸彭質，居中原之地，擾人清寧，下尸彭矯，住北海之南，擾人情慾。」

「如此說來，這三尸也是魔道中人了？」

「當然，三尸不斬，天下難平。」

他們正談之間，忽聽狐媚娘子一聲嬌叱，已飛出場外，想已失敗了。

三尸同聲叫道：「如果無人出場，這塊先天鋼母就要歸我兄弟三人所有了。」

這時，場外一連躍進九個人來，一式藍色長衫，足踏多耳蔴鞋，將三尸圍在當中，三尸暴喝一聲，上尸擾亂敵人智慧，中尸擾亂敵人清靜之體，下尸擾亂敵人情慾，雖不是舉手投足，及一招一式，而雙方以無上心法，互相搏鬥。

無象祇見雙方對峙，互不相犯，不由奇道：「洪前輩，這九人又是甚麼來路？」

洪荒道：「這九人是九蟲尊者，原與三尸是一鼻孔出氣的。」

「難怪他們站着不動。」

「孩子，你錯了，你看他們外型上靜峙不動，實際上雙方皆以神功心法搏鬥不休，直至某一方面失敗為止。」

姹女奇道：「他們既是一鼻孔出氣，又為甚麼要互相爭執呢？」

洪荒嘆氣道：「這所謂利之所在，以致利令智昏，魔道中人大都如此，但萬一與正道發生衝突時，他們又會站在一條線上了。」

姹女微微點頭，又向場中望去，祇見三尸九蟲互對立了一個時辰，三尸突然連聲怪叫，暴退而出，究竟他們是如何失敗，場中人誰也沒有看清楚。

突然場外又飛進一人，道冠道服，腰掛大葫蘆，右手執拂塵，凜然卓立場中。

九蟲尊者同聲喝問道：「你是誰？」

來人冷冷一哼，道：「貧道夢浮羽士。」

「你難道也想得到先天鋼母？」

「貧道無貪得之心。」

「那你來幹甚麼？」

「貧道祇是不願意讓這東西流落在你們魔道手中。」

「你在找死！」

夢浮羽士哈哈一笑，張口便噴，一陣濃烟過後，隨即烈火滔天，一股猛烈的熱氣，炙得場中數百個武林高手向後直退。

九蟲尊者本屬陰之體，純陽火一照，立時存身不住，紛紛向場外退去。

姹女笑道：「嬰兒哥哥，你師父不但來了，而且已大獲全勝，祇是未見到我師父？」

無象道：「可能尚隱在人叢之中。」

洪荒笑道：「小兄弟，你師父的水火神功，你學到了幾成火候？」

無象嬰兒道：「十成。」

「好小子，可眞是青出於藍。」

這時已聽得夢浮羽士道：「貧道剛才已經說過，無意佔有此先天鋼母，在場諸位同道，有那一位自問德性可配天地者，貧道恭手相讓。」

場中立即響起連聲暴喝，一連跳進十多條人影，其中有海外五魔、三尸三彭、九蟲尊者，一齊將夢浮羽士圍在當中。

石台上了凡大師合什道：「各位剛才皆已敗出，按規矩已無權再爭取此先天鋼母，請退出場外。」

黑刹魔君大哭三聲叫道：「不行，如今已不是個人之事，而是正邪之事，他不願意這些鋼母落在魔道人之手中，而我們也不願意此寶落入正道人手中。」

此際場中有人大喝道：「好魔崽子，讓我來會會你。」

語聲一了，從外面躍進了二人，一個是身穿玄黃短衣的老婆子，另一個是白髮慈祥的老者。

洪荒笑道：「小丫頭，那不是妳師父來了？」

姹女一看，果見是黃婆與紫虛

道人同時立在夢浮羽士的身邊，百年前第一次爭奪鋼母之時，這三人曾打成平手，如今却站在一條陣線上，衞道袪魔。

無象道：「走，我們也下去！」

洪荒道：「不行！」

「爲甚麼？」

「你們這一場架要留到最後來打，要知道斬三尸，誅九蟲，袪五魔，使天下諸雜氣同歸一元，非我們的陰陽配合劍法不可。」

姹女叫道：「你們快看。」

原來此時石台前，大哭聲、豪笑聲、喜悅聲、媚笑聲、怒吼聲，諸聲齊鳴，混成一片。

三尸運用神功，分上中下三部，向場中三人擾亂，九蟲在一旁搖旗助威。

這時紫虛道人、黃婆、夢浮羽士，各運內功奮力抵抗，一任他諸聲雜擾，百音攻心，祇是守着大無畏的定力，如常不動。

這時，場中又飛進一人，一身藍色勁裝，背插長劍。

洪荒道：「小兄弟，你那個殺父母的仇人到來了。」

無象道：「洪前輩，你說此人就是中條劍客古青？」

「不錯。」

無象嬰兒一拉長劍便要下去，姹女一把拉住道：「嬰兒哥哥，你幹甚麼？」

「下去報仇。」

「別忙，先讓他們打一場再說，我們的師父是不會吃虧的。」

姹女說得沒錯，想百年前，第一次爭奪寶之時，這夢浮羽士、紫虛道人、黃婆三人，曾經以獨門功夫壓倒武林，結果三人打成平手，其武功之高，已可想而知。

那中條劍客古青一入場之時，已拔出長劍，飛出一遍雪花，向三人罩去。

姹女驚道：「這中條劍客古青也是魔道中的人物？」

洪荒道：「此人亦正亦邪，隨心之好惡，爲所欲爲，他今日此舉，顯然存心不良。」

無象雙目緊視場中。

黃婆見中條劍客古青長劍刺入，身形一偏，回身打出一掌，黃婆的中和一炁掌威懾武林，這一掌打出，足有排山倒海之勢。

古青急將身形一讓，長劍已換招變式，一招天外來雲，向夢浮羽士的右肩砍去。

夢浮羽士一矮身，張口吐出一道火柱，飛襲過去。

古青借着讓火之勢，又一劍向紫虛道人劈去，迫得紫虛道人移動身形，回手打出一掌。

古青朗笑一聲，又執劍攻向黃婆。

中條劍客這一入場，不斷向三人迴環進攻，使得場中黃婆等三人無法再以無上定力來抵敵人諸音的干擾，心情大亂，刹時間喜、怒、哀、樂，慾一齊襲上心頭，情緒大壞，逼得各自施展本門功力，與之搏鬥，石台之前，亂成一片。

石台上的了凡大師連喝幾聲：「住手！」

諸魔祇是不理，秩序爲之大亂。

黃婆與夢浮羽士、紫虛道人三人，一方面要抵抗諸魔邪音的干擾，一方面又要以武力抵住中條劍客古青的劍法，以及九蟲所發動的凌厲攻勢，大有不支之勢。

洪荒低叫道：「小兄弟，看來我們也該下場了。」

無象一拉姹女，雙雙由樹頂向場中飛落，就在他們剛剛落入場中之時，黃婆等三人，亦已退出。

場中羣魔立時將兩小包圍了起來。

等到黃婆與夢浮羽士發覺之時，兩小亦已入了重圍之中。

黃婆輕嘆一聲道：「這兩個孩子，眞不知天高地厚。」

夢浮羽士道：「讓他們歷練歷練也好，必要時我們再加以援手亦不會太遲。」

洪荒由樹頂飛落，大笑道：「你們放心，這兩小已有遇合，已練成陰陽劍法，誅魔衞道，如今全要靠他們了。」

夢浮羽士道：「眞的？」

「怎麼不眞，他們得到一本奇書叫做『造化權柄』，以三日工夫，奪取三年氣候，如今他倆的功力，已不在你們之下了。」

黃婆搖頭嘆道：「想不到啊，這也許是我們正道不該滅亡吧。」

紫虛道人道：「蒼天有眼，不滅正氣，我們且在這裏看一看。」

四人並肩而立，向場中望去。白燕平亦已趕了過來。這時姹女與無象嬰兒已各取出黑白雙劍，對面而立。

無象唸道：「一炁混元兩合儀，四相八卦合五行。」

姹女也唸道：「八卦五行合四相，兩儀衝和歸一元。」

中條劍客古青朗笑道：「原來你們是黃婆和夢浮羽士的徒弟，這生化、化生劍法固可威震武林，但却嚇不倒三尸，五魔、九蟲，及區區在下，你沒見你們兩個老不死的師父也吃了敗仗麼？」

嬰兒姹女，祇是含和內守，不聞不問，同聲唸道：

「一劃開天兮，陰陽剛柔。

「剛柔相濟兮，盡斬魔頭。

「掃盡妖氣兮，無取無求。

「萬法歸元兮，還我太極。」

兩人唸完，同時將黑白雙劍一擰，互相換了一個位置，作第一次

陰陽交接。

場中羣魔齊感到心頭一震，這種以卦爻之氣配合五行之理的尅敵方法，眞是舉世罕見。

羣魔心頭一震之後，立即發聲相抗。

姹女大喝道：「嬰兒哥哥，我們作第二次水火交接。」

兩人同時出招移位，嬰兒連出兩招，而她祇出一招，坎部交接完畢，羣魔諸聲頓止，全身抖動，苦不堪言。

中條劍客古青因不是以神韻之學與敵過招，因此影響不大，但也看得呆了。

姹女又道：「第三次！」立時與嬰兒身形互移，變成了風雷交接。

羣魔哇的一聲，張口便吐，一道道血箭如雨般的灑出，這時黃婆和夢浮羽士也看得呆了。

姹女緊接又叫：「第四次！」

嬰兒移星換斗，姹女足踏巽宮，立時成了山澤交接，諸魔大叫一聲，倒地死去，中條劍客古青也跟着跌在地面上，呻吟不已。

可是兩小並未因此停止，隨又施展了第五次交接，羣魔屍身化爲塵土。

這種罕見的稀奇神功，令人咋舌，最奇的是未曾參加爭鬥之人，竟然絲毫未受影響。

中條劍客古青身形微微一動，無象嬰兒的長劍已臨到他頭上，喝道：「古青，天涯雙劍是不是你殺的！」

古青無力的點點頭，嬰兒又道：「你爲甚麼要殺死我父母？」

古青身形一震，抬起頭來道：「你就是失踪的那個孩子？」

「不錯。」

「我殺你父母乃是爲了情。」

「好，現在我殺你是爲了報仇。」白劍過處，血光崩現。

姹女笑道：「嬰兒哥哥，恭喜你報了仇。」

石台上的少林寺掌門人了凡大師，連呼善哉善哉，緩緩走下石台，道：「小施主，這塊先天鋼母，應該屬於你們兩人所有。」

說罷，雙手虛空一抓，石台一角立時亂石紛飛，已現出一個大坑，毫光上衝霄漢，他這一抓之勢，確也是驚人，眞不愧爲少林寺掌門人了。

了凡大師又接着虛空一接，那塊鋼母已到了他的手掌之中，原來此物有鷄子大小，精芒奪目，場中武林人物皆看傻了眼，雖然仍存貪得之心，却懾於兩小神功，祇有搖頭嘆息。

了凡大師將鋼母送到嬰兒手中，道：「兩位小施主不獨神功蓋世，更能掃盡羣魔，使天下同道得以安枕，此功不小，老衲爲兩小施主致賀。」

說着又向四週叫道：「如今大會已了，到場的人也可以散了。」

到場的人紛紛離去，了凡大師也帶着隨行的十八護法一路朗唸佛號，下了括蒼山。

場中祇剩下老化子洪荒、夢浮羽士、紫虛道人、黃婆、白燕平及兩小等七人。

紫虛道人道：「小兄弟，當年貧道孫女在崑崙山打你一掌，貧道向你賠罪。」

無象笑道：「過去的就算了，何況要不是她當年那一掌，我怎能有今日？」

黃婆笑向夢浮羽士道：「我老婆子爲嬰兒做個媒。」

夢浮羽士也笑道：「但不知那家千金小姐？」

「就是小徒姹女。」

夢浮羽士大笑道：「很好，很好，我們就請洪兄，白兄，及紫虛道長爲證，即日成婚。」

嬰兒姹女相視一笑。

此時天色已大亮，他們就在括蒼山金峯台頂，爲兩小完成了婚禮，然後一齊步下山去了。

（完）

新派俠義緝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潭飛鳳

上文提要：雲飄陪風小月尋找布天星的大哥，希望能從他口中找到兇手線索，不料遍尋無姓布之人。因出手教訓幾名大漢調戲一位少女，被「長河幫」等人圍攻，無意中竟找到布天星兄長，其名白凌天……二人到信陽，順道去探望「鐵筆金劍」南宮守義，不料南宮守義被武當懷竹道長等人包圍住，因他涉嫌殺害「好好先生」梅冬季……

遭人襲擊命險喪 // 發現驚天大秘密

雲飄輕功十分了得，他話音未落，人便已躍上屋頂。

風小月走至屋簷向下一望，已不見那道人影，只好道：「雲兄，咱們分開搜尋一下！」可是兩人在附近搜了兩頓飯工夫，仍無所獲。

雲飄道：「小風，咱們先回南宮家商量一下吧！」風小月自無反對之理，到南宮家，兩人便被藍傲海帶至內院小廳內，但見桌上放着幾盤冷菜，也只有南宮守義一個人。「大哥，大嫂爲何不一起吃飯？」

南宮守義已有七八分醉意，也斜着醉眼道：「她去看孩子，英兒是她的心肝寶貝！」他高聲呼人加菜。南宮家下人都知老爺今日心情不好，大部份的人都還不敢睡覺，反正家裏能吃的東西一向儲存豐富，一聽命令，立即動手。俄頃，一碟碟熱氣騰騰的菜餚，便捧上來了。下人們把殘羹剩酒撤下，重整杯碟，三人斟了酒，雲飄道：「大哥，酒可以喝，但絕對不能喝醉！從今開始，不能浪費半分光陰，而且要讓腦袋長期保持冷靜，因爲敵人不但非常狡猾，而且隱藏在背後，稍一不愼，不僅揪不到他，還可能把一家人的性命賠進去！」

風小月接道：「雲兄說得極是，大俠請寬懷，所謂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小弟便不信找不到那斷！除非他從此收手，但看情況，他絕對不會收手！因爲從你我這兩樁事件看來，他都未達到目的！」

雲飄沉吟道：「雲某却怕他改變手法，那就麻煩了，九個月的工夫，未必能如咱們之願！」

南宮守義舉杯道：「是以今朝有酒今朝醉！乾！」

雲飄連忙相勸，風小月也道：「大俠，改天再喝如何？今夜咱們好好地研究一下，也許會有收穫……」

南宮守義將雲飄推開，沙啞着聲道：「我南宮守義數十年來，到處受人尊敬，幾會像今日這般委屈求全過？我已忍了一天，今夜還不讓我徹底醉一下？」他一手抓起酒壺就往嘴裏灌，那壺酒未盡，他人已倒地。

風小月道：「看來他的酒量並不好！」

「他本就量淺，今日心情激動，就更加不濟了！」雲飄道：「咱們將他扶進房去吧！」兩人一頭一腳，將他抬進房去。藍仙音出來相助。

「大嫂，你勸勸大哥，這關頭上最重要的是冷靜！」

藍仙音苦笑道：「讓他醉一兩次吧！日間在天下英雄面前他忍得太辛苦了！你知他自出道以來，聲

名就很好，加上出身好，在武林中之地位一直不低，他並以此自詡，今日突來……眞是晴天霹靂，過幾天他應該會好起來！」

風小月輕笑道：「在下如今才知道原來有好名聲也未必是好事，像我這樣活得還比較瀟洒！」

雲飄瞪了他一眼：「你別胡說！」

藍仙音道：「兩位也請早點休息，日後仰仗之處還多，請念在同道份上，幸勿推辭！」

風小月忙道：「大嫂這樣說，反教在下汗顏，我是泥菩薩過江哩！不過若有甚麼消息，一定會通知你！」

雲飄道：「有話明天再說！」他把風小月拉出去：「你也早點休息吧！」

風小月問道：「雲兄可知信陽有青樓否？」

雲飄瞪了他一眼：「你已成泥菩薩，還有心情去找女人？」

風小月笑道：「小弟有個習慣，越緊張越需要思索難題時，一定要有個女人相陪。否則精神難以集中，思路閉塞，精神萎頓……」

「夠了夠了，你不必再找藉口！出大門向右轉，到了大街口再向左轉，那裏便有一家『女兒香』，只怕小地方沒有美人，你未必滿意。」

「環境所迫，將就一下也能湊合。雲兄也去輕鬆一下吧！」

「多謝了，你知愚兄對此不感興趣！」雲飄沉聲道：「明天巳時之前，你必須回來，有些事咱們必須商議一下，分頭進行，互通消息，也許能趕在臘月初一日之前破案！」

風小月點頭便出門去了，依雲飄之指點，果然找到「女兒香」，地方普普通通，粉頭也不多，而且都只是中下之姿，他心中嘀咕：「莫非雲飄來過？否則怎會知道！」

鴇母見深夜尚有客人上門，苦着臉道：「客官，你今夜來遲了，明天請早點來吧！」

「咦，怎地連一個女人也沒有？」

「這兩天來了很多外地人，天天客滿，累得姑娘們唉聲嘆氣的！」

風小月笑道：「看來武林與我有同好的還眞不少！媽媽你今年多大年紀？」

掌櫃叫道：「她是俺老婆，不幹此營生的！」

風小月大笑：「你放心！我只是問問而已，令夫人之年紀幾乎可當我娘，少爺的胃口還沒那麼好，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他大笑出門。

忽然一個尖細的聲音傳來：「風公子要女人麼？」

風小月目光一掠，未見有人，笑容不改，答道：「來這種地方不找女人，難道要找男人？聽你的聲音似是個女人，莫非妳今夜坐冷板櫈？何不出來亮個相？買物還得先看貨，何況是女人！」

黑暗中那人啐了一口，道：「你把姑奶奶當作甚麼人？再胡說，便不客氣了！」

風小月冷冷地道：「你不幹這營生，又來撩撥我！」言畢轉身而去。

不料那人又道：「你若要女人，可轉左直行，就怕你無膽去！」

風小月道：「在下向來是色膽包天！」他依言轉左而行，可是走了好一段，全是黑燈瞎火的小巷，那裏有青樓？正想發作，又聞指示轉右，他轉右便看到一條死胡同。「你戲弄少爺，可知後果！」

「巷內就有佳人，只怕你無福消受！」

話音未落，風小月已拔身躍起，可是屋頂上未見有人影。那人「咭」地一聲輕笑：「第三扇門，朱紅色的！」夜風急勁，教風小月一時難以判斷其藏身位置。他覺得今夜一直有人跟着自己，教自己提心吊膽，生恐防不勝防，是以決定冒險一次，面對面他才有把握取勝！

當下他輕輕躍回地上，抬步進巷，運氣佈滿全身，表面輕鬆地仔細望着兩旁之大門，第三扇門果然是漆着朱紅色的，風小月先左右前後上下觀察了一下，然後伸手敲門，不料那門只是虛掩，他輕輕推開望之。

屋子裏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門後就是一座小廳，與一般房舍不一般。風小月藝高膽大，提步進去。廳裏只放着幾張板櫈，連桌子也沒有一張。

牆上有一道門，風小月以足尖將之踢開，一股冷風襲體而來，嚇了他一跳，不由自主地退了兩步，卻又未見有異狀，定睛望去，方發現廳外竟有一座庭院。風小月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志，縱身躍落庭院中。

幾棵光禿禿的花樹在夜風中顫抖，樹下還有石櫈和一座小小的涼亭。庭院之後，尚有一棟房舍，一字橫開。除了風聲之外，沉寂如死，饒得風小月膽子大，也忍不住將如意棒掣出來。他心中立即升起一個疑念：「這是否一個圈套？」

可是想到可能憑此一役而揭開幕後人之面紗，他好奇心又起，也安全計，他倏地躍起涼亭，居高瞻望。

人未發現，但却見那排房舍內

有火光一閃，風小月當機立斷，立即射出，兩個起落，已至屋前，探頭自窗櫺處望進去，原來裏面被人以棉被遮住，看不到情況，他咬一咬牙，飛起一脚將門踢開。

只見廳內設了個簡單的靈堂，一對白蠟已點了一半，一張遺像，畫的赫然是朱鳳！畫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這一切顯然是衝着風小月來的，他一顆心迅即怦怦亂跳起來。

探頭一望，未見有人，他一步步走進去。一陣夜風自身後吹進來，布幔飄飛，風小月眼尖，發現靈堂之後，放着一具靈柩。他轉頭望後，目光再在廳內到處掃射，未覺異樣，於是大着膽子走前。

那具棺材用的竟是上等楠木，體積又大。但風小月雙眼只盯着壓在棺上的那張白紙。白紙上以硃砂寫着兩行字：佳人在內，請君共眠！

風小月心中默默禱告了幾聲，突然撕下一塊布幔，然後閉住呼吸，倏地一脚踢出，那具棺材飛了出去，棺蓋彈起，湧出一陣白烟。風小月揮動布幔而退！

說時遲，那時快，背後一陣風聲傳來！風小月抛下布幔，雙脚一頓，拔身而起，左手一掏向後一揚，即傳來一道悶哼！

與此同時，屋頂突然陷下，好個風小月，左掌擊在橫樑上，身子向後倒飛，向大門口射去！

他千算萬算，急切之間沒料到角度不對，方向根本不是對着大門！刹那間，頭頂即將撞及牆壁，突見他左掌在牆上一按，雙脚斜斜屈起，踢飛窗櫺，人亦自窗口飛了出去！

「轟隆」一聲巨響，磚瓦落地，而風小月亦恰在此時落足於屋外！一陣夜風吹來，後背冷颼颼的！這刹那間，原來他已驚出一身冷汗！

再一陣風吹來，他霍然一醒，連忙向四周觀察，未見有人，這才望回廳內，只見地上全是瓦礫，靈堂已被壓塌，偸襲他的人，被瓦礫蓋住。風小月忽覺一陣頭眩，忙不迭後退，暗叫一聲厲害！

他待廳內之迷魂烟吹散之後，方抬步走進去，他先以脚踢開瓦礫。過了一陣方見到一位黑衣蒙面人，手中拿着一把軟劍，看樣子已經斷氣，由於白蠟已被瓦礫壓滅，風小月只好晃亮火摺子。

火光一起，便見蒙面人喉頭上銀光閃閃，「三才神針、百發百中」果然不虛！風小月彎腰拔出神針收起。再在屍體附近找到主體，在其左上臂找到另一根神針，最後才扯下其蒙面巾。

那斷頭顱被瓦礫撞得稀巴爛，臉上五官全爲血水所染，看不清其眞面目。

風小月再走到棺材那裏察看，裏面放着一些磚木，一個小小的機關設施，囊中是毒粉。適才如果不是自己福至心靈，以足踢開，若以手揚起棺蓋，毒粉冒出，近在咫尺，後果堪虞！

風小月看看無甚線索，又恐夜長夢多，乃拖着蒙面人之屍體離開，他一路上小心翼翼，步步爲營。果然，出小巷，背後便響起一陣風聲，風小月臨危不亂，掄起屍體向後一舞。

但聞「篤篤」一陣聲響，風小月衝出小巷，一柄鬼頭刀迎面砍過來，風小月長嘯一聲，揮動如意棒擋架！與此同時，背後又傳來一陣兵器破空之嘶嘶聲！

一聽其聲便知來人武功之造詣，風小月吃了一驚，他處在兩難之中，拖着屍體，閃避不便，若丟下屍體，又怕被對方搶回去，失去了一條線索，電光石火之間，只見他身子蹲下，左手一鬆向後一揚！

風小月神針絕技名揚武林，背後那斷見狀，硬生生化招，長劍在身前佈下幾重劍網！風小月只是虛招，左掌一鬆又回來，猛地一棒戳向前面那敵之下陰！同時再度發出長嘯求救！

前面那個蒙面人料不到風小月竟會犯武家之大忌，攻其下陰，虞不及防，大吃一驚，忙不迭後退！風小月長身而起，左手抓着屍體之左上臂，運勁向後一掄！

風小月同時斜退幾步，背貼着牆壁，直至此時，他方有機會喘一口氣。那兩位蒙面人，使劍的身矮，使刀的身高，他倆似乎甚有默契，聯手進擊，威力甚大，只殺得風小月無還手之力。

風小月悄悄摸出一枝神針在手，可惜對方已發現，刀劍齊施，不讓風小月有抬臂之機！風小月最擅長的是身形步法，否則無以發揮如意棒之最長，此時貼壁而立，大打折扣，眼看不支，幸好住在附近客棧之羣豪，已有不少人聞聲出來探視。

風小月高聲叫道：「諸位，這兩位便是殺死華山派梅掌門及葉飛之眞正兇手！」羣豪一聽便紛紛交頭接耳起來。

忽聞有人道：「不管風小月說的是眞的還是假的，咱們將他們逮住，交給華山派審問，不就清楚了！」

話未說畢，那兩個蒙面人已輕嘯一聲，雙雙頓足飛上屋頂逃逸！風小月汗流浹背，已無力再追，他邊拭汗邊將如意棒收起，有人問道：「風小月，你怎知他倆就是殺死梅掌門之眞兇？這個人是你殺的麼？」

風小月道：「諸位若想知道原因，請隨在下去南宮家，在下自當將經過原原本本說出來。」

與此同時，雲飄亦已聞聲，帶着藍傲海及幾位家丁趕來。一見風小月那副狼狽相便問道：「小風，是那個女人這般厲害，殺得你落荒而逃？」

「雲兄不要說笑了，先回去再說吧！」風小月將屍體交給家丁，邊走邊將經過說了一遍。

雲飄問道：「這斷是誰知道麼？」

「看不清楚，是以帶回來仔細辨認！」

有人冷冷地道：「姓風的十分狡猾，這干人充其量只是衝着你而來的，與殺死華山派梅掌門有何關係？」

雲飄道：「這兩案二爲一，怎說沒關係！」

說着已至南宮家門外，雲飄又道：「諸位請留步，明早再來討消息。」

不料華山派弟子亦趕到，高峯高聲問情況，雲飄沒奈何，只好請華山派弟子進內。藍傲海忙吩咐下人準備點心，又着人用清水將屍體洗乾淨。

一干人進入大廳，風小月又將經過說了一遍。鍾岱冷冷地道：「這只與你自己有關，與家師生死毫無關係，你剛才在街上大呼小叫，以家師之名義，號召衆人爲你解圍，未知閣下是否覺得過份？」

風小月臉色微微一紅，抱拳道：「在下爲此向諸位道歉！但鍾兄說他們與殺死令師毫無關係，也言之過早！」

雲飄忙打圓場：「彼此都是爲了抓出幕後眞兇，何須爲了這小事傷了感情！」說着話，藍傲海已將屍體搬進大廳，衆人目光一落，臉上都現出驚詫之色。

鍾岱問道：「風小月，你肯定他是在靈堂內偸襲你的人？」

「當然，在下寸步未離大堂，而左手也未離過屍身，絕對不會讓人掉包！」

高峯冷冷地道：「若要說他是他們一伙的人，高某實在難以置信，說不定人家也把你當作歹徒，是故才要殺你！」

風小月哈哈大笑：「他若非對方一伙，爲何那兩個蒙面人要來搶他？就是怕洩漏秘密！」

鍾岱反問：「你又怎知他倆不是來殺你，而是爲了搶這具屍體？若他們是一伙的，應該一起行動才對，怎會等到你出了小巷才動手？」

風小月一時語塞，半晌方問道：「此人到底是誰？」

高峯道：「袁三笑！少林寺俗家弟子，有『中州一條龍』之稱的袁三笑！他是邪惡之輩麼？除非你能拿出確實的證據來！」

風小月臉上登時變色，蓋袁三笑名字確有點滑稽，但爲人最嚴肅，而且忠肝俠膽，聲名之佳，不在南宮守義之下，若然說他是邪惡組織的一份子，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雲飄道：「話不能說得太滿，目前彼此都不要先下結論，但可把此作爲一條線索，而且最好守秘，免引起不必要之誤會！」說着話，南宮守義走出廳來，原來他睡了個多時辰，聽見報告忙下床，用冷水洗了把臉，便匆匆出來。

當他看到地上袁三笑的屍體，又驚又詫，急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鍾岱道：「你問風小月吧！」風小月不厭其煩，又將經過說了一遍，鍾岱問道：「不知你相信袁三笑是邪惡組織的一份子麼？」

南宮守義搖搖頭，道：「不相信是不相信，但終須以事實爲根據。小風，那兩個蒙面人，你是否能以其武功路數猜出他們之身份？」

風小月道：「在下在江南活動比較多，北方豪傑認識不多，猜不出來。那劍俠的身材高且瘦，使刀的則身矮而稍胖，他倆刀劍合璧，威力陡增，應該是一路的，且合作有素，否則難有這個功效，也許諸位能猜得出其身份！」

南宮守義、雲飄、高峯和鍾岱等人臉上表情都很複雜，却無人開腔，風小月訝然問道：「諸位有甚麼不敢開腔的？他倆圍攻在下，有許多人在場目睹，若他倆是光明正大的，又何需蒙面？」

雲飄道：「不過咱們所懷疑的，未必一樣……這樣吧，拿紙筆來，大家將心目中懷疑的對象寫在紙上，然後一齊打開，看看是否一樣，未知諸位意下如何？」

當下南宮守義令下人送上紙筆上來，磨好墨之後，南宮守義、雲飄、高峯和鍾岱四人同時提筆書寫，寫畢一齊攤開，四人所寫的居然一模一樣：馬逢林和趙鵬遠！

風小月失聲啊地叫了起來，心頭怦怦亂跳，馬逢林和趙鵬遠是師兄弟，這兩人一向在齊魯一帶活動，被譽爲「遼東雙雄」！這兩人在遍佈响馬之山東半島上，幾乎是白道之代表！難怪他們都不敢貿然開腔。

雲飄輕嘆道：「如果咱們都沒有猜錯，則那個組織不但實力已很龐大，而且十分可怕，他們竟然擁有不少白道的高手，更令人防不勝防！」

南宮守義道：「看來他們不會

住手，必然尚有第三宗事件，只不知不幸者是誰而已，且再過不太長的時間，他們將會公開！」

鍾岱道：「鍾某不信武林中有誰有這個能耐和魄力！若有此條件者，他根本可以公然行動，若有武林盟主者，非他莫屬！」

雲飄冷笑一聲：「誰說他志在武林盟主？」

高峯反問：「然則閣下認為他們之目的何在？」

「雲某還不知道，但看他們這幾次行動，其志必是整個武林，他們先製造仇殺和混亂，然後達到統治武林之目的！」

高峯道：「但願不是如此！南宮守義，咱們之間的協議依然有效，臘月初一，希望能見到賢伉儷！告辭！」他長身一招手，帶着華山派弟子離開。

他們走後，雲飄忽然長嘆一聲：「對方之目的及面目逐漸顯露後，咱們就更加危險，他們可以不顧一切殺害知情者！因此南宮兄，你須有個妥善之安排！」

風小月頷首道：「不錯，南宮大俠家大業大，與在下孑然一身不一樣！」

雲飄道：「小風，如今愚兄不能陪你了，你仍然打算去廬山？何時起程？」

「是的！」風小月道：「天亮之後便起程，只是將來咱們如何聯絡及交換已取得之資料、線索？」

南宮守義想了一下道：「若有事可告知江夏的柴老爺子，他是一位隱世高人，智慧極高，他養了不少信鴿，我們以他為聯絡中心，不過，這個消息不能洩漏！切記！」

「柴老爺子叫甚麼名字？住在江夏何處？」

「柴老爺子住在江夏縣城內，他家比寒舍還大，大門左側有家賣文房四寶的店子，叫做『聚寶齋』。」南宮守義道：「他叫甚麼名字，某也不知道，人人均稱之老爺子，某亦以此稱之！」

風小月道：「你怎樣認識他的？」

「三年前，某到處找尋名醫替小兒治病。有一天去到江夏，在酒樓裏無意中認識他，是他指點某去找『盧三帖』的！」

風小月再問：「他很可靠？你怎知他是隱世高人？」

「小兒病情有好轉之後，愚夫婦還特地去江夏謝他。承他相邀，在他家住了兩天，閒談中論及武學，他淵博之至，且涉獵甚廣，胸襟廣闊，是以某家認為他靠得住！」

「既然大俠認為靠得住，咱們便以柴老爺子家作聯絡點！」

南宮守義掏出一塊小玉珮來。「這是他送給某作紀念的，你且拿去，萬一他不相信你，可取此作證！」

風小月謝了一聲，將玉珮收了起來。天色已明，下人們送上早點，風小月飽餐一番，便告辭離開，他先取了馬匹，再到街上買了乾糧，然後出城南行。

一路上風小月不斷思索他被人嫁禍殺死布天星之事，但都沒有頭緒，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雲烟飄渺的廬山上。七天之後，他已來至江邊，乃棄馬登舟，順流而下，直抵德化(今之九江市)，德化在唐朝稱潯陽，白居易曾在此當過司馬。三國東吳時稱柴桑，傳周瑜在此點將。

德化地處三江口，又靠鄱陽湖，地理位置重要，又為水路交通之樞紐，是以城市雖不大，但往來之客商極多，城內店舖，酒樓食肆、客棧旅館林立。

風小月在廬山閉過關，對德化頗為熟悉，蓋廬山距德化不過數十里而已，這天船泊在碼頭，風小月一躍而上，準備先買幾套衣服，再找家客棧，洗掉一路上之風塵。不料只走了幾步，便遇到星星。

風小月大喜，上前打招呼：「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想不到在此遇到妳！姑娘怎會來德化？」

「我想去廬山一遊，來此有何奇怪？你為何也來此？」

「這叫做不約而同……不，不，是緣份！我也是要去廬山！」

星星撇撇小嘴，輕哼一聲：「你油腔滑調的，教人難以相信！」

「在下可以發誓當眞是要去廬山。妳要去廬山還得我帶路哩，因為我在廬山先後住了五六個月。」

星星道：「我且信你一次！」

「請姑娘稍候，待在下先買兩套替換之衣服。」風小月匆匆跑進成衣店，買了兩套衣服，兩人還在附近找了家客棧歇脚。

原來星星也是剛乘船抵達，是故兩人均回房洗澡。事畢更換衣服，男的更覺英挺，女的益顯嬌麗。「在下算得上是主人，今夜請客，我做個小東！」他領她到附近酒樓去：「此處之江魚做得最好！」

星星道：「我不喜歡吃魚。不過，你自己可以叫兩樣吃，姑奶奶不反對！」

「算啦，主人自己吃有甚麼意思！」風小月招店小二過來，點了好幾個菜，却無一樣是魚。

兩人邊吃邊談，就像是一對情侶，風小月問道：「那天在信陽南宮家，妳為何突然溜掉？」

「甚麼叫溜掉？姑奶奶本來是去看熱鬧，後來看架打不成了，肚子又餓，我還躭在那裏作甚？莫不成南宮守義還會請客？我還不知道你跟他是朋友哩！」

「他是雲飄的朋友，那天開始才認識他！妳說梅冬季是不是他夫婦殺死的？」

星星雙眼輕閉，一對睫毛像刷子一般蓋在雪白的臉上，格外動人：「我最不喜愛動腦子，反正南宮守義也好，梅冬季也好，都與姑奶奶無關係！你又有何看法？」

「我自顧不暇，也懶得動這個腦筋！」

「你騙人，你是騙子，是登徒子，對女人從不說眞話！」

不知為何星星說他是登徒子，風小月雙頰竟然發熱，這是從未試過的。他訥訥地道：「我，我不是你所說的那麼不堪……事實上我怎會不為自己操心，却去擔心別人？」

「你若是自顧不暇的，為何還有心情去遊覽廬山？」

「二月初一妳有否去襄陽城？妳知道我的事麼？」

「我趕不及去，是事後才聽人說的，為何問我？」

「因為送信給布天星的人，自稱是廬山的樵夫，是以我明早準備去查一下。」

星星噘起小嘴道：「如此你豈有時間陪我飽覽廬山景色？那人說的話，你也會相信？」

風小月苦笑一聲：「在下也不相信那『樵夫』所說的話，奈何沒有其他線索，只好死馬當作活馬醫！喂，妳怎不吃菜？」

星星皺眉道：「這酒樓燒的菜，為何這般鹹？」

風小月忙招小二過來，交代廚房少下點鹽，又將桌上之菜全收回去倒掉。「星星，你姓甚麼？」

星星頑皮地道：「姓星名星，合起來叫星星！」

風小月一愕，「有人姓星的麼？百家姓裏沒有。」

「千家姓裏有，你眞是孤陋寡聞！」

「好，算我孤陋寡聞，妳家在何處？師出何門？」

「我道你瀟洒脫俗，是以肯與你一道，原來你還是跟凡夫俗子一樣，甚麼都要查根問底。萍水相逢，有緣就聚，無緣就散，何必多問？姑奶奶也沒有問你的出身！如果你覺得跟姑奶奶一道，心裏不舒服者，大可各走各的！」

風小月頗有整天打雁，終被雁啄眼之感。他自己也想不出是甚麼原因，只覺得自己在她面前，好像成了傻瓜，連話也不會說。

幸好小二送上菜來，風小月借機招呼她吃喝。飯畢，星星嫣然一笑：「人人均說你風流倜儻，果然有點道理！」

「道理何在？」

「你對女人很細心，從這一頓飯上便可看出來！」

風小月笑道：「妳只說對了一半，那要看是甚麼女人，其實女人替我佈菜的，比我替女人佈菜的多得多！」

「替你佈菜的，大概都是勾欄裏的粉頭，不值錢！」

星星說的是實情，事實上，風小月雖然風流，他從未正式戀愛過，有多少個正經女人會替他佈菜？是以這句話像一團狗屎般，塞住他的嘴巴，半晌方苦笑道：「在下如今方知女人的嘴巴比男人厲害得多！」

「那只是你孤陋寡聞而已，其實女人很多地方都比男人厲害！」

「姑娘可否詳細列出來，解解在下之茅塞？」

星星忽然道：「這頓飯好像是你要做東？」風小月會意，連忙招小二會賬，兩人並肩下樓。星星又道：「路上很累，今晚早點休息吧，明早上廬山！」

風小月道：「如此姑娘先回客棧吧！我先辦事再回去！」兩人揮手作別。風小月到街上買乾糧、臘肉、火種，又買了一把砍柴刀等等一切上山之應用物品。待他提了一大堆東西回客棧，無意中發現星星就在自己前面，似乎也是剛回客棧，他心中忖道：「這小妮子去何處逛？」

風小月上樓時，已不見星星，他先把東西放進屋內，本想去找她，又覺得這樣做太過窩囊，乃打消主意上床睡覺。

一宿無話，次日早飯之後，兩人上馬，聯袂向廬山進發。星星忽然含笑問道：「昨夜那個姑娘待你好麼？」

風小月一時不明其意，愕了一愕，訝然問道：「昨夜那有甚麼姑娘找我？」

「不是姑娘找你，是你去找姑娘。姑奶奶還以為你一夜風流，必定要睡至日上三竿，幸好你還有點節制！」

「冤枉啊！」風小月叫起撞天屈來：「昨晚我買了這一大堆東西便回客棧了！對啦，你昨晚去那裏？」

「姑奶奶一早便睡着了，那裏也沒去！」

「原來妳也擅長說謊！」風小月奇怪的目光盯着她。「昨晚我回店，妳恰走在我前面。咦，莫非妳站在門口等我回來？若是者，則太感謝了！」

「臭美！」星星啐了他一口。「我只是去買幾套更換的衣服罷了，難道姑娘買這種東西也要告訴你？」

風小月涎着臉道：「我是關心

妳，怕你給壞男人拐跑了！」

「你不拐我就好了！」話說出口後，星星雙頰倏地飛起兩朵紅雲。

風小月笑嘻嘻地道：「對於妳，在下只會娶，絕對不會拐你！」

星星沉下臉來：「你敢再討姑奶奶的便宜，便趁早給我滾！否則休怪我手段毒辣！」風小月向她吐吐舌頭，連聲厲害。他動作表情滑稽，星星恐自己忍俊不禁，失去「威嚴」，忙拍馬走在前面。風小月策馬不緩不疾地跑在後面。他在身後掛着兩口布袋，馬匹跑得快便「筐筐筐」地響個不停。星星頭也不回地喊道：「風小月，你像個賣貨郎，萬一有敵人跟踪，這不是……」

風小月長嘆一聲：「眞是好人難做，上了山之後，你才知道在下之優點，哈哈，你走到岔路上去了，走右邊那一條路！」

俄頃，廬山已在望，山並不很高，比起其他山脈來，佔地亦不大，但上山之路全是繞山而行，傳說有九十九個彎，星星見天色極佳，忽然道：「喂，你記得以前有人寫過一首詩，說甚麼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沒有錯吧！」

「沒有錯，不過妳如今還未窺全豹。」風小月見四野無人便唱起歌來，想不到他聲音沉厚宏亮，居然十分好聽，這一次星星竟沒有笑他。

歌畢，星星才輕聲道：「距臘月初一還不到九個月，你還能這般輕鬆！」

「生死有命，我很看得開！不唱歌亦未必就能找到眞兇！喂，我若被人殺死，妳會覺得可惜麼？」

「他們若殺死你，是爲江湖除害，爲婦女打抱不平，替天下粉頭出一口烏氣，是英雄行逕，怎會可惜！」

風小月道：「既然如此，妳可要小心。」

「小心甚麼？」

「反正我如此不堪，反正就要被人殺死，索性把妳强姦了！說眞的，在下還未跟處子睡過覺！我看姑娘冰清玉潔……」

風小月話還未說畢，星星已自馬背上飛撲過來，揮拳便打。風小月眼明手快，右手一翻，扣住其手腕，左臂輕舒，在其後臀一按，星星冷不及防，凌空跌倒在他懷抱裏。他倆一路而來，第一次這般接近，刹那間，兩人都呆住了，似被人封住了穴。

半晌，星星忽然揚起一掌，向風小月臉上摑去。風小月同時霍然一醒，倏地自馬背上飛起，落在前面那匹空騎上。「咱們換匹坐騎，在下帶路正好走在前面！」

星星不吭一聲，兩人沿着山路轉彎抹角，慢慢而上，走了一陣，天色已靠午，風小月問道：「星星，咱們是炊飯吃還是吃乾糧？」

星星輕聲道：「吃乾糧就好！」

風小月跳下地等她，然後自布袋裏掏出燒餅油條，還有兩隻羊皮水囊，就在路旁吃起來，「咱們走了半天路，連個人影也不見，去那裏找你的樵夫？」

「山上有人家，而且還不少。不急，嗯，妳上山志在風景，找個歇脚的地方，咱們便可分開行動。」

星星道：「你不是要當嚮導麼？怎又說分開行動？」

「固所願也，不敢請耳！能陪佳人遊山玩水，幸何之有，豈敢推辭！」

星星嗔道：「你再油腔滑調，便各走各的！」

兩人分別上馬，再走一個時辰，果然見到向陽的地方，有不少人家。風小月道：「他們都是樵夫、草藥郎中和少數獵人！」

「你準備如何調查？」

「逐家逐戶地問！」風小月拍馬上前，「妳在路口等我！」他上去約兩頓飯工夫，又回來了，一見他那副表情便知沒有結果。星星不吭一聲，策馬徐徐跟在他後面。他邊走邊問，到了黃昏，方到達一個山谷，只見紅霞滿天，映在遠山上，化成淡紫色，在近山青翠的樹木襯托下，有如一幅動人之圖畫。

這個山谷叫做錦綉谷，向陽那方之山坡上，連着十七八座大小不一之木屋及茅屋。風小月問道：「星星，今夜咱們是去借宿，還是住在外面？」

「我看還是向山民借宿吧。」

「好吧！等我們吃了晚飯再說！」

他們在樹林旁的空地上造了一個石灶，架上小鍋，又問：「妳喜歡吃甚麼東西？」

星星有點意外，驚喜地道：「隨便你！」

風小月道：「妳先來生火，我去買菜！」他跑到山民家，買了些香菇、青菜、一隻鷄，還有鷄蛋和廬山的特產：石魚。那石魚是生長在水澗石隙裏的一種小魚，據說八年才能長一寸，非常清甜。他用鷄蛋蒸石魚、臘肉炒菜、紅燒香菇，外加一鍋鷄湯，待他倆把晚飯燒好，天已全黑了。兩人圍坐在灶前吃飯，還吃得津津有味。

星星忍不住脫口讚道：「想不到你烹飪還有一手！」吃飽，星星把炊具碗筷，拿去山溪處淸洗。風小月則去查詢那位送信給布天星之樵夫。

其實他也知道，如此調查無異是大海撈針，可是也得將死馬當作活馬醫。當他問遍了錦綉谷之山民，臉上帶着失望的神色走回那空地時，星星早已洗好了器皿回來。她一見到風小月便道：「你自己去找地方歇宿吧！我向對面那石房子借宿去！」

「這麼早就要睡？」

星星道：「你名聲不好，一到晚上，姑奶奶心裏就害怕！你去找你的『臥室』吧！」

風小月快快地離開，他走進一座樹林，倏地加快速度，穿出樹林，提氣急馳，越過山頭，到了山背，他回頭看看，背後沒有人，便竄到一塊大石後面，只見那裏還有一塊石頭，而山壁上却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穴來，大小剛好容一人出入，風小月吸了一口氣，鑽進洞去。

這個山洞，是他上次在廬山閉關練功的地方，對洞裡的一石一土均瞭如指掌，因此風小月行動甚快。但突見他雙脚一頓，身子斜飛，貼着山壁而立，右手已落在如意棒上。

山洞寂靜如死，適才他居然聽到一個响聲，這响聲他肯定必是衣袂飄動引起的。沉默了一會兒，他忍不住喝道：「在下風小月，洞內是甚麼人，請出來。」

「風小月？」黑暗中突然傳來一個女子的輕叫聲，風小月連忙取出火摺子來，敲打火石，那女子忽又叫道：「不要，不要……」

聲音極是驚恐，風小月那裡肯聽？繼續點火。火光一起，祇見丈餘之處有一個女子背向而立，衣衫襤褸，但難掩其苗條身材，風小月一手舉着火摺子，一手握棒，沉聲道：「在下並無惡意，請姑娘轉身。嗯，妳認識風某？」

祇見女子點點頭：「你把火熄掉吧！」

風小月笑道：「古人好秉燭夜談，在下不才也有此雅興，姑娘沉魚落雁之貌，亦不必吝嗇。」

「不是，不是……我是怕嚇壞了你。」

風小月忽覺她的聲音聽來有點耳熟，但他生性風流，對美女更覺蕭洒風趣，不由大笑起來：「風某見過天下不少美女，未曾遇到令我驚絕的，何況某自出道以來，即不斷受人恫嚇，膽子大得很，請姑娘轉身，否則莫怪風某不客氣了。」

那女子輕輕一咳：「風小月啊風小月，人說狗改不了吃屎的習慣，你也改變不了，好吧，且讓我試試你。」言畢緩緩轉過身來。

風小月目光一及，忍不住驚呼一聲，倉皇退了兩步。那女子迅速轉回身去，冷笑一聲：「你還風流得了麼？」

雖然那女子又以背相對，但想起她那張滿臉傷痕，左眼珠突出，似欲掉下來，嘴巴歪到一邊，鼻子彎曲，上唇倒掀的醜相，風小月仍忍不住心驚膽跳，半晌之間：「妳到底是人還是鬼？」

那女子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越笑越是瘋狂，足足笑了兩盞熱茶的工夫，笑聲仍未止，風小月心神稍定，喝道：「妳笑甚麼？」

「我笑你連我也認不出來了。」

風小月心想自己怎會認識這麼醜陋的女子，乃冷冷地道：「我本就不認識妳。」

那女子聲音突然變得比冰還冷。「想不到你除了風流之外，還這般無情無義，你敢說不認識我？縱然你不認識我，也應該認識布天星。」

風小月脫口道：「布天星某當然認識……」他身子猛地一顫，連聲音也發抖：「妳，妳……妳莫非……莫非是朱鳳？不可能……不可能……」

「不錯，我就是朱鳳。」那女子霍地又轉過身來，雙眼直勾勾地望着風小月。「風小月，想不到你我還有相見之一日。」

風小月被她看得心底發毛：「是的……這個山洞是某之故居，今日來此山，故此來看看，想不到妳躲在這裡……嗯，妳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朱鳳忽然一跤坐在地上，嗚嗚的哭起來：「風小月，你不要告訴布天星，他如果知道我已變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模樣，一定會傷心透頂，就讓他當作我已死了吧！我本來也想一死了之的，但這口氣難消，所以……」

「我不會告訴布天星的。」風小月悲從中來，雙眼不禁也濕潤起來：「是誰把妳害成這個樣子的？我一定要替妳報仇。」

「聽你這句話，還不枉你跟天星兄弟一場，唉，說來話長……」

風小月將火摺子吹熄，收入懷內：「無論多長也要說，而且非說不可，因爲這對我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妳絕對不能死。」

朱鳳一怔，收淚問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等你先將慘況說畢，我自然會告訴妳。」

「去年年底，我到德化找兒時的一位隣居，她在三年前嫁到德化，我不想一到人家家裡，便麻煩她婆家，因此便上飯館吃飯，大概被人在飯菜裡下了迷藥，我會帳出店，便暈倒在地。」

（未完・三）

新派俠義追緝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八方狙殺

緝兇爲生非容易　無獨有偶同路人

一匹狂奔的馬背上，一個粗壯得像一頭小牛般的漢子，雙手緊抓馬鬃，低頭哈腰兩腿緊夾無鞍馬腹，口中厲烈的狂叫着：「哈！哈！」

光景是一副狼奔豕突的逃命樣，因爲馬上的壯漢一身帶傷，鼻青眼腫而衣衫襤褸，虬髯大鬍子上還沾着鮮血。

沿着大西河岸的飛馬坡邊山道，馬背上壯漢齜牙咧嘴的自言自語道：「狗雜種，是那條道上的！」

他也才剛剛繞過飛馬坡，正馳進一片荒林，他知道只要過了這五里荒林，折騰他的人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對他佟大雄莫可奈何了！

呈九十度的一轉彎，佟大雄的快馬斜身衝進荒林小道，迎面一棵大樹正橫倒在小道上。

不及勒住狂奔的馬，佟大雄甚至連多想一下如何應付這突然的情況也沒有。

「啊……咚！」

佟大雄就在狂叫中，人已自馬背上連滾帶翻的撞在一棵大樹根上，那一聲「咚」，却是怒馬摔地的聲音。

也許那匹馬早對騎牠的佟大雄有了厭惡感，在倒地以後，立刻翻身而起，斜刺裏竄入林中。

佟大雄重重的撞在地上以後，把個大光頭直搖不停，光景還眞跌得不輕，只聽他呻吟中咒駡道：「你奶奶的，甚麼玩意！」雙手撑地，一連幾次用力想站起來，突覺右肩頭上重重的，似有東西狠狠的壓着，一驚之下偏頭上仰望過去……「你！」

貼着大樹幹正靠了個三十來歲的短鬚漢，這漢子手中正舉着一柄雨傘，一端正放在他的肩頭上。這時候，漢子的嘴角牽動一下，道：「對於一個不識相的人，有時候難免會給自身帶來痛苦，比方你佟大雄就是這樣……」就在話聲中，雨傘回抽又送的疾點在佟大雄的肩窩處！

「噢！」的一聲，佟大雄想奮身而起，但他的右臂已無法抬起來，反而斜着歪倒在地上。

「好個狗雜種，你竟恁般的整我，佟大雄，你促挾耍手段的算計我，娘的皮這棵樹也是你放倒的了，勝一豪啊，我把你這王八操的！

勝一豪極其輕鬆的挾起雨傘，食指往口中一塞，吹了一聲刺耳的哨音！

林深樹密中，那匹無鞍馬又急速的奔回來，且用馬嘴盡在勝一豪身上臉上蹭！

勝一豪的馬鞍不叫馬鞍，只是一張軟牛皮連着四條牛皮帶子，簡單的往馬背上一綁，邊回頭望向地

上賴着不起來的佟大雄，冷笑道：「走吧！」

佟大雄狂叫道：「去你媽的，老子不去了！」

勝一豪一咬牙道：「想撒賴？」

佟大雄吐出一口血水，伸出左臂在大鬍子上一抹，又惡狠狠的道：「隨你娘的怎麼說，老子就是不去了！」

勝一豪反手腰帶上抽出一根繩子，冷冷的道：「拖死狗也要把你拖走！」

佟大雄一見，不由一挺身，狂叫道：「好，姓勝的，算你狠，我跟你走！」

邊收起繩子，勝一豪道：「天底下的人，不論他是好人還是惡人，只要是肯聽話，他就不會吃虧，比方說你佟大雄，五百里你已走了四百五，何苦在快到地頭的時候惹麻煩？我可是事先說得十分明白，在我勝一豪的手中，還沒有人溜掉過的！」

佟大雄突然厲喝一聲，道：「別盡在放臭屁了，還不快來拉我一把，我得站起來才能跟你上路呀！」

勝一豪突然伸手抓住佟大雄的右臂往上提，而使得佟大雄長嚎一聲，破口大罵：「你奶奶的，明知我這右臂已痛得抬不起來，你却專找右臂拉，哎唷！」

不過佟大雄終於還是站起來了。

勝一豪騰身坐在馬背上，笑道：「開步走啦！」

佟大雄怒睜獅目，他那特長的下顎更見往外伸延而露出一排白森森下齒，左手猛拍在大光頭上，雙腳跟蹌的向前走去，那光景就如同一頭剛出籠子的大灰熊。

就快走到荒林了，佟大雄突然回頭道：「王八蛋，打個商量如何？」

馬上的勝一豪搖搖頭，臉無表情。

佟大雄道：「官家出賞銀五百兩，他娘的我給你一千怎麼樣？」

勝一豪仍然搖搖頭，他甚至連看一眼佟大雄也沒有。

佟大雄不由邊走邊罵，道：「王八蛋，你是吃了秤錘鐵了心，一心要把佟爺送衙門，他娘的，我佟大雄究竟與你有些甚麼仇和恨，你小子非要推我進鬼門關！」

勝一豪依然故我的不言不語，只是如果仔細看，也許可以自他的眼神中看出一股沉沉的哀傷，這大概就是他爲甚麼一心要把佟大雄抓進官府裏的原因吧！

＊　＊　＊

夜，又是一個灰濛濛露水多的夜。

沿着烏鴉嶺下的懸崖邊，有幾棵老松樹，初秋的北國，夜晚已有了涼意。

佟大雄跟蹌走在馬前面，勝一豪突然叫道：「別走了，今晚就在這大樹下歇一宿，明日過午就到地頭上了。」

佟大雄喘氣斜身往一堆草窩中一坐，翻着一雙獅目望着翻身下馬的勝一豪，叫道：「王八蛋，老子餓了，快拿些吃的來！」

肩頭上取下個帆布搭褳，勝一豪隨手掏出一個槓子頭擲向佟大雄，道：「省着點，慢慢啃！」

佟大雄接過槓子頭，惡狠狠的啃下一口嚼起來。

勝一豪輕拍着馬腹一陣，緩緩解下馬背上那塊牛皮，也掏出一個槓子頭在啃，另外還摸出一塊醬牛肉就着吃！

佟大雄怒罵道：「狗養的，你拿老子的命去換銀子，怎麼的，竟只叫佟大爺乾啃這麼一個槓子頭，而你却槓子頭就醬牛肉，恁般的吃得津津有味，你這黑心肝爛驢肺的狗東西，佟大爺饒不了你！」越叫聲音越高，猛可裏抛下半個槓子頭，「啊」的一聲，用個大光頭往勝一豪身上撞去——那光景像個不要命了！

暴伸雨傘，疾撥橫推，「咚」的一聲，佟大雄的身子已跌出一丈遠，而勝一豪却仍然一手把牛肉往口中送。

一骨碌爬起來，佟大雄以左手撫摸傷痛的右臂，打橫又吐出一口血水，破衣袖一抹，狠聲道：「奶奶的！」

勝一豪冷然沉聲道：「我已對你說得夠明白，只要你跟我合作，一路上有酒有肉，而且也會住大飯店，就算你想找個姑娘也成，可是你竟敢在我勝一豪的手中，狠子狠心的耍陰狠，豈能怪我不近人情。」

佟大雄怒罵道：「你姓勝的本事大，算是吃定我佟大雄了，可是你爲甚麼不將心比心的爲我佟大雄想想，天底下那個活人願意上法場的，我是個人，而且是個活生生不想死的大活人，當然要千方百計的逃出你姓勝的手掌心，難道這也錯了……」

「叭」的一個大嘴巴，佟大雄一怔，因爲他根本沒看清楚勝一豪的出手，而自己已半邊臉熱辣辣的。

只聽得勝一豪怒叱道：「該死的東西，你還知道將心比心？那麼被你們殺死那麼多善良的人，又該如何？難道他們該死？還是你忘了同他們也來個將心比心？嗯！」

佟大雄沒有接腔，氣得血脈賁張，七竅生煙，却仍然要在草窩裏找出那吃了一半的槓子頭，繼續的啃……

勝一豪吃過乾糧，先是望望天，這才走到佟大雄身旁，說聲道：「該歇了吧！」

佟大雄罵道：「怎麼啦，你今晚還要綁我呀？」

勝一豪冷冷道：「走了幾天幾夜，我一直不用繩子綁你，當然，這也是我勝某人的一貫作風，可是你自己不該一而再的降低這幾天來我給你的生活待遇，例如我們頭一天還同桌喝酒，夜裏我還叫店家給你找了個姑娘，可是你當晚就令我失望，而逼使我只好不住店，專住在荒野中，誰知你仍然心存不軌，硬是要造我勝一豪的反，於是你的生活待遇已談不上，每日也只能有個溫飽，不料你昨夜又犯了毛病，竟然以爲盜了我的馬你就會逍遙自在了，哼，你還是沒有逃出勝某的手掌心，當然，這最後的一晚，就要付出你所付的代價了。」

佟大雄仰身怒罵道：「勝小子，你要把你家佟大爺怎麼樣？」

脚尖鈎在佟大雄的腰眼處，勝一豪用力一挑，佟大雄立刻趴在地上！

於是一根繩子恁般巧妙的把個高大粗壯的光頭佟大雄綑了個四馬倒攢蹄。

勝一豪拍拍雙手，輕鬆的攤開他那張馬背上的牛皮，一張薄毯子往身上一覆，頭枕雨傘，刹時間已是鼾聲大起，睡得好不自在……

這時候佟大雄再破口大罵，他也把罵聲當成了催眠曲。

＊　＊　＊

荒林外有一條小溪，溪水清澈中還有幾條小魚在嬉水，有塊大青石一半浸在水中，潺潺的水聲，調和着荒林的風聲，光景還眞的襯托出山青水秀一片幽靜來。

勝一豪一覺醒來，當先站在這塊光石頭上，雙手捧起溪水往臉上一陣撩撥清洗，然後以面巾又浸了一些溪水，返身往林中走來！

不遠處，他那匹「烏雲蓋天」還在地上啃草呢！

走到佟大雄身前，勝一豪雙手猛擰濕巾，溪水全滴洒在鼾聲雷動的佟大雄臉上，把佟大雄一震而醒。

「娘的老皮，你這是幹甚麼！」

勝一豪彎腰去解佟大雄背後繩子，邊道：「該上路了！」

繩子解開來，佟大雄半天沒有動，全身上下除了肚皮外，全都痲木了。

只見他緩緩的伸開雙腿，緩緩的張開雙臂，右臂似已好多了，於是他四脚拉叉仰面躺在草地上，望着勝一豪在馬背上綁的那塊牛皮，突然厲聲道：「姓勝的，你究竟是那條道上的催命閻羅，恁的非要把我佟大雄送往法場！」

勝一豪翻身上馬，抖手又擲了個槓子頭，道：「也就只有這麼一個槓子頭，你可要細嚼慢嚥快點走，免得拖時辰餓肚皮！」

緩緩的站起身來，佟大雄惡狠狠的望了一眼馬上的勝一豪，沉聲罵道：「奶奶的，老子法場斷了氣，陰魂馬上去拘你，王八蛋你等着吧！」

勝一豪冷笑一聲，道：「只要你一走入閻羅殿，那兒的官司你就打不完，只怕你沒工夫再來找勝某了。」

＊　＊　＊

秋陽依然酷熱，火傘正照當頭，走在馬前的佟大雄猛回頭，猶似一頭灰熊般，頂着光頭朝馬頭上衝過來，口中尚且厲吼道：「老子不去廣寧，王八蛋你就在這兒砍了我吧！」

「烏雲蓋天」似通靈性，還未曾被佟大雄的光頭撞上，早已前蹄上揚交互前踢不斷……

立刻兩聲脆響中，佟大雄的光頭上又見鮮血迸流，人已仰面倒在兩丈外。

馬上的勝一豪臉無表情的望了四週一眼，緩緩下得馬來，先把長衫前襬往腰帶上一挽，隨手抽出繩子走到佟大雄身前，也不說話的又把個佟大雄綑了個結實。

佟大雄怒道：「姓勝的，你小子不是說白天不上綁嘛。」

勝一豪雙臂運力，生把佟大雄托上馬背，接着把他綑在馬背上，這才自己在前面牽馬走，邊自語道：「可別叫煮熟的鴨子飛了，豈不是白白辛苦半個月。」

＊　＊　＊

蹄聲「得得」中，偶爾還聽得馬上的佟大雄一陣罵！

終於勝一豪拉馬過了護城河而進了廣寧府。

這地方他似是十分熟悉，因爲他一進城，就來到中岳樓，那可是廣寧地方最豪華的大酒樓。

馬上的佟大雄沒有鬆下來，勝一豪自己把馬拴在馬樁上以後，自顧自的走入中岳樓，當門一張桌子坐下來，勝一豪對吃驚的店伙計道：「送些酒菜來，另外替我跑趟腿，去府衙裏找莫捕頭來，完了我有賞！」

中岳大酒樓門前已圍了不少人，却氣得佟大雄哇哇大叫不已，且又罵道：「你們這些狗東西，有甚麼好看的，滾！滾遠點去。」

佟大雄罵的聲音越大，圍的人反而越多！

不旋踵間，只見人羣中走來一個官爺，不少人認識那就是廣寧捕頭莫哀。

莫哀是個矮胖子，膀大腰圓得有些與身材不相稱，可是這樣更顯

得他是個有氣力的人，誰不知道城門口附近的教場上有個九九八十一斤地堂刀，捕頭莫哀就不只一回的雙手抓起來舞上一陣子的。

瞪起一對櫻桃眼，一手捋着小鬍子，莫哀走到馬前面，他見馬背上一個滿身血污而又衣衫襤褸光頭漢，暴伸手把光頭的佟大雄面頰扭過來一看，不由冷笑道：「王八蛋，你是其中一個！」

不料佟大雄突然「呸」的一聲，吐了捕頭莫哀一臉血水，罵道：「奶奶的，蒼蠅盯臭肉，你來得可眞快呀！」

「叭」的一嘴巴，莫哀怒道：「一萬兩賞銀二十個，他娘的你是第一個進牢籠，等着吧，小子，廣寧府衙絕對會侍候得你服服貼貼的！」

莫哀撥開人叢走進中岳大酒樓，當門桌上，正遇到勝一豪，小二忙向莫哀道：「就是這位勝爺。」

莫哀忙抱拳道：「勝兄且隨我走一趟府衙如何？」

勝一豪沒有站起來，他甚至連還個禮數也沒有，邊舉杯飲酒，口氣十分冷淡的道：「看清楚了吧，門外馬上可是貴府出賞格要的人？」

莫哀心中覺得姓勝的忒也傲慢，自己捕頭大人親臨，他竟恁般的大剌剌的模樣！

不過在他看了門外的佟大雄以後，强忍住胸中怒氣，道：「不錯！」

勝一豪道：「他叫佟大雄，賞格上面註明多少銀子？」

莫哀道：「活的五百兩，死的三百兩！」

勝一豪這才正面望向莫哀，淡然的道：「銀子拿來，人就是你的了。」

莫哀道：「何不將這傢伙送進府衙，當堂領銀？」

勝一豪搖搖頭，道：「那地方我討厭去！」

莫哀一楞，道：「爲甚麼？」

猛的乾了杯中酒，勝一豪重重的放下酒杯，道：「因爲那種地方是個最講理的地方，但却也是個最不講理的地方，所以我討厭那種地方。」

莫哀冷冷道：「勝兄是在辱及官府了。」

單鳳眼突然暴睜如炬，勝一豪厲色的道：「門口那人你究竟要不要，怎的比舖子裏買賣東西，還要囉哩囉嗦十分！」

莫哀一咬牙，道：「好，我這就代你把人送進衙門，完了我再親手把銀子送過來。」

勝一豪道：「不，一手銀子一手貨。」

莫哀怒道：「勝兄，你信不過我？」

勝一豪抽動一下微翹的鼻頭，淡然道：「這不是誰信得過誰的問題，而是一種行規。」

莫哀望望門外，人聚得更多了，不由對勝一豪道：「人越聚越多，你難道不怕姓佟的一夥人把他當街劫走，你該看守嚴些啊！」

勝一豪道：「如果姓佟的被劫走，損失的是我勝某人，對你們官家而言，有甚麼心痛的，也許人被劫走，你們正可省去五百兩銀子呢！」

莫哀眞想上去給勝一豪一嘴巴，但他心中十分明白，能下手捉住姓佟的，必然在功夫上養之有素而高人一等，單就眼下而言，如果姓佟的鬆開繩索，自己就難以有把握會制得住他。

心念間，不由一跺脚，道：「好，你有理，你更有種，你等着，我回府衙取銀子。」

勝一豪望着氣唬唬走去的莫哀，又一連喝了兩杯酒，這才一手提着酒壺走到門外面來。

佟大雄早高聲罵道：「勝小子，我操你祖宗，你把老子論斤兩的賣給官府，而你却又恁般逍遙自在的喝着中岳大酒樓的二鍋頭，把我這爲你賺錢之身，倒忘得一乾二淨，還不快把酒拿來，先讓佟大爺喝個醉堂堂……」

暴抬左手，一隻好大的有力之手，猛可裏扭住佟大雄的脖子，一個血管青筋全要迸出皮外的粗脖子，勝一豪把佟大雄的臉朝上托，右手的酒壺已衝着佟大雄的大毛嘴巴往裏面灌不停。

於是，就聽佟大雄不及喘氣的「咕嘟，咕嘟」猛往肚子裏吞嚥，大半壺二鍋頭，足有一斤多，刹時間全灌進佟大雄的嘴巴裏。

左手猛一鬆，右手提着空酒壺，勝一豪恁般瀟洒的舉步又回到桌前坐下來，舉着筷子品嘗面前的佳餚，連正眼也不看向外面。

佟大雄一壺酒被灌下肚皮，累得他直喘大氣不停，連再開口罵的力氣也沒有了！

於是，四週圍的人不少全笑起來。

不旋踵間，只見遠處跑來一衆捕快，嚇得圍觀羣衆忙着退讓不迭！

八個捕役來得快，一下子把佟大雄連馬全圍起來。

後面跟着捕頭莫哀，他手裏提了個藍布包，重重的，一看就知道裝的是銀子。

這時候莫哀走地有聲，大跨步走進中岳大酒樓。

勝一豪連頭也未抬，當然他更未讓座叫莫哀坐：「拿來了？」

「咚」的一聲，藍布包丟在桌面

上，莫哀粗聲道：「可要數一數？」

勝一豪依然是臉無表情，雙手解開藍布包，「郎噹」一聲，一堆銀子，白花花閃閃發光的銀子就在他面前攤開來，只見他還眞的是一個個的數，完了點點頭道：「捕頭大人，姓佟的人是你的了！」

冷哼一聲，莫哀回頭就走！

就在大門口，莫哀高聲喝道：「把這可惡的東西鎖上！」

突然間，酒店內的勝一豪高聲道：「綑人的那根繩子可要留下來！」

莫哀猛回頭，惡狠狠的一哼，却又見勝一豪露齒一笑。

酒樓門口，八個捕役如狼似虎的一陣鐵鍊子抖動聲中，把綑在馬背上的佟大雄反手連着脖子鎖了個結實，這才把嘿嘿冷笑的佟大雄扶下馬背。

佟大雄下得馬背猛抖雙臂，直把他那粗脖子抖得血跡斑斑，未把鐵鍊子抖斷，不由狂惡已極的高聲罵道：「我操你們這班鷹爪子，佟大爺饒不了你們！」就在四個捕快邊推邊踢打中，佟大雄突然一扭粗腰，直把四個捕快扭了個踉蹌，而使得圍看人羣忙不迭的四下讓！

莫哀一見，拔刀上前，但佟大雄似是豁上幹了，只見他內勁上身，雙腳前踢後蹴，連環側踢中，三把鋼刀竟被他踢飛上半天，眼看着佟大雄就要躍身逃走，莫哀一急，舉刀往佟大雄的雙足上砍去，他就趁着佟大雄一縮腿的刹那間，和身撞進佟大雄胸前，他拋刀雙手急攀住佟大雄的脖子，粗腿也盤繞住佟大雄的兩邊胯骨上，口中大叫道：「把腿拴起來！」

有個捕快想起剛才馬背上有根繩子，正要回頭找呢，不料勝一豪已騎着馬往城外緩緩馳去。

勝一豪連多往人堆裏看一眼也沒有，就越馳越遠。

那捕快一急之下，忙走進一家店鋪中要了一根繩子，急快的合力把佟大雄雙腿也綑起來。

於是，佟大雄跌在地上仰面哈哈大笑起來……

＊　＊　＊

朝陽鎭上，可也眞夠熱鬧的，因爲再過兩天就是中秋節，不少四鄉八莊的人全擠着來趕辦應節東西。

朝陽樓在城北街中間，朝陽樓的酒最醇，這是遠近皆知的事，中午時候，一匹棗紅馬不疾不徐的來到朝陽樓門口，從馬上翻身下來一個精壯年輕人，這人看來並不算大，頂多不過二十幾，却裝得一副老氣橫秋樣子，竟然在嘴巴上留起一撮鬍子來！

他神采飛揚，走地輕鬆得如同雙腳未沾地般，三兩步人已進入朝陽樓。

店裏面，人可坐得不少，只是吃大菜的沒幾個。

這年輕人找了一個單人廂間走進去，拉開椅子就坐下來，小二見這年輕人穿的並不怎麼樣，行動擧止倒是滿惹眼的。

「客爺，你吃點甚麼？」

年輕人嘴角上撩，露出個笑意，道：「甚麼好吃的你送甚麼，女兒紅來上一斤就夠了！」

小二拉下布巾擦桌面，邊應道：「馬上送來！」

年輕人突然伸手入懷，掏出一張大紙，就着桌子攤開來，邊指着上面的畫像問：「這上面的人像你可認識？」

小二一怔，看了看輕鬆自在的年輕人，自言自語道：「你那裏來的這畫像，客爺你是官府人？」

年輕人搖搖頭，道：「我不是！」

小二一笑，道：「啊！我知道了，爲了上面的賞銀吧！」布巾搭上肩頭，小二又接道：「賞格確是夠誘人的，只是畫上的人，沒一個是省油燈，前些時聽人傳說，畫像上的那個大光頭，還是被人追了幾百里地，才費了半月時間捕到的呢！」

年輕人伸手入懷，掏出一節墨炭來，就着畫上的光頭打了個「X」，又自語道：「是誰在搶我的生意？」

小二回身往外走，年輕人又把畫像折疊起來塞入懷中，不料小二走到門口又回頭，就着年輕人的耳根子嘀咕幾句，然後又愼重的對年輕人道：「你可不能說是我告訴你的喲！」

「噹」的一聲，一錠銀子丟在桌面上，年輕人笑道：「拿去吧！」

一錠五兩，喜得小二雙手直哆嗦，忙把銀子揣入懷，且又重覆的道：「二更天去最好，他一定在。」

年輕人一聽，吩咐小二道：「門口的馬牽上槽上料，另外替我弄間房，吃完我得先睡一覺呢！」

＊　＊　＊

秋夜涼！

但秋夜也最熱鬧！

因爲除了草叢裏百蟲齊鳴外，人們也閒着沒事的往熱鬧地方擠。

這時候朝陽街上人正多呢，住在朝陽酒樓的年輕人，也緩緩拉着馬擠在人叢裏，原來這時候南城外有一台野台戲，不少人趕着去看戲。

年輕人可沒有去看戲，他人走到大街中，打橫的走入一個胡同裏。

但沒多久，他又由胡同裏走出來，誰也不知他在胡同裏幹甚麼。

就在朝陽大街上，年輕人找了

一家距離巷口最近的茶館坐下來，茶館裏坐了不少茶客，一個方向的面朝裏坐着，因爲正有個老者口沫四濺的在說書。

只見這年輕人背向着說書的，手上托着茶碗，靜靜的注視着斜對面巷子口，一臉的笑意盎然！

＊　＊　＊

時間就在說書人的木板拍案聲中溜走！

聽書的人也在喝了一肚皮茶水，塞滿兩耳怪誕故事離去，茶館裏就只有年輕人一個茶客：「客官，我們打烊了！」

年輕人問道：「甚麼時候了？」

伙計笑道：「快二更天了。」

年輕人整一整身上粗布衫，這才走出茶館，於是他又牽着馬走進斜對面的巷子裏。

那是個極深的巷子，年輕人一直走完巷道，迎面城牆邊有一戶人家，不遠處有水井，一棵老榆樹下，年輕人把馬拴起來，順手拍一拍腰上的傢伙，那是兩種奇得不能再奇的怪傢伙。

年輕人遙望一下城邊的房舍，立刻展開輕功往城邊繞過去，直到房舍前不遠的幾棵樹下面。

傾耳聆聽，隱隱的有女子嘻笑聲傳來，年輕人一皺眉，慢慢的往房後繞過去，這才發現房舍後面有個小院牆，牆不高，年輕人只要踮起脚來就可以望見裏面。

一個大窗子有光亮，女子的笑聲正是從那窗子裏發出來，而使得年輕人一怔。

擰腰騰身而起，年輕人像狸貓似的落在院子裏。

貼着窗子往裏望，那窗子半掩不關的可叫年輕人看了個血脈賁張，一顆心幾乎從嘴巴裏跳出來。

挑燈夜戰……

隔着一層粉紅色帳子，年輕人看見男的一口咬住自己髮辮，那個赤裸裸的女子，細長粉頸就靠在男的那寬厚的肩頭上直喘大氣不已！

年輕人一咬牙想道：「且等你們結束這場男女戰爭吧！反正你小子是跑不掉了的。」

就在窗外面，年輕人緩緩坐下來，還眞是很耐心的等待着，只見他雙肘放在膝頭上，雙掌托着兩邊腮幫子，聆聽着院牆縫裏的秋蟲叫聲，也聽着窗裏面男女二人的大喘氣與怪哼聲……

都快半個時辰了，年輕人起身伸頭望向窗裏面，不由又是一驚，原來裏面似乎男的敗陣一般，竟活活被女的按在下面，活像被女的招死狀。

不由自主地，窗外年輕人「哼」了一聲！

緊接着只聽窗內「花啦」一聲響，先是燈被擊滅，又聽冷然一聲罵，道：「呔！外面何方小子，竟敢來撞破鐵大爺的好事！」

窗外年輕人平靜的道：「鐵二冲，我在等你上路呢，怎麼你盡在屋子裏折騰個沒完沒了的，害我已經候了你半個多時辰了！」

「砰」的一聲，窗未開而門已被年輕人踢開來。

「呼」的一聲，好寬的一把鋼刀，迎着年輕人劈來，却不料年輕人反應之快，眞是無與倫比，疾快的倒貼在門右面，躲過迎面一刀，斜身一錯，人已站在門口一丈遠，輕鬆的望着大步走出來的鐵二冲冷笑不已！

寬刄鋼刀一掄，鐵二冲戟指對面年輕人，喝問道：「你是誰？」

年輕人淡然一笑，道：「別問我是誰，要緊的是你自己。」

鐵二冲光着上身，一條長褲急切間竟然穿反，但總算還有一條腰帶綑得緊，聞言一掌拍在胸脯上，罵道：「老子怎麼樣？」

年輕人道：「只要你叫鐵二冲就行了。」

寬刄鋼刀揚得高，鐵二冲罵道：「你找老子幹甚麼，老子又不認識你。」

年輕人伸手懷中一摸，取出那張畫像來，抖手一揚，道：「我是不認識你，當然你更不知我是誰，不過拿出這張畫像以後，我不用通名報姓，你必然已經知道我這個人是幹甚麼吃的了。」

鐵二冲大毛嘴一咧，露出沒有大門牙的厚嘴巴，罵道：「好哇，原來是想取鐵大爺項上人頭換取賞格的。」

年輕人忙搖手道：「不，你說謬了，我是要你整個人，而且是活的。」

鐵二冲大怒，劈頭一刀，破口大罵道：「放你媽的屁，叫你小子知道老子厲害！」

狂斬暴劈中，年輕人相當瀟洒的扭動身形在刀芒中，他雙手接擋有致，縱躍有如猿猴，五招已過，突然他怒叱一聲，人已上彈八尺，一個空中大旋身，雙手已各握了兩件怪兵刄。

那確是兩件江湖上沒人看過的東西，只見這年輕人左手上握着一個直徑半尺的圓圈，精光發亮的圓圈，而在這圓圈上面，看似接了一個半圓圈，又像是一支老虎鉗，全部也不過一尺長，年輕人的右手上，則是一支老籐棍，棍上面滿是栗子包，一個個圓嘟嘟的佈滿在他那長不過兩尺，比兒臂稍細的烏亮籐棍上面。

寬刄鋼刀就在鐵二冲旋身斜劈暴斬中，年輕人已半空中平展雙臂，老籐棍巧妙至極的已貼着刀身一送，就聽「卡」的一聲，年輕人左

手那個怪環正扣上鐵二冲的腕門。

鐵二冲一驚之下奮力一掙，却不料那怪環竟設有機簧，環上佈滿尖而銳利的短刺，在鐵二冲一掙之下，扎得他手腕滴血，「噹」的一聲鋼刀落地，一股錐心的刺痛令鐵二冲叫出一聲「啊！」

年輕人就在這時候，右手老籐棍已重重的點在鐵二冲的期門穴上！

於是鐵二冲再一次的「啊」一聲，人已彎下腰去。

明亮的月色中，鐵二冲彎腰偏頭向上望，口中厲叫道：「你究竟是誰？」

年輕人輕鬆的一笑，道：「於心忍。」

鐵二冲猛吃一驚，旋即大罵道：「奶奶的，原來你就是道上朋友傳說的拿人命換銀子的『索命郎君』於心忍！」

於心忍聳肩一笑，道：「小字號，不起眼，再說嘛，這年景也不好，就像這次找你鐵二冲吧，遠從五百里外我就一路打聽，辛苦啊！」

鐵二冲大怒，罵道：「辛苦你個頭，你拿鐵大爺的命到官府裏換銀子，賺足了黑心銀子，還他娘的滿嘴風涼話，姓於的，你會斷子絕孫不得好死！」

於心忍不但不氣，反倒呵呵一笑，道：「我的老鐵呀，斷子也好，絕孫也罷，何用你瞎操心，再說我於心忍早已下定決心，只等有一天我見了銀子就倒盡胃口的時候，我自會找個有空缺的大廟去出家爲僧，到了那個時候，我於心忍也來個普渡衆生，視衆生爲子孫，又有甚麼不好呢！」

鐵二冲用力一掙右手小臂，却不料扎入肉中的尖刺更往肉中箝幾分，不由得抖着右臂，罵道：「於心忍，鐵大爺認栽，你快收起你這個鬼玩意！」

老籐棍舞了個棍花，瀟洒的插在背後腰帶上，於心忍隨手在袋中摸出一個絲巾小包，只見他稍一抖散，像魔術一樣的竟成了一根柔軟絲繩。

於心忍滿臉含笑的右手腕帶動繩頭，螺旋一般的把這根絲繩繞纏在鐵二冲的身上，左手雖握着鋼環，却仍能隨繩頭的旋動而及時握住另一端。

雙臂奮力一張，於心忍突出右足鈎向鐵二冲的小腿，「咚」的一聲，鐵二冲已扯橫在地。

想掙扎，但鐵二冲雙臂難抬，猶似一頭待宰的牛，一頭被綑得相當結實的牛，而使得鐵二冲破口大罵，道：「王八蛋，你要把老子送往那裏去！」

鋼環又塞在腰帶上，於心忍輕鬆的拍拍手笑道：「廣寧府，路程不遠，才一百幾十里，走上一段夜路也就到了。」

鐵二冲暴睜虎目沉聲道：「姓於的，打個商量怎麼樣？」

於心忍正要往屋裏走，聞言回頭笑道：「商量？你要打個甚麼商量？」

鐵二冲道：「看你懷中揣的那張賞格圖形，上面的價碼是多少？」

於心忍拍拍口袋，道：「不用看，你鐵二冲的價碼只不過五百兩。」

鐵二冲擰身坐在地上，厲叫道：「放了老子，我給你一千兩。」

一聲嘿笑，於心忍道：「放了你，那只是舉手之勞，但我於心忍却落個縱放兇犯之嫌，說不定官家還要緝拿我呢，再說嘛，家有家法，行有行規，幹我們這一行的，不作興幹你說的那碼子事。」

突然間，鐵二冲奮力站起身來，口中厲烈的狂吼一聲：「哦……」一頭往當門而立的於心忍撞去！

鐵二冲雙臂已連着身子被絲繩纏得無法伸展，右手腕在於心忍取下鋼環後尚在不斷滴血，他這一低頭撞去，挾着一股全身餘力，光景是想一頭把於心忍攔腰撞斷！

於心忍見鐵二冲低頭撞來，哈哈一笑中，疾快的抓住鐵二冲的髮辮一帶，又送向反方向！

就是這招借力使力，鐵二冲全身陀螺似的一旋，「咚」的一聲被摔在地上。

地上趴的鐵二冲直喘氣，於心忍已跨步走進屋子裏。

屋子裏有個女子，燈光下衣衫不整的躲在床後面。

於心忍滿臉笑意的對那臉色煞白的女子道：「聽說妳是姓鐵的老相好吧！」

女子哆嗦道：「他養了我娘兒兩個！」

於心忍雙眉一揚，道：「妳還有個娘？」

女子手指指對面臥房，道：「我娘正有病在床……」

於心忍走過去手撩門帘裏面看，床上是躺了個老太婆，尚自在喘着大氣呢。

懷裏摸出一錠銀子往桌上一放，於心忍道：「找個好樣的快嫁了吧，姓鐵的永遠也不會再來了！」

女子忙走前問道：「大爺，鐵爺他犯了何罪？」

於心忍話到口邊却又被他擠壓回去，淡淡一笑，道：「他犯了個老天爺也落淚的大罪，女人家還是少打聽這些狗屁倒灶事，且把姓鐵的上衣取來。」

走出門外，伸手提起仍坐在地上的鐵二冲，一件外套替他披在身上，拉着就往外面走！

榆樹下，於心忍又把鐵二冲扶上馬背，自己却拉着馬韁舉步走，邊自語道：「對於我的獵物，永遠都會受到最妥善的照顧的。」

馬上的鐵二冲罵道：「你媽的！」

已是二更天過一半了，正該是找家店舖住下來呢，然而於心忍却拉着馬愉快的走出朝陽鎮，使得馬上的鐵二冲大罵道：「娘的皮，甚麼時候了，你還要上路！」

於心忍回頭笑道：「不就是二更一半三更未到嗎？」

鐵二冲怒吼道：「爲甚麼不找家店舖住一宿。」

於心忍道：「住一宿？你可知住店要店錢，吃飯要飯錢，賺銀子有多麼的不容易，能省就省吧！」

鐵二冲罵道：「你奶奶的，老子這一身臭皮囊馬上就爲你小子換得五百兩銀，怎麼你恁般刻薄老子呀！」

呵呵一笑，於心忍道：「這不叫刻薄，而是節約，像你這種喝過人血的人，大概不會知道甚麼叫節約吧，我來告訴你，節約就是該花的精打細算省着花，不該用的一個鏰子也不拿，鐵老大你這總該懂了吧！」

鐵二冲怒叫連連，道：「我懂你媽的頭，你可知鐵大爺吃罷晚飯就上床，同我那姘頭兩人久戰不下，半路却又殺出你這個王八蛋，你想想鐵爺可不是鋼鐵羅漢，那得不虛脫岔氣的！」

於心忍哈哈一笑，道：「如此說來，你二人何止鏖戰一個時辰了，娘的皮，可眞行，算得是得天獨厚！」

鐵二冲又叫道：「於小子，快找地方歇下來！」

於心忍手拉韁繩不回頭，但却緩聲道：「鐵仁兄，你忍着點，勉爲其難的趕夜路，只要到了廣寧府，大牢裏你睡上多久也沒人吵你的。」

騎在馬上的鐵二冲，繞腮鬍子直抖動，虎目烱烱而咬牙格格響，却也是想不出好辦法來，能叫於心忍停下來。

這夜月色可眞夠亮的，就像有人在天上掛了個水晶燈一般，照得大地一片銀白，連着山與水也照得黑白分明，當然銀白的月光也照得官道兩旁的野林子裏光影閃閃，就算有個小兔子在裏面跳動，也會叫人馬上看出來。

就在距離官道東面十幾步遠處，有一匹馬在彈蹄抖動，一邊還在啃舐附近的草與樹葉子，於心忍一眼看得準，心中十分清楚，那絕不會是一匹野馬。

絕對有人騎，野馬不會有韁繩。

於心忍俊俏的臉上雙目滴溜溜轉，而且是前後左右上下的旋轉不停。

這時候連馬背上的鐵二冲也發覺林中那匹馬，而使得鐵二冲頓感生機一現的精神一振！

於是，鐵二冲的自然反應便是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笑聲像冬天雪地裏覓食的烏鴉，那種「哈不哈」又「咳不咳」的脆破鑼聲，倒把樹林中的野鳥驚飛不少——光景是很想把林中藏的人引出來呢！

已經走過那匹馬，却並未有人現身，這連於心忍也感到三分怪事！

人呢？

一塊大石板後，突然閃出一個短鬚漢子來，迎着林中官道中央一站，就像誰在路中央放了個大石碑似的。

於心忍精芒閃閃的雙目一瞪，見是個脅下夾了一把雨傘的青年漢，大概比起自己頂多大個四五歲。

於心忍緩緩停下脚步，在那人面前不到兩丈地方站住脚，平靜至極的道：「朋友，好馬不盤槽，好狗不擋道，你恁般的大剌剌路中間一站，想搶銀呢還是想殺人？」

輕聲一笑，月影下那人道：「不殺人，因爲我從來不殺人，當然也不會搶銀子，因爲搶銀子就免不了要殺人。」

於心忍哈哈一笑，道：「既不搶人也不要銀，事情就好辦多了，那就請你老兄移駕路邊站，可別誤了我的路程。」

突聽得馬上的鐵二冲道：「朋友，你伸把援手吧，面前這個小王八蛋是專門給道上朋友製造血腥的傢伙，如今他就是把我綑了去官府換銀子的，今夜你若救下我，少不了你的好處……」

「叭！」

一聲脆響中，原來是於心忍手中絲韁回抽在鐵二冲臉上所發出來的。

黑暗中，單鳳眼一挑，那人點頭道：「嗯，滿有出息的嘛！」

於心忍聽不出對方的話是善意還是惡意諷刺，一時間還未曾回答，早又聽得那人道：「職業性的？還是票友？」

於心忍依然是臉無表情，冷芒已在雙眸中閃爍。

那人哈哈一笑又道：「那一定是披髮攖冠的俠義人物了！」

於心忍終於說話了。

只是一開口也只有兩個字：「讓路！」

（未完・一）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 去 病・文
可 飛・圖

殺戮傳奇



天公作美助脫困　聯手殺進金家莊

上文提要：五台山紅雲大師授予李自成一套「五台陰陽羅漢刀」法，亦敎他忠孝道理，因他知道其出處古怪，將來是眞龍野龍全靠他自己。李自成在石老爹處當學徒打鐵，某日，白于山來的杜飛用五百兩銀子請石老爹替他打造一把金刀，目的是用此刀去報仇……李自成不忿惡霸金大昌欺侮寡母，殺了他，致令寡母要被捉去點天燈，李自成救母殺官差……

李自成聽不懂這些，他一心要血洗金家莊，又聽杜飛道：「二更以前，我必趕到金家莊前大道邊的那棵大槐樹下等你，放心，我很準時的。」

李自成點點頭，他打算回炕上去睡大覺，養力氣，準備夜裏弄刀子。

杜飛一見，他忙搖頭道：「不可以。」

李自成道：「我睡這兒沒人會知道。」

杜飛道：「不能，如今官家必派出人馬捉拿你，他們說不定就快來了，萬一你睡熟在大炕上，他們到來抓活的，你豈不是完蛋了。」

李自成一聽，道：「我得找個安全地方睡大覺了。」

他忽然一笑，又道：「我就潛去金家莊附近找地方睡大覺，他們絕對想不到，哈，這就叫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

杜飛道：「小兄弟，你還是要特別當心吶，一切都要安全第一，小心上當，不可大意，命沒有了，便甚麼也別想了。」

杜飛說完向李自成揮揮手，道：「我們二更天大槐樹下見面。」

他轉身就走，李自成回頭看看住了十幾年的破窰洞，那破鍋破碗、爛灶台，土炕上面老棉被，尿盆還放在屋角上，眞可憐，人吶，為甚麼有人那麼富，有的人又那麼的食難溫飽，富人就富吧，富人錢多還坑窮人！

李自成正在想着一肚子的不平事，忽然遠處傳來一聲尖吭叫：「呵……嚄！」

李自成不由遙看過去，嚄，一大隊官兵正往這面奔殺過來了。

這一隊官兵有五十多，五十多個大漢跑得快，黃土飛揚中活像一條老黃龍。

李自成一看拔腿就跑，他往反方向跑。

反方向是延河上游，他剛奔上黃土高坡，官兵們已有人大聲吼叫了。

「在那兒，別叫他跑了。」

叫聲就在對面斷崖上，李自成看得清，他不加思索的拔腿就跑，要知他如今不但刀法高絕，輕功也了得，他如果逃走，那些狗腿子們就休想追上他。

李自成直奔延河，這小子年輕沒經驗，奔到了河邊抬頭看，延河前方一道灣，那河灣半圓形，他往灣的地方奔，不料一批官兵分開來，從另一端堵過去。

李自成一看楞了，自己跑到絕地了，再看河水，滾滾黃水流下來，原來清清河水，這幾天上游下大雨，雷電交加三天還沒完。

李自成也火了，來就來吧，不

就是活人一條命。

他正舉刀準備殺，猛古丁高原上方一聲雷，刹時之間暴雨又傾盆而下，祇下大雨沒甚麼，上游忽然發下大洪水，那河灣處立成汪洋，官兵們回身往遠處逃，仍然逃之不及的被洪水沖走了。

李自成一見這光景，他抬頭看向天空中：「老天爺，謝謝了，這是一場及時雨，他日我李自成殺生奉敬你！」

「轟！」

又是一聲雷，响徹半個天，好像上天收下了李自成的這句話似的。

大水就快把李自成浸到脖子上方了，他的身子有些虛飄飄的不着力。

上天還眞照顧他，一棵大樹漂下來，李自成把刀背起來，雙手用力抱樹幹，巧的是一路漂到了溜平川，天剛黑他發覺樹幹不動了，再細看，前面好像就是十里舖。

李自成涉水走到黃土坡邊沿的草石上，延河的大水發出吼聲往下流，那一批官兵早不見了。

抖一抖滿身水濕，李自成認了方向，他冷笑了。

因為遠處有幾點燈光閃晃，一道斜坡邊，那一處不算高的高原上，可不正是那金家莊的所在。

大洪水不但救下了李自成，還把這位未來的殺人王送來這金家莊。

李自成在距離金家莊不遠處的那棵大槐樹附近，他找了個乾草窩，把身子一歪，抖開泡爛了的大餅與肉乾，胡亂的把肚皮塡飽。

李自成再看看不遠處的金家莊，冷冷的他閉上了眼睛養起精神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李自成被一陣鼓樂之聲吵醒過來，他仔細聽，有唸經之聲。

李自成翻身坐起來，他已發現大槐樹下有個人影兒在晃蕩，他慢慢的走過來了。

「是杜爺嗎？」

那黑影一閃迎上來。

這人敢情就是杜飛，他見了李自成，不由驚喜道：「眞幸運呀，小兄弟，你既未被官兵抓去砍頭，又沒被那一陣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死，太幸運了。」

李自成道：「所以我說，杜爺，金家莊就要倒楣了。」

杜飛再囑咐：「千萬不能放火燒。」

李自成道：「有寶就不會放火燒。」

杜飛道：「小兄弟，我也想過了，既然你小兄弟為報仇殺進金家莊，我杜飛承上幾代的仇恨，今夜明敞着也要殺上金家莊。」

李自成道：「你不在暗中掩護我了？」

杜飛道：「你出刀，我出刀，祇不過咱們要仔細的再商量。」

「怎麼商量？」

「有兩個方法你聽聽。」

李自成道：「杜爺必有好主意，你說說我聽聽。」

杜飛道：「這第一個方法很簡單，我二人立刻衝進金家莊，見人就殺，一個不留。」

李自成雙目一厲，杜飛又道：「這第二個方法，是要用點心計了。」

李自成道：「用心計我外行。」

杜飛道：「咱們把金家莊外的幾座草料垜子放火燒起來，把他們的人引出莊門外，然後我二人分左右跳進圍牆裡面就殺人，等到救火的人發覺，咱們也把金家人殺得差不多了。」

李自成想了一下，道：「杜爺，我還是以為你的第一個方法好，咱們憑功力宰他們。」

杜飛聽得一怔，這李自成眞有種。

心念之間，杜飛巴掌拍在胸脯上叭叭响，道：「夠種，小兄弟，咱杜飛眞感動，決定陪同小兄弟一路殺進這金家莊。」

李自成的眼神似是有些神采飛揚。

他祇一聽殺，就有這樣的眼神，實在是個天生的操刀人物。

李自成拔刀在手，道：「杜爺，殺！」

一個心中充滿仇恨的人，如果手上有刀，這人是肯定會殺人的。

李自成從小就心中不平，他恨自己為甚麼生在窮苦家，他恨有錢人為甚麼剝削可憐人，他更恨官家仗勢欺壓他們這些貧苦人。

如今他的手上一把刀，刀名就叫奪魂。

那是高人設計的寶刀，既是奪人魂，當然免不了要殺人了。

李自成此刻就大步往金家莊那面走去，而且走地有聲，氣咻咻的似虎豹。

天上也有聲响，這幾天烏雲罩頭盡打雷，雷聲隆隆還有閃電，閃電照出兩個人影來，那是李自成與杜飛二人殺向金家莊了。

這時候忽聽金家莊內放出一陣鞭炮聲，有鑼鼓响起來，掛門口的兩盞紗燈是白色的。

李自成推門未推開，杜飛向他示意，要翻牆而過，李自成本也打算騰身躍過牆，二丈半高的斷牆他不在乎，他可以一翻上平房。

但李自成不同意，他狠狠一刀劈上去，卡喳一聲門被他劈開了。

李自成當先衝進大門內，祇見大廳上設了香案，四個和尚在唸

經，有祭台，有哭聲，十幾個男女跪房中，敢情設了七八個神位，當中的就是金大昌。

金大昌無頭屍不能下葬，已找人爲他刻個木頭還未刻好送過來。

十幾個大漢也帶孝，頭上纏的是白布。

有香火爐子在燒紙錢，看得李自成更冒火。

李自成心中忿然，他的爹被姓金的勒死在河上，他的娘在長街嚼舌而亡，他們也是人，他們怎麼沒人祭，又燒紙又唸經，還有鑼鼓聲，他娘的，這叫公平嗎？

李自成越想越發狠，火冒三千丈，雙手舉起奪魂刀，大吼一聲：「殺光你們這羣狗東西。」

「殺！」杜飛也叫喊起來了。

延長縣十里舖金家莊能夠雄霸一方無人敢惹，當然有其雄霸條件，別的不說，單只金婆婆逢年辦壽，縣太老爺也卯不了的送上一份大壽禮。

那金大昌三月以前被李自成殺死，想不到如今仍然未下葬，棺材放在大廳的長廊中間，這是當地人的習俗——如果這人慘死在外，屍體不進門，停屍在門外。

金大昌的人頭沒有了，他就被放在長廊最中央。

金大昌停屍的一邊，放了七個死人，正是由延長大街上抬回來的死人，也是被李自成砍死的那幾個殺手。

十里舖金家莊有武士三十多，如今有五十幾個怒漢正在一邊咬着牙切着齒，他們把目光盯在一顆人頭上。

那顆人頭是女人的，細細的長眉倒掛着，血糊淋漓的把長髮沾緊了脖子下的刀口了。

如果仔細看，肯定吃一驚，那可是李寡婦的人頭呀！

李寡婦被拖回來，頭砍了祭在金大昌的前面，屍體不知被拋到甚麼地方去了。

現在，李自成發了瘋似的殺來了。

杜飛跟着也衝進來了。

大門被砍開，早把金家莊的人引過來，迎面自廊上跳下五個怒漢，這其中就有金大昌的兩個兄弟……金洪昌與金永昌二人。

金洪昌大吼：「幹甚麼的！」

忽的，有個老管家人物手指杜飛大叫：「不好，白于山强盜來了。」

杜飛一聽哈哈狂笑，道：「還有人認識杜大爺，哈！」

那老管家立刻大叫：「後房快請老婆婆！」

「不用請了！」衆人看去，只見一個高頭大馬滿頭華髮手持一根烏溜溜的粗拐杖女人，已端正的站在廊台上。

老婆婆的出現，杜飛急忙拉住李自成。

「小心。」

李自成帶着幾許好奇的看向那既老又高大的女人，就聽那老女人桀桀怪笑，道：「杜飛，十年前老身江湖上找你不到，以爲你們杜家從此絕後了，嘿嘿嘿，想不到今夜你自動前來送死呀！」

杜飛回以冷笑，道：「金婆婆，妳這話正表明一件事情，我杜飛令妳寢食難安，哈……」

金婆婆道：「不錯，老婆婆有生之年唯一的一件事，便是斷絕你們杜家，然後含笑而去，哈……太好了！」

她雙手端拐，稀髮飄飄的往台下走來。

衆人一聽這些話，沒有人再舉刀殺。

杜飛道：「金婆婆，那一對寶石鴛鴦也應該由我們杜家擁有了，妳還不快拿出來。」

金婆婆道：「且等你勝過老婆子手上的龍頭拐，你要甚麼也可以。」

忽聽李自成一聲大吼：「老太婆，怎麼不問一問我是幹甚麼的？」

金婆婆不屑的叱道：「乳臭未乾的小子，閃一邊去！」

奪魂刀打橫攔，李自成道：「老太婆，暫收拾起妳的毛躁勁，聽少爺我告訴你！」

金婆婆大怒，道：「告訴我甚麼？」

李自成道：「殺你兒子金大昌的人就是我，殺你家的七個惡漢也是我，官家也有幾個死在我的刀下，老太婆，妳不是在找兇手嗎？我來了。」

他這麼一亮聲再亮相，所有的金家莊殺手都跳出來了，這前前後後，左左右右的還有女的六七個，一個個操刀就要拚命了。

金婆婆聽得一聲狂笑，道：「好哇，原來是你這個娃兒下毒手，你是李寡婦的兒子？」

「小爺我叫李自成！」

「李自成，你好狠毒的心，我兒子人頭呢？」

李自成道：「拋入延河餵王八了！」

一聲梟笑，比哭還難聽，老太太道：「爲甚麼，爲甚麼拋入延河？」

李自成道：「因爲金大昌把我爹勒死在延河！」

金婆婆道：「這又是誰造的謠？」

李自成道：「你兒子金大昌自己吼出來的，他打我娘的時候吼出來的。」

金婆婆一聽，氣得龍頭拐杖猛一頓，道：「便是如此，你們那種人的命賤如草芥，死一個十個百個不重要，豈能同我的大昌兒比？」

有個女人厲聲道：「婆婆，容媳婦殺了他，割下他的人頭，與他娘的人頭放在大昌的面前吧！」

李自成一聽，甚麼？他娘的頭被割來了？

心念間，他拔身疾飛，一躍落在聽台上，果然，一顆人頭擺在供桌前。

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他娘的人頭了。

李自成幾乎氣炸，猛回頭，有兩個女人舉刀砍來了。

有個女人還厲叫：「同你娘死在一起吧，小王八！」

另一女人不出聲，人未到，刀已狂砍七次轟上來了。

李自成雙目已赤，大吼一聲：「殺呀！」

奪魂刀揮出一片金芒，半空中發出卡察之聲，立刻間兩團血雨洒出來，就聽兩聲尖厲的慘叫：「噢！」

李自成不叫，他一刀就砍了兩個女人，反手一刀把棺材砍下一塊來。

金婆婆一聲狂叫：「小子敢爾！」只見她騰空舉拐，對準了李自成打來。

這金婆婆也了得，她發號又施令：「這小王八蛋由我打發他，你們圍緊杜飛，不計一切，一定砍了他。」

又聽那個老管家的自門口奔進來，道：「附近沒有白于山的强盜來，就是他二人。」

原來這時候他溜出去查看，是否杜飛帶來山賊。

大伙一聽更放心，立刻把杜飛圍在當中。

杜飛只怕金婆婆，別的人他不在乎。

這時，廳上四個大和尚，如今又死了人，他們也不再唸經了，閃在暗角看得清。

大院中杜飛被圍殺，大廳廊上，李自成與金婆婆幹得凶，金婆婆仗着力大拐沉打得狠，恨不得一拐把李自成的頭打爛。

李自成遇上了高手，他一開始有些衝動。

衝動就是心浮氣躁，那是比武對殺時大忌，有兩次，金婆婆的龍頭拐差半寸未掃中李自成的頭。

於是，李自成發了狂，一聲狂吼，雙手抱刀使出陰陽羅漢刀法來。

但見層層金光洒出來，立把窒人的拐影逼得消失於無形，金婆婆哇哇怪叫中，閃身躍到廂房頂，她這是暫時閃開了，再突下殺手。

不料她剛站定，李自成隨後追上來。

「妳跑，我看妳往那兒跑！」

金婆婆想不到這少年人也會輕功，急切間打出一拐往下砸：「看打！」

李自成舉刀迎上猛一砍，就聽「卡喳」一聲響，金婆婆的手上猛一輕，龍頭拐被奪魂刀削斷了。

金婆婆在房上吃一驚，她也心一痛，幾十年身邊之物，一旦被毀，她當然忿怒。

金婆婆宛似發了瘋，拋去斷拐張臂去抓李自成手中的奪魂刀，就在一道金光中，金婆婆一聲尖嘷：「啊！」

立刻間，一片血雨飄下來，隨之就是一團黑影自房上摔下來。

金婆婆被李自成砍死了。

下面大院中圍殺杜飛的殺手們，見金婆婆被殺，立刻有幾個怒漢奔向李自成。

不用他們找上李自成，李自成雙手抱刀半空中天神也似的殺下來了。

那眞叫雷霆一刀殺，衝上來的兩個殺手竟然舉刀一半，就被李自成活生生的殺死，李自成野性突起，旋刀使出陰陽羅漢刀法，奔殺到杜飛附近，他厲叫：「杜爺，我把那老太婆砍了呀，哈……」

「哈……」杜飛也是狂笑。

二人雖然狂笑，手上刀可更快了，先是有三個揮刀女子厲叫：「爲婆婆報仇呀！」

「圍緊了砍死他們！」

「狠宰啊！」

吼聲起自四面八方，李自成笑得更殘忍，那杜飛聽了金婆婆已死，精神一振間，雙刀疾挑，有個近身漢子被他一刀把肚腸也挑出二尺長，那漢子大叫一聲拋刀去抱杜飛，早被殺到的李自成一刀把人頭削滾下來。

杜飛一聲：「殺得好！」

這二人立刻聯上手，幾招之間他們反攻了。

大院中天色昏暗，甚麼男的女的也不分了，只要是活的，二人就動刀殺。

李自成那一套刀法，在這金家莊上可就是沒有人能擋得了。

李自成就如同一隻老虎躍入羊羣，他已浴着別人身上的鮮血殺得金婆婆全家無一人逃走的，全死了。

杜飛四下看，杜飛的肩頭也冒血，但他還在笑。

杜飛見李自成雙手舉刀左右看，他忽然手指廊上一角，大叫：「看，還有四個躲在那兒。」

李自成也發現了，他大吼一聲

：「我看你們躲那兒！」

他舉刀衝一步，四條人影已出現，那是四個和尚……四個前來誦經的和尚。

李自成看得猛一楞。

杜飛過來了：「和尚，這兒的一切你們全看到了？」

有個半百和尚抖抖袈裟，道：「是的，施主。」

杜飛道：「你們應該逃走的，守在這兒不走，是不是想報官？」

那和尚道：「施主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們自戕？」

杜飛道：「金家莊不能有活人。」

他打算出刀了，出刀當然是殺人滅口。

忽聽那老和尚道：「請等一等。」

杜飛道：「早晚也是死，你們活不了的。」

老和尚却向李自成道：「小施主舞的一路好刀法，貧僧提個人，不知小施主認識否？」

李自成楞兮兮的道：「誰？」

「紅雲大師！」

李自成一聽是師父的法號，他收刀，道：「認識，認識，那是我師父。」

他驚了一下，又道：「你怎麼提到我師父？」

老和尚道：「是貧僧發現你的一路刀法，那是我師兄紅雲和尚獨創的陰陽羅漢刀法，所以……」

李自成道：「原來你也算是我的師叔了！」

老和尚道：「貧僧白雲。」

李自成收刀施禮，叫了一聲：「師叔。」

白雲和尚却嘆了一口氣，道：「你的名字是……」

「李自成。」

白雲和尚道：「走前來，容師叔看看。」

李自成眞聽話，三步站在白雲和尚面前，只見這白雲和尚雙目厲芒一現，他眸芒盯在李自成的臉孔上，看了又看，忽然全身一震，道：「紫微撞開門，黑虎反來噬，天罡不見臨，地煞難歸位。」

李自成聽不懂。

如果聽得懂，白雲和尚也就不說了。

杜飛還準備殺人吶，聽了他們的話，原來是自己人，他早已收刀了。

李自成對白雲和尚道：「師叔，你說的是甚麼意思？」

白雲和尚道：「唉，天機如果能洩露，天下就太平了！」

李自成一怔間，白雲和尚已對另外三個和尚，道：「咱們回去吧。」

說完，他長袖一甩就要走，李自成攔住了。

「師叔，等等。」

「李自成，幹甚麼？」他的語氣變了，僵硬了。

李自成道：「師叔這就要走？」

白雲和尚道：「李自成，出家人已跳出三界，走出五行，名利之爭拋諸九霄雲外，忘了出家之人。」

李自成一怔，道：「師叔何出此言？」他一頓，又對杜飛道：「咱們總得對我師叔有所表示吧。」

杜飛道：「那是應該的，單只你師父傳你的這套刀法，是值萬兩銀子！」

李自成道：「杜爺，我們不是打算挖金家莊的寶庫嗎？」先弄些送我叔師。」

白雲和尚道：「阿彌陀佛，免！免了！」

李自成見白雲和尚要走，臉色也急得變了樣。

「等等。」

白雲聽得一驚，道：「李自成，難道你……」

李自成道：「師叔，別叫我做個無義人，將來如何面見師父，所以啦，你等一等。」

白雲和尚無奈了，他還眞的站着不動了。

只見李自成仗刀奔入房子裡，他在屋子裡翻箱倒篋的折騰半天，才提了個大包袱走出來。

李自成對白雲和尚道：「出家人與窮人差不多，來來來，你們把衣襬提起來。」

另外三個和尚看向白雲和尚，那白雲和尚已把自己的衣襬雙手托起來。

白雲托衣襬，另外三個和尚便也把自己的衣襬四平八穩的雙手托住。

李自成很高興，他把包袱打開來，只見那盡是白花花的銀錠幾十個。

他伸手一抓一大把，先往白雲和尚衣襬上放，口中還嘿嘿的道：「師叔呀，姓金的是惡霸呀，搶奪他們的血腥銀子，那是做善事，不搶白不搶，等到貪官來了，他們發橫財呀，對不對？」

「對，對極了！」杜飛開了口！

李自成把銀子分別拋入幾個和尚衣襬裡，他才愉快的笑笑，道：「師叔呀，這些銀子你們帶回去，不定有一天我會找你。」

「找我？」白雲和尚吃一驚。

「找師叔，我出家呀！」

「嘩！」白雲衣襬裡銀子十幾錠，落在地上了。

李自成忙低頭去撿拾。

白雲和尚道：「千萬使不得。」

李自成道：「出家不行嗎？」

白雲和尚道：「你若出家到廟

來，只怕所有的神也嚇跑了，免了，免了。」

他兜了銀子與另外三個和尚匆匆的走了。

這四個和尚走得快，刹時出莊外。

有個和尚問師父：「師父好像怕這少年郎。」

白雲和尚道：「你們知道甚麼？」

又一和尚道：「咱們也怕他動刀，師父……」

白雲再叱：「不許多說，快走！」

四個和尚匆忙的走，金家莊上傳出一聲大笑。

那是杜飛的笑，笑聲響徹雲霄。

李自成道：「杜爺，我祇在箱櫃中找到這些銀子，總有個千把兩的了。」

杜飛道：「快，咱們快去找寶物！」

李自成到了這時候才明白，甚麼叫「有本事的坐大堂」，這是千古不變定律呀！

有本事就是人上人，明白的說，要想騎在別人頭上，那得有本事。

李自成看看手上「奪魂刀」，他對杜飛道：「這傢伙眞管用！」

杜飛道：「刀管用，人更需要有本事，我見你出刀殺人的功夫，我就知道這刀到了眞主子的手上，所以我杜飛割愛，送賢弟了！」

李自成一聽，道：「你叫我賢弟？」

杜飛道：「你本來年紀不大。」

「我高攀了。」

杜飛道：「不是你高攀，賢弟，是杜飛高攀，哈……」

「哈……」李自成也大笑。

杜飛指着圍牆邊，對李自成道：「賢弟呀，你去馬廐把馬匹牽出來，我進屋內去搜索！」

李自成一聽，樂了，他急忙奔去馬廐裏，數一數一共有五匹大馬在槽上。

李自成把五匹馬牽出來，一溜的拴在長廊前。

再把鞍子也套妥，這才一躍往屋內走。

李自成剛過大廳屏風一邊，後大院中傳來一聲尖嗥：「哎唷！」

緊接着，聽得一聲「轟」！

李自成立刻緊張了：「杜爺！」

李自成飛一般的衝進後面大廳上，他大叫：「杜爺，杜爺，你怎麼了？」

黑暗的深處傳來杜飛的尖嚎：「哎呀，有機關，賢弟呀，你千萬小心吶！」

李自成道：「機關，甚麼機關？」

黑暗中傳來杜飛的聲音，道：「我中了翻板呀，小心吶，你別也陷進來，咱們就死定了！」

李自成一聽，大怒：「讓我放火燒了他個鳥蛋精光，甚麼機關也完蛋，操！」

杜飛大叫：「不行，不行，連我也燒死呀！」

李自成道：「你是在那兒中的翻板？」

杜飛大叫：「剛進門三丈就中機關了！」

李自成道：「我燃個燈看一看。」

李自成奔入灶房燃了一支火把奔出來，他衝到廳門低頭看，祇見地上一張大毛氈捲一半，有一塊木板與地面平齊，杜飛的聲音就是由下面傳上來。

李自成大叫：「杜爺，我進來救你！」

他把火把插一邊，舉步提刀走到木板邊，就在他彎腰中，頭上發出「嘩」的一聲響！

李自成吃一驚，抬頭一半，一張巨網當頭罩下來。

李自成閃之不及，立刻被網罩起來。

刹時間，傳來女子聲：「抓到了，抓到了！」

這聲音來自屋樑上，隨着叫聲，飛身落下兩個人，火把照得清，一男一女兩個人。

這男的手上拿着刀，女的手上舉着叉，二人年紀大，少說也有五十多歲！

李自成在網中發了急，他不等這二人收緊網，大吼一聲如獅：「殺！」

祇見他在巨網中揮動金光奪魂刀，左劈右砍的可也把巨網切開了。

李自成手上握的是寶刀，五百兩銀子打造的奪魂刀，不但削鐵如泥，殺人不沾血跡，而且切割這張大網猶如掃掉蛛網般，有着摧枯拉朽的光景。

李自成見這光景，精神一振跳出巨網，正遇上那婆娘舉着鋼叉刺來。

李自成一聲怪叱：「看刀！」

就聽卡的一聲，刺來的鋼叉生生被一刀砍斷，那女人猴的一聲急忙閃，李自成抬起一腿踢過去，噗通一聲，女人跌在木板上，立刻被木板翻落地下陷坑中。

另一邊的老人一聲大叫：「殺！」

李自成舉刀與這老人對砍，他的奪魂刀疾走偏鋒，比之老人的快許多，等到老人覺出金風刮面，已是收刀回阻晚了一步，於是，老人連肩帶背的被活活砍死在地上。

「噢……」這一聲叫來自地下陷

坑中，聽來便知道是女人的聲音！

原來女人陷入地下，跌落在杜飛附近，上面有了打鬥，杜飛貼在一邊抬頭看，初時以為是李自成，但他在暗中較那女人久，隱隱的看到是女人！

杜飛一看不怠慢，一刀扎入女人的背上，那女人一聲尖叫如同寒鴉般倒下去了。

李自成仗刀四下看，再也不見人，他才又奔到陷坑邊：「杜爺，這一回把人殺光了！」

杜飛道：「賢弟，拋根繩子拉上去！」

李自成道：「行，你等我。」

李自成又奔出後大廳，匆匆的找來一根繩，他把繩子拉到廳上大柱子拴住一端，另一端拋向陷坑中，道：「杜爺，快上來吧！」

坑底下，杜飛拉緊繩子往上攀，那坑眞深，總有六七丈那麼深，難怪杜飛上不來。

地面上，李自成掀開木板往下看，見杜飛吃力的雙足踩着洞壁往上攀，他也吃驚的道：「眞深！」

杜飛跳上來，發覺一張破網，不由驚呼：「若非賢弟手上有寶刀，今天我二人都遭殃！」

李自成道：「金家莊眞是不簡單，還設下機關坑人！」

杜飛道：「賢弟，千萬多加小心，咱們不能再上當，趕快去找寶！」

李自成一聽找寶，點頭道：「對，趕快找寶！」

他裏外看一遍，又問杜飛道：「咱們怎麼找？」

杜飛道：「這金家莊一共兩進大院子，房間不下五十間，在河套高原是富豪，一般人祇能住窰洞。賢弟，今夜咱們一間一間的搜，一箱一櫃不放過！」

他又燃了一支火把，對李自成道：「進入房中分開找，彼此呼應支援！」

李自成道：「對，一人中機關，另一人去支援！」

兩個人先在這大廳上搜起來，祇不過箱中銀子已被李自成送白雲和尚四人帶走了。

這二人每個房間搜一遍，搜了不少私房錢，就是不見杜飛要找的寶石鴛鴦。

漸漸的杜飛也急了！

這杜飛好像是行家，他找來一根大鐵棍，李自成就不知道用鐵棍幹甚麼！

「杜爺，鐵棍打甚麼？」

杜飛道：「不打甚麼，找寶呀！」

李自成道：「鐵棍怎麼找寶物？」

杜飛已用鐵棍在地上搗起來了。

杜飛也把火把插在一邊的牆眼上，雙手用力搗地面，於是，地面上發出叮咚響聲來。

杜飛一邊搗地，一邊側耳聆聽，李自成也聽，這二人搗了七間房子還未找到可疑地方，那杜飛忍不住的開了罵：「奶奶的，藏到甚麼地方去了！」

李自成道：「杜爺，拆房子吧！」

杜飛道：「地下找不到，最後祇好拆房子！」

李自成道：「杜爺，這金家莊眞有你說的寶物？」

杜飛道：「賢弟你懷疑？你也聽到金婆婆的話了，當知我說的不會錯！」

李自成道：「好，咱們非找到不可！」

這二人立刻分頭各屋內找起來，所有可以裝東西的傢俬幾乎全被打翻，一切可以敲打的地方也盡被搜探，不但找不到那一對寶石鴛鴦，甚至想再多找些金銀也沒有，這令杜飛也怔住了！

李自成與杜飛二人不約而同的找到了後院一角的灶房，又各自取了些吃的走出來。

杜飛坐在一個井邊上，黃土水井五丈深，一邊放了個小水桶：「賢弟，咱們把肚子塡飽再找，娘的，這老婆子，不知把寶物藏在甚麼地方了！」

李自成斜靠在井邊停放的一個石滾上，似坐非坐的道：「快四更天了吧，杜爺！」

杜飛擧首觀天，道：「這場大雨是過去了，烏雲之間有銀光，就快撥雲見月了！」

李自成道：「杜爺，咱們是不是應該搜搜那個死老太婆身上，是否能找到甚麼線索！」

杜飛雙目一亮，道：「對，老太婆住的地方也要搜個仔細！」

杜飛拋去手上吃的，又道：「先找老太婆去，看她身上有甚麼！」

他當先往前走，邊走邊又道：「老太婆的兩個兒子，金洪昌與金永昌的身上也要搜！」

二人奔到前院大廳房下，找到了金婆婆的屍體，杜飛在金婆婆身上仔細找，金婆婆的身上眞簡單，祇有在腰間掛了一串壽星玉珮！

二人帶着失望的正要找金洪昌兄弟二人的屍體，李自成忽然「噫」了一聲，道：「怪了！」

杜飛立刻問道：「賢弟，發現甚麼了？」

李自成道：「我記得一刀砍斷老太婆的龍頭拐杖，怎麼那龍頭會歪了？」

杜飛順着李自成的手看去，可不是那斷拐歪得快斷了，不由上前

取在手上看！

杜飛這一看，不由雙眉一挑，道：「這是甚麼？」

他自拐杖龍頭裏面小心的抽取一個小絹帶，李自成一步走近前，二人展開了仔細看！

祇見那白絹上畫了個圖案，右邊是長方形，長方形正中間是雙線相連，然後再往外延伸到一處有兩個圓圈地方，圓圈不大，但很清楚。

杜飛看了半天看不懂，那李自成看了更不懂！

李自成幾會見過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杜飛道：「難道這是藏寶圖？」

李自成道：「至少也是很重要之物！」

二人併坐在廳上，半天誰也未開口。

抬頭看，天空烏雲鑲銀邊，遠處傳來野狼嗥，聽得人們心頭緊緊的不舒服。

忽然間，杜飛道：「賢弟，你看這兩個小圓圈，會不會是那井口與那個石滾呀！」

李自成道：「井口與石滾都是圓的！」

杜飛道：「走，再去後面瞧瞧去！」

這二人又奔回井邊，那杜飛把白絹再展開，順着井口與石滾定住方位，祇見一道斜線往後廳上延伸！

杜飛已臉露喜色，道：「八九不離十了，賢弟，原來這正是藏在老太婆身邊的藏寶圖呀！」

李自成也喜道：「眞的？那太好了，快找！」

這二人又奔到後廳上，再看那白絹上的圖形，杜飛指着有翻板地坑，道：「怎麼會是這陷阱呀！」

李自成道：「杜爺，你下去過的，可知這裏面有沒有藏甚麼寶呀！」

杜飛道：「那得下去仔細找！」

李自成道：「我下去，你在上面守着！」

杜飛道：「我二人祇能下去一個，兄弟，還是你在上面，我下去，我帶火把下去！」

杜飛燃了火把，又沿着那根繩子下去了！

這一回有火光，杜飛在陷阱中看清楚了，祇見底部有一丈高下是用大塊土磚砌起來支撐，再上面便是一段黃土挖成的！

杜飛把白絹上的方位再校正，他伸手去移動大土磚，果然大土磚是活動的，杜飛的心口猛跳，他幾乎也聽到咚咚咚響，用腳踢開地上死人，把火把放在一邊，急忙雙手去掏磚，祇一塊磚移動開，火把往裏面再照，正是一個地洞！

那地洞很深，杜飛衝着上方叫道：「賢弟，快下來吧，找到洞口了！」

地面上，李自成一聽找到了，也不多想就下去了！

李自成到了陷阱底，道：「杜爺，天快亮了！」

杜飛道：「咱們快找，找到了以後趕快走！」

二人各擧一支火把，錯開兩塊大泥磚，小心翼翼的擠進了黃土洞。

杜飛走前面，李自成後面緊跟上！

「賢弟呀！」

「杜爺！」

「不，你以後要改改口，咱們是好兄弟好哥們，我杜飛長你許多歲，你就叫我一聲老哥老兄都可以，這個爺字你別叫，我聽了心裏不舒服！」

其實杜飛說的是眞心話，每次李自成叫他一聲杜爺，他的心就停了一下！

李自成一聽也笑了，道：「沒問題，你說怎麼稱呼咱就怎麼稱呼你！」

二人在地道中爬又行，曲曲拐拐的一共走了十幾丈，忽然間，前面傳來潺潺水聲，原來地下有泉水經過，杜飛對李自成道：「這兒快到井邊了！」

李自成道：「怎麼甚麼也沒有？」

正說着，忽然杜飛指着右方，道：「看，有個石門在這邊！」

李自成一看擠過去了。

這二人用力推石門，呼通一聲，石門推開了，杜飛與李自成二人看得吃一驚，祇見裏面用石板與木板鋪得很整齊，上面放的是屍體，數一數一共二十一具之多，全部變成骷髏骨架了。

火把再向四邊照，這一照二人可也笑了，祇見五口箱子排放在洞壁邊！

杜飛與李自成走過去，李自成用刀猛一砍，一口箱子被他砍破一個洞，嚄呀，黃光閃閃看得清，一個個全是黃澄澄的金元寶！

「發啦……」杜飛忍不住的叫起來。

李自成這一輩子也未曾見過金元寶，何況又是這麼多，他楞然在傻笑。

忽的，杜飛用刀出力，他把箱子撬開了，祇見這一箱中裝的盡是金元寶。

杜飛不動金元寶，他再撬開另一箱子，箱中出現的是五十兩一個的銀錠！

李自成心中想，人們那麼多沒吃的，金家莊上却藏了這麼多金銀，老天爺太不公平了！

那杜飛又去撬箱子，這一回他一聲大叫：「天吶，我找到了！」

他找的是寶石鴛鴦，祇見箱中放着一隻紅木盒子，那盒蓋上刻着一雙栩栩如生的鴛鴦戲水圖。

杜飛接到手中，掀開盒子，一片極光射出來，紅絨盒內安放着兩隻翠玉發光的鴛鴦，美極了。

杜飛幾乎雙目張得快把眼珠子掉下來了：「是它，百年失落的寶物終於找到了。」

李自成道：「杜……老哥，這玩意兒比金還貴？」

「哈……價值連城吶！」

李自成聽得一怔，杜飛道：「快，我們把金子銀子往外抬。」

李自成自是聽指揮，扛了箱子往洞口外走，地上的死人也不放心上。

杜飛把寶物揣懷裡，也扛了箱子走往洞口處。

這二人才剛剛到了陷阱洞口下，忽聽上面傳來大吼聲：「快找找看，有沒有活的人……娘的，這是滅門血案呀，出在咱們延長縣。」

祇一聽，便知道是官家的人找來了。

不但官家人找來，而且來的還眞不少，祇聽地面上大呼小叫聲便知道來了至少九十人。

有個聲音特別大的，好像是縣衙門的丁卯生丁捕頭。

「找找看，還有沒有活人吶，這很重要。」

地面上有奔跑聲，不久便有人大叫：「這兒有個坑，還有根繩子垂下去。」

祇這麼兩句話，地洞中的杜飛急對李自成道：「賢弟，趕快動手，先把土磚把洞壁堵起來，千萬別被鷹犬狗腿子們發現這個洞口，要不就麻煩了。」

李自成一聽，急急與杜飛合作，兩人兩塊大土磚堵住洞壁口，立刻間，洞內又是一片漆黑。

杜飛把火把也移到深處去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有人大叫：「下去兩個人瞧瞧這陷坑裡是甚麼！」

果然，有人順着繩子滑了下來，然後又一人也舉着火把下來了。

兩個人下到坑底，立刻大叫：「有死人。」

上面人問道：「死幾個？」

「一個，老人吶。」

上面再問：「還有甚麼發現的？」

坑中一人四下看看，道：「就是一個死人，別的甚麼也沒有了。」

忽聽有人往外大叫：「你們快把所有死的人抬來，就填在這坑裡面，再用土填平。」

另一人道：「金家百年基業呀，正應了那句話，看祇看他蓋高樓，看着他樓塌了。」

「是的，江湖爭霸一場空，姓金的把機關設在這大廳上，還設有巨網要網人，想不到……」

「想不到那個打鐵小子成了精，一把寶刀他橫着行，你看看，他一路砍殺多少人呀！」

「管帶大人，咱們這兩天也累慘了，還是抓不到那個潑皮，我建議把屍體處理完，金家這兒吃飽了睡一覺，趕着明天再回縣城。」

「丁捕頭，你這話也是我想說的，那就這麼辦吧！」

原來追到金家莊來的人除了衙門的丁捕頭與八名捕快，還有當地駐軍六十人。

丁捕頭與那位管帶把人員分派開來，五個灶上去做菜做吃的，另外幾十人運屍體。

他們不但把砍死的屍體拋入陷阱裡，前面大廳上金大昌與另外七個屍體，也被抬出拋入陷阱中。

於是，有人開始抬來土，一筐筐的填入陷坑裡。

有個老軍士，找來幾包石灰撒在坑內，等到土坑填平，已是快午時了。

於是，地面上的官兵捕快們吃喝起來了。

金家莊上有的是酒與肉，七十個大漢吃得高興，他們想也想不到，地面下有一條地道，地道中正有兩個人在發急發楞。

出口被堵死了，洞中的杜飛與李自成二人當然會急，而且急得不得了。

「杜老哥，我們這一下麻煩大了。」

杜飛低聲道：「聲音放低，總會脫困的。」

李自成道：「又是死人又是泥土填了個滿滿的，我們怎麼出得去？」

杜飛道：「走，咱們往另一端去想辦法。」

兩個人急急的又往別的方向移去，地道中已開始有些令人窒息的感受了。

就在二人快走到水井附近，忽聽噗通之聲不斷，仔細聽，有幾個人在井邊提水。

有個人的聲音粗粗的道：「整個金家莊，兄弟們沒有找到幾兩銀子，東西倒是不少。」

又有人道：「金家莊是土豪，我就不信他們祇搜到那麼一點點銀子。」

這人好像火了似的，又道：「我提議，咱們挖地三尺也必會找到他們的藏金。」

幾個人提了水桶走開了。

杜飛對李自成道：「賢弟呀，如果他們挖地三尺尋銀子，我們二人就慘了。」

李自成道：「如今陷在這地洞裡，想拚命也沒辦法，這兒有些悶呀！」

杜飛與李自成困在地洞裡，二人出氣有聲，想是不通風的關係。

但就在這時候，忽聽有人在地面上道：「找到了，找到了。」

有人急問：「找到甚麼了？」

「找到個大地窖，裡面藏了不少東西呀！」

地面上立刻有跑的聲音傳來，刹時間上面沉寂了，李自成對杜飛道：「找個出口殺出去吧！」

杜飛道：「此刻出去，死路一條。」

李自成道：「杜老兄，難道咱們就彆死在這地洞中與那一堆死人同朽不成？」

杜飛把火把取了來，仔細的查看那張白絹上的圖案。

李自成道：「別看了，出不去了。」

杜飛目視兩個圓圈，他喃喃的道：「二龍分守，一入大海，一升青天！」

李自成道：「杜兄，你在說甚麼？」

杜飛道：「別看這是兩個圓圈，這其中學問可大了。」

李自成道：「再是有學問，咱們已找到金家的財寶了，還有甚麼學問可言？」

杜飛道：「賢弟你來看，這兒兩個圓圈，一個代表水井，這另一個就是那石滾，若是打通水井壁逃出去，必被井水把我們吞噬，便是得到的幾箱財寶也完了。」

李自成道：「照這麼說來，我們是出不去了。」

「能，那得找石滾方位。」

他當先抬頭看過去，遠處五丈遠是小洞，而且越向上越小，直到一個人祇能把頭擠上去。

杜飛見這光景，他似乎也洩氣了。

李自成沒有洩氣，他雙手握緊了刀。

杜飛對李自成道：「如果我算計得不差，這洞的上方就是那個石滾。」

李自成道：「杜老哥是說，那個石滾就是出口？」

杜飛道：「不錯，用大石滾壓住洞口，無人會相信那是個通往地洞寶庫的出入口。」

李自成噫了一聲，道：「妙呀，金家莊上有人才呀，想出這種歪點子。」

杜飛道：「如果我們未先得到這個白絹圖形，我們一輩子也找不到地洞寶庫。」

他拍拍懷中收藏的紅木寶盒，那盒中正是他找到的寶石鴛鴦，臉上仍然掩不住喜悅的道：「我們先設法出去。」

李自成道：「那些金銀珠寶不要了？」

杜飛道：「要，當然要。」

李自成道：「杜老哥，你出主意我操刀，咱們合力幹掉上面官兵。」

杜飛道：「等，他們一時之間必在此地駐紮，咱們等他們不注意的時候殺出去。」

李自成道：「咱們還沒辦法出去，而且我還有些彆氣不舒服。」

杜飛指指上方小洞，道：「賢弟，咱們把這小孔開大，也許能找到出口。」

李自成道：「杜老哥，你拿火把退開一丈遠，我來用刀試一試。」

杜飛閃退一邊舉火把：「兄弟呀，千萬小心吶，別叫那石滾砸下來。」

李自成咬牙猛一衝，他衝到了洞口附近，祇見他雙手舉起奪魂刀，一刀一刀的往上刺，大片黃土落下來，李自成變成灰人了。

也不知李自成刺了多少刀，大片黃土忽然落下來，杜飛一聲叫：「兄弟小心石滾砸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李自成的上方有響動，噹的一聲響，刀子扎中石頭上，果然上方石滾壓過土壁，滑過泥土往下方墜落下來了。

李自成首當其衝，被石滾壓得往斜洞滑，杜飛已舉着火把往一邊閃。

李自成雙腳站在實地的時候，那石滾已穩穩的停在他的身邊不動了。

李自成匆忙的跳上石滾，一股冷冷的空氣進洞來，洞中二人頓覺精神一爽。

杜飛舉着火把照向李自成，發現李自成已是泥人似的祇有兩隻眼睛還看得清。

杜飛道：「兄弟，你站穩了，容我踩在你兩肩，攀到洞口看一看，看看外面有甚麼動靜。」

李自成道：「杜兄，你來吧！」

他看看石滾，又道：「咱們把石滾再支穩，別叫石滾往洞內滑。」

杜飛已找了土中石塊把石滾下方墊穩當，他對李自成道：「我上去了。」

祇見這杜飛踩李自成雙肩，他距起足尖還有半尺看不見地面。

杜飛雙刀插洞壁，雙肩使力猛一起，他這才發覺後院沒有一個人，再細聽，好像人們在吃喝。

杜飛一躍上地面，他對李自成道：「兄弟快上來，狗腿子們在前院吃喝呢！」

（未完・二）

上文提要： 徐元平與黑衣少女動手，傷了她，上官婉倩惱怒暗中療傷後，兩人又打得難分難解，以致雙雙重傷倒地昏迷，此時來了婉倩老父上官嵩，見愛女昏迷不醒，老淚滾滾而下，易天行早已在一旁窺伺，此時現身而出自動請纓要幫忙療傷，使上官嵩感激涕零。易天行替婉倩療完傷，又欲替徐元平療傷，宗濤雖不願，奈何自己欲救無策……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各懷機心陪伴行　殷勤相送欲結盟

老叫化子聲嚴色厲的搶白了「神州一君」易天行一頓，上官嵩在旁心中甚覺不平，暗道：你這老叫化子，眞是不知好歹。

易天行被宗濤一陣搶白，但他竟毫不動氣，依然心平氣和，一面蹲下身子爲徐元平診查傷勢，一面微笑的道：「宗兄這等年紀了，還是這麼大的火氣！」

就在這時，忽然飄來一陣蘭桂芳香，接着又響起一陣環珮之聲。緊接着又是一陣「滴搭滴搭」的聲響。

這芳香、聲響來得大爲奇突，衆人不約而同朝門外望去。

但見羅衫飄曳，走進來一個面貌如花、風姿卓絕的紫衣少女。

紫衣少女身後，跟隨着一個髮白如霜，手持竹杖的老嫗。

那站在門口的錦衣大漢和駝矮二叟，一見紫衣少女，恭恭敬敬的側身相讓，紫衣少女對他們微微點首一笑，表示還禮。

那幾個手執短劍的白衣童子一見錦衣大漢和駝矮二叟側身一旁，讓開道路，似請那紫衣少女和那白髮老嫗進內一般，不由得互相交換了個眼色，同時半移脚步，似想上前阻攔。

錦衣大漢早將這四個白衣童子的舉動看在眼裏，正待欺前護衛，忽見那四個白衣童子頭一低，竟又各自退讓兩步。

原來這四個白衣童子正想上前喝阻，但一見來人竟是個年輕少女，强硬之態便消去一半，等到看清紫衣少女的面貌時，心頭祇感到一陣莫名撩亂，不由自主的後退兩步。

那紫衣少女正朝着室內倩倩一笑，這一笑宛似春花綻蕊，秋月吐輝，眞是嬌而不邪，艷而不妖。這四個白衣童子，雖祇是十三四歲的童子，也不禁看得一呆。

紫衣少女款款的走進室內，亭亭的扶柱而立，那手持竹杖的老嫗，緊緊隨在身後。

「神州一君」易天行、「神丐」宗濤，以及上官嵩一見紫衣少女突然來到，心頭都不免一震，但誰都沒有表現出甚麼動靜；上官嵩依然照料着愛女，易天行仍舊俯身爲徐元平療治傷勢，宗濤睜大兩隻眼睛眈眈地盯住「神州一君」。

紫衣少女進來之後，也不說話，祇靜靜的望着易天行在替徐元平療傷。

室內雖然有着許多人，但卻一片靜寂。沒有一點聲響，彷彿一間空房似的。

約莫過了有一頓飯之久，徐元平一聲長吁，重重的哼了一聲。

易天行朝着「神丐」宗濤道：「令徒血脈已通，請宗兄也相助一臂

之力，使他早些血歸經道。」

宗濤對易天行的話不理不睬，看了他一眼，見他按撫徐元平右手脈門在運行功力，自己也往地下一坐，略一調息，氣聚丹田，功貫雙臂，按住徐元平左手脈門。

室內又沉靜一盞熱茶工夫，易天行收回雙手，徐元平大喝一聲，張嘴吐出一口瘀血。

易天行道：「宗兄，你可把他扶起，慢慢活動活動。少時我再讓他們服點丸藥。」

宗濤白了易天行一眼，依然扶起徐元平，在室中慢慢行走。

易天行探手入懷，取出一隻小巧的古瓷小瓶，望着瓶笑了笑，倒出兩粒深朱色的藥丸，托在左手心上，又把小瓶藏入懷中。

紫衣少女看着易天行的一舉一動，黛眉輕輕一鎖，微咬櫻唇，現出淺淺的兩個梨渦，臉上綻出一絲淡淡、冷冷的笑意。

徐元平被「神丐」宗濤扶着在室內走了一圈，血氣運行已很流暢，乃伸臂挺胸舒了一口氣，慢慢睜開雙眼，但覺眼前紫光一現，瞥見紫衣少女正嬌怯怯的傍柱而立，亭亭的站在那裏，心中不由一震。

易天行這時右手兩指拈了一顆丹丸，走到上官嵩面前，道：「上官兄，這藥丸乃兄弟精心配製，極具奇效，請照應令嫒服下。」

上官嵩接過丹丸，伸臂扶起上官婉倩。

易天行把藥丸交給上官嵩，轉身又迎向「神丐」宗濤和徐元平走去。

上官嵩扶起上官婉倩，笑道：「來，快把這藥丸服下……」

那紫衣少女一見上官婉倩乖乖的張開櫻口去接丸藥，不由得伸出玉腕，同時急促的「嗨」了一聲。

就在紫衣少女「嗨」聲未完，上官婉倩張口吃藥之際，突然室內響起一陣衣袂飄風之聲，接着又是「噗通」一聲。

原來「神丐」宗濤一面扶着徐元平慢步，一面卻暗中注意易天行的一舉一動，看見他把藥丸交給上官嵩就想喝止，但他也知易天行不是易與之輩，也不敢貿然從事，及見上官婉倩張口吃藥，轉眼就要被她吞入口中之際，正是間不容髮，一鬆徐元平，雙脚一點，施展出迅快無比的輕功，但聽一聲風動，人已到了床前，喝道：「慢點！」右掌疾吐，一探手便由上官嵩手中把藥丸奪過來，同時口中說道：「上官兄防他藥中有詐！」

「神丐」宗濤這動作快速至極，哪知「神州一君」易天行的動作更快，就在「神丐」宗濤躍身奪藥丸之時，易天行也已發動，當宗濤把藥丸取到手中，尚未把牢，祇覺右手一震，藥丸已被易天行奪了過去。

易天行奪過藥丸，身子一側，斜縱讓開五步，慢吞吞的說道：「宗兄也太不相信兄弟，易天行一片好心，宗兄卻如此疑神疑鬼，既是不信，也就算了，兄弟又怎能勉强別人，硬要吃兄弟的藥丸呢。」

他一邊自言自語說着話，人卻以迅快的步法向室外走去。

「神丐」宗濤發覺藥丸爲易天行奪去，恨恨的哼了一聲，猛聽得「噗通」一聲，趕忙側臉一看，原來徐元平因失去了攙扶之力，腿下一軟，已摔坐地上，忙一晃肩，人已躍到徐元平跟前。

紫衣少女一見徐元平摔倒地上，驚得轉過臉去，輕輕的啊呀了一聲。

上官嵩適才因事起突然，猝不及防，這時才醒過來，跨前一步，問道：「宗兄猝然出手相阻，不知你何用心？」

宗濤笑道：「易天行假仁假義，老叫化子猜準他藥裏必有名堂。」

上官嵩泛起一絲慍意，道：「宗兄何以知道藥內有詐，兄弟卻是不信。」

宗濤道：「祇可惜老叫化疏忽了一着，眞是玩半輩子的蛇，到老還是被蛇咬了！要不然把那藥丸一試便知，上官兄也就不會懷疑兄弟之言了。」

那紫衣少女突然在旁插嘴道：「眞的，那種藥還是不吃的好。」她說得輕盈悠慢，彷彿在自言自語一般。

上官嵩原想跟宗濤辯論下去，一聽紫衣少女之言，側臉一看，祇見她滿臉聖潔，閃耀着一種從未見過的光采，一團狐疑頓時平消下去，不再言語。

「神丐」宗濤低頭望徐元平一眼，探手取下紅漆葫蘆，仰起脖子，一陣咕嘟咕嘟，狠狠的喝了兩口酒，又把眼睛瞧着門外，道：「要不是爲了你這娃兒，老叫化眞要叫他走不了！」說着一翻眼睛，接道：「走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咱們暫且把這筆賬記下，讓老叫化子和你慢慢算吧。」說着，又低頭替徐元平推拿起來。

紫衣少女看着宗濤喝了酒，又自言自語的嘟喃了幾句，似乎覺得很好玩，後來聽到說甚麼走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便覺得這句從來沒有聽過，而且這話很是滑稽，不由的「噗嗤」的一聲笑了出來，祇笑得她羅袖掩唇，頭上珠飾、肩上流蘇，巍顫顫的直抖。

「神丐」宗濤一看她的笑態，覺得意態可人，心裏一樂，也呵呵大笑起來。

* * *

擱下「神丐」宗濤照料徐元平養息之事，再說雲夢二嬌丁玲、丁鳳二人。

那天在土坡之上，徐元平氣走三叔丁炎山後，丁玲、丁鳳二人曾對徐元平略略暗表心跡。

丁玲曾對徐元平道：「徐相公多保重，雲夢二嬌雖然是出身綠林，以使用迷魂藥粉傳名江湖，人人對我們都懷着三分戒心，但對你徐相公却是一片眞情眞意……」

徐元平也嘆息一聲，道：「兩位姑娘盛情，在下自會永銘心中，他日必有所報。」

丁玲嫣然一笑，道：「既未施恩，豈敢望報，祇要你心中不厭恨我們已是心滿意足。」她意重心長的說了這句話，又情意款款的望着徐元平淒涼的一笑，拖着丁鳳轉身走去。

丁鳳眼角含着顆晶瑩的淚珠，待要回頭說甚麼，但一見徐元平癡癡呆呆的站在那裏，心裏不覺一陣悵惘，黯然的搖搖頭，一咬櫻唇，毅然回身，向前走去。

姐妹二人手牽着手走在迤邐蜿蜒的荒徑上，陣陣的山風吹得二人衣袂飄飄，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

走了很久，丁鳳茫然的問道：「姐姐，咱們這樣走着，到底要到哪裏去呢？」

丁玲幽幽地搖了搖頭，嘆了口氣，道：「唉！我也不知道要到哪裏去，反正雲天迢遙，走到哪兒算哪兒……」

丁鳳仰着臉道：「我們總得有個去處才是，老是這樣走下去，也不是辦法！」

丁玲笑了笑，道：「世事本多變幻，甚麼事是人力能把握得牢的呢？我們這樣無拘無束的任意走去，不也是很好玩嗎？」

丁鳳望着姐姐，看她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心中奇道：我姐姐素來精明能幹，處事老練，今天怎麼竟這等恍恍惚惚的呢……她心裏在想着許多問題，看着前面無盡無涯的雲天，脚下却被丁玲拖着緩緩地跟着信步走去……

丁鳳隨着丁玲又走了一段路，緩緩收回遠視的目光，道：「哦，我明白了。」秀目睨着丁玲，道：「難怪姐姐心裏不好受，其實我心裏也是很難過的……」眼前又幻化出徐元平的身影，她不由得臉上泛起淺淺的羞紅。

丁玲幽幽的接道：「妹妹，你在懷念着徐相公麼？」

丁鳳點點頭道：「像他那種人，自然是叫人懷念的。」

丁玲冷漠的臉上綻開了一絲笑意，道：「你覺得徐相公和查家堡的查玉……」

丁鳳未待姐姐話完，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滿臉不屑的道：「查玉怎能和徐相公比呢，徐相公爲人心腸好，做事光明正大，人家眞是有豪俠古風，哼！查玉，爲人奸詐百出，一身陰怪氣，不知爲甚麼徐相公會和他相交？」

丁玲道：「徐相公是君子胸懷，而江湖閱歷又很淺，自然不知存心防備他人。」

丁鳳沉吟了片刻，道：「對了，我就怕將來徐相公會吃他的虧，就像先前在那土山上，查玉裝模做樣的裝着受了重傷，却讓徐相公來代他抵擋別人，你看他機心是多深多壞。」

丁玲見妹妹這時一臉憤憤不平的神態，不由笑道：「這麼看起來，你是很恨查玉的了？」

丁鳳一撇嘴，道：「哼，終有一天我要給他點小苦頭吃吃。」

丁玲聽了笑笑，沒有答她的話，凝着神，似在想着另一件事。

丁鳳拉了拉丁玲衣袖，道：「姐姐，你又在想甚麼？身子還沒有復元，可不要太勞心了。」

丁玲轉臉笑道：「我在想徐相公功力精進得這等快速，眞是聞所未聞之事，如果那冷家老鬼抓你時，三叔不來，我想徐相公是一定會不容他得手的，要是能給那老鬼一點苦吃吃那該多好……」說時，心中很是高興。

丁鳳答道：「冷家老鬼實在可惡，他一見三叔來，馬上就借風轉舵，反說是跟我們鬧着玩的了，此人眞個是老奸巨猾。」

丁玲點點頭道：「妹妹祇知他怕三叔，才不和我們爲難，其實他是討好三叔，想借三叔之力把徐相公除掉，如果他此計得售，那他又準備暗算三叔和我們了，此人的狠毒眞比豺狼還兇殘。」

丁鳳道：「唉，怎麼徐相公全是碰到這些人呢？姐姐，你看他會不會吃虧？」言下充滿關切之情。

丁玲笑道：「妹妹，你不要急，不要說他身邊有個金老二，以他的功力來說，就是沒有金老二，放眼當今江湖，恐怕沒有幾個人能難爲了他，你不看，連三叔和冷老鬼不是都沒法奈何他麼？」

丁鳳沒有說話，臉上露出一片欣慰之色。

丁玲又道：「徐相公乃非常之人，連『神丐』宗濤那位望重武林的怪俠，都那般看待於他，我看他定能爲武林做出一番非常事來。」

雲夢二嬌丁玲、丁鳳，雖然出身綠林人家，而且年紀還輕，但在江湖上，早已以狠辣機靈之名傳播江湖，不過女孩兒到底還是情感豐富，何況這二位姑娘又是性情中人。

在她們週圍之人，不是粗獷的綠林豪客，便是奸詐刁滑的江湖人物，所以一見徐元平之後，便覺得他是風光霽月，人中龍鳳的人物，心中就存了極爲美好的印象。

以及後來追尋「戮情劍」匣，途中徐元平假扮車伕，同往洛陽古都，之後又因丁玲受「三陽氣」所傷，徐元平爲她追尋紫衣少女，冒險闖竹石陣……

在這一段長長的期間，這諸般事情，都更使二人對徐元平的印象與情感日益增加，是以二人對此番一別，不知何時再能相見，有着說不出的惆悵，所以一路行來，不知不覺中談的都是徐元平。

在這一種惘然若失的情緒回憶中，信步不知走了多遠，回頭一看，那一片遼闊蜿蜒的草原荒徑已經走完。

前面正是一片疏疏的樹林，因爲時值深秋，那片樹林的枝葉已顯得非常疏落，祇有楓、柏兩種樹，還留着一點秋葉，在秋風裏飄動着。

二人無一定的去處，便穿越這片樹林，就在這樹林的盡頭，從樹隙裏望出去，前面是一片亘綿的小山崗，那小山崗之下，正有一個長長的人影在那裏走動。

丁鳳輕輕拉了丁玲一下衣角，噘噘嘴，說道：「姐姐，妳看，前面有人在行走，想必是快要近鎮店了。」

丁玲聞言向前望去，祇見那人身穿長衫，背插長劍，走得不快不慢。

丁玲爲人心細，一看那人背影，便怔怔的凝神瞧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奇怪，這等荒涼的地方也有人走，想必是武林中人了。」

丁鳳玩心較重，忙的插嘴道：「那咱們要不要跟上去看他一看？」

丁玲沉吟了片刻，搖搖頭，說道：「不要了，我的身體還未復元，你還要照應我，最好咱們不要多事……」

丁鳳一呶嘴道：「我不過是說要不要看一看，也沒有說要多事。」說着一扭頭朝着丁玲笑道：「以前姐姐還不是愛趕熱鬧，愛淘氣，怎麼自從見了徐相公之後，你人就變了呢……」

丁玲聽得心裏暗暗罵道：鬼丫頭也越來越調皮了。但女孩子家儘管是祇有姐妹二人，心裏的心事，也不願讓人知道，當下假裝着臉色一沉，道：「二丫頭……」

丁鳳伸了伸舌頭，笑道：「你身體不好，我不惹你生氣，我的好姐姐可恕了我吧？」這幾句話說得丁玲也笑了起來。

丁玲又盯着前面那人瞧了一陣，對丁鳳道：「二丫頭，前面那個人的背影，我好像在哪裏見過……」

丁鳳「呀」的一聲，道：「好呀！那麼我們還是跟上去瞧瞧。」

丁玲沒有作聲，但却點點頭，當下二人便加快速度，穿過樹林，往斜裏趕迎過去。

前面那身着長衫、背插長劍之人，似想不到這等荒涼之處，會被別人釘上梢，所以走得十分從容。

不大工夫，丁玲、丁鳳二人已走出樹林，看看那人已經順着一道小山崗，往裏走去。

丁鳳望着丁玲，道：「姐姐，咱們不管認識不認識那個人，依我看，還是暫不要跟對方照面，我們可以繞着小山，從他側面先看看再說。」

丁玲笑道：「想不到你這些日子倒長進不少，也懂得用點心思了。」

姐妹二人邊說邊笑的矮着身子，朝前攔頭趕去。

趕了約兩盞熱茶工夫，丁玲心裏一盤算，算準已經趕上了，這時又怕丁鳳說話，祇好一隻手指指嘴，又搖搖手，暗示丁鳳不要出聲，另一隻手則朝一塊突出地面七八尺高的山石指了指。

姐妹二人從小到大，都是在一起，自然會得對方的心意，丁鳳一看丁玲的舉動，就知已經趕上了，姐姐的意思是要躲到那大石背後，偷窺來人究竟是誰。

丁鳳雖趕不上丁玲的聰明機警，但雲夢二嬌得以揚名江湖也絕非平凡之輩，這時丁鳳伸手入懷，掏出那張人皮面具，用手在臉上抹了抹。

丁玲知道妹妹是在徵求她的意見，問要不要戴上人皮面具。丁玲暗道：戴上了這東西那不就是明明告訴了對方，於是笑着搖搖頭。

丁鳳收起人皮面具，二人輕巧的趕前幾步，隱到大石後面。

丁玲因爲趕了一陣，略感吃力，倚在大石上輕輕的喘着氣，一面示意叫丁鳳看看來人。

丁鳳探頭看了一下，朝着丁鳳搖搖頭，表示不認識。

丁玲吁了口氣，剛一伸頭，便又立即縮了回來。

丁鳳忍不住就到她耳邊低聲問道：「姐姐可認識此人？」

丁玲點點頭。

丁鳳又問道：「是誰？」

丁玲就在丁鳳耳邊低聲的道：「又是個老怪物，是金陵楊家堡的老堡主楊文堯。」

丁鳳一聽是楊文堯，一聳香肩，伸了伸舌頭。

丁玲也怕和楊文堯碰到面，心

裏想着他不知過去了沒有，所以又探頭一望。

這一望不由得使她心頭一凜，原來楊文堯正立在道旁，一張臉繃得緊緊的，滿是凝重之色，捏着鼻子仰着頭嗅一陣，又俯下身嗅一陣。

丁玲心裏暗叫了一聲：糟了。忙的低頭在自己身上嗅了嗅，又在丁鳳身上嗅了嗅，接着一雙眉淺淺鎖起。

丁鳳不知姐姐弄的甚麼把戲，問道：「你幹甚麼？」

丁玲輕輕咳了一聲，道：「老鬼發覺我們了！」

丁鳳也聽得心頭一驚，道：「那怎麼辦？要不要緊？」

丁玲這時倒反而顯得比方才平靜，道：「事情既然來了，想躲也是避不了的，再說咱們雲夢二嬌又何嘗眞的怕過誰來？」

她們二人說話，自是十分輕微，這時，忽然聽得楊文堯乾咳了一聲，道：「是哪家的千金小姐，還是哪位夫人太太……」

丁玲眼珠一轉望着丁鳳瞪了一眼，未等他話完，就裝得煞有介事般的驚道：「唉呀！是誰這麼冒失，嚇了人家一跳？」

楊文堯陰陰的笑道：「既是有人，爲何要藏頭縮尾的，難道見不得人？」

丁鳳已知姐姐是要假裝不會發覺是他，朝着丁玲抿嘴一笑，裝着略現怒意的答道：「誰說我們是藏頭縮尾之人？我們怕過誰來着，你是甚麼人，說話却這般沒禮貌。」邊說邊朝外走去。

楊文堯抬頭上下打量着，道：「你這位姑娘爲何會來到這荒涼之處？」

丁鳳冷哼了一下，道：「你問我，我還要問你呢，難道這地方祇有你能到不成？」

楊文堯也嘿嘿一笑，道：「小小年紀，竟這般嘴强。」說話間，一雙眼睛始終骨碌碌的打量着丁鳳。

這時丁玲知道不能讓妹妹再僵下去，便咳了一聲，道：「二丫頭，你是跟誰在鬧呀，在外邊可不准你胡來。」人也從大石背後走出。

楊文堯人稱「神算子」，不但是說他精於土木建築、機關消息之學，而且暗中也說明此人是工於機心，是個老奸巨猾之人，他一聽丁玲說話，還未看到她人，心中已然有數，乾咳了一聲，呵呵一笑。

丁玲一出來，向着楊文堯略略看了一下，便回頭白了丁鳳一眼，假意責道：「二丫頭，你眞該死，這乃是金陵楊家堡的楊老堡主，你對長輩怎麼可以沒大沒小的，我看你是越活越胡塗了。」

丁鳳一噘嘴，滿腹委屈似的說道：「他也沒有說，我怎麼知道他是楊老堡主呢？」

丁玲拖着丁鳳，走下山崗，逼着丁鳳，道：「方才你胡說八道，快向楊老堡主賠個不是，不然叫人知道，還說咱們丁家沒有管教呢。」

楊文堯兩隻眼睛盯注在兩人臉上，手捋着長髯，乾笑道：「好了，好了，二小姐既不認識老夫，怎好怪她呢。」說着又前後左右看了一眼，道：「怎麼，你們二位怎會跑到這地方來呢？」

丁玲道：「家嚴要我帶着妹妹出來閱歷閱歷，免得老呆在家將來不懂事，見不得人。」說着，望着丁鳳笑了笑。

楊文堯心裏暗道：好刁滑的丫頭，人言雲夢二嬌難纏，果眞不假。當下又一本正經的道：「令尊、令叔都好嗎？我們老弟兄不少時候沒見了。」

丁玲一看他臉色，知他是心懼自己父叔，故意用話來套自己，心裏暗笑，嘴上答道：「多承老堡主記掛，家嚴託福安好，三叔伴着我們剛離此不久，你要早來兩個時辰，還見着了呢。」

楊文堯聽得心裏一震，表面却若無其事般說道：「噢，噢，可惜，可惜，要是早來一步多好……」

丁玲搶着問道：「老堡主一人怎會來到此地？難道金陵風光還不如此處麼？」

楊文堯暗罵了一聲：好厲害。乾咳了兩下，道：「老夫應一位朋友之約而來，路過此地，不意遇見你們兩位，可眞巧得很。」

丁玲、丁鳳互望了一眼，抿嘴淺淺地笑了笑。

這一笑，却笑得楊文堯不大受用，不知這二個丫頭暗中搞甚麼花樣，當下心裏一盤算，忖道：八十歲老娘還會倒繃了孩兒，不怕你們兩個精靈古怪，我總跟你倆拚拚看。

這時他一見二人在笑，也隨着嘿嘿笑了兩聲。

原來楊文堯在孤獨之墓中，傷了金老二，遇見徐元平，心裏對這個年輕人實在極爲害怕，對他那深厚的功力，眞有點莫測高深，不用說徐元平旁邊還有一個刁滑機警的金老怪，還有一個名震四省綠林的「鐵扇銀劍」于成，就是對徐元平一個人，自己也沒有打勝人家的把握。

楊文堯雖然心戀着古墓中的奇珍異寶，尤其是聽金老二說那玉蟬、金蝶也在墓中，心中更是如飲醇酒，但是無奈自己處處受制於徐

元平，不但被逼得一同退出古墓，而且連「戮情劍」匣還被逼得雙手奉還人家，這實是平生一大恥辱。

他心裏既貪戀那墓中寶物，所以在歸還「戮情劍」匣之時，已暗中做了手脚，把劍匣上的圖案，已暗印在自己手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古墓除了我楊文堯，別人任誰也無能進出自如，就是有人得了「戮情劍」匣，但那圖紋一二重要之處，已被自己毀壞，持劍匣之人，還是無法出入古墓。

楊文堯想到這裏，心裏覺得差堪告慰。

幾人出得古墓來，楊文堯心想：跟着你們三個人走一起，無疑是陪虎同行，回頭看見三人正在打量四週形勢，眺望景色，暗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施出全身修爲，拔腿便跑。

想不到走到這土崗邊，却嗅得一股女人的體香，心裏覺得十分奇怪，便停身下來查看，却不料碰上了雲夢二嬌。

楊文堯心中有鬼，被二女笑得心頭火起，暗道：老夫倒要瞧瞧，雲夢二嬌如何難纏。

當下一臉正經道：「唉，你們三叔也眞是，放下兩個大閨女，自己倒走了，就眞的放心，不是老夫託大，大膽叫一聲賢姪女，雖說你們精明能幹，總不如有人帶領着好，如果兩位信得過老夫，咱們不妨結個伴，反正你們旨在增長見識閱歷，這一點江湖經驗，老夫自信可以作個識途老馬。怎麼樣？二位賢姪女……」

丁玲心裏一轉，含笑說道：「好是好，這一來豈不是給老堡主多添累贅了麼？」

楊文堯笑道：「好說，好說，路上有個伴，彼此都有照應，走吧，咱們趕路。」

丁鳳一看姐姐竟這等爽快答應了楊文堯，心裏一陣不高興，暗忖道：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楊家堡在江湖上雖然頗有地位，但與我們鬼王谷也扯不上甚麼了不起的交情，而且外間傳說楊文堯此人外表老實，內藏奸詐，也不是甚麼好人，怎麼你也不考慮考慮，就一口答應下來了？

但這時木已成舟，自己想反對已是不行，祇得扶着丁玲，隨在楊文堯身後走去。

三人走了一陣，誰也沒有說話，心裏各想各的事。

沒有多久，天色便暗了下來，幸好此時走出山谷。

茫茫靄色之中，前面一片星火，正是一個鎮甸。

三人進了鎮甸，自有楊文堯招呼，訂了兩間一牆相隔的房間。

晚上，丁鳳忍不住悄悄問道：「姐姐，咱們擺脫都還擺脫不掉，怎麼你倒一口答應下來，我可眞弄不懂你葫蘆裏賣的甚麼藥了！」

丁玲笑着道：「你是怕他麼？」

丁鳳輕輕哼道：「我才不怕他呢，他難道還敢把我們吃了不成？」頓了頓又道：「不過，咱們又何必跟他一道，豈不是自找麻煩麼？」

丁玲道：「妹妹，你近來可眞的長了不少見識，但你不明白我的用心，我問你，這老鬼如想對付我們，不要說我身體還未曾好，就是好好的人，他如此存心，那咱們也是脫不了的，你說是不是？」

丁鳳道：「是啦，你跟他走，又打算怎麼辦呢？」

丁玲無可奈何的道：「既然咱們走脫不了，倒不如乾乾脆脆的依順了他，他要賣老，咱們就處處讓他賣賣老，他反而不好爲難咱們。再說，這一路也許並不太平，冷老怪在山上對咱們那種態度，我們就不能不小心，跟着他，這第一陣他總得替我們擋一擋……」

丁鳳點點頭，道：「還是姐姐你能，我就沒有想到，不過咱們還得另有打算才行，總不能就這樣跟下去。」

丁玲也點點頭：「這一點我也想過了，看他明天對我們怎麼樣，如果情形不對，那我們就祇有處處留下暗記，我相信這條路上目前少不了咱們谷裏的人，祇要有谷裏的人一發現我們留下的記號，那還怕他們找不到嗎？」

姐妹二人暗中一陣竊議，兩人緊緊的握了握手，發出會心笑意。

這時，那楊文堯一個人躺在床上，心裏也極是紊亂，也在想着心事。

他心裏暗想：目前天下武林，除了幾個正大門派之外，就得數一宮、二谷、三堡了，雖然外間說起來是把這一宮、二谷、三堡連在一起，但事實上是各行其事，毫無關連。現下武林正是多事之秋，如若都各自爲政單獨行動，終必陷於孤立的地位，自己楊家堡雖經自己一手佈置，但那不過祇能自保，要想向外發展，還嫌孤掌難鳴。這一次在古墓之中，便是教訓。

楊文堯想到此處，情不自禁的說了一聲：「對，我必須抓住一家可靠的幫手……」

他遍算到當今江湖上能作自己可信的幫手，除了一宮、二谷、三堡之外，實在找不出來了，而一宮、二谷、三堡之中，再仔細分析利害關係，算來算去，任何一處也不足以維繫長久。

楊文堯轉過頭望着牆壁，心裏想着，要利用除非就應在這二個丫

頭身上了。祇要自己能把她們騙回楊家堡，到那時軟硬兼施，哄嚇齊下，不管是大的、小的，祇要能逼着一個作了自己的兒媳婦，攀上這門兒女親家，那就不怕鬼王谷不出力了。

想到這裏，楊文堯心中一團高興，幾乎要笑了出來。

但夢雲二嬌也是出名難纏的人物，如何才能達到自己心願，楊文堯便恍恍惚惚的想了一個通宵。

次日早晨，楊文堯早就託店家僱了一輛大篷車，笑着臉對丁氏姐妹道：「我看大小姐臉色不好，想必是一路上受了風霜之苦，是不是要養息兩天再走？」

丁玲是何等聰明，一聽他的話，就知他說話的用意，不過是想聽聽自己的口氣，心裏笑了一笑，道：「我們姐妹也不是第一遭出外走動，這區區一點風霜，自信還熬受得下，請老堡主不必放在心頭之上。」

楊文堯笑道：「既是如此，那就好了，你們兩人先上車，然後告訴我，你們想到哪裏，我帶你們跑就是。」

丁鳳道：「老堡主眞爲着我們長途奔波麼？」

她這話問得突如其來，大出楊文堯的意料之外，一時間，竟使楊文堯無從回答。

丁玲首先上了車，道：「我們麻煩老堡主，祇能說承楊老堡主順便照應，絕不能要楊老堡主放下要事，陪伴我們，老堡主你老人家這份情，不但我們姐妹承領了，回家之日，我必上陳尊長，也要叫老人家知道老堡主對我們這番情誼。」

這幾句話說得雖是十分清淡，但楊文堯聽在心裏，却不免暗讚丁玲厲害。

當下乾笑了一聲，道：「這個但請姑娘放心，我活了這把年紀，總會安排的，我自有道理……」說着也翻身上了前面車台。

長鞭盤空一旋，「叭」的一聲，車子兩邊晃動，車輪過處，揚起一陣沙塵，向前馳去。

丁玲倚車窗而坐，一手支頤，一隻手扶着窗沿，靜靜的養息。

丁鳳想說甚麼，但一見丁玲這種神態，又把要出口的話嚥了回去，怔怔的望着姐姐出神。

丁玲時時偸眼外望，但見茫茫一片，黃沙隨着馬蹄飛揚，也不知向何處奔去。

晨曦曉風，大地一片蒼茫。

秋徑古道上，正有一位年約廿三四，身着藍綢長衫的青年在匆匆地趕路，朝陽由樹隙中照射到他的臉上，神采更覺煥發。

他一陣奔行，經曉風輕柔的吹拂，精神大爲爽快，再看當前的景色，朝陽下，山如染黛，樹同點朱，一片燦爛瑰麗。

他不由得挺了挺身軀，面迎朝陽，長長的舒了口氣，口中自言自語的說道：「冷老二，冷老二，我查玉這次跟你們千毒谷樑子是結定了，如若不給你們一點厲害瞧瞧，也無法消我少堡主的心頭怒火……」望着天上耀眼的陽光，發出一聲長嘯。

這一聲長嘯，彷彿發洩了心中不少忿怒，也激起了他的雄心豪氣，當下一聲微笑，又舉步向前走去。

走了一陣，但見前面橫排着一行高達三丈的樹行，這些樹乃是蒼柏、烏柏間雜而植，迤邐的伸展向遠方。

查玉一看這樹行，就知已到官道大路，脚下又加緊了兩步。

就在他將要跨越官道之際，陡然「叭」的一聲，鞭絲劃空，接着一陣得得蹄聲疾走而來。

查玉爲人城府最深，一聽鞭響蹄聲，立即躍退兩步，一矮身，隱在一排棘叢之後，眼睛却向官道上凝神望去。

眨眼間，塵土揚起，一輛雙馬長程篷車已得得馳來。

查玉定睛一看，車台上坐着兩人，一手執韁繩，分明是趕車的車伕，與車伕并排而坐的却是一位銀鬚老者，但是因爲被車伕遮擋，無法看清那老者的面目。

再看篷車，簾幔低垂，甚麼也看不出。

查玉心裏暗道：事不關己，何必勞心，我查玉也是太愛管這些閒賬了，人家走人家的路，與我查玉何干？

他想到此處，心裏倒舒暢了不少，正想站身走出，突然眼前一花，凝神一望，但見那篷車的窗格下飄着一隻黑色鑲嫩黃花邊的衣袖，查玉心裏一動，覺得這衣袖非常眼熟，彷彿在哪裏見過。

既然心生疑竇，自是不肯放過，待那馬車走過五六丈開外，一長身躍出棘叢，隨後跟上。

查玉一面盯牢黃塵滾滾的馬車，一面暗中思索着那馬車窗下的衣袖。

想了一陣，他舉手拍拍自己前額，忖道：難道這車裏會是她們姐妹不成麼？

心念一轉，暗中默默推測道：如若是雲夢二嬌，那麼車台上那銀鬚老者又是何人？如若不是丁氏姐妹，那麼那隻衣袖，明明是丁玲穿用之物，一時間，不由得疑雲重重。

查玉雖然陰險，但與雲夢二嬌和徐元平，同過幾次患難，歷經幾次兇險，無形中便產生出一種奇異

的意識，這原是人性中神奇的一面，何況查玉此次遠來中原，許多事正要從他們二谷人物中着手尋查，所以對雲夢二嬌的關係更多了一層。

這時突見這衣袖，心中雖多疑問，但是毅然決定，追隨馬車下去，一查究竟。

「閃電手」查玉，從小就隨父親在江湖走動，手底下也還了得，所以年紀雖輕，但成名却是極早。

這時雖然估定車內之人，十有八九是雲夢二嬌，但是對車前坐的那位銀鬚老者，却沒有摸清，自己縱然有心追踪去，也是秘密，以不顯露眞相爲宜。

他心念一動，隨手在懷中取出一塊黃蠟，在臉上一擦，臉色便蒼老不少，他心裏有數，知道這一略動手脚，形相多少有點差異，當下心裏微微一笑，順着那馬車跟去。

查玉始終跟那馬車保持有三四丈的距離，走了兩個多時辰，太陽已將正中，正走進一處山村，路邊有幾家安寓客商的小店，查玉心想：到了此處，你們總要打尖歇脚吧，到時，是不是雲夢二嬌，就當可分曉了。

他心裏正在想着，前面馬車也已收韁慢下來。

查玉趕忙往路邊一隱，雙目凝神注意着那銀鬚老者，那車伕「嘟」的一聲，車子便停在一家客店的門口，那老者一個躍身，便已落在地面，一轉臉，查玉看得心頭一跳。

他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再定神望去，却一點也沒有差錯，心中奇道：金陵楊家堡幾時與鬼王谷攀上了交情？

他心裏雖這樣在想，眼睛却不敢稍瞬。

他指望楊文堯下車之後，必定要把車內人招呼下來休息，哪知事實不然，楊文堯下車之後，匆匆忙忙走進那小店，冲了兩壺水，買了幾個大餅，包了滷菜等食物，就又匆匆的爬上車，抬頭跟車伕說了兩句話，那車伕一揮長鞭，車子就又向前馳去。

這時查玉腹中已覺甚是飢餓，一見楊文堯連脚也未歇，匆匆又走，自己祇得買了一點充飢之物，隨後趕去，心中甚覺氣惱。

直走到夕陽西沉，進到一座村莊，那馬車才停下投店。

查玉心裏笑了笑，暗道：我既然跟定你，量你也逃脫不了。

但這時却也不便立即跟進那家客棧去，便在斜對面一家飯館，先歇了歇，胡亂吃了點東西，這才踅到對面，要了一間房間住下。

他做事極是謹慎，進房之後，也不出來走動，躺在床上，心裏在猜想雲夢二嬌與楊文堯之事。

想了半天，也沒有十分把握，嘆了口氣，自解自嘲的道：「少時待我查看一番，自不難知道你們耍甚麼把戲。」

查玉熄了燈，虛掩窗戶，躺在床上，好不容易挨到三更，側耳一聽，左右前後的旅客都已入了睡，四周的人家也都靜了下來，眞是萬籟俱寂，他緊了緊衣帶靴襪，輕輕的推開窗戶，伸頭張望了一下，雙手一按窗沿，人已像狸貓似的翻上屋頂。

他定睛打量，這客棧倒也不小，前後一共有四進，連帶廻廊的廂房，房間可也不少，而這時是一片漆黑，要想找楊文堯和雲夢二嬌住在何處，還是不大容易。

查玉伏身屋上，四下搜望了一陣，見無動靜，一皺眉頭，雙脚在瓦面輕輕一點，身子已凌空而起，但見他身子一弓，一式「神龍升天」，人已落到第三進的屋脊之上。

他暗中運足目力，見門窗都關得嚴嚴的，也不知雲夢二嬌和楊家堡的楊文堯住在何處。

轉眼間，已過去半個時辰，查玉不由得心中納悶，隨手揭下一片青瓦，正準備向天井內投擲，想藉此把他們引逗出來，但腦際立即掠過一個念頭，暗暗罵了自己一聲：糊塗！這次跟踪雲夢二嬌和楊文堯，主要是要查楊文堯的用意何在，如若把他們逗引出來，這不但是和楊文堯當面衝突，而且於事無益。想到這裏，又把那片青瓦放回原處。

他又繞到了一間廂房上面，正在舉步之際，忽聽得下面「吱呀」一聲，像是床板的聲響，查玉精靈過人，當下閃身一躍，到了屋簷前，雙脚往簷口一鈎，兩手一鬆，身子倏的往下疾沉，人已倒垂簷下，丹田微一用力，身子筆直往簷廊內側一貼，頭貼近窗子，祇聽屋裏一個極細極弱的聲音，說道：「姐姐，咱們跟他一天了，到底……」一陣風過，吹得小院裏的花樹沙沙作響，底下的話未能聽清。

查玉心中一喜，因爲儘管這聲音再細再弱，他也分辨得出是丁鳳的聲音。

風聲過後，就聽得丁玲說道：「我想一定會有人知道車內是我們的。」

又聽丁鳳道：「別人怎麼知道呢？」

丁玲道：「告訴你吧，二丫頭，我今天一天都將衣袖放在外面，我想祇要咱們鬼王谷的屬下看到，必定會知道是我們兩人，他們自會留意的，祇要……」底下的話又被一陣風響所掩。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龍一飛帶領阮不悔等人向毛洪年索取「雙龍搶珠」至寶，龍一飛當年雖被他砍斷一條腿，但龍一飛不記仇祇索寶也不成，雙方仍要拚鬥，直至毛洪年損傷慘重才獻出……寶物祇差三件沒索回，他們回到紹興南大街碰到「快活居」的帳房先生，他告訴阮不悔已幾天不見段金花了，追問其父段友仁，才知金花失蹤了，龍一飛估計是被皇甫山捉去，於是阮不悔決心……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機智救出心上人 再伴大叔天台行

阮不悔擠在人叢中，他摸了一塊碎銀子押到末門，眞不幸，他連牌也沒有看到就被莊家掃走了。

他連着被吃四次，阮不悔當然不在乎，當他發覺末門無人再下注，他放了一錠五兩重的銀子押末門。

莊家也對阮不悔看了幾眼，於是，骰子擲出來了，只聽莊家一聲叫：「四，四家喜了。」

四是末門先取牌，阮不悔開始對莊家注意了。

阮不悔的牌取上手，莊家去拿第二副牌，阮不悔微微的笑了。

他把兩張牌攤開來，人牌八與板櫈四，加起來是個兩點，不算大，因爲莊家一笑，牌攤開，他也是兩點，只不過莊家的牌是天王配大十，正巧吃了阮不悔的牌。

微微一笑，莊家吃末門賠另外兩門，數一數有得賺！

阮不悔又是五兩銀子押上去，小老頭打個哈哈道：「走，四，四家發財啦！」

阮不悔再去先取牌，很快的他把牌攤開來，一副黑八配梅花，這是八個點。

大夥以爲阮不悔這把牌會贏銀子，卻不料小老頭一聲笑，他的梅花配人八，可把阮不悔看得一瞪眼。

就見銀子被掃走，小老頭把牌往一邊撥，他不洗牌，他叫一邊的那個漢子洗牌，這樣就表示他是乾淨的，不會玩假的。

大夥也以爲小老頭不玩假，於是，小老頭又衝着阮不悔笑了笑，道：「下！」

阮不悔當然下，當他發覺銀子沒有，只有幾張銀票，他笑了，取了一張銀票，只在銀票一角折一小塊，道：「十兩！」

大夥立刻知道，今夜來了大戶，有熱鬧可瞧了。

果然，這小老頭不叫阮不悔贏，他每把牌吃定阮不悔，他還衝着阮不悔吃吃的笑，他那百兩銀票有一半已是莊家的了。

阮不悔相信小老頭有問題，但他一直看不出毛病在甚麼地方。

他看到每把牌賭過，小老頭就把牌扣起來撥給一邊的漢子，兩把他均有這個動作。

阮不悔想了一陣子，他終於想通了。

阮不悔心中想：「老小子，看似乾淨，實則奸詐！」

他看看這張百兩銀票就快變成莊家的了，於是，他發動攻勢了。

就在小老頭又擲出個四點的時候，小老頭又喝了：「四家喜呀，請拿牌！」

阮不悔去取牌，他的另一手卻突然伸出去，那麼靈又巧的兩根指

頭頂到小老頭取牌的手掌中。

他只那麼一摸，就哈哈笑了。

小老頭臉色大變，因爲阮不悔並未戳穿他的陰謀！

阮不悔甚至於把那銀票推給莊家，人已往外走去。

小老頭的眼睛露出驚嚇的對一邊漢子，道：「你作莊，我去方便一下。」

小老頭精神大，出了屋門便看到阮不悔往睡房走進去，他跟上去了。

「等等！」

阮不悔回眸一笑，道：「有事嗎？」

小老頭跟上來了，他上下看看阮不悔，道：「我可以進去嗎？外面好冷！」

笑笑，阮不悔道：「請！」

小老頭只一進去，拉把椅子坐下來，道：「小兄弟，你已拆穿我的手段，却大方的走了，你小兄弟必有原因，我可以知道嗎？」

阮不悔道：「你是……」

「張向前就是我。」

「張向錢呀！」

「向前看的向前，不是錢。」

笑笑，阮不悔道：「你手掌一直拿着一張關鍵性的牌，可是，你太貪了，不叫我贏一把。」

笑笑，張向前道：「人嘛，誰不見錢眼開……」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老頭欠你的情，在諸暨如有用得着我的時候，你吩咐一聲就是了。」

阮不悔道：「天太冷了，我是來看個朋友的。」

「誰？」

「皇甫山！」

「你……」小老頭大驚，他幾乎自椅子上跳起來。

阮不悔也暗自一驚，這老頭必然認識皇甫山。

他淡淡的一笑，道：「怎麼，你老認識皇甫山？」

小老頭道：「奇怪得很吶，你也認識皇甫山，你是怎麼認識皇甫山的，你先對我說一說！」

阮不悔怎麼會認識皇甫山，他連那皇甫山長相也沒見過，如何對這張向前說。

只不過他忽然想起來時，老舅公對他說的話，老舅公說這皇甫山曾經找老舅公打造過飛鏢，就知這些也夠了。

阮不悔想到這一段，他淡淡一笑，道：「也沒甚麼啦，皇甫山皇甫大爺曾經由我舅公爲他打造過飛鏢，嗨，我舅公有名的『刀祖宗』，他打造的刀最好，但也爲皇甫大爺爲他打造些飛鏢，我們在括蒼山下認識的。」

突見小老頭一拍巴掌，笑道：「原來自己人嘛，不錯，我們爺的傢伙就是飛鏢！」

阮不悔接道：「毒鏢！」

小老頭張向前更笑了，他點點頭，道：「不錯，不錯，小兄弟……嗨！我叫你一聲小兄弟……」

他自懷中摸出阮不悔的銀票，往阮不悔手中一塞，笑道：「贏別人的沒話說，贏自己人的，爺知道了要打人的。」

阮不悔道：「不是贏是玩詐，我相信等我告訴皇甫山之後，倒要問問他，他多次叫我來他這裏遊玩，一切會令我滿意，才來此地就上了當！」

小老頭張向前道：「唔！難怪你發現我有詐，你一句話不說就走了，原來你打算叫爺爲你出這口氣了。」

阮不悔一笑，道：「如今自己人了，我當然也會忘了有這麼一回事了，哈哈！」

小老頭張向前道：「對了，小兄弟，你來得不巧呀！」

阮不悔道：「怎麼說？」

小老頭張向前道：「爺去六橫島了。」

阮不悔吃驚的道：「甚麼？『江南武才子』皇甫山他……他不在呀！」

張向前一怔，道：「你……」

阮不悔道：「何時走的？他的船……」

張向前笑笑，道：「你知道爺是住船上的？」

「不錯！」

張向前道：「船停碼頭後面，小兄弟，你撲了一個空！」

阮不悔道：「聽口氣，你老是皇甫大爺的一家人了，你知道得那麼清楚！」

似是幾分得意的，張向前道：「那艘『武才子畫舫』上老管家便是我……」

他拍拍阮不悔，又道：「前天下大雪的時候，六橫島來了個二爺叫海千剛，他對咱們爺只那麼關起艙門說了幾句話，只吃了幾杯酒便與我們爺一同去六橫島了。」

阮不悔說道：「是來得不巧了！」

張向前道：「沒關係，不定三五天咱們爺就會回來了。」

阮不悔道：「張管家，算啦，我這就回去了，也許路上我會遇上他。」

張向前道：「四更天了，你連夜走！」

阮不悔道：「走，你……要不要送我去看看皇甫爺的大船呀，常年住在船上也挺好玩的。」

張向前道：「也罷，叫他二人作莊，我陪兄弟你走一遭，反正並不遠。」

他走在前面帶路。

走到小店前面他對伙計道：「帳錢就免了。」

那店伙計還拍馬屁道：「不用了，張爺一句話！」

他高興的帶着阮不悔繞過護城河，走柳堤，沒多久便指着堤的那一端，笑笑，道：「你看，船高高的有三層，船尾有灶台，船邊有花盆，船頭有躺椅，一邊掛着鳥籠子，我們爺喜歡靜，不與家人住在一起，浦江的住宅大極了，他冬天都來船上住。」

說着，二人到了船邊上。

阮不悔站住了。

「上去坐坐呀，要回去天亮了再走嘛！」

阮不悔冷冷的在變臉了。

他在灰暗中發覺這條船眞大，船無桅桿，想動，全靠人來划，想也明白，這船至少有十多大漢在上面。

阮不悔淡淡的道：「張管家，我想問你一件事。」

張向前一笑，道：「你問吧！」

阮不悔道：「我如果放把火來燒，這船是不是會沉？」

張向前猛一怔，忽的笑笑道：「你開玩笑！」

阮不悔陡然出手，一把抓住張向前的瘦肩。

張向前肩被抓，他不驚，忽的往下沉上身，大手兩個已去抓阮不悔的褲襠，他像個滑不溜丟的泥鰍。

阮不悔盤腿倒着退，張向前連三抓落空，面前銀光一閃間，張向前抖着兩手大叫：「你有刀！」

阮不悔的霸王刀出手了，一傢伙打在張向前雙手上。

他未用刀刃用刀背，然後刀子指在張向前的鼻尖上，張向前抖着雙手，叫道：「你……不是爺的朋友……」

阮不悔道：「我是皇甫山那色狠的大仇人！」

他看看船上似乎有人在走動，又道：「說，皇甫山擄來的姑娘在甚麼地方？」

張向前嘿嘿連聲，道：「原來這麼一回事呀！」

張向前把眼神左右看，他在動心眼哪！

阮不悔道：「說！」

忽的，船上有人吼叫：「管家嗎，你在幹甚麼？」

張向前不回答，不回答就表示出了事，好引那人發現他受制。

果然，船上的漢子沉聲說道：「甚麼人拿刀子比劃着管家，不要命了！」

立刻又是兩個漢子船上吼，不旋踵間，自船上跳下三個大漢，他們握刀過來了。

阮不悔冷冷地笑道：「張管家，你把他們引來送死呀！」

張向前嘿嘿笑出聲，道：「你既不是爺的朋友，又是爲那個潑辣女子而來，操，不知誰死誰活吶！」

阮不悔刀尖用力頂，張向前痛得往後閃，怎麼也閃不掉鼻尖上的刀尖。

「你……」

忽聽上岸的三人大吼：「殺！」

三把刀來得凶，甚麼話也不說就砍人，阮不悔火大了，他一掌拍昏張向前，反手出刀便是「天雷斬」。

那一道極光陡然閃過殺來的三個大漢，就聽得「哎」聲起處，挨刀的有個漢子倒在地上發出「噗嗤」流血聲，低頭看，好一股鮮血往水中流。

阮不悔一脚踢在張向前的氣海上，踢得張向前悶哼一聲叫，他醒過來了。

張向前一看地上死了人，大驚失色，道：「你……你殺人呀！」

阮不悔道：「我說過，我還會放火燒船。」

張向前抖着疼痛徹骨的兩手道：「那裏來的殺人王，出刀就死人吶，不就是爲了個女人嘛！」

阮不悔指着地上死的三人，道：「再不說姑娘在那裏，下一個死的就是你！」

張向前道：「船下面有間小暗室，五天來爺就把她囚在暗室中，咱們爺一心要她做七小，她就是願意死，爺說再勸她三天她不從，裝上麻袋往江裏丟！」

一聽裝麻袋往江裏丟，說到阮不悔不愉快的地方了，去年初夏，他也幾乎被柳成川大師兄坑死在錢塘江。

阮不悔氣得忍不住一掌打過去，叱道：「可惡啊，你還不快去把她放出來！」

張向前道：「你不跟我去？」

「你逃不了，我說過，你跑我燒船！」

船上突然出現七個大漢，見張向前往船上來，七個人立刻往岸上跳，他們厲吼：「咱們宰了這小子！」

張向前急忙大吼：「住手，找死不是！」

七個大漢楞住了。

有個用刀指着阮不悔，道：「他殺了咱們三個了，爺回來怎麼交代？」

張向前道：「如果你們出手，他不只殺三個，是十個，快回船去，把船頭那位女子放出來。」

七個人還有些不信邪，但張向前的功夫他們也清楚，連張管家也認栽了，大概這小子夠厲害！

有兩個大漢往船上走，另外五人站船邊，那模樣如果阮不悔往船上衝，他們就會拚命了。

沒多久，張向前出現了，他身後帶着個女人出來了。

「你朋友瞧瞧，她來了！」

灰暗中阮不悔一看，突然一把揪住張向前，他的刀架在張向前的脖子上：「操，你弄個女的來搪塞你阮大爺呀，我先砍了你！」

張向前心中明白，剛開始的那一招「神仙一把抓」便是爺只怕也難躲得過，而這小子不但躲，而且還抽冷子打得他兩隻手也腫起來了。

他心中也明白，如果是刀刃，他的兩手就沒有了。

張向前驚呼，道：「就是她呀，不信你問她！」

那姑娘不是段金花，可也長得美，一雙似已腫了的大眼睛，看了阮不悔一下，道：「這位爺，我家住金華，紹興探親的，半路上被他們抓來，我……」

說着，她哭了。

阮不悔道：「也罷，你往城中走，天亮妳進城，去招官來拿人！」

那女的一聽，又哭了：「我要回家！」

阮不悔道：「那就進城僱輛大車快回金華。」

想了一下，他把銀票塞了一張給姑娘，道：「拿着，客棧去找老板，僱車回家吧，我不能送妳了。」

姑娘抹着眼淚就走。

她却也忘了謝謝人家一聲！

阮不悔衝着張向前叱道：「船上必定還有姑娘，你還不說實話！」

張向前道：「那就是七天前，我們爺自紹興回來，他騎馬過平水遇上的那位姑娘了。」

提到平水，阮不悔忿怒的道：「對，對，人吶？」

張向前道：「那個姑娘好厲害，同咱們爺打起來，咱們爺幾乎打她不過，差一點挨她刀，還是爺發鏢，才把她制服，只是……」

阮不悔緊張的吼道：「她怎麼樣了？」

張向前道：「中鏢以後毒發作，留在同仁堂的後院治毒傷，咱們爺原準備雪停接回來，不料爺去六橫島了。」

阮不悔既驚且喜，道：「娘的，如果有個三長兩短的，小心我殺光你們一船人，再放火燒船！」

張向前道：「你……比爺還狠十分呀！」

阮不悔冷冷道：「我仁慈得很，只不過我遇上狠的我更狠，走！帶我去城裏的同仁堂要人。」

張向前無奈何，他叫人把岸上死的快埋掉，硬起頭皮帶着阮不悔往諸暨城走去。

* * *

諸暨的同仁堂傳說是北京同仁堂分號。

同仁堂大夫是個年輕人，看上去白淨淨的三十幾歲而已，醫術的段數高，尤其治毒傷最拿手了。

這人姓劉，外號人稱劉神仙，姓劉的交遊廣，當然也認識皇甫山。

皇甫山把人弄到這兒來求他，把中毒的姑娘關在同仁堂的後院暗室中不放出來。

天剛亮！

城門也剛開！

阮不悔與張向前來到同仁堂的大門外，阮不悔對張向前道：「去，把姑娘快快帶出來，你如果玩手段，你就準備挨刀吧！」

張向前道：「你……你總得告訴我，這姑娘是你甚麼人呀！」

阮不悔叱道：「你囉嗦！」

張向前不敢多言，這小子出手就殺人，祇見他走上前去拍門，正有伙計開門，那伙計見是張向前，笑道：「管家呀，有事嗎？」

張向前道：「快把那位姑娘放出來。」

伙計道：「那要去找大夫才行。」

張向前道：「不用了，大夫問你，就說我帶回去了。」

伙計道：「姑娘身子弱，不能走長路。」

張向前道：「還是不能走遠路呀？」

說着回頭來看向阮不悔，道：「怎麼辦？」

阮不悔道：「去找個軟轎來，今天我就帶她走。」

張向前對伙計道：「找個人去叫一頂軟轎來。」

伙計指着阮不悔，道：「他是誰？」

張向前道：「別問了，快去辦吧！」

於是，有個伙計去找軟轎，另一伙計去放出姑娘來。

阮不悔的心中緊張了。

* * *

不錯，姑娘正是段金花。

她變了，灰蒼蒼的臉龐上一副失神的樣子，當阮不悔看到她的時候，她怔住了。

空氣中有些窒息，但突然間段金花大叫一聲，撲向阮不悔，阮不悔忍不住張臂抱：「段姑娘！」

段金花「哇」的一聲哭了。

阮不悔急忙爲段金花擦眼淚，道：「段姑娘，一切都過去了，我接妳回紹興！」

他側面看着張向前與那伙計，吼叱道：「爲甚麼去了那麼久？」

張向前抬頭看遠處，立刻笑笑道：「來了，來了！」

阮不悔果然看到兩個漢子抬着軟轎過來了。

「段姑娘，妳看，轎來了。」

正在這時候，忽見同仁堂內奔出年輕大夫來，這大夫走到段金花前面，「喂，妳去那兒？」

段金花發了火，伸手便去打年輕大夫，不料年輕大夫挽個手式，反將段金花扣住了腕門。

段金花一聲叫：「哎唷！」

阮不悔「嗤」的一下子，霸王刀一個平削，一道極光自年輕大夫頭頂閃過，便也帶起一綹頭髮落下來。

年輕大夫猛一驚，鬆了扣在段金花腕上的手，他吃一驚的道：「你是何人？這姑娘是我的病人呀！」

阮不悔冷冷道：「再囉嗦，下一刀不是頭髮！」

年輕大夫忽見張向前在一邊，立刻向張管家道：「這是怎麼回事？」

張向前苦笑：「他是來救姑娘的。」

年輕大夫道：「你們爺回來向我要人怎麼辦？」

張向前道：「咱們實話實說呀，他……」

張向前走近阮不悔，又道：「對了，人你帶去了，你總該告訴我你是何人了吧？大名大姓是……」

阮不悔已扶着段金花上了軟轎，他冷然的對張向前沉聲道：「我的名字不出名，我大叔的名字你大概聽說過，我大叔乃『括蒼刀霸』龍一飛是也！」

他放低聲音，又道：「小名小姓的沒嚇着你吧！」

張向前還眞的楞住了，半晌，他才喘過氣來道：「六橫島海二爺說的那個龍一飛呀，他眞的重現江湖了？」

阮不悔道：「老小子，說不定我還會再找來。」

他說完跟着軟轎出城去了。

張向前對年輕大夫道：「這小子是個殺人王，天亮他到船邊，出刀就砍死三個了。」

年輕大夫也楞住了！

* * *

阮不悔跟在轎後走，段金花躺在軟轎上直落淚，冬天白晝短，過午才不過兩個時辰天就似乎要黑了。

軟轎到了紹興府，南大街的東湖大酒坊外阮不悔打發軟轎回諸暨，他扶着段金花往酒坊走，門簾掀起來了。

祇見前屋中段老闆正發愁，忽見阮不悔扶着段金花進來，老闆高興的迎上去：「哎呀，我的寶貝女兒呀，這幾天可把爹急壞了！」

段金花撲到她爹懷裏哭起來了。

阮不悔再看二門，祇見老舅公蕭不邪夫妻出來了，阮不悔迎過去，這才發現後面還跟着龍大叔與醉和尚。

阮不悔對着大伙打招呼，段金花見了又是忍不住的哭了起來。

大伙圍坐在桌邊，阮不悔就把在諸暨發生的事仔細的說了一遍，龍一飛火大了。

龍一飛憤怒的對醉和尚道：「大師，咱們手下留情，他們暗中又聯合起來了。」

醉和尚道：「如果他們再度合作對付你，祇怕又免不了一場慘烈的殺戮了。」

龍一飛道：「今日天色已晚，明日一早上路。」

阮不悔道：「大叔，我饒不了那個江南武才子，我要殺了他！」

龍一飛道：「大叔早就叫你出刀要狠，要快！」

段金花道：「阮兄弟，你還要走！」

阮不悔道：「非走不可，不過段姑娘，妳好生在家把毒傷治好，別再往平水村去了。」

段金花道：「我祇是想去看看，也是想見到你……同大叔……」

阮不悔道：「段姑娘，等我把大叔的事情辦好以後，我也許想來學學釀酒。」

段金花微微笑了。

也祇有這幾句話，令段金花開心了。

段老闆也開心了，他拍拍阮不悔，道：「阮少俠，我是最歡迎你留下來的，好了，你這次早去早回來吧！」

阮不悔重重的點點頭，道：「謝謝！」

這一夜過得很平靜。

第二天一早，東湖大酒坊門口已拴了三匹馬，阮不悔侍候着龍一飛上了馬，他才走到門口便向台階上的段金花道：「金花，別出來，快把傷養好。」

他叫段姑娘，已改口叫金花，眞把段金花猛一喜，忍不住伸手拉住阮不悔，道：「不悔……」

兩個人四目相對，有一股從未有過的感覺——段金花的感覺是溫暖，而阮不悔的感覺是甜甜的。

一邊的段老闆哈哈笑了。

便在這時候，有兩個伙計跑過來，大酒袋每匹馬鞍上掛一隻，段老闆笑笑道：「天冷，喝上喝幾口也好祛祛寒意！」

醉和尚一笑，道：「段老闆想得眞週到！」

龍一飛已經緩緩往街口馳去了。

* * *

三匹馬馳出了紹興府。

龍一飛道：「原是要先去找那皇甫山索回寶物的，如今知道皇甫山不在諸暨，咱們快去天台山八狠洞。」

醉和尚道：「多年不見到石婆婆那老妖婆了，想着她中年喪夫，能把她那兩兒一女調教大，也不容易，祇可惜她不放棄石老怪的作風，天台山區變成她的勢力了。」

龍一飛道：「兒女是養大了，卻也脫不了黑道作風，她那個寶貝女兒……」

龍一飛未再說下去，但阮不悔知道，因爲阮不悔發現石婆婆的女兒石兔兒與六橫島的海飛豹二人有一手。

三人一路策馬進入天台山區，天氣有些乾冷，地上積雪難溶，這時候的大山裏甚少有行人。

已經過午兩個時辰了，龍一飛忽然抬頭指天空，道：「你們看，有響箭！」

醉和尚道：「咱們應該快到了。」

三人繞過一道峽谷，忽見又有響箭飛上天空，這時候天已快黑了。

三人把馬緩下來，遠處已傳來「轟」的一聲砲響，煙硝直往空中冲起，就見一道橫石樑上站了六七十個身披狠皮大漢，他們手中清一色的大鋼叉，見三人策馬未停，鋼叉着地「砰砰」的響。

龍一飛哈哈道：「這個老女人，她還眞的承襲了石老怪的作風，喜歡擺場面！」

於是，又見二十個大漢每人手持兩支火把分別站在遠處的山道兩側。

那條山道甚寬，足可以雙馬併騎！

龍一飛還未到，有個大漢已迎上前來了。

這個人空着兩手走上來，他抱拳一禮，道：「奉洞主之命，特來迎接各位！」

龍一飛聽得石樑上的叉聲，甚爲不悅的道：「弄出這種聲響幹甚麼，示威呀？」

那人一笑，道：「山中無儀仗，也算是對各位的一種歡迎吧，請！」

這人在前面帶路，龍一飛三人策馬緊跟上。

走過了那道似人工修造的石樑，祇見石樑上的人有序的兩個一排緊跟上，這場面還眞壯觀，前面二十個大漢各舉兩隻火把開道，後面跟着六十個持叉大漢押後。

阮不悔就覺得八狠洞洞主會擺場面。

前面有個大空場，地上鋪的是石板，三面高山圍得緊，仔細看峭壁，八面紅光射下來。

阮不悔抬頭仔細看，那正是石岩上的八個四方洞口，每個洞口距離地面兩丈八尺高下。

這兒無房舍，附近林深處有水聲，宛似一幅山水圖畫，還眞的怡人。

火把照在場子四週，拿叉的人分兩邊站定，當龍一飛三人停下馬來的時候，祇見下面石澗下過來一批人。

這些人如果不動，還眞難令人看見，因爲他們的身上均裹着白毛狠皮，與地上積雪差不多。

這批人不過十二人，他們剛站定，醉和尚已哈哈大笑起來。

迎面人中也有人大笑，祇不過笑得實在不好聽，那種桀桀怪笑很刺耳。

兩種笑聲在這谷底相互衝擊不已，久久而未消失，聽得人十分煩。

就在笑聲漸漸消失的時候，那羣人中走出個灰髮白臉雙目泛綠的女人。

這女人手上拄着龍頭杖，走起路來似男人，「轟」的一聲杖點在石板上，她冷冷的直視着醉和尚和龍一飛、阮不悔，道：「果然姓龍的又活了。」

龍一飛道：「石婆婆，妳當知道龍某來的目的？」

石婆婆桀桀怪笑，道：「原是不知道，但當六橫島的海千剛來邀我老婆子出山，我老婆子不得不相信你沒有死在大海上。」

龍一飛道：「妳怎麼不去六橫島？妳不怕龍某找來？」

石婆婆嘿嘿道：「既然你未死，老賬仍算數，姓龍的，他們怕你，我石婆婆不怕你，老實說，當年大家聯手圍殺你一人，老婆子原不以爲然，休忘了，你當時是與我老婆子二人相遇在半空之中，我可以出拐敲在你的雙腿上，我收拐，看你落海，因爲我以爲一個斷腿流血的人到了海中斷無生機，又何必再加一拐！」

龍一飛雙目一亮，道：「嗯，是有這麼一回事，石婆婆，妳沒有吹牛！」

醉和尚哈哈一笑道：「石老怪有妳這麼個老婆，也算死得安慰了。」

石婆婆道：「醉和尚，我的石老怪死後，就不見你再來過八狠洞，你不夠意思！」

醉和尚笑道：「我同石老怪可以碰杯一醉，石老怪人歸西去，我還來此惹人厭呀！」

石婆婆沉聲道：「今天來才叫人厭！」

「怎麼說？」

「今天你來幫那方？」

醉和尚道：「洞主呀，剛才聽了妳的話，我和尚心裏笑哈哈了，妳洞主越老越是明理人，怎麼了，難道妳定要動干戈才願意把妳分得的那件寶物交出來？」

石婆婆咧咧嘴巴，道：「我如果就那麼容易的獻上寶物，豈不是被江湖人恥笑？」

忽聽石婆婆身邊傳來尖叱聲：「娘，我說的那個小子也來了！」

石婆婆眼珠子迸出厲芒，道：「娘早就看到了，那個小子的刀正是娘見識過的『霸王刀』！」

阮不悔這才發覺石兔兒就站在她娘的右後方。

阮不悔舉手還打招呼呢：「嗨！」

石兔兒火大了：「嗨你個頭，你等着死吧！」

石婆婆冷冷道：「龍一飛，你聽着，我這裏排個陣勢，你不是調教了一個替身嗎？叫他出來，如果他能破了我的陣勢，老婆子就把寶物還給你，如何？」

龍一飛高亢一聲叫：「咱們找上門，原不指望平安的取回失寶，石洞主，咱們接下了。」

石婆婆一聲桀桀怪笑，道：「好！」她好聲出口，就見她帶起龍頭拐杖左右揮，大叫道：「八狼陣！」

「殺！」

這是壯威風，祇見自人叢中跳出八個大漢來，這八人雙手端着鋼叉，一個個披的是灰狼皮，足上的快靴也是狼皮製，他們身法靈活不繞圈，祇一跳出來，就見很快的形成兩個四方圈站定。

四方形套着四方形，這正是長兵器的方陣，如此搏殺起來，交互配合，左右支援，主攻者一人，但也是八人。

石婆婆研習這陣法，不但對人，也對虎豹，想從這「八狼陣」中全身而退，那得憑恃些甚麼了！

阮不悔錯身跳下馬，龍一飛冷冷的對他道：「不悔呀，出刀狠，所謂陣勢，也不過是圍困、集中、合擊、支援，你祇要放倒一個陣便不全，放倒兩個陣就亂，千萬不能手軟，去吧！」

阮不悔「嗆」的一聲舉起了霸王刀，他邁着大步直往八人陣中走去，這時候火把點得亮，八狼洞前殺機現，誰都知道血腥已是免不了的啦！

當他站定在正中央，霸王刀齊眉向上托起，上身稍斜，一副威武不屈的樣子，那正是霸王刀在搏殺前的模樣。

就聽正前方八狼洞主石婆婆這位跳澗母狼的龍頭拐往石頭上一頓，喝道：「殺！」

她這一叫似狼嗥，八狼陣便在她的狂嗥中發動了。

就見阮不悔右前方一人抖叉嘩啦啦一聲脆響，他挽了個叉花當先朝着阮不悔的肚皮上刺過去，口中厲烈的狂叫：「殺！」

他這裏發動整個八狼陣，他的叉對準了阮不悔刺，另外三支叉也已快刺上阮不悔了。

這時候如果去應付一個人或一支叉，便是放倒了這個人，另外三支鋼叉就難應付了。

如果自這第一支叉上殺過去，另外四支叉便立刻又把人圍在叉陣中，想衝出去實在難。

阮不悔不往外衝，他彈身而起半空中，半空中他一聲叱吒：「千刀殺！」

是的，又見空中一片極光幾已與寒雪結爲一體般，就在他頭下足上反射而下的時候，四把鋼叉已佈在他的下方。

聽吧，那種「嗆郎」之聲是短暫的，而厲叫之聲卻震山谷！

阮不悔宛似駕馭一片刀海下殺，四支鋼叉被劈斷，四條活生生的大漢已躺在雪地上不動了。

隨之另外四把鋼叉又到，阮不悔來一個照方抓藥，又騰起半空中。

他就要轉而痛下殺手了，忽然一團白影衝進來了，那四支鋼叉已聯上了，一支龍頭拐已抖出一片烏光在下方。

阮不悔大吼一聲：「天雷斬！」

「殺！」好一陣金鐵交鳴聲傳來，就在雙方立判生死的刹那間，就聽得醉和尚大叫一聲衝上去，手中杖疾忙左右上下疾攔二十七次，他在拋杖暴退中手中還拖拉着一個人，是的，他拉得石婆婆往側旋退五丈外。

阮不悔有十一刀劈空他才把身子站穩，這十一刀殺是推向石婆婆的，都被醉和尚拚力攔住了。

三人站定，阮不悔的胸口有些悶，他挨了一拐是被石婆婆用拐點中在胸脯上，石婆婆的肩頭在流血，生死就在一瞬間才被醉和尚拉開來了。

阮不悔忙拾起醉和尚拋下的木杖送過去，石婆婆已重重的對醉和尚道：「你這和尚，你怎麼沒有事，我老婆子又欠你一條命了！」

醉和尚道：「血腥何必擴大，搏殺到此爲止！」

他頓了一下，又道：「和尚明白，妳是爲了救另外四人才突然出手，妳不是有意以多爲勝，妳太愛護妳的人了，他們應爲妳而效忠，我和尚感動了。」

跳澗母狼石婆婆桀桀一笑，道：「這時候你不用拍馬屁，這小子

出刀不落空，我不攔阻也不行。」

她重重的看了阮不悔一眼，道：「看這模樣還眞的像煞當年的括蒼刀霸！」

她對龍一飛又道：「我老婆子比甚麼人都清楚，你姓龍的如果重現江湖，你必有所恃，也必有把握，也許這是上蒼的巧安排。」

龍一飛道：「石婆婆，那就別再鬥了，東西還我，咱們立刻就走！」

石婆婆一聲大笑，道：「東西原是可愛，當年我們幾個抽籤分寶，大家君子之交，我抽到的乃是十二生肖純金打造的，每一生肖淨重半斤，實在不出奇！」

醉和尚道：「也是寶呀！」

石婆婆道：「祇要有巧工匠，都能打造出來，老實說，這幾年我命人找來工匠，看圖索樣的也打造了十二生肖，而且每一生肖重一斤，比之原來的更好看！」

她這話令龍一飛三人怔住了。

石婆婆立刻大聲叫：「阿畏，阿懼，你們可以把寶物拿過來了。」

阿畏、阿懼乃是石婆婆兩個兒子，人都快三十了，兩人托起個鐵箱子，從一個洞口下來到場中央。

石婆婆道：「掀開來叫他們瞧瞧！」

這兄弟二人立刻把箱子掀開，嘆，火把之下金光現，金芒照在人們的臉上，便把人們的雙目一窒又眨。

石婆婆指着箱子，道：「姓龍的，那個小一半的就是你的寶，我的可比你原來的大一半。」

龍一飛低頭瞧，他對石婆婆道：「難怪你不隨海千剛到六橫島上了，原來妳已仿造了更美的十二生肖。」

石婆婆立刻哈哈大笑起來。

她指着箱子道：「再叫我老婆子爲這些去拚老命呀，我不是呆子，哈哈……」

醉和尚也笑笑道：「如是眞寶，妳就去了！」

石婆婆道：「眞寶，哼，眞寶被那惡師爺呂文彬當先取走兩件，再說，當時船上分寶，他們不接受老婆子的意見，我老婆子堅持要呂文彬也抽籤，他可以抽兩支籤，哼，他們不願得罪呂文彬，原來他們與惡師爺交情不凡，他們合力爲害一方。」

龍一飛道：「這就是爲甚麼我要不悔先把呂文彬殺死的原因了。」

石婆婆突然一聲叱，道：「把咱們的收回去，你們的立刻就走，恕老婆子不再留你們了。」

突聽石兔兒叫道：「娘，妳答應爲我報仇的呀，妳怎麼叫他們走了。」

跳澗母狼石婆婆叱道：「報個甚麼仇呢！他又未動妳半根汗毛，還不是……」

石婆婆突然怒叱，又道：「妳以後少同那個海飛豹小子混在一起，吃虧上當的可是妳自己。」

石兔兒叫了一聲：「娘！」立刻轉身奔向山洞去了。

龍一飛已見阮不悔把那尺長小小鐵箱捆掛在馬鞍上，便對石婆婆重重抱拳，道：「難得石婆婆明白人，龍一飛並未報當年之仇，八年多的靜養，已悟出人生最大的敵人，並非是甚麼仇家，人生的最大仇人是光陰，是時間。

「祇有光陰能叫任何人無法與之相抗衡，祇有時間，才是人生最大的殺手，可是，江湖上誰能爲人扭轉這一頹勢？天大的本領最後也會倒在時光的前面，那麼，還有甚麼好你爭我奪的呢？」

石婆婆怔住了！

醉和尚一聲「阿彌陀佛」！

這還眞是叫人無奈！

阮不悔拍馬走往谷外的時候，他還回頭看，看那怔在當地的石婆婆。

他的胸口仍然隱隱作痛。

醉和尚拍馬山道上，他對這一次索寶甚爲滿意，想不到石婆婆的性情變得善良多了，想着當年那種火爆脾氣，幾乎已判若兩人了。

龍一飛就不是這麼想，石婆婆心中一定想着今夜這場面她必然討不了便宜，當年祇有一個龍一飛尚且聯手六個梟霸，如今多了兩人，而且輕功都在她之上，如果殺出結果，八狼洞非完不可，爲十二生肖金像而死亡慘重，那是划不來的。

阮不悔就想不到這些，他祇是聽龍大叔的話來動刀。

就在三人快馳出谷口的時候，身後面忽然傳來大叫聲，有個大漢追上來了。

這大漢跑得快，手上舉着大火把，一邊跑一邊叫：「等等呀！」

山谷之中聲音傳得遠，龍一飛三人站住了。

三人在馬背上回頭看，祇見那人跑得眞夠快，沒有多久便到了三人的面前，他可是直喘氣。

醉和尚道：「這位施主，你有何事？」

那人喘了一陣，猛的挺直身子，道：「咱們洞主命在下傳個話。」

龍一飛道：「她還有甚麼話要交代的？」

那人火把高舉，抬頭對龍一飛道：「洞主說，六橫島二當家曾留下話，因爲海二當家算定你們會找來八狼洞，所以他要洞主傳個話……」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令狐爽帶領花子們救出被困在機關裏的四邪四魔等人，衆人前去殺人，他獨自留下搜索，發現了大量金銀珠寶，他祇取走一個銀盒裏裝的八仙塑像與「通天秘笈」……兩隻大蟒蛇追他，碰到「三山五毒老叟」肖永，兩人重入洞中取寶，肖永想獨吞寶物却不敵……令狐爽用解藥爲中毒的宇文鳳等解毒，並告訴他們洞中有寶……

歪歪小爽哥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　棄　疾・文
可　飛・圖



艾草薰走毒蝎子　皆大歡喜分贓物

令狐爽點點頭，道：「好，我打先鋒下地道。」

嚄呀，令狐爽的精神大極了。一行人又轉到了後山坡，找到了大石後的草石堆。

令狐爽仍然不知道另一出口在後大屋內的大床下。

這時候，忽見洞石堆中出現許多毒蝎子，也有幾隻毒蜈蚣。

宇文鳳就一哆嗦，她被咬怕了。

「他媽的，又是這些毒蟲。」

令狐爽道：「洞中一口箱子幾千隻呀。」

東方東道：「他娘的，誰敢再進去？」

申屠艮道：「怎麼辦？看着寶山上不去呀。」

令狐爽道：「簡單啦！」

西門風道：「你快說，怎麼辦？」

令狐爽道：「叫你們花子兄弟們多辛苦，上山割艾草，艾草驅百毒，毒蟲聞到就嚇跑了。」

他指指洞口，又道：「咱們在這個洞口處，然後把煙往洞中煽，甚麼毒物也要逃。」

西門風一聽哈哈笑：「眞是個小神仙。」

他大叫一聲，又道：「派一百兄弟去割艾草，一捆捆的送過來。」

公冶長對令狐爽道：「小子，你怎麼知道艾草驅毒物呀，誰告訴你的？」

令狐爽道：「那是我的玄空先生呀，到了夏天蚊子蝎子多，玄空先生叫我們學生上山割艾草，他老先生在屋子裏燃了以後就呼呼大睡了。」

「玄空先生是幹甚麼的？」

「教我們讀書的呀，趙錢孫李三字經，人之初是百家姓，哈……」

公冶長叫道：「你讀的狗屁書，趙錢孫李是百家姓，人之初才是三字經！」

「哈……」大伙一聽全笑了。

令狐爽道：「我當然知道三字經百家姓，祇不過我這是有高深學問的說法，你們都不懂！」

公冶長道：「你還有學問呀，說說，咱們聽聽！」

令狐爽道：「我說了，你們仔細聽呀！」

西門風已吃吃笑了。

令狐爽道：「趙錢孫李三字經，人之初是百家姓，孔子孝經千字文，二十四孝弟子規，人生必讀聖人書，不讀詩書想成仙，你們都是王八蛋。」

東方東大怒，舉手又要打。

令狐爽急搖手笑道：「最後一句不要了，哈……」

「哈……」他笑得歪了嘴，大伙跟着也笑了。

忽見幾十個花子抱了許多艾草堆到大石邊，有人取了火種燃起來。

有十幾個花子取了衣衫帽子在煽風，濃煙便一股一股的往洞下面冒去。

祇見不少毒蟲從地道中拚命的逃出來，生生被人踩死上百隻。

忽的，有人大叫：「看，余家莊內又起火了。」

衆人抬頭看去，祇見濃煙冲天而起，就是不見火苗子出現。

西門風立刻笑道：「艾草濃煙進了莊內了，咱們不就是從屋內大床下進去的嗎？」

令狐爽一聽，道：「原來你們由莊內進去的呀，怎不早說。」

花子們堆了幾百斤艾草，一綑一綑的燒起來，足足煙薰一個多時辰才罷手。

令狐爽把手一揮，道：「好了，別燒了，你們要分金銀寶物的人，可以進去了。」

申屠艮道：「小子，你走前面。」

令狐爽道：「爲甚麼叫我走前面？我又不分寶。」

申屠艮道：「主意是你小子出的，你當然要進去，進去當然走前面。」

令狐爽無奈的道：「眞是的，不讀詩書難成仙，下面一句也加上了。」

「甚麼下面一句？」

「下一句就是那……哈……『你們都是王八蛋』……」

申屠艮也火了，道：「好小子，你別以爲讀書多呀，有學問的人會罵師父呀！」

令狐爽已往地道中去了。

他心中明白，八仙是不打無把握的戰，如果有把握，他們早動手了。

於是，無把握才會找替身，最好是他們一個也不出手，等着檢便宜。

＊　＊　＊

花子幫四位長老傷兩個，西門風帶了六袋高手跟着令狐爽下地道，東方東幾人當然也進去了。

這些人原是到過那間地室中的，如今捏着鼻子又進來了，因爲地道中艾草味道濃。

令狐爽心中明白，他們逼自己帶頭下地道爲的是怕被騙，如果地道中沒有寶，他就遭殃了。

令狐爽匆匆的走到地道石室口，那鐵柵仍然被大石頭支撐着。

「各位，你們瞧，大箱子我全部撬開了，七彩光芒閃出來，裏面全是各位喜愛的寶！」

公羊山大大的「噫」了一聲，對令狐爽道：「小子呀，難道你不愛寶？怎麼你不取？」

宇文鳳道：「徒弟呀，算來算去你是大功臣，進去吧，你找幾樣自己喜歡的帶身上。」

令狐爽道：「我的年紀小，見師父們得寶，我就打從心眼裏高興了。」

東方東道：「這同你年紀小有甚麼關係？」

令狐爽道：「大有關係，師父要聽實話嗎？」

「聽，你說說，我聽聽！」

令狐爽道：「是這樣的，師父們年紀都大了，人吃五穀雜糧，神仙也會死翹翹，等你們百年後，你們的一切不就全是我的了？」

東方東幾人一聽，大怒，這就要圍毆令狐爽了。

令狐爽像蛇般，一場腰進去了。

他指着大木箱，道：「別打了，各位快來分寶吧！」

大伙一聽，一個個的擠進去了。

裏面一共十七口大木箱，去掉幾個有機關的之外，仍有大箱十二口。

西門風大笑起來了。

當然，大伙也都笑起來。

西門風指着十二口大木箱道：「他娘的，甚麼人能弄到這麼多的金銀珠寶呀，一個人打從娘胎就存錢，存上八輩子也不會有這麼多，娘的，這些都是姓徐的當上洛陽知府，這多年弄的黑心錢，老子們分了也應該！」

申屠艮道：「如果不是改了朝又換了代，這徐經太他娘的還在洛陽當貪官吶。」

司馬元道：「這傢伙就是死心眼，隨便拿些幫幫窮哈哈的人，弄個善堂養窮人，他就美名傳天下了，娘的，他怎知今天咱們抄了他的窩！」

宇文鳳道：「閒屁少放了，如何分法？」

西門風道：「當然是四六分賬。」

令狐爽道：「各位師父，有我的一份嗎？」

西門風道：「你不是年紀小嗎？你不是說，你以後的希望無窮嗎？」

宇文鳳叱道：「再是希望無窮，也要叫他自己選些喜歡的，要不然咱們還是人嗎？」

西門風一聽，啞口無言。

不錯，若非是這小子，大伙還不知如何折騰吶。

宇文鳳對令狐爽道：「徒兒，過去，選幾件你自己喜歡的帶身上，誰也不會說你的不是。」

令狐爽心中早明白了，自己選

了帶身上，早晚被他們八人弄走，變成他們的。

祇不過爲了討好，他還是過去了。

令狐爽低頭看那兩個大木箱中的寶，祇見翡翠綠得眞好看，藍寶石射出光芒似寒星，紅寶石一顆顆泛血色，珍珠瑪瑙都成串。

令狐爽撥了撥，閉上眼睛抓一把，他揣入懷中抬頭道：「我不客氣的抓幾件，等着孝敬我的師父們。」

「哈……」

八仙八個人，聽了令狐爽的話以後，笑了四對。

令狐爽心中更笑，他心中也罵：「娘的，眞正好的寶物呀，本少爺早就揣在身上了。」

令狐爽道：「各位，我先退出洞外了，我去山上當瞭望，萬一逃走的人再殺回來，我替師父們擋。」

他說完立刻自鐵棚下面爬了出去。

令狐爽走了，走得哈哈笑，祇不過，走了一半被東方東叫住了。

「回來，回來，小子！」

令狐爽道：「還需要我嗎？」

東方東道：「幫着把金磚弄出來呀，你就這麼輕鬆自在的走了？」

令狐爽道：「師父，十箱金磚銀元寶，你們八人分四箱，另外兩箱是珠寶，我以爲你們八位足夠了。」

東方東道：「幫你宇文師父拿，她是受過傷的人。」

令狐爽道：「上官師父也受過傷，還有夏侯師父，我不能厚此薄彼呀！」

東方東道：「她是女子，同他們不一樣。」

「甚麼地方不一樣？」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你少問。」

令狐爽問西門風道：「西門伯伯，你說說，我聽聽，宇文師父那一點不一樣？」

西門風哈哈笑道：「她比男人少四兩。」

令狐爽叱道：「放屁，她比男人多一斤。」

大伙一聽也楞了。

令狐爽道：「我宇文師父的大奶子，你們哪一個有？我摸過，好大呀！」

宇文鳳不但不發火，反而哈哈笑了。

想起剛才令狐爽的一隻粗糙巴掌，摸得她把雙目也閉上了。

東方東大怒，道：「我揍你！」

令狐爽却笑着跑開了。

他才不會幫誰抬金磚，出外去透透氣吧。

* * *

石室中，聽吧，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似吵架。

於是，大木箱中的金磚銀錠全倒在地上。

先是全都數一次，然後又是四六分。

分到後來的兩箱寶，可麻煩了，箱中寶物眞不少，可是價值難知道。

大伙又是一陣爭吵，最後才又下個決定。

這個決定是西門風說的。

「別吵了，把兩箱寶用布袋裝起來吧！」

東方東道：「你有甚麼餿主意？」

西門風道：「把寶裝在袋子裏，我們取六件，你們取四件，直到把寶分完，大家祇伸手到袋中取，不許看，誰取到甚麼寶，全憑運氣了。」

夏侯金道：「好呀，這個主意也算妙。」

這些在黑道混了幾十年的惡霸，就在這余文費盡心機建成的莊內地道中，瓜分起財寶來了。

余文者，前朝洛陽知府徐經太是也。

有人問這種事情是不是眞的有；那你就問對了，有，當然有這碼子事，十之八九有影子。

* * *

常言道得妙，証之有年都知道。

那就是「富不過三代！」

爲甚麼冒出這句話，別急呀，我說說，你聽聽。

老祖先早就把「銀」與「錢」二字下了極端寶貴的註解了。

甚麼極端寶貴註解？

先說「銀」這個字，它一邊是金，另一邊是「艮」，這就告訴我們，艮者耿也，耿直性情不必貪，便是叫人一生不可多貪財，有錢來得正，花得安，多行善，能維持三代之不貧也。

再說那個錢字，更是說得明白，錢弄多了不得了，錢的一邊兩個「戈」，戈者兵器是也，錢弄得多了，這個人就是在找死，說不定他娘的一代未完就完蛋。

長安太守沈長明，洛陽知府徐經太，他們幾曾想到過有今天，再多的寶也全完了。

有人叫有錢之人多行善，準會罵人王八蛋，所以看看江湖上誰過的日子最平安，高枕無憂睡在馬路邊也平安者，無銀之人也。

有銀子的人請來保鏢一大羣，睡覺吃飯關緊了門。

却也怪了，人人偏愛那白花花的銀子。

如今，叫化子們就撫掌哈哈笑起來了。

如今，莊門口站着花子幫老爺子西門風，幾袋金銀擺在地面上，原本上千花子羣，如今祇有八百人。

這就叫誰死誰倒楣。

令狐爽走近四長老，他哈哈笑了。

方圓道：「小伙子，你笑甚麼？聽說你比我們分得多，是不是？」

令狐爽道：「我分個屁，祇是隨便拿幾個。」

田和道：「你還小，將來你一定不得了。」

令狐爽指着一大羣高興的花子們，道：「如今已改朝換了代，你們也弄了不少寶物銀子了，是不是打算回家鄉，衣錦榮歸改改行？」

四個長老一瞪眼，那史明道：「你叫咱們改行？改的甚麼行？」

令狐爽道：「有了銀子有了寶，還幹的甚麼花子呀，多丟人。」

史明叱道：「你知道個屁！」

令狐爽有些不悅，連叫化子也罵人，好吧，有機會好好的整整你們這批掛羊頭賣狗肉的叫化子。

他的臉上不忿怒，他笑了。

「是，是，四位長老老前輩，吃的米飯比我拉的屎還多幾倍吶！」

史明叱道：「說錯了。」

「要說爺們吃的米飯比你吃的鹽巴……不對……」

「哈……」另外三人也笑了。

史明忙改口，叱道：「我是被這小子氣歪了。」

他改口又道：「爺們吃的鹽巴，比你吃的米飯還多。」

令狐爽早就知道了，但他還是笑笑。

令狐爽已不把這批前朝遺留下來的人當成叫化子了，他把這批人當作土匪。

令狐爽問道：「我的年紀小，你四老多指教。」

史明道：「咱們不改行，咱們仍然是花子郎，你知道花子有多舒服嗎？」

令狐爽道：「你們還爽呀！」

史明道：「怎麼不爽，你知不知道，花子郎不簡單呀，幹得好了還能當皇上，平日裏咱們不用去完糧納稅走後門，好年頭，人家吃稠我喝湯，湯菜最營養，亂世更妙啦，走到天邊吃四方。」

令狐爽道：「不成家養個後代呀！」

史明道：「想是想，就怕人家不把閨女嫁給花子郎。」

「哈……」令狐爽笑了。

四位長老齊聲問：「笑甚麼？」

令狐爽道：「你們花子這一行是自由自在走四方，可是原來却又是個絕子絕孫的行當呀，哈！」

四長老一聽站起來了。

史明大怒，叱道：「難怪八仙都揍你。」

如今的令狐爽才不怕這四個白鬍子老頭，他還未露出他的武功來。

就在這時候，傳來一聲大吼：「徒弟呀，上路了，快把馬匹拉過來。」

令狐爽道：「來了，來了。」

他見八仙八人各自提了蔴布袋子走出來了。

史明四人見宇文鳳幾人來了，紛紛讓開，他四人是不願意惹這四魔四邪的。

西門風開口叫起來。

「令狐爽呀，你不能走！」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我怎麼不能走？」

西門風道：「令狐小伙子，你難道忘了一件事呀！」

「甚麼事？」

西門風道：「幫我去百花谷呀！」

令狐爽道：「小事一樁，祇是我不能去。」

西門風道：「爲甚麼你不能去，你失信了？」

令狐爽指着史明四人，道：「你們的花子幫四位長老地位高，他們恨不得要殺我。」

「哈……」西門風笑笑，道：「他四位老人家祇有感謝你，不會殺你的。」

令狐爽道：「剛才四人把我圍起來要揍我呀！」

西門風一怔，那史明沉聲道：「幫主，他說咱們花子幫的人絕子絕孫。」

西門風又是一瞪眼，令狐爽開口了。

「西門幫主，這話是他說的呀，他說當花子的不能結婚，過得自由，你想呀，不結婚就沒兒女，這不是要絕子絕孫是甚麼？」

西門風忽的哈哈笑了，他大聲的道：「誰怕絕子絕孫，那就走他娘的去。」

他此言一出，大羣花子開口叫：「我們擁護幫主，絕子絕孫也幹了。」

西門風一聽感動得眼淚快流出來了，口中一直在叫着：「好，好，好，眞是我的好兄弟呀！」

令狐爽就覺得不可思議。

西門風一把拉住令狐爽，道：「走，跟我去百花谷。」

令狐爽道：「好吧，我去一趟百花谷，祇不過我得先向我的師父們告個假。」

西門風道：「我跟你一齊去。」

他怕令狐爽跑了，緊緊的拉住

令狐爽不放。

他二人走到正在忙着打包的八仙面前，西門風先是哈哈的笑。

宇文鳳道：「帳已算清，寶也分淨了，你扣住我們徒弟幹甚麼？」

西門風道：「他答應要陪老夫去一趟百花谷。」

宇文鳳哈的一笑，道：「好呀，老叫化還不忘你那老情人呀，娘的，祇怕人家早就把你忘記了，你呀，找了去祇有兩句話。」

「甚麼兩句話？」

「自作多情，自討沒趣。」

東方東道：「我問你，花子頭，你不怕那個黑玫瑰的毒刺刺死你。」

申屠艮道：「不行，這小子要去賀蘭山，我們四人要把一身武功傳給他。」

西門風忙抱拳，道：「八仙吶，你們可憐可憐我這老人吧，祇把這小伙子借我用個一兩月，我一定原封不動的把他親自送去賀蘭山，說謊的是個王八蛋。」

他急了，忙發誓。

東方東道：「也要問我們答不答應。」

西門風道：「各位，大家都是幾十年交情了，想着當年我也曾助過各位的情份上，借用一下你們的徒弟也不答應呀，過份了吧。」

上官文道：「好了，好了，路途遙遠，咱們還得馬上回去。」

公羊山道：「快把馬匹拉過來吧！」

西門風道：「答應了？眞是好朋友。」

他忽的大聲吼叫道：「快把八位師父的馬匹拉過來呀，餵飽料，上妥鞍，八仙過海啦，哈……」

他自己也忍不住的笑了。

宇文鳳却走近令狐爽，他細聲細氣的對令狐爽笑道：「我可愛的徒兒呀，早晚你睡在我身旁。」

這女人眞坦白，敢愛敢說。

令狐爽道：「東方師父會殺了我。」

宇文鳳道：「別怕，他敢殺你我殺他。」

令狐爽道：「睡在一起幹甚麼？」

令狐爽當然不知道，睡在一起要攪和。

宇文鳳忽的大笑，伸手在令狐爽的臉上不輕不重的捏了一把，道：「到時候你就知道了，哈……」

宇文鳳上了馬，她的身後是東方東，東方東却大聲的對西門風道：「帶去也好呀，謝謝你了西門風。」

西門風一聽，反而楞了。

令狐爽心中在冷笑，這幾個魔頭眞可惡。

* * *

西門風把一切事務料理妥當以後，他對四長老有吩咐，把人馬帶回秦川去，不能停留在中原。

四長老中，史明對西門風道：「幫主，眞要前往百花谷，那就帶幾件寶物在身上，有機會送給鳳仙姑娘，甚至那惡婆娘長孫玫瑰。」

方圓道：「對，應該帶些珠寶去。」

西門風想想也對，他果然挑了十幾顆各色大寶石揣入口袋中。

他對令狐爽道：「小伙子，你如果表現得好，說不定我也送你。」

令狐爽道：「你甚麼也別送我，我幫你可不是看你們花子幫有甚麼了不起，我是想看看吹花姑娘。」

方圓道：「我們小公主？」

令狐爽道：「是呀！」

方圓臉色一寒道：「你少打咱們小公主的主意，你是甚麼東西？」

令狐爽道：「我是人，不是東西，娘的，你們別瞪我，我怎麼會看上你們的小公主呀。」

方圓道：「你不是說的，爲了看我們公主呀！」

令狐爽道：「我是要去看一看，吹花姑娘長得有多美，害得有人找上我，同我拚命。」

他此言一出，西門風忽的閃身在令狐爽面前，他重重的道：「誰找你拚命？娘的，誰？」

令狐爽道：「是個女不女男不男的小白臉。」

西門風大怒，一把揪住令狐爽，他不叫令狐爽小伙子，改口他吼叫小子……

「說，你小子不說淸楚我揍你。」

令狐爽內運一口氣，雙肩猛一晃，西門風幾乎被他這一晃摔了出去。

西門風吃一驚，心想這小子成精了。

令狐爽有些不高興，道：「翻臉不認人啦，你還找我幫你忙吶，操！」

西門風道：「小伙子，我是一時情急呀，現在，我已平心靜氣了，你說說，我聽聽，甚麼樣的不男不女臭小子，敢打我西門風女兒的主意。」

令狐爽道：「百花谷的人呀！」

西門風先是吃驚，後是震怒，他驚怒交加的道：「放屁，沒聽過百花谷有男人。」

令狐爽道：「百花谷可以沒有別的男人，百花谷總有他們自己一家人吧！」

「那人是誰？」

「他姓水，叫水中花。」

西門風想了一下道：「姓水呀，娘的，是不是長孫玫瑰有個老妹子，她的妹子姓水。」

令狐爽道：「姓水的長得還眞嫩，水豆腐似的像女人，他找上老龍嶺，同我打一架。」

西門風道：「你們誰厲害？」

令狐爽道：「被我打跑了。」

「你也麻煩了。」

「我麻煩甚麼，又不是我找他打架。」

西門風道：「你應該叫他贏，小伙子，百花谷主是最護短的人，你以後小心了。」

令狐爽道：「聽了你的話，我更要去百花谷，娘的，誰怕誰呀！」

西門風道：「去了百花谷，千萬別發火，到時候我老人家也幫不了你。」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看你如此怕百花谷的人，我以爲你還是別去吧！」

他嘆口氣，又道：「你不就是爲了女人嗎，大丈夫何患無妻呀，你爲個女人丟盡花子幫的人，划算嗎？」

西門風叱道：「你懂個屁！」

令狐爽道：「我是不懂，祇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可能就比你懂。」

西門風道：「甚麼事？」

令狐爽道：「女人禍水，少惹爲妙。」

西門風冷笑道：「小子呀，等你長了成人毛以後，你說不定就改變思想，女人是糖水了，嘿嘿嘿！」

令狐爽臉色一怔，道：「甚麼叫成人毛？」

「哈……」四大長老齊笑了。

西門風更是笑得彎下腰，附近有個花子多嘴道：「令狐大少俠呀！咱們幫主說得成人毛，就是你的小令狐爽長鬍子沒有，哈……」

大伙都笑了，令狐爽也笑了。

令狐爽手按在關元下方，道：「快了，快了，原來那叫成人毛，領教，領教！」

就在這時候，那邊的申屠艮開口了。

「喂，西門風，咱們走了，記住把令狐爽送到賀蘭山清風谷。」

西門風道：「錯不了，再見了。」

東方東也叫道：「西門風，你如果不把咱們徒弟保護好，小心咱們要你好看。」

宇文鳳拍馬過來了。

「徒弟呀，你過來。」

令狐爽走過去了。

「徒弟呀，我眞的不捨得你走開。」

令狐爽道：「我也會想念師父的。」

宇文鳳眞大膽，她彎腰低聲對令狐爽道：「徒弟呀，也不知是怎麼搞的，你的手有魔力呀！」

令狐爽道：「魅力吧！」

「對對對，是魅力，娘的，我感覺眞過癮，比之你師父東方東亂抓亂拉又咬，感覺上不一樣，你的手令我回味無窮。」

令狐爽楞然。

宇文鳳又道：「找時間我再找你，你好生叫你師父我過足癮，嘻！」

她說着，伸手摸了令狐爽面頰一把，撥轉馬哈哈笑着馳去了。

西門風過來了。

「小伙子，這個女人心最毒，小心她坑害你。」

令狐爽道：「她是我師父。」

西門風道：「惹她不高興，她照樣要你命。」

令狐爽道：「我叫她快樂呀！」

西門風道：「所以你今天還活着。」

令狐爽心中也想過，他同四魔在一起生活，要比之同四頭老虎生活還危險。

祇不過他還是有伏虎的機智，他有龍目珍珠呀！

申屠艮四人不也是爲了珍珠嗎？

一旦事情想通，令狐爽又樂了。

* * *

西門風把幫中事情交代妥，他站在馬前看大伙。

花子幫這一回死了二百多，全是死在余家莊的二三十名高手之手。

余文與他的家人逃走了，逃得不知去向。

西門風在馬前大聲說了一句話。

「兄弟們，回去好生醉三天。」

「幫主萬歲！」

西門風高興了，他又叫：「每人發銀百兩，有家的把銀子送回家，回來仍幹沒本生意呀！」

「幫主萬歲！」

令狐爽怔住了，這算是甚麼花子幫，打劫行搶呀！

看他們每人如此之爽，令狐爽笑了。

* * *

花子幫祇有在分銀子的時候守規矩。

每個花子有編排，他們一聽分銀子，各自歸隊排起來，有個頭目取來個大秤放一邊，是銀子就得要上秤。

祇不過如今這兒沒有碎銀子，盡是一個個銀元寶。

銀元寶不用秤，每人懷中塞一個。

金磚寶物不能分，全部送回花子幫的總舵。

花子幫的總舵在甚麼地方？西門風沒有對人說，當然他也不會對令狐爽說。

大伙正在分銀子，令狐爽看得直瞪眼，西門風一把抓過來。

「你小子看甚麼？沒見過分紅呀！」

「那就叫分紅呀！」

「當然了，兄弟們流血流汗的也就爲了此一刻，你瞧瞧，他們一個個笑得多開心呀，要不是面頰上有兩隻大耳朵擋着，大嘴巴會咧到脖子後。」

令狐爽道：「所以你看了也高興。」

「大伙都高興呀，哈……」

西門風笑歪了。

* * *

西門風心情愉快的帶着令狐爽二人上馬走了。

西門風對令狐爽道：「小伙子，我問你，你在老龍洞中住三年，都學了甚麼東西呀！」

他這是閒聊，祇因爲二人都有心事，而心事又無法對人說，祇好改爲閒談了。

令狐爽聽問，立刻笑笑道：「哎呀，學的可不少。」

西門風道：「宇文鳳四魔頭會把功夫傳了你？」

令狐爽道：「是呀，當師父的當然要把功夫傳給徒弟了，你說是不是？」

「不對！」

「怎麼不對？」

西門風道：「就我所知，他們八個惡魔不會收徒弟。」

他頓了一下，又道：「祇不過我就奇怪，爲甚麼你會住在老龍洞有三年，難道他們眞的要修成仙了？」

令狐爽道：「他們天天要當神仙，除了還吃人間煙火，而且吃最好的之外，一切都學着當神仙。」

「哈……」

西門風一聽，笑了。

令狐爽道：「你笑個甚麼勁？」

西門風道：「小伙子，咱們這是『陰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我就把他們當年一段歷史公案說出來，你小伙子一聽就會明白五分。」

「爲甚麼不是十分？」

西門風道：「因爲還有五分我老人家也不太明白。」

令狐爽道：「那你老就說出五分來我聽聽。」

西門風道：「祇不過我可要警告你，聽了以後放心中，千萬不能說出來，那會招致殺身之禍的。」

令狐爽道：「你放心，我是不會說出口的。」

西門風道：「小伙子，你知道他們四魔四邪八人的底細來路嗎？」

令狐爽當然知道，但他知道祇裝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說說，我聽聽。」

西門風在馬上道：「二十二年前，西北五省道上有個通天教。」

他木然的一笑，問令狐爽道：「你聽過通天教這個名字嗎？」

令狐爽道：「我今年還未滿十八歲。」

西門風道：「這八人乃通天教的八大護法，他們在通天教中地位，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也是兩手血腥，殺人不眨眼的狠角色。」

令狐爽道：「他們的教主呢？」

其實他早知道通天教主被囚在老龍洞的一綫天那絕壑石洞中了。

西門風道：「通天教主夫妻二人太過相信他們八人了，通天教主『獅王』齊大天，自以爲武功高絕，他手下無人敢造他的反，齊大天的妻子，嘿……」

西門風連聲冷笑，雙目射出怨毒的光芒。

令狐爽也看到了，但他不問爲甚麼。

西門風又道：「通天教主的夫人不是別人，她乃百花谷主長孫玫瑰的大妹子。」

令狐爽心中幾乎大叫了。

這怎麼可能呀，齊大天的夫人叫明月呀！

西門風又道：「通天教主夫人叫長孫明月，當年她們兩姐妹一言不合鬧翻了，從那時起，這二人斷絕來往，有一回我帶了鳳仙去求這長孫明月爲我二人在她老姐面前說項求情，生生被她駡出來，還幾乎要殺我們，哈……」

他忽然笑了。

「沒多久，他們夫妻二人就被那八惡人分別囚起來了，娘的，至今生死不明。」

令狐爽知道二人還活着，至少他已聽過齊大天的聲音，齊大天活得很苦。

令狐爽也相信，西門風祇知道十分之五。

令狐爽淡淡的道：「我看，八成那齊大天夫妻二人死了，早死了。」

西門風道：「很難說！」

「爲甚麼？」

西門風道：「我猜嘛，八人造反必有因，祇是這因與果至今我不知道。」

令狐爽心中知道，那是齊大天對他說的。

八惡人爲了那本「神龍天晁」武功秘笈，一心想修成正果，練成金

剛不壞之身，才聯手造反的。

西門風果然不明白這一段。

祇聽西門風又道：「明月有情，玫瑰無義呀！」

令狐爽道：「怎麼說？」

「看了她們姐妹的作風，我就知道了。」

一時間，二人沉默了。

* * *

改朝換代，大清朝似乎走向盛世了，祇是各山頭的草寇仍然佔山爲王，一大半流寇改了行。

西門風的花子幫絕不佔山頭，當花子不怕官兵剿，當花子是合法的行業，祇不過西門風的這幫花子們，手上拿破碗，打狗棒，每人腰上插着刀。

現在，來到了牧羊鎭，那是個三省不搭界的三不管地頭，可也是水旱碼頭好地方。

所謂好地方，那是因爲這兒人人有賺頭。

西門風指着小鎭，對令狐爽道：「這兒叫牧羊鎭，咱們進去打個尖，也許歇一宿。」

令狐爽道：「我是你老請來的，一切客隨尊便。」

西門風哈哈一笑，道：「好小子，聽你的話，是吃定老夫了呀！」

令狐爽道：「難道吃住還要客人掏腰包？」

西門風道：「祇不過就你一張嘴，咱們到了小鎭上，老夫給你來個蒸羊羔，就叫你吃過癮。」

令狐爽道：「那好，咱們今天就叫你老的蒸羊羔吧！」

這二人拍馬進入牧羊鎭了。

街中間有一間大飯館，午時已過，客人仍然滿滿的，似乎座無虛席。

西門風與令狐爽二人把馬拴在馬樁上，有個伙計迎出來了：「二位，樓上有個雅座。」

西門風道：「帶路。」

伙計走在前面，上了那個破舊樓梯，果然樓上近窗地方有一張小長方桌。

「祇此一個座頭，二位請！」

令狐爽覺得這兒有些像是虎牢關。

虎牢關像他的家鄉也。

那伙計擦着桌面微微笑：「二位吃點甚麼呀？」

西門風道：「大大的羊羔蒸一個，滷的山鷄來兩隻，山藥栗子湯來上一大碗，二鍋頭一斤就夠了。」

伙計聽得一瞪眼：「吃得眞不少呀，二位！」

西門風叱道：「娘的，開飯店還怕客人肚皮大呀！」

伙計摸摸西門風身邊的打狗棒，道：「老人家，你這傢伙是甚麼？」

「打狗棒，也打人！」

「花子幫的人物呀！」

「又怎樣？」

他一笑，道：「老人家，咱們這兒吃東西先付帳，你手頭方便嗎？」

西門風一瞪眼，叱道：「怕老夫賴帳呀！」

「不是啦，是怕你老吃醉了以後，不知道付帳。」

西門風道：「眞會說話，不過你放心，再加一斤老夫也不會醉！」

伙計仍在搖頭。

忽的，令狐爽把一個銀元寶放在桌面上了。

「拿去吧，吃完再算！」

伙計一看楞了，這錠銀子五十兩，吃上兩月也吃不完，原來這二人是富的花子郎！

伙計拿着銀元寶，一迭聲的「是，是。」

他回身走了。

西門風道：「小伙子，可不是我不請你，是你自願花銀子。」

令狐爽道：「小意思，休放心上。」

有銀子好辦事，羊羔美酒送來了，滷雞兩隻也是熱的，栗子山藥湯盛在大海碗裏。

西門風道：「小伙子，你祇管吃個夠，不夠吃咱們再點別的。」

他一笑，又道：「我相信他們四魔絕不會叫你吃好的，他們虐待你。」

令狐爽道：「這件事你說錯了，我天天吃好的，蒸羊羔算甚麼，我吃的比這些好多了。」

「眞的？」

「不是蒸(眞)的，是煮的！」

西門風道：「他娘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令狐爽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東方東不許他多問，他至今一點兒也不明白。

* * *

這二人一個喜歡啃雞腿，西門風把雞當成花子雞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流雞油。

令狐爽吃羊羔用手抓，他是不喝酒的，一斤二鍋頭全部下了西門風的肚子裏！

西門風愉快的抹嘴巴，他忽的衝着窗外一瞪眼。

「他娘的，這人妖沒死呀！」

一聽人妖二字，令狐爽急忙伸頭看外面，祇見大街上有個漢子扭着走，臉皮還眞嫩又白，似乎抹過胭脂粉！

西門風道：「又不知誰家姑娘要倒楣了！」

令狐爽道：「是個淫賊呀！」

「淫得怪，淫得絕，淫得叫人

不自在！」

令狐爽道：「你老好像很瞭解此人嘛！」

「多年以前就認得此人了。」

「你混蛋！」

西門風一楞，道：「喂，你小子怎麼罵老夫！」

令狐爽道：「你認識他多年，而且知道他是淫賊，你爲甚麼不殺了他？」

西門風道：「娘的，你小子知道個屁，江湖上甚麼樣的人沒有呀，殺人放火、姦人妻女、坑人倒債、吃里扒外、狗屁倒灶，混帳王八太多了，我都管呀，我管得了嗎？我操，我是幹甚麼的？」

「你掛羊頭賣狗肉，穿的花子衣，幹的是打劫的！」

令狐爽有些憤怒了，又道：「所以你知道也不管了！」

西門風道：「我爲甚麼要多事？」

令狐爽道：「西門老人家，你女兒今年多大了？」

西門風道：「算一算今年十五六了吧！」

令狐爽道：「如果這傢伙碰上的是吹花姑娘，我問你，你管不管？」

「他媽的，我會生啖了這狗東西。」

西門風已站起來了。

他對伙計道：「門口馬匹快上料，留間客房我們今晚要睡覺。」

伙計已收那麼多銀子，一聽也笑了。

「老人家，一切照辦。」

西門風對令狐爽道：「咱們走！」

令狐爽道：「幹甚麼，說風就是雨呀！」

西門風道：「老夫眞怕這小子坑的女人是吹花！」

「吹花姑娘在百花谷呀！」

「也許她逃出來找我呀！」

令狐爽道：「哎，可能呀！」

他不吃了，站起來了，跟着西門風下了樓，立刻走到街上了。

令狐爽跟在後面道：「老前輩呀，你是不是打算去殺了他？」

西門風道：「你以爲這小子好對付呀！」

「怎麼啦？」

西門風道：「這小子的功夫了得，眞動上手，老夫不一定打得倒他。」

令狐爽道：「他有那麼大本事？」

「邪得很呀，小伙子！」

令狐爽道：「比我東方東師父還邪呀！」

「你提東方東那老道呀，娘的，他幹過白蓮教，他是邪，祇是比這霍樂，那就大大的不一樣了。」

「霍樂是誰呀！」

「就是那淫賊呀！」

令狐爽忽然手指鎭外，道：「西門前輩，你瞧，那傢伙提了東西往山邊走去了！」

西門風道：「小心追上去，別叫這小子發覺有人在他後面追踪他！」

果然，二人遠遠的跟上去了。

* * *

好一片大荒林子，古木參天長得快接到斷崖上了。

就在緊隣斷崖那片小小空地上，用布幔圍了個半圓圈，沒有幔頂，因爲那不是帳篷。

林中原本很靜，但由於這個不男不女的男子還未來到布幔前，便已開口了。

「乖，乖，不哭了吧，我回來了，回來帶着好吃的！」

忽見布幔掀開一角，祇見一個俏而妖艷的女人伸出半個身子來。

「哎呀，我的樂樂回來了吔！」

這女人露出半個身子是光溜溜的，她未走出來，伸出嫩白的手，道：「我餓了，我先吃個飽！」

那男的正是人妖霍樂！

姓霍的抛去手上一隻滷雞，道：「妳吃，妳吃。」

那女子接過滷雞啃起來。

霍樂又開口了：「這些是姑娘要吃的，她不哭了吧？」

「哭，哭成淚人了！」

霍樂站在布幔外，道：「怎麼還是不聽話！」

他掀開布幔進去了。

現在，布幔中眞的是另一番光景。

地上舖的是厚厚毛毯有三條，近山崖處放的是長枕頭有兩個，一口小箱放一邊，箱子上放的是明晃晃尖刀有兩把，還有個錦囊在箱子邊。

毛毯上斜躺着一位大姑娘，姑娘的衣衫早被剝光了。

陽光斜照，姑娘身上還反光。

姑娘動也不能動，可是手脚並未被繩綁。

祇不過姑娘哭得像淚人一樣，那霍樂開口了。

「乖，你怎麼還不來勸她別哭呀，這樣一定沒意思！」

那個啃雞吃的女子叫乖乖，她笑了。

「別急呀，我還有最後的法寶，準叫她破涕爲笑，願意同你樂陶陶！」

霍樂道：「那就快呀，別叫我等急了！」

「快了，總得叫我吃飽吧。」

說着，她又啃吃起來。

霍樂不吃，他祇喝酒。

* * *

「小伙子，你看那布幔中幹甚麼？」

這是西門風的低語。

令狐爽道：「我怎麼知道？」

西門風道：「嗨，不知道去看看呀！」

令狐爽一聽就聯想到了四魔，他們也是同樣作風，遇上事情不出面，盡叫別人打先鋒，他們等在後面，除非必要才下手，最好是一點力氣也不出等着分紅。

此刻，西門風同他在一起，西門風也是這種作風，令狐爽心中不高興。

「你叫我去看，你怎麼不去看？」

「小子不知尊老敬賢呀！」

令狐爽道：「需知我是你請來的客人呀！」

西門風一聽也笑了。

「小伙子，是這樣的，我老人家這麼大的年紀了，如果溜去看熱鬧，不像話呀！」

「看甚麼熱鬧？」

「去了你就會知道，而且天下所有火力旺的人，都會去瞧，而且千方百計的去偷瞧，便是挨罵也會瞧，你去了就知道。」

令狐爽笑了，道：「你老說動我的心了！」

「去吧，要是看到熱鬧，快回來告訴我，我琢磨，然後再決定是否下手。」

令狐爽道：「祇要看到狗連蛋，你老就下手，爲何還有是否二字？」

西門風道：「嗨，你不懂呀，如果布幔中是霍樂同他的情婦在尋歡，咱們就不能動手，因爲那是他們二人的事情，誰也管不着，周瑜打黃蓋，他們願打願挨嘛！」

他頓了一下，又道：「如果姓霍的又在害姑娘，這就是人人共憤的事情，咱們就出手。」

令狐爽道：「我們就是行俠仗了義，英雄救了美！」

「不錯。」

令狐爽道：「好，我溜過去瞧一瞧！」

他說走就走，繞着圈過去了。

西門風嘿嘿笑，他喃喃自語：「娘的，山中遇到人交配，出門鳥屎掉頭上，那會叫人倒大楣，嘿……你個小子怎麼知道這一套。」

原來他叫令狐爽去看，就是怕倒楣。

* * *

令狐爽漸漸的聽到一種聲音，那是他從來未聽過的，令人聽了還以爲有人在踩水。

聲音發自布幔中，偶爾一聲尖尖的笑聲。

令狐爽心中想：「這他娘的在幹甚麼？」

他的好奇心更大了，其實便是西門風不叫他先溜過來，他也不會老實的躲在大石後。

令狐爽本來不是斯文人，從小他就是搗蛋王，天不怕地不怕，挨了打還笑哈哈。

現在，令狐爽溜到那布幔附近的密林中，爬樹他比誰都强，如今他又有一身好功夫，「咻」的一聲就到了樹頂上。

令狐爽從密林中往下看，布幔裏面三個人，三個光赤溜溜的人。

兩個女人一個躺一個壓，上面的女人全身也不知抹的甚麼油，亮光光，這女人盡在那個祇是哼呀不會動的女子身上用力蹭！

有個男子坐在一旁哈哈笑，他身上有件不老實的東西正在跳，好像等着上馬了。

那全身油光的好像條蛇，盡在仰面躺的女子身上游動着蹭。

令狐爽看得心中一緊，這他娘的甚麼玩意呀！

忽的，游動的女子張口咬，咬得那姑娘哎呀一聲叫：「救命啊！」

這女子終於還是開口叫起來了。

「放了我吧，求求你們。」

「咯……咯……」

一邊的男子笑的聲音如同鴨子叫，上面的女的忙把口堵住了下面女子的口，下身又頂又壓的發出聲音似踩水。

令狐爽以爲這眞叫邪魔歪道狗亂操。

他看到此處不看了。

想着老龍洞中宇文鳳與東方東，想着大散關夏侯金的女人，再想想司馬元，原來各有不同怪毛病。

這布幔中就叫人心中燃起了怪火燒。

令狐爽習了金鐘罩鐵布衫，慾火不易被撩撥，他急匆匆的下了樹。

爲甚麼急匆匆？祇因爲那個叫霍樂的傢伙好像是在一邊等急了。

別看姓霍的似男又似女，那件東西可夠瞧，人家姑娘在求饒，一定是嚇壞了。

令狐爽本想自己去揍人，但他一想，這太便宜花子頭兒了。

他急急忙忙的奔到大石後，西門風道：「怎麼樣，看清裏面甚麼人了？」

「看清了。」

「幾個人？」

「三個。」

「三個呀？」

令狐爽道：「而且其中有個姑娘在哭泣，模樣眞像是……像是……」

「像誰？」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西天教」代教主韋紫琴等開會之際，闖進一武功奇高之蒙面人，一柄小匕首上有字條：認賊作父，親痛仇快。小譚之父——南海門掌門人竟是「西天教」教主，他找到韋紫琴之父韋昌，兩人談起法衣之事……小譚找到陸浩，他在受了重傷之後變得不似人形，小譚陪他去邙山找火龍眞人，小譚替陸浩洗衣服時不小心掉進「鬼潭」，幸虧被一年輕人所救……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飛鷹

爲友報仇鬥駝龍 誤打正着喝寶血

小譚繞着巨大石室一匝，沒有找到出口。這像個巨大石洞，洞內有些石室，但找不到通往外邊的門戶。「爲甚麼找不到出口？」

「這是地下石室，祇有我和家師知道，當然，還有一人知道，那就是家師兄也知道。」

「我要出去！請告訴我怎麼走法？」

「我太喜歡妳，不能讓妳走的。」

小譚暗吃一驚，如果他眞的一意孤行，而他的師父還要一兩年才出關的話，那不是要在這地下石室中關一兩年？甚至終老一生？她大怒道：「你喜歡我，必須我也喜歡你才行，這種事是不可勉强的。」

「妳跟着我有甚麼不好？我的武功很高，武林中的五大門派，恐怕無人是我的敵手。」說着，身子突然往上一竄，身子放平，背部貼在石室頂上，就像被牢牢吸住一樣。

小譚的確吃驚，此人的內功極爲玄奥，因爲石室頂上鑿得凸凹不平，以內力將身子吸於頂上太難了。

大約過了約半盞茶工夫才飄了下來，道：「怎麼樣？當今武林中五大門派掌門人誰能作得到？」

小譚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怎麼可以如此托大？快點放我出去。」

「妳如果能接下我十招不敗，我就放你出去。」

小譚道：「你可不要賴皮，說了不算！」

「那怎麼會……」小譚已經攻上，南海派的韋陀掌極爲霸道，祇是小譚沒下過工夫，祇學了譚長風的五成。

另外，譚長風的功夫很博雜，傳他女兒的是經過研究、自創的招式，而不是原先得自師門的武功。

她試到第三四招時，就知道，保持十招不敗，恐怕不易，此人的招式偶爾和她自己的「韋陀掌」有些微類似，但他施出威力可就太大了。

在第九招上，她的脈門被扣住一帶，她貼在他的胸前。

「放開我！」小譚大聲道：「你的武功再高，我討厭你，你叫甚麼名字？」

「牛步成。」

「姓牛的，一個人不應該讓別人厭惡，而男女之間，也該慢慢交往對不對？你先放我出去，也算朋友，以後見了面，就親近多了！」

她想來點軟的，以能脫身爲妙。她相信此刻急壞了陸浩，可能以爲她淹死在潭中呢？

「我留下妳，絕不會侵犯妳，妳可以放心。」

「你留下我幹甚麼？」

「每天多看妳幾眼，就是一種享受。」

「這也是一種侵犯！你讀過聖賢之書吧？非禮勿視，你該知道吧？」

「我師父說，讀書不可食古不化。我師父也說過，既是凡人，不能違反人性，所以好色是人類本性，無可厚非，但不可犯淫……」

「你師父一定不是好人！」

「妳可不要亂說呀！我師父是當今世上最神聖的奇人。妳說你的朋友重傷，他叫甚麼名字，在甚麼地方？」

小譚心想，這不能告訴他，萬一他找到陸浩，以陸浩目前的情況，絕不是此人的敵手，說不定他會對陸浩不利，道：「他在邙山山麓等我。」

邙山山麓的範圍太大了，不怕他去找。

「妳叫甚麼名字？」

「我叫段珍。」她已易名字。

「那個石室就是妳的臥室，吃飯時我會送飯給妳。方便時床下有石蓋，翻開即可使用，下面有山泉流走……」說完就走了。

小譚大聲道：「牛步成，這是小人行徑……快放了我！我還有重要的事待辦。」跟出去一看，牛步成已經不見了。

第二天一早，牛步成送飯來，和平常人家差不多，有稀飯，鹹菜、鹹蛋等，祇是多了一樣鹹山雞乾和鹿脯。

小譚也不客氣，因爲要保持體力，非吃不可。牛步成就蹲在一邊看她吃飯。

小譚吃飯「吧嗒」有聲，還一脚踩在床沿上，盡可能使自己的吃相十分難看，以便造成他的反感。

可是偷偷看他，似乎他沒注意她的吃相好壞，也看得出神，似乎她全身無一處不美。

其實牛步成並沒錯，他的審美眼光一點也不低，他看到小譚時，也正是她最美的時候，也正是她身上衣物最少，不加修飾，裝扮，不擦胭脂不抹粉，更不作態之時。小譚那時在潭中掙扎，身上祇有一件短褲和一件肚兜，身上及臉上本有很多汚垢都被水洗去，還她本來面貌及顏色，是最逼眞，也最最樸實的時候。

可是，以前的小譚，臉上及身上永遠是有汚垢的，衣衫像叫花子一樣，髮如亂草，肌膚本極白嫩細膩，却看不見，腰身本極修長窈窕，也被破衣遮掩，等於明珠蒙塵，所以陸浩沒有發現她的過人之處。

另外有一點，小譚之美是屬於耐看型的，也就是越看越美，韋紫琴之美是一看就驚爲天人，但看久了就會遜色的一種「艷」而已。

可是小譚自己並不知道這道理，祇以爲牛步成這小子總是有點邪氣，道：「牛步成，你怎麼可以這麼看人？」

「我留下妳就是爲了欣賞的，要是一個女人根本不能吸住男人的注意力，那算甚麼？」

「你還有一套歪理哩！你的名字是誰爲你取的？」

「我師父。」

「牛步成有甚麼好，成就的速度之慢，像牛步一樣。」

「我師父說成就太快並不好，無論任何事，都要把基礎先打好，大器晚成嘛！」

「牛步成，如果你師父出關後知道你隨便囚禁一個姑娘，會怎麼懲罰你？」

「那當然會很嚴厲的，但是，我情不自禁，我甘願受罰……」

暗暗一嘆，小譚心想，被人家愛，應該是很幸福的，但大多數人却重視如何去愛人，所得到的被愛，大多是他們所不喜歡的，看來，被愛固然幸福，畢竟也要經過選擇才行。

小譚吃完之後很久，牛步成才收拾碗盤離去。

她出了石室，在廣大的地下石洞中仔細地敲打，希望找到出路，可惜她失敗了，絕望之下，回床躺下想陸浩。

「爲甚麼牛步成把我看成天仙，在陸浩眼目中却平平淡淡，從未下意識地看我一眼呢……」

就在這時，忽聞室外有輕微的脚步聲。

她相信是牛步成又來欣賞她了，閉上眼故作入睡，但閉了一會，隱隱覺得這人已進入石室，要是不睜眼，又怕他胡來。

眼睛一看之下，不由一楞，這個人似曾相識，却又說不出在何處見過？大約四十左右，長得十分威猛，有絡腮鬍子，眼長而極有神，背着一柄帶鞘古刀。

小譚坐了起來，暗暗提防，道：「你是甚麼人？」

「在下是保護小姐的人。」

「保護我？誰叫你保護我的？」

「就是……」似乎斟酌了一下稱呼問題，道：「是譚老爺子！」

「我爹？那你又是誰？」

「在下司徒海，是老爺子的部下。」

「我爹的部下都在南海，並未帶出一個人來呀！」

「小姐請不必多問。反正在下沒有欺騙小姐，的確是譚老爺子的部下。」

「噢……噢……我明白了！你

八成是『西』……」司徒海立刻揮手示意，打斷了她的話，道：「小姐既然知道了，那就心照不宣吧！」

「既是正大幫會，又何必鬼鬼祟祟地？你是那兒的甚麼角色？」

「貼身侍衞十二門神的領袖司徒海。」他小聲說出。

小譚道：「你既能進來，一定也能出去對不？」

「應該如此，不過這兒的地下石室路線十分複雜，稍一不愼就會迷路。」

「那你快點帶我出去，你來到時，有沒有遇見『九爪飛鷹』陸浩？」

「沒有，在下祇隱隱看到一個年輕獵人抱着小姐進入亂石之中，可是在下找了一夜才找到了入口。尙幸在下過去讀過易經，略通五行生尅之象，石室內之路線似乎反五行……」

「那就快走吧！不知道陸浩如何了？」一想到陸浩，她就有內疚自責心理，就好像一切都是她照料不週似的。

「是，小姐，請跟我來！」

司徒海走出石室，小譚亦步亦趨，司徒海往廣大石室中央一站，叫小譚也快站過去，小譚有點不大相信，但不一會，脚下石地突然下沉。約沉下一丈多一點就停止，立刻就聞到了松油氣味，這兒已是地下道，十分黑暗。

松油火把每隔百十步一支，而且爲了持久，火頭控制得很小，祇比燭火略大些。

「小姐，快走！」司徒海在前帶路，感覺這地下道路也都是石頭的，當初鑿這縱橫交錯的石道要多少人力？

左彎右拐，至少轉了七八道彎子，司徒海忽然停了下來，看了很久，道：「怪了，應該沒錯，爲甚麼沒有找到那道門呢？」

小譚道：「那道門就是脫出地面的門嗎？」

「不！不！那還遠得很，出了那道門，就是普通地道，一路向上，約兩百步左右就可以鑽出地面了。」

「你再仔細看看。」

司徒海帶着她又轉了約一個時辰，兩人都出了汗，就是沒走上正路，好像總是在那七八道通路內轉來轉去。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大笑，道：「你們轉夠了沒有？這樣轉下去，再轉一年也是在這兒。」來人正是牛步成。

兩人一驚，這兒果然不是那麼易進易出的，也可以說，進易出難。

「嗆」地一聲，司徒海拔出了一柄古刀，道：「擋我者死！」

牛步成道：「你要拚是不是，那就跟我來吧！」

似乎非跟他走不可，要不，仍要在此轉來轉去。不久來到另一大石室內，面積之大，可擺下二十桌酒席。

牛步成雙手叉腰一站，道：「你就是她的朋友嗎？」

司徒海正要否認，小譚道：「正是，你把我們放了吧！」

「妳不是說他身負重傷嗎？」

「是啊！爲了救我，他帶傷闖了進來。」

牛步成打量司徒海一陣，笑道：「此人的年紀大約接近四十，一臉的絡腮鬍子，像個刺蝟一樣，他有甚麼好？他配不上妳啊！」

司徒海正要回答，小譚又接道：「穿衣戴帽，各人所好，這是我們的事，與你何干？你是武林名宿門下，言行舉措可要特別檢點呀！」

司徒海知道，小譚怕牛步成到附近去找重傷的陸浩，叫他冒充陸浩，祇好將計就計。

牛步成道：「這樣吧！你們二人聯手，如果能接下我二十招，我就放他出去。」

司徒海道：「怎麼？祇放我出去，她呢？」

牛步成道：「我要留下她看三個月，三個月以後我就放她。」

「那不行，她不走我也不走。」

小譚連忙使眼色，好像在說：可以智取。如智取不成，你就先走。她道：「就這麼辦吧！出去照料他比照料我更重要。」

司徒海是十分忠心的，祇有點頭。暗暗和小譚交換意見，對方不用兵刃，他們也不用，但叫小譚祇攻不守。

這是因爲牛步成喜歡小譚，絕不會傷她，司徒海可以趁機取勝，這想法似很管用，但是，並非絕對的。

牛步成不是吹噓，他受異人傳授的武功，玄妙、詭奇、威力無比，雖然小譚祇攻不守，爲司徒海製造了不少的機會，由於武功路子迥異，實力相差懸殊，司徒海非但佔不到便宜，還被砸了兩掌。

十招內被砸了兩掌，這實力簡直不能比擬，兩人應該是敗了，但他們不肯罷手，這是賴皮打法。賴皮對賴皮，都沒有話說。

小譚連連使眼色，因爲已過了第十五招，如果二十招勝不了他，再賴皮就不好意思了。

司徒海趁小譚狂攻兩招「龍蛇起陸」「流星趕月」，這也是她下工夫最深的招數，威力自然强大，而司徒海趁他應付小譚時，左手一揚，晃了幾晃，一道强光總是不離牛步成的雙目。

司徒海綽號「雷神」，正是因這左手的小鏡而起，遇上强敵，就來這一手，左鏡右筆，專門打穴。

任何高手在强光晃動而眼光撩亂之下，也必然手忙脚亂，何況還有個祇攻不守，毫不留情的小譚在等機會。

司徒海平常用刀，在施襲時用短筆，祇有鑿石的鑿子那麼大，可以出手，祇聞「奪」地一聲，出手的鑿子正中牛步成的「衝門穴」。

此穴在大腿根稍上小腹下端，等於是上身與下身的連貫處。此穴被擊中，上下身失去連貫，立刻就不能移動雙腿，反之，就要倒下。

小譚並不知道牛步成已被暗算，一脚正中他的後腰，牛步成栽出五六步倒地不起。

「可以了！」司徒海道：「我們不必傷人，速走爲妙，但最好能叫他說出脫困的途徑。」

小譚道：「你手中的小鏡是甚麼玩藝？」

「那是利用强光使敵人無法睜眼，而用短筆打對方穴道之用，剛才就是這麼得手的。」他走近牛步成道：「牛老弟，我們無意傷你，祇想出去，請告訴我們脫困之法。」

牛步成狠狠地道：「有本事你們還是自己走走看吧！要不，祇有照我的辦法去做。」

「你的辦法是……」

「你走，把她留下來，三個月以後我一定放她走。」

司徒海道：「不成，我們必須馬上走，我們有急事。」

「走吧！你能進來，也許能出去。」

司徒海道：「你不說，我要宰了你。」

牛步成似乎很有把握，他們二人走不了，道：「殺了我，你們還是出不去的，你們反而會餓死在這兒。」

「走吧！我們闖闖看！」司徒海帶着小譚出了大石室，牛步成躺在地上冷笑。

＊　＊　＊

一夜不見小譚回來，陸浩知道必然出事，到潭邊去找，却不見人，以小譚的身手，野獸吃不了她，必是遇上了高手。

到附近去找，大聲呼叫也無反應。

現在他忽然感到，需要小譚比需要韋紫琴更甚了。絕不是因爲他目前需她照料，也不僅僅是無法向老譚及泥鰍交代，理由就那麼單純，他需要她。

這意念非常强烈，連他自己都感到驚異，過去爲甚麼就沒有這種强烈的感覺呢？

東一頭西一頭地找尋，像丢了魂似的，而他內傷未癒，又一夜未睡，一直找到第二天傍晚，這才在潭邊發現了小譚的一隻鞋子。

睹物思人，熱淚盈眶，同是天涯淪落人，小譚會不會已葬身寒潭了？這也是任何一個人見了此鞋都會產生的聯想。

看看寒潭，隱隱有漩流，而且冰涼泛骨。他的水中功夫也高人一等，作鷹是要具備各方面特長的。

但他也知道自己目前的體力，並不比一個普通人更强壯些。在水中游泳，尤其在漩渦中，全身百骸都要用力，絕對不適於一個重傷的人。

然而，爲了小譚，爲了証實她是否已被巨大漩渦漩入潭底，他已不多作考慮了。

游水是要少穿衣服的，這能減少阻力，他祇穿了一條短褲，「嗤」地一聲鑽入潭中，在這瞬間的感受，像一條活蹦亂跳的魚，鑽入了冰屑之中似的。

暗流强勁，造成下沉的巨大曳引力，而他也正想下沉，看個究竟，至於到了下面能否再浮上來，那就管不了那麼多了。

下沉很快，也不費力氣，祇是每下沉丈許，那種直透骨髓的寒氣就更加深一層。

他不知道這潭有多深？自己的體力能否到達潭底？或者不到一半就凍斃了也說不定。

好在他的目力過人，尤其在潭中視物，幾乎可及潭下四周任何角度的邊沿。

四周都是參差不齊的岩石，還長了一些水草，長的是有三四尺長，微微盪動，有如魔鬼的長髮。

他估計，潛下足有十五六丈深度，祇感覺自己顫抖得很厲害，壓力越來越大，加速下沉。

當他潛到約二十五丈左右時，傍晚的陽光，到達這麼深的潭底，已經十分微弱了。

四周已黝暗，加之長長的水草本就是深綠色或深黃色，更使潭底幽暗而視物困難了。

這時他隱隱看到了潭底一角，有個奇黑如墨深不見底的大洞，洞口直徑約兩丈，水草極短，泉眼不會這麼大，他以爲這洞中可能……

就在這時，黑黝黝的洞中突然湧出奇大的暗流，竟把陸浩激盪得翻了兩個身。在此同時，洞口伸出一個怪頭來。

這個頭不算太大，比大的面盆小些，比海碗大得多，尖嘴、眼小而呈綠色，頭上有個短角，脖子似乎很長。

就這樣盯着陸浩，也許在這雙可怖的怪物眼中，陸浩也是怪物吧？就像一個手中祇拿了一根高粱稭的人遇一頭餓狼一樣，人怕狼，

狼也怕人手中的高粱楷子。

足有半盞茶的工夫，雙方對峙着。

陸浩深信，小譚已在這怪物肚中，拚着死，也要弄開這怪物的肚子，找到了小譚一件衣服或一縷頭髮。

突然，怪物自洞內射了出來，而且在射出的同時，也許叫了一聲，張開尖嘴，水波震動，波濤洶湧，震得陸浩的耳膜奇痛如裂。現在他祇有一個念頭，與怪物偕亡。

人雖重傷，招式並未忘記，匕首已握在手中，在暗濤洶湧翻騰中，水已混濁，隱隱可見此物之大，若以頭部來估量牠，就像以冰山尖部來估量整個冰山的體質一樣，偏差得太離譜了。

身子巨大而扁，似有殼，殼長約兩丈，寬約丈餘，殼的四周邊緣處長有尺餘長的紅毛，有四爪，尾長在一丈以上。

這祇是一瞥之下的印象，怪物一口沒有咬到他，尾巴掃了過來，也未掃到，一爪抓來，陸浩又閃過，一匕戳去。

他看出，此物身上堅如鐵石，匕首絕對刺不穿，祇有雙目及頷下軟肉處也許可以。

但一匕刺去，却被一爪掃落，半邊身子都麻了。

這怪物一呼一吸，能造成潭水的巨大震波，這也正是有漩渦的原因。在幾乎無法控制自己身子的激盪暗流中，要和此物對抗，祇有死路一條，而逃出此潭，也絕對辦不到，況且，他把怪物視爲吃了小譚的仇人，絕不退縮。

於是在閃避及翻滾中，他的雙手扼住了怪物的長頸。

然而，怪物的頭一甩，把他甩了出去，撞在石壁上，幾乎昏過去，而那長尾又掃了過來，在水中聽不到聲音，祇感耳膜疼痛，祇見潭壁岩石被抽碎落下兩三塊數百斤的巨石。

他在水中祇能躭半個時辰，估計也差不多了，非拚死冒險不可，於是他貼上，又抱住了怪物的頭部，雙手也牢牢纏住不放。

怪物想咬他，可惜嘴部彎不到那角度，而這一手使陸浩得到啓示，怪物咬人，人不也可以咬怪物嗎？

儘管怪物皮厚肉粗，但這頷下却是牠身上除了雙目之外最脆弱之處了。而陸浩此刻已到了絕處，把全部力道全集中在牙齒上。

怪物要縮回頭部却辦不到，陸浩因已重傷，但人在捨生忘死，背水一戰，而且又把牠視爲小譚的仇人時，發揮了人類至大至深的潛力。牙齒透入厚皮，刺入肉中，再繼續用力，怪物痛得在水中翻騰，巨尾猛抽疾掃，四周壁上岩石紛紛裂落，潭水波濤無儔，其實潭面上已冒起五六丈高的水柱。

最深處的喉管被咬時，陸浩已近似虛脫，而怪物的掙扎也近似瘋狂，但自怪物喉管裂口中噴出的血柱，已大量注入了陸浩喉中。

而在此同時，他已昏死過去。

怪物的血也是奇涼的，但進入陸浩肚中却立刻變熱，而且多得近斗。

怪物的兇性越來越緩慢，因爲傷口不大，却等於放了血，牠的血在十斗以上，潭水已成淡紅色，但漩渦暗流却已停止……

在此同時，一個人影在亂岩中東張西望，而且不時把耳朶貼地傾聽。其實她來到此已有七八次之多。

她並非不得其門而入，而是沒有把握絕不下去，如今她聽出下面有打鬥聲，相信這是最好的時機，她移開一塊小山似的巨岩，要不是下面有滑輪，十個人也搖不動它。

當然，要去蹬這巨岩旁另一塊尖石，那滑輪才能發生滑動作用。

她下了地道，緩慢走動，一邊看圖一邊打量。

此刻也正是牛步成被點了穴道，司徒海和小譚像沒頭的蒼蠅，到處亂闖，却找不到出路之時。

這女人暗中看到一切，迴避着他們二人，繞道進入更下層，她要找的不是牛步成，更不是司徒海和小譚，而是大名鼎鼎的火龍眞人。

這女人的野心極大，不論玩甚麼，她都要最大的，最好的，而且是別人不敢動的。

根據火龍眞人的見解，越深入地下越安全，即使煉丹，也在地下，這可以使地震減到最低點，溫度也適合人類。更重要的是，接近地心陰氣，對他的一身剛陽之氣有百利而無一害。

可是他有此不凡的成就，對自己的劫數仍未能預知，不知道危機已逼在眉睫。

他的丹室，也就是閉關室的隔壁。

還有半月他才能出關，已閉關兩年。

但世事往往是冥冥中已按排好的，如果這女人先到隔壁石室中去取鼎爐中已煉就的火龍金丹，先服上一兩粒再找火龍眞人，火龍眞人將萬劫不復。

可是，這女人不知道丹室和閉關處分開。她弄開了閉關室的巨大石門，發出極大聲音。

火龍眞人全身震動而痙攣，睜開眼望着這女人，喃喃地道：「妳……妳好像是大悲的弟子金素如……妳……妳是不是金素如？聽大悲說……妳的心地不善……妳……妳來此……」

「火龍眞人，何必多問？來找你的人自然是爲了你的火龍金丹了！」

「妳……休要妄想……我的火龍丹要施捨也要嚴加選擇，豈能給妳這叛徒？」

「火龍眞人，你已經走火了，聰明點，把火龍金丹拿出五粒，我放你一馬。」

「錯……錯……大錯，大錯……」

「甚麼錯了？難道你沒有火龍金丹？」

「不是，而是當年大悲收妳爲徒時，本眞人就曾再三勸她考慮，本眞人善相人之術，但大悲不聽，如今終嚐惡果，嗨！錯了……」

「原來你就是那老尼昔年的情人！」

「孽障……妳居然稱自己的恩師爲老尼！」

「不稱老尼稱甚麼？難道她不是尼姑？」

「金素如，妳走吧！記住！不可作惡，天道是不可欺的……」

「格……」金素如道：「火龍眞人，我早已看上了你的金丹，只是還沒有弄清你這地下石府的佈置，不敢冒然進入。告訴你，我要成爲武林第一人，要達到此一目標，火龍金丹是兩件必須物之一。」

「另一件呢？」

「少廢話，火龍金丹拿來，要我自己動手，你就慘了！我總還看在你和老尼昔年是情人份上……」

「孽障找死……」火龍眞人走火輕微，但走火之下不宜動手，最好隔離，不可干擾，小心靜修，或能復原。但火龍眞人看出，馬耳東風，說好話不會有用。

爲了除此大害，只有冒更大的走火危險一拚了。

當然，金素如沒有八九成的勝算也不敢來，她知道火龍眞人正在閉關，也知道牛步成正在和司徒海及小譚周旋。沒有比這更好的機會了。

火龍眞人自蒲團上昇起，凌空劈出一掌。

金素如心中暗驚，火龍眞人走火不深，未如理想，所以才仍有這麼大的威力，當下避開正鋒，也全力推出一掌。

雙方掌力一接，在石室中有如一聲悶雷，火龍眞人落地退了一大步，金素如却退了三步，如果火龍眞人未走火，這一掌就能擊斃她。

金素如嚥下一口血，再次搶攻，她也知道，火龍眞人不敢用到七成以上眞力，如果能引他妄動無名，仍可如願。

「蓬蓬蓬」連接三掌，兩人都受了內傷，只是金素如較年輕，且未走火，火龍眞人的顧慮較多，儘管他仍佔上風，這樣拚下去，吃虧的仍是他。

金素如功力深湛，雖然在鰲峯上她也受了傷，却不嚴重，而且經過自療已大致康復，現在舊疾復發，却仍可一拚。

火龍眞人如果不保留那三成眞力，也許一掌就會讓她爬不起來，但那是兩敗俱傷的打法，他以爲划不來，也以爲金素如不配。

這樣拚了十七八掌，雙方都知道支持不久，這時火龍眞人把金素如逼出閉關室外，以八成力道劈出一掌，這冒了很大危險。

但金素如不敢硬接，閃了開去，却仍被無儔的掌勁帶了個踉蹌，只聞「轟」地一聲，隔壁丹室的石門竟被震裂，石門倒下。

當金素如看到金光閃閃的丹爐就在這石屋中時，一時興奮，發出一聲尖叫，一掠而入，先在鼎爐身上一摸，不熱，揭開蓋子伸手就抓。

火龍眞人絕不甘心金丹落入這種人之手，甚至就是一粒也不甘心，跟入一把抓來，金素如此刻能多抓一些自然不會放過這機會，但手中只抓了兩粒，還不知足，但火龍眞人一把抓來。

金素如稍遲一步，肩頭被抓中，連皮帶肉去了一塊。

此刻她才知道，再不走連命也得綴上。事實上，煉一次丹，最多煉二十粒，而且爐底不是平的，一粒一個碗形巢洞，因而金素如一抓才抓了兩粒，這還算幸運，有時急切中一粒也抓不住。

她的左肩傷得不輕，何況還有內傷，閃過第二掌就往外竄。火龍人往爐中看了一下，還好，只取走了兩粒，立刻把丹取出收入袋中追出。

他知道金素如即使知道石室內的反五行路線，走起來也絕對沒有他快。不錯，金素如邊走邊服下一粒金丹，看着指示圖走向出路。

火龍眞人既已走了火，又和金素如動手，情況就更加嚴重，走路非但不快，甚至搖晃不穩起來。

金素如肩頭痛，情況也差不多，內心焦急，怕火龍眞人追來，要是把她交給大悲神尼，包死不活。只要火龍眞人一句話，至少也會廢了她的武功。

就在這時，她發現石道中有一男一女，正在邊走邊張望，男的道：「小姐，我是實在想不起來了，我們向火龍眞人投降吧！」

小譚道：「司徒海，先別洩氣，反正牛步成和火龍眞人還沒有追來，我們繼續找找看。」

「可是我們已經走了一個多時

辰，老是在這幾道彎中轉來轉去，再轉一天也走不出去的。」

小譚道：「我們去求牛步成也沒有用，而火龍眞人也不知道在甚麼地方。」

金素如心中一動，有了主意，急忙走近，道：「跟我走吧……我能帶你們出去。」

由於石道內頗暗，而小譚又僅僅見過金素如一次，那是在鰲魚峯上。而那時，由於金素如對「雪鷹」陸燕樵還抱有一份幻想，因而頭上有高髻，臉上身上濃粧艷抹，而現在，非但衣衫隨便，爲了行動方便，穿的又是布質勁裝，長髮披散，也未施粉脂。

所以小譚竟未認出是她。

這工夫金素如已自他們身邊走過，道：「火龍眞人的大徒弟，大約七十左右，他要是追來了！你們二人要擋一擋，要不，大家都脫不了身，我已負傷……」

司徒海道：「在下遵命！不知女士的大名可否見告？」

金素如道：「我是北斗會會主白菊仙……」

「原來是白前輩，不知白前輩來此何事？與火龍眞人是敵是友？」

「我和火龍眞人本來談不上敵友，但因內傷前來討金丹，這牛鼻子十分吝嗇，堅不施捨，動起手來，兩敗俱傷，他的大徒可能追來，以你們二人之力合擊，也許可以擊退他的大弟子。」

二人一聽，這婦人竟是北斗會會主白菊仙，他們過去只聞其名，從未見過，但不能不信。若非一會之主，又怎能與火龍眞人兩敗俱傷呢？當下，小譚道：「白前輩請在前引路，如有人追來由晚輩兩人斷後……」

金素如不再出聲，又轉了兩道彎，隱隱聽到後面石道中有人呼吸重濁，步履蹣跚，似乎快要倒下了但却未轉過彎道。

而在此同時，金素如已到了出口處。

她本想把他們留在地道內，但她又另有打算，希望廢物利用一番之後，再除去他們。

她自然認識小譚，只是不認識司徒海而已。按理由，她絕對不該害小譚的，但這女人的行爲就很難捉摸。

三人出了地道，金素如道：「我身負重傷，兩位能不能幫我個忙？」

司徒海道：「能力所及，白前輩請吩咐。我倆若非前輩引路，是出不來的。」

小譚道：「是啊！如果你不來，那後果就難逆料哩！前輩請說吧！」

金素如確定二人不知她的身份，道：「我受傷不輕，若不及時救治，後果堪虞，兩位可否助我一臂，以二人的眞力……」

小譚道：「前輩太客氣了！小事一段，請前輩找個隱蔽的地方……」

「多謝二位，請跟我來……」金素如對這一帶極熟，原因是她來了八次之多，每一次都要熟悉四周環境，刺探火龍眞人地下石府的情況。

進入一個很隱蔽的山洞坐下來，叫他們坐在她的背後，要司徒海的右掌按在她的靈台穴上，小譚的右手按在司徒海的右手背上，然後司徒海的左手按在小譚的右手背上，小譚的左手又按在司徒海的左手背上。

就這樣，把他們二人的眞力輸入她的體內。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雖然內傷不會痊癒，如再遇上大敵，就不會任人擺佈，至少有足夠的體力下山了。

其實她另有深意，服了火龍金丹，必須在一個時辰之內以別人的眞氣助其消化，反之，非但無益，害處可就大了。

本來自己運功即可，由於她內傷頗重，只能倚靠別人。

又過了半個時辰，司徒海和小譚已是滿頭虛汗，臉色憔悴，金素如却是氣色越來越紅潤了。

「好了！多謝兩位……」兩人收回手，金素如站起來，二人正要各自調息，恢復體力，忽聞一聲獰笑，兩人胸前各中一脚，仰身向洞外飛出，而尖嘶着落下絕崖。

原來這洞之所以隱蔽，是因爲絕壁上有一段棧道，這小路只有尺半寬，下臨百丈深谷，有的地方還不足一尺，不要說普通人，就是高手經過這段約五七丈的小棧道，也不由心中生寒。

可以說洞口外不到兩尺處即爲絕崖邊緣。

金素如拍拍手，道：「譚珍，妳本不該死，可惜與陸家扯上了關係，是陸浩的朋友，凡是和陸家有交情的，別落在我這手中……譚長風……你休要怪我……」

* * *

火龍眞人吃力地追出石府之外，自然不見了金素如，其實他們正在石洞中療傷，一點聲音都沒有。火龍眞人這麼大的道行，落得這般地步，事先竟未得朕兆，只是一陣心神不寧而已。

可見「仙道無憑」之說，不無道理在。

他此刻應該盡快找個絕對隱蔽之所在自療才對，但對金素如的惡行，久久無法平息一腔怒火，修了

這麼多年，無名之火仍未去盡，就算找到了金素如，再拚下去會有甚麼後果。

後果往往就在眼前，但人類的七情六慾，往往又把它擠得很遙遠。

他到處躑躅，步履蹣跚，兩年閉關，本來大有進境，金素如這一來，一切俱成泡影。不知不覺，竟來到寒潭附近。

他首先看到的是潭的一角。是不是受了重創，連視力也減退了？要不，爲甚麼深藍色的潭水竟看成淡紅色呢？

此刻朝曦雖尚未露，但天已大亮。

他搓搓眼再仔細望去，可不是嗎？潭水是淡紅色的，而且看到了一個巨大的深古銅色的硬殼。

再往前走，寒潭全景儘收眼底，他忽然發出一聲怪嘶。是驚、是怒，抑是敬佩或懷疑，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一個半裸的血人，緊緊抱住這怪物半縮的長頸，頭部斜偏，牙齒深陷怪物的頸內喉管之中，滿臉滿頭及滿身全是血。

原來，這怪物是仰在水中，所以這血人等於伏在怪物頷下，抱緊怪物的長頸，雙腿也交叉纏緊，已經昏迷或已死亡。

問題是，這是甚麼人，居然能咬死駝龍？而且最最珍貴的駝龍寶血損失已殆盡？

這兒有個駝龍，早在火龍眞人的監視之下，他已有計劃，要在這次出關之後制服牠，飲其血，食其膽再揭其殼而取其避水寶珠。

據說駝龍在千年以上者，甲殼四周內部，有避水珠五七十顆，大者如鴨卵，小的也有桂圓那麼大。

當然，最最寶貴的還是駝龍的血，他估計約有七至十二斗，一個練武之人喝下半斗，即可陡增修爲一甲子。如果任督二脈未通者，如喝下一斗，即可通暢。

在修道者看來，打通任督二脈，那祇是修道過程中的一段歷程，而且是較近的歷程。中程的目標也不過是勘破生死，不墜輪迴而已。

火龍眞人到此地步，又發現自己計劃了多年的輔助修道的駝龍之血已完全失去，眞正是既妒又恨，自然也極絕望了。

可是，失去的畢竟已不可挽回，總還有肝膽可用，祇是比血差些而已，而且這東西不能被武林人物看到，反之，又是一番强搶豪奪。

他急忙再進入石府，找到了牛步成，見他被人點了穴，還沒能自解穴道，立即爲他解了，大致問了一下，道：「快帶着爲師的寶刀跟爲師來！」

「是……」牛步成奇怪，師父離出關還有三個月，怎麼提早出來了，又怕師父知他隨便留人的事，也不敢問。

他找到了火龍眞人昔年慣用的紫虹劍，來到潭邊。牛步成驚呼一聲道：「師父……這……這是怎麼回事？」

火龍眞人道：「先不用問，把這駝龍用牛筋皮索套住拖上岸，找個隱蔽處支解開……」

牛步成道：「師父，何不拖入石府中慢慢支解？」

火龍眞人道：「入口祇有八尺寬，而此怪物的殼却有丈二寬度，如何弄下去？」

「是的，師父，到那林中如何？」

附近的洞不少，但都不夠隱蔽，而那個隱蔽的山洞又因棧道太窄，無法弄過去，也祇好到林中去了。

於是，師徒二人把駝龍弄上岸，先叫牛步成把昏迷不醒的陸浩送入石府，回頭再審問，然後把巨大的駝龍拖到半里之外林中。

雖有削鐵如泥的寶劍，也弄到午時才把甲殼卸下，果然得巨珠三十餘顆，大者有如雞卵。

這駝龍身上的甲殼就有千斤之重，用途極廣，爪及頭上的軟皮軟而韌，可製護身馬甲。取出了肝膽及心，其餘就地埋了，連巨殼也暫時埋藏林中。

返回石府，火龍眞人叫牛步成把心肝及膽洗淨，用藥酒淬泡起來。這才來看陸浩。

試脈之下，火龍眞人神色爲之驟變，心道，此子若能遇上絕世高手，爲之疏通駝龍寶血在體內造成的奇大火氣，導之入奇經八脈之中，化火爲精，化精煉炁，此子的功力即可追上本眞人未走火之前的境界……」

想到這裏，也不免妒恨不已。這本是他發現的，甚至近二十年來，也等於由他飼養的，不時獵些野獸丟入潭中餵牠，結果却成全了別人。

火龍眞人叫牛步成爲陸浩服下三顆清火丸，這才坐下來，道：「牛步成，你是被一個女人點了穴道的？」

「不……師父，是一個男人。」

「男人？」火龍眞人祇知道金素如潛入石府，並不知道司徒海和小譚進入石府的事，愕然道：「是個男人？甚麼樣子？」

「大約三十五歲，有絡腮鬍子。」

「沒見過一個女人？」

「有，一個女人十七八歲，長得很好看！」

火龍眞人道：「不是，還有一個四十左右的婦人嗎？」

「沒有，師父。其實徒兒根本不在乎他們二人，要不是那男的弄鬼賺我，根本就不會被他制住的。」

「弄甚麼鬼？」

「那男的左手中有個小鏡，動手時那女的祇攻不守，男的用小鏡照射我的雙目，使我無法睜眼，就用他右手那個像鑿石頭的鑿子一樣的東西，出手擊中我的『衝門穴』……」

火龍眞人甚感納悶，這石府中近百年沒有外人進入過，昨夜居然有兩撥人潛入，還都逃了出去。火龍眞人道：「你看看昏迷的這個男人是不是暗算你那個？」

牛步成不用看就搖頭，道：「不是的，師父。那人矮得多，有絡腮鬍子，這個沒有。那個人很討厭，我當時要放他走，他說……」

他知道說漏了嘴，垂下頭去。

火龍眞人沉聲道：「到底是怎麼回事？還不實說！」

牛步成爲人憨厚，不善說謊，也可以說有點渾，當然，人還不錯，急忙跪下把昨夜在潭邊救起小譚弄回石府，以及司徒海跟入的一切都說了。

就連喜歡小譚的事也沒有保留。

「你是說那男人稱女的是小姐？女的叫男的司徒海？」

「是的師父。」

「這都是後起之秀，爲師昔年在武林中時，這些人有的還沒出生，有的也祇是孩童而已，他們是怎麼出去的？」

「他們說要走走看，因爲他們問徒兒如何走法，徒兒沒有告訴他們。」

「牛步成，你闖下了大禍，你知道嗎？」

「師父，徒兒知罪，徒兒祇是喜歡那女的，祇想把她留在石府欣賞三個月，待師父快出關時再放了她。徒兒該死。」

「你可知道爲師被金素如，也就是大悲神尼的叛徒驚擾，已經走火了？」

「徒兒該死……徒兒該死……可是徒兒沒有看到金素如進入石府之中。」

「難道爲師還騙你不成，他趁爲師走火，搶走了兩顆火龍金丹，還和師父對了幾掌，兩敗俱傷，可是，仍被她逃了出去，所以爲師想不通，是誰洩漏了本石府反五行路線的秘密？」

「師父，徒兒沒有……」

就在這時，陸浩開始動彈了，不久醒來，他醒來後唯一的感覺是全身無一處不發脹，就像要爆炸開來似的，因而視覺也因膨脹而扭曲，四周景物都是歪斜彎曲的。

火龍眞人道：「你有甚麼感覺？」

「渾身脹痛，視線不清，而且變形……」

火龍眞人多麼希望自己有此感覺！這種感覺越厲害，受益越大。

「你是甚麼人？」

「在下姓陸名浩……」

「你就是那個『九爪飛鷹』嗎？」

「不敢，在下正是……」

「你的師門是何人？」

「家師『騎鶴叟』……」

「原來是這老鬼之徒，還好，你若是邪門外道人物或邪門外道人物之門下，本眞人可能對你不利了……」

「前輩……可否告訴在下原因？」陸浩道：「如在下是邪魔外道，前輩殺之無憾，如在下師門邪門外道，而在下則否，似也不宜皂白不分吧？」

火龍眞人道：「你可知道你的一時亂闖，誤我證道之期，而且可能遺恨終生？」

「晚輩不懂！」

火龍眞人道：「那寒潭中之駝龍，乃千年前的怪物，其血最爲珍貴，本眞人打算此番出關制服取其血助我功力，事實上近二十年來，由本眞人豢養，不時餵以野獸，那知竟被你捷足……」

陸浩誠惶誠恐地道：「前輩亮察，晚輩絕非奪人所好，而是因爲晚輩一位友人在潭邊失踪，找了一夜不見踪影，第二天在潭邊找到她一隻鞋子，所以晚輩以爲她是落潭而已，於是決定冒險下潭看個究竟。」

「你的朋友是甚麼人？」

「她姓譚，是位姑娘。」

「她到潭邊幹甚麼？」

「爲晚輩洗衣服。」

「洗衣服？你們到邙山來幹甚麼？」

「不滿前輩說，晚輩本是來找一位異人火龍眞人老前輩，那知人未找到迭次遭人擊成重傷……」

「找火龍眞人爲了何事？」

「因晚輩受了重傷，以及體內有一股元嬰眞氣，無法消散吸收，家師說祇有火龍眞人老前輩的火龍金丹有效，且能使那元嬰眞氣納爲己用，受益甚大。」

「元嬰？何人修成元嬰了？」

陸浩把白雲和尚喬步天的事說了，火龍眞人大爲驚愕，他眞不相信一個人居然有這麼多的奇特機遇，沖散元嬰吸入玄氣已是千載難得的機會，這一次又能咬死千年駝龍，喝了大量的龍血。

（未完・十三）